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飞铃
(上)

eBOOK
网络资料 非图书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部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其妙，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

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20世纪9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

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籍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

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内容提要

青年侠士吴元超、铁成刚来到大名府，欲杀白剥皮，为民间除害，待到

了解真相，才知白玉山济贫无数，行善不欲人知。黄世荣死于义弟白玉山剑下，黄夫人忍悲十八年，携女凤姑欲报杀夫之仇，武功高强的白玉山不作分辩，甘愿引颈就戮，黄凤姑觉得别有隐情，与吴元超等赶赴鲁西武家堡，一探究竟。吴元超、铁成刚身陷武家堡，被迫习练魔功。青年剑客白天平三闯武家堡，探知那里集聚无数高手，并受到神秘组合的控制，江湖大难即将发生。白天平生擒武家堡总管，审出黄世荣实是死于奇毒之下。丐帮与少林、武当合剿武家堡，不料两大门派的长老却是敌人内奸，几乎使丐帮精锐尽失。丐帮帮主申三峰亲赴武当山，与掌门人闻钟道长协商剿灭邪教天皇教，不料两大掌门同时中毒，武当门下半数弟子背叛了门户。在武当派即将倾覆之时，白天平与丐仙袁道等一批正义之士来到武当，他们凭借一腔正义、高超武功，挽救了武当玄支剑士数十人的性命，同天皇教展开了一次次激烈残酷的搏杀，天皇教的内幕一层层剥开，原来首先组织天皇教的，正是深受武林尊重的、白天平的师父无名子，而兴风作浪，造成杀劫的却是以瞒天过海之计已诈死十八年的黄世荣……

该书故事起伏跌宕，千回百转，出人意外，而且行文紧凑，语言简洁，一展卷便不忍释手，是卧龙生作品中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力作。

（台湾）卧龙生著

飞铃 上

卧龙生真品全集

飞铃(上)

第一回 酷面慈心 从容待死

天长楼坐满了酒客，猜拳声此落彼起。

一骑快马，奔行到天长楼外，从马上跃下来一条汉子。

二十四五的年纪，浓眉、虎目，一身蓝绸子紧身劲装，举动间有一股剽悍的豪气。

店小二接过马，少年人随手摘下了鞍边一柄长刀。只看那嵌满宝石的刀鞘，那该是很好的一把刀。

店小二低声道：“客官，马可要上槽及加料？”

蓝衣人嗯了一声，道：“这地方可有一位开当铺的白员外？”

店小二微微一怔，道：“客官是他的朋友？”

蓝衣人一转脸，虎目中暴射出两道神光。

像两道闪电，看得店小二打了一个哆嗦，握在手里的马缰绳，也吓的跌落地上。

蓝衣人躬身捡起来，笑一笑，道：“伙计，那位白员外的生意做的很大，是吗？”

店小二接过马缰绳，道：“是啊，生意是很大，单是这大名府，就开了四家当铺、两处大药铺，还开了一家五湖大客栈，可算是我们大名府的首富了。”

蓝衣人脸上掠过一抹冷笑，道：“伙计，那白员外的为人如何？”

店小二低着头，想了一阵，道：“这个吗？小的不太清楚。”牵着马回头就走。

蓝衣人一伸手，抓住了店小二的肩头，只是随手一把，那店

小二却疼的妈呀一声，滚落一头黄豆大小的汗珠儿。

蓝衣人尴尬的笑一笑，放开了手，低声道：“伙计，对不住啊。”

从这人的举动、言谈，显然是一位初次走江湖的人物。

店小二痛得直咧嘴，一腔怒火想发作，但心里又有些害怕，咬咬牙，忍住疼，道：“客官这是第一次出门吧？”

蓝衣人道：“伙计，你说得对啊，在下确是第一次出门。”

店小二道：“这么吧！你既是找白员外的，干脆住到五湖客栈去，那里也兼营酒饭生意。”

蓝衣人笑一笑，道：“不！我要住天长楼，你给我留个房间，我先去找个座头吃点东西。”就这样自己进入店中。

天长楼生意好，楼上楼下，有七八个专门招呼客人的伙计。

蓝衣人一进门，另一个店小二立刻迎上来。

这时，正是午饭时候，天长楼坐满了客人。店小二带着蓝衣人东绕西转，才找了一个空位子。

蓝衣人刚刚坐下，另一个店小二，又领着一位青衫少年行过来，哈着腰，

道：“这位大爷，行个方便，今儿个上的客人多，小店位子少，两位凑合一下吧！”

看看四周，确实坐满了人，蓝衣人未置可否。

打铁趁热，店小二取下肩头的抹布，抹抹凳子，道：“大爷请坐，吃点什么？”

青衫人放下手中的长形包袱，缓缓坐了下去，道：“一盘熟肉、一盘豆腐、一碗面、两个馒头。”

蓝衣人不待店小二开口，便说道：“我也一样。”

店小二放开嗓门，吆喝着厨下准备，蓝衣人却借机会打量了青衫少年一眼。

看上去那青衫人有些文弱，瘦长的身子，白净面皮，年纪约莫有二十二三，像是一个游学士子。

但光棍眼睛里不揉砂子，蓝衣人一眼便瞧出青衫少年是一位内家高手。

青衫人落座之后，一直微微垂着头，目不转顾，一副旁若无人的气势。

蓝衣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五旬左右，头戴方巾，身着海青长衫的老者，缓步行入店中。

两个金刚般的中年大汉，紧随在那老者身后。

也许是店小二身份不够，坐在柜台里的帐房先生，站起身子，迎了出来，哈腰欠身地，道：“白爷，什么风把你老给吹来了……”

白员外挥手，接道：“刘掌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贵号所借区区的银子……”

帐房先生接道：“这个敝东主交待过了，五百两本银，五十两利息，明天到期，小号午时之前，自当送到府上。”

白员外笑一笑，道：“刘掌柜好记性，明天我要请几个朋友吃饭，想在贵号定十桌酒席，钱从利息中扣，明天一块儿算。”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那帐房先生跟着在白员外后面走，一直送出店门口。

蓝衣人双目中神光闪动，几次要站起身子，但终于忍下未动。

店小二送上了饭菜，青衫少年淡淡问了一句，道：“那位白员外在此地很有名气吗？”

店小二哼了一声，道：“名气大得很。方圆数百里，谁不知道白剥皮。”

青衫少年说话的声音很低，慢条斯理，道：“大名府的人，好像都很怕他？”

店小二道：“他家大业大，弄了不少武师恶奴，自然是人人怕他了。”

青衫少年道：“大名府是有王法的地方，他蓄养武师、恶奴，为非作歹，为什么没有人去告他？”

店小二微微一怔，道：“他养有两位智计多端的师爷，打官司也不会输，告了也是白告。”

青衫少年道：“白剥皮都做些什么恶毒的事？”

店小二似乎讲出了火气，有问必答地，道：“放高利剥削穷人，开药铺死要银子，又开了几家当铺，房契土地一起收；到时间如是付不出利息，恶奴上门，锅碗瓢勺一起搬，上不留片瓦，下不留寸草，就像剥你一层皮；大名府方圆数百里以内，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蓝衣人听得心头怒火高涨，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面汤和菜汤横飞，溅了那青衫少年和店小二一身，也溅了自己一身。

他似是自知举止失常，冲到口边的话，又自行咽了回去。

青衫少年笑一笑，道：“这白剥皮当真是可恶的很，但这大名府是通商要衢，开药铺不止他一家，为什么一定要到他药铺子看病呢？”

那店小二似是从未想到这件事，怔怔神，道：“他财大势大，药铺里药物地道，请的大夫高明，一帖药就能医好病，虽然比别处贵，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病人和大夫讨价的事，绝无仅有，也就只好硬着头皮让他敲了。”

青衫少年点点头，道：“说的也是，为了早些看好病，让他高价讹财，也还罢了，但明明知道高利剥削，为什么又偏要向他借银子呢？”

店小二又是一呆，道：“他的银子多啊！又不怕人家赖，所以，只要有人找他借，他就敢借给你，银子滚银子，那就越滚越大了。”

青衫少年道：“这么说来，那白剥皮当真是大坏人了？”

店小二笑了笑，转身而去。

蓝衣人和青衫少年未再说话，各自吃过饭，出门而去。

第二天临近午时，蓝衫人身带长刀，独自来到白员外门前。蓝衣人龙行虎步，行动之间，都带着一股浓重的杀气。一副摆明了硬找麻烦而来的面孔。

老管家迎上来，一抱拳，道：“朋友是远道赶来的吧？”

蓝衣人冷哼一声，道：“不错，但在下已经到了一天，听闻白员外今日寿诞，特来恭贺一番。”

老管家温和地笑一笑，道：“难得朋友这份好心意，老奴代敝主人先行谢过。”说完话，抱拳一揖。

蓝衣人冷笑一声，闪了开去，道：“不用多礼，在下和白员外并无交情。”

老管家陪笑道：“壮士言重了，敝主人喜交天下士，壮士能不能说出姓名，老夫也好代为通报？”

蓝衣人微现怒意，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破山刀铁成刚便是区区。”

老管家道：“原来是铁壮士，老奴立刻去替壮士通报。”

铁成刚道：“不用了。”突然大步一步，直向老管家撞去。

那老管家急急闪开身子，未再拦阻。

铁成刚大步而行，直闯入大厅。

大厅中早已摆好九桌酒席，已然坐了不少客人。

铁成刚本就有一股勇猛剽悍的气势，此刻满脸怒容，手执长刀，看上去，更是有了一种震慑人心的杀气。

大厅中人，都被这股杀气震住，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鸦雀无声。

铁成刚虎目环扫了大厅一眼，冷冷喝道：“你们听着，在下今日到此，专为杀白剥皮而来，替大名府一方除害，没有别人的事情，诸位最好不要插手；在下长刀无眼，插手此事的人，休怪我刀下无情！那白剥皮现在何处？要他出来受死。”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冲入人宅，大喊要杀主人，固有豪气干云的气势，却也给人一种横蛮的感觉。

一个中年汉子，似是白府中侍客仆从，行前两步，一欠身，道：“白员外在内厅。”

铁成刚道：“内宅后院是妇人孺子居住之处，铁某人堂堂男人，不愿震骇到妇人孺子，去叫白剥皮到大厅中来。”

那中年汉子低声说道：“壮士自己去吧！这等杀人搏命的事，谁会去叫呢？”

铁成刚想了一想，道：“说的也是，在下自去找他。”大步向后厅行去。

数十人，上百只眼睛望着他，却是没有一人敢出手拦阻。

又穿过了一重庭院，眼前是三层石级，一片青砖铺成的高台上，矗立着一桌乘风阁。

四面竹帘半卷，正中间摆着一座酒席，白剥皮端坐主位，正举杯向客人敬酒。

铁成刚怒喝一声：“白剥皮！”纵身跃飞到阁门口处。

门口处，本有着一道半卷起的竹帘，却被铁成刚一手抓下，摔到一侧，举步入厅。

厅中席位坐人不多，除了白剥皮外，正位上坐着一个满头雪白蓬发、鹑衣百结的老叫化子，左首位置上，却是仙风道骨，长髯飘飘的全真道长。

但最使铁成刚惊异的，却是昨天中午，曾和自己同桌的青衣少年。

四个人，分坐了桌子四面，一个年轻的斟酒童子站在白剥皮的身侧。

铁成刚望了青衫少年一眼，冷冷说道：“看起来像个人似的，想不到竟是专门赶寿酒的下三滥。”

四个人都有着极好的涵养，没有发火，就是被骂的青衫人，也只微微一笑。

白员外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一抱拳，道：“壮士，能得相会，总是有缘，何不请坐下饮杯水酒呢？”

铁成刚道：“在下要喝酒，也不会喝你这黑心剥皮人剥来的酒。”

白员外和藹地笑一笑，道：“听壮士的口气，似是冲着老朽来的。”

铁成刚道：“不错，正是冲你而来。”

白员外仍是满脸笑容，道：“壮士，这是老朽的蜗居，我已居此近二十年，老朽不会逃走的，壮士且请坐下，容得老朽稍尽地主之谊，咱们再作长谈如何？”

铁成刚怒声道：“我不坐你的凳子，你这宅院中一草一木，都充满着血腥，碰一碰就会沾污了我的手和身体。”

白员外道：“哦！壮士的意思呢？”

铁成刚道：“杀了你，替大名府除害！你这专吃高利的老狐狸，不能再留在世间害人。”

那一头蓬乱白发的老丐，口中啧啧两声，道：“好恶毒的口齿……”

白员外摇摇头，示意那老丐不要多管，仍然笑着，道：“壮士，老朽宁认了，不知哪一位是受害的人？”

铁成刚怔了一怔，怒道：“大名府方圆数百里，谁不知道你白剥皮，还要举证什么受害人？你养有护院武师，和讨债的恶奴，我铁某人既然要为民除害，也不在乎多杀几个人。”

白员外道：“如若老朽真的有罪了，那也是罪在我一人，和别人无关。”

铁成刚冷冷地道：“想不到你白剥皮还有一点骨气，你取兵刃吧！铁某人不愿杀手无寸铁的人。”

白员外笑一笑，道：“壮士的豪侠之气，老朽十分敬服，不过，事情还未完全清楚之前，壮士骤下毒手，不怕造成终身大恨吗？”

铁成刚道：“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千夫所指，众人皆曰可杀，那还会错得了？”

白发老丐冷冷接道：“白老弟，你别再酸了，你受得了，老叫化子可受不了啦，要么你就告诉他真相，要不然，老叫化子替你打发了他。”

白员外急急地说道：“使不得，袁兄，不可造成恨事……”目光转到铁成刚的身上，接道：“壮士，老朽原不想让人知道个中详情，但壮士苦苦相逼，老朽不得不奉告真相了，寒舍有一些存证之物，劳壮士一观如何？”

铁成刚皱皱眉，道：“有什么好看的？”

那坐在下首的青衫少年，霍然站起身子，道：“兄台，白员外不会逃，杀人也不急在这一时，兄台何不看过再说呢？”

铁成刚冷哼一声，道：“你阁下怎么称呼？”

青衫人道：“兄弟伍元超。”

铁成刚道：“咱们昨天见面时，铁某人还没把你瞧出来！”

伍元超笑道：“今天呢？”

铁成刚道：“今天我把你看透了。”

伍元超道：“兄弟是怎么样一个人？”

铁成刚道：“一个助纣为虐的下三滥。”

伍元超究竟是年纪轻，耐性有限，脸色一变，道：“在下也把你看透了。”

铁成刚吼道：“我怎么了？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一身风骨，两肩仁义，仰不愧天，俯不作地，比你小子，混吃混喝的狗腿子好一些。”

伍元超道：“你是睁眼瞎子，中疯的老虎，有眼无珠……”

铁成刚怒声接道：“好小子，你敢骂我？”

伍元超道：“我是口里留德，要骂你，应该说你是一只疯狗。”

寒光一闪，铁成刚拔出了长刀，厉声喝道：“小子，你亮家伙，我先宰了你，再杀白剥皮。”

他自具一股勇猛气势，伍元超丝毫不敢轻视，一挥手，取过椅边的长形包袱，抖出一柄长剑，道：“小子，你出手吧！”

白员外急急一揖，拦住伍元超，道：“伍老弟，兵刃无眼，动起手难免损伤，看老朽薄面，老弟请忍耐一二。”

伍元超急急欠身一礼，道：“老前辈言重了，晚辈放肆，搅了老前辈的寿宴，惭愧的很。”缓缓放下手中长剑。

铁成刚正要欺身进招，看见伍元超又放下长剑，冷哼一声，也还刀入鞘。

白员外道：“铁壮士！老朽带你瞧瞧一些物证，如是铁壮士瞧过之后，仍觉着老朽该杀，老朽自当引颈受戮，死而无怨。”

铁成刚道：“好！我也不怕你跑。”

白员外举步而行，向后面一重院落中行去。

伍元超高声说道：“老前辈，晚辈也想开开眼界，不知是否可以？”

白员外笑一笑，道：“老弟既有兴致，那就一起来吧！”

伍元超未带兵刃，赤手空拳地跟了上去。

白发老丐，和那长髯道长，坐在原位，互相举杯对饮。

三人鱼贯而行，直行到第四重院落之中。

几座高大的瓦舍，紧闭着门窗，似乎是存放的粮食仓库。

铁成刚冷笑一声，道：“阁下囤积了不少粮食的啊！”

白员外笑一笑，高声叫道：“白禄，打开库门。”

一个五旬上下的老仆，应声由一座小舍行了出来，急急欠身行礼。

白员外微微颌首，道：“不用多礼了，打开这几座仓门。”

白禄应了一声，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了四座仓门。

白员外举步入仓，一面笑道：“铁壮士，请仔细地瞧瞧吧！”

铁成刚虎目闪动，只见宽大的仓库中，堆满破旧的木器，大部分都是纺绵花的车子，织布用的木机，再就是破损的锅碗瓢勺，和一些竹椅木凳。

另一座仓库中，堆的是破烂的棉被、旧衣、木床、竹笋。

四座仓库，堆得满满的，但加起来，也不值几两银子。

铁成刚皱皱眉头，问道：“这些都是讨债讨来的东西？”

白员外点点头，笑道：“不错，都是壮士口中恶奴们讨债讨来之物。”

铁成刚道：“你白剥皮豪门巨富，对此等破损之物，自是无用，但寒门贫苦之家，却借重它煮食保暖，对你既是无用，不知你为何还要取来，不肯高抬贵手，放人一马？”

伍元超冷笑一声，道：“我说你浑，你也真是浑的可以啊！”

铁成刚虽还未完全明白，但似是有一点开窍了。挨了两句骂，并未立刻发作，回顾了伍元超一眼，道：“区区浑在何处？”

伍元超道：“你既知道白前辈是豪富之家，为什么要取这些破烂之物，难道修了四间大仓，就是装这些东西吗？”

铁成刚道：“这就是在下不明白的地方了。”

伍元超道：“你只想白前辈放高利剥削穷人，难道就不会转个弯子想吗？”

铁成刚道：“在下么？就是转不过那个弯子。”

白禄突然一欠身，道：“恕老奴插口，斗胆接言几句。”

铁成刚道：“好！你说说看。”

白禄长长叹息一声，满脸不平之色，道：“好人难做啊！我家老爷，成千成万的银子往外送，却落了一个白剥皮的外号，人心不古了。”

铁成刚似是有点懂了，但尚未完全明白，口气改变的十分温和，道：“老人家，在下是一条肠子通到底，心眼小，转不过弯子，可否说的更清楚一些？”

白禄又叹息一声，道：“我们老爷有令，这件事不许讲出去，所以十几二十年了，竟无几人知道，千千万万受了我们老爷恩惠的人，却反而把我们老爷骂的分文不值，老奴已经不平了近二十年，如今我要一吐为快了……”

望望白员外，并无阻止之意，就接了下去，道：“这世上坏人太多，我们老爷虽然为善不欲人知，却也不愿被人借机行巧，骗去银钱，这才摆了一副恶面孔，用以吓阻投巧骗徒。凡是向老爷借钱的人，必得限期归还，还不出钱，就有我们老爷或是总管家到府逼债，明里是要钱，暗里却是借机查看详情，那家人口好多，能够做些什么？回报我家老爷，然后，强取他们这破絮烂被、竹箩木凳、锅碗瓢勺，暗中放下黄金、白银，足够他们一家置地耕种，或是小本经营之用，酌情施财，有些贫病交迫，孤苦无靠的人，我们老爷施舍的银钱，足够他疗病暖饱，下半世的生活。可笑的是，每一个被我们老爷逼债之家，此后就无端发达，还误认我们老爷富而无德，皇天惩罚，不小心遗失了黄金白银；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世上哪有这等巧事？竟无一人想到我们行善不欲人知，不肯把捡得的金银之事，宣扬出口，反而把我们老爷骂得体无完肤……”

白员外接道：“白禄，够了，不要说啦！”

铁成刚一张脸由红变紫，张着大口发愣，良久之后，才大声喝道：“那些人，怎的全无心肝，捡得金银，竟不提及？”

白员外笑一笑，道：“铁壮士，我的名声太坏了，他们不敢说出来，怕我去找他们要回来。”

铁成刚突然弃去手中长刀，屈下双膝，对着白员外拜伏于地，道：“你是世间真善人，救苦救难的万家生佛，伍兄骂的不错，我铁成刚是有眼无珠，我给你磕头赔罪……”

白员外急伸双手，扶住了铁成刚，道：“铁壮士，快些请起，我不过行心之所安，怎敢当壮士如此大礼。”

铁成刚双目满含泪光，捡起长刀，道：“传言误人，使小子无礼，我破

山刀铁成刚从此不谈侠义二字……”

白员外接道：“铁壮士，不用这等自责，你是血性汉子，江湖上最敬重铁老弟这等人物，走！咱们到乘风阁喝两盅，老朽要交你老弟这个血性朋友。”

铁成刚道：“白前辈，我惭愧。”

伍元超突然哈哈一笑，道：“昨天我和你一样存心，想杀了白员外，为一方除害；只不过，我听那小二一番话，越听越不对，比你铁兄早觉悟一夜罢了……”

铁成刚接道：“伍兄既然早已明了内情，为什么不告诉区区一声，让我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第一，咱们素昧平生，兄弟虽然觉出情形不对，但并无证据，不敢妄言，众口铄金，传言方圆百里，叫在下如何开口；第二，你铁兄气势凌人，那时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铁成刚尴尬一笑，白员外道：“两位，这地方不是谈话之处，请入厅中喝杯水酒如何？”

铁成刚道：“老前辈，在下无颜叨搅。”

白员外哈哈一笑，道：“铁壮士，这话见外了，老朽给两位带路。”举步向前行去。

铁成刚低声说道：“伍兄，咱们不骂不打不相识，兄弟莽撞之处，这厢给你赔礼。”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不敢当，在下还礼……”语声一顿，接道：“其实，像你铁兄这等坦荡君子，铁血男儿，兄弟是有幸结交。”

铁成刚哈哈一笑，道：“好啊！伍兄肯和兄弟论交，兄弟可是喜出望外。”突然放低了声音，道：“伍兄，内厅中，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叫化子，是何许人物？”

白员外似是有意让两人亲热地谈话，故意走的很慢。

伍元超望了前面带路的白员外一眼，低声道：“铁兄听说过丐仙袁道吗？”

铁成刚呆了一呆，道：“什么，是丐仙袁道？刚才我得罪了他，等一会儿得给他老人家好好地赔个礼才是。”

伍元超摇摇头，道：“不用了，丐仙袁道为人洒脱，最不喜凡俗礼法。”

铁成刚道：“对呀！”这些话，师父对我说过，我怎么一下都给忘了……”似乎突然间又想起了一件大事，急急接道：“伍兄，那位仙风道骨的全真道长，只看那飘飘出尘的气概，想来也不是一位平常人物了。”

伍元超道：“铁兄的看法不错，不过，那位道长，似是一位世外高人，极少在江湖上走动。”

铁成刚道：“这话怎么说？”

伍元超道：“无名子，铁兄听人说过吗？”

铁成刚道：“无名子……无名子，没有听人说过。”

伍元超道：“兄弟也没有听人说过；而且他道号无名，寓意深奥，咱们这俗凡之人，自然是想不明白。因无名二字，解说太多，兄弟越想越不明白，只好不去想它了。”

铁成刚道：“不管他有名无名，但他的风华气度，和常人大大的不同，伍兄猜的不错，他是隐于江湖的高人，白员外能和这些人物交往，也非平俗之人了。”

伍元超道：“兄弟也是这等想法，不过，白老前辈的身世来历，兄弟还一无所知，无可奉告。”说话之间，已近内厅。

白员外长揖肃容，把两人让入厅中。

铁成刚自动和伍元超坐在一起。

白员外端起酒杯，敬了四人一杯，笑道：“袁兄，犬子得无名子道长收录，全是袁兄之力，今日又承袁兄和道长赶来为兄弟祝寿，兄弟是感激不尽。”

丐仙袁道哈哈一笑，道：“白老弟，无名道长是世外高人，胸罗万有，学究天人，你认为他真的是赏老叫化子的脸么……”目光转到无名子的脸上，接道：“老道士，你说说看，你把白公子收列门下，是不是给老叫化面子？”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袁兄武功高强，但却把白公子推荐贫道门下，贫道只好勉为其难，传了他三年武功，不过，他早已得白施主和袁兄奠好了基础，贫道只不过捡了个现成的便宜，传了他一点内功、剑法。”

袁道皱皱眉头，道：“老道士，你怎么不说了？”

无名子哦了一声，道：“说什么？”

袁道道：“你在途中告诉老叫化子，有几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白老弟，怎么一下子就忘怀了。”

无名子望望窗外天色，缓缓说道：“袁兄既然急于知晓，贫道只好从命了。”

袁道道：“你就快快说吧！老叫化最不喜人把我装在闷葫芦里。”

无名子神情肃然地说道，“贫道破例把白公子收列门下，一是袁兄推荐之人，情不可却；二是贫道也对白公子有些喜爱，三年传艺，也算偿还了袁兄昔年援手之情。贫道今日到此，一为祝贺白施主的寿诞，二来向袁兄和白施主告别……”

丐仙袁道大声说道：“告别？一年难得碰到你一次面，你还告的什么别？”

无名子道：“贫道之意，和袁兄今日一别，此后再见，至少在五年之后，也许永难相见了。”

袁道奇道：“怎么，你可是瞧出来老叫化寿命不长了？”

无名子笑道：“袁兄一生行侠，福泽深厚，还有得日子好活，但贫道却无缘再享人间烟火。”

袁道道：“怎么回事？你句句语含玄机，老叫化听不明白，你何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无名子脸色为难，沉吟了良久，才道：“聚散有数，祸福无常，贫道才慧有限，知晓不多，无法再作解说了。”

袁道一整脸色道：“老道士，你好像非走不可？”

无名子笑一笑道：“是的，贫道不能再拖延了。”

袁道道：“唉！从咱们结识那一天起，老叫化就觉着你和我有很多不同之处，咱们之间，似乎是有着永远无法缩短的距离，隔开了咱们的交往情谊……”

无名子接道：“君子之交谈如水，唯有清淡，才能够常久不变。袁兄，人各有志，贫道……”

袁道挥手，道：“好啦！你几时走？”

无名子道：“就要动身。”

袁道道：“说走就走，能不能多留半日？”

白员外突然接道：“袁兄，道长既然有事，何不让他早些离去？”

袁道摇摇头，道：“你们书读多了，一个个都读成了书呆子，生离死别，似是全都不当一回事。”

无名子道：“贫道已经尽了最大限度，实难多留半日了。”袁道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走，我也不勉强留你了，但我再问你一件事。”

无名子道：“袁兄请说，贫道能够回答的，当定奉告。”口气之中，却已预留了拒绝的余地。

袁道道：“咱们这次分手之后，是否还有见面的机缘？”无名子沉吟了良久，道：“很难说，但再见面，至少要在五年之后。”

袁道道：“好！你一向言而有信，如若我老叫化子，能够再活五年，希望能再见一面。”

无名子道：“贫道尽力而为……”目光转到白员外的脸上，接道：“白施主是一位看得很开的人，但贫道希望……”

白员外笑一笑，接道：“我明白，道长。”

无名子道：“好，那么贫道告辞了。”稽首一礼，起身向外行去。

白员外沉声说道：“道长留步。”

无名子道：“白施主还有话说？”

白员外道：“我只想道长走慢一些。”

无名子望了袁道一眼，点点头。

白员外突然回过身子，道：“袁兄，你难得到寒舍一次，本该留你作十日之醉，但道长却又作数年之别，兄弟家中有客，不能慢待，就劳袁兄代我送道长一程如何？”

这一阵工夫，丐仙袁道已经灌下去七八杯酒，听完了白员外的话，摇摇头，道：“走就走吧，还送个什么劲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何况，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白员外低声道：“袁兄，你是无名子道长唯一的知己，也是他仅有的朋

友，别离在即，相见无期，你竟连送也不送一下吗？”

袁道道：“老道士寡情绝义，全无……”

白员外低声接道：“袁兄，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能和咱们这俗凡之人一样，别情离绪，骊歌依依。”

袁道哈哈一笑，道：“说也奇怪，我老叫化在江湖上人缘极坏，也不喜和人家攀论交情，如若说我老叫化有朋友，也只有白老弟和那牛鼻子老道了……”抬目一顾无名子，问道：“怎么？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无名子微笑道：“袁兄如愿劳动一下，贫道欢迎的很。”

袁道站起身子，对白员外道：“咱们回头再见，我送他一程。”

白员外道：“你们别离在即，为什么不好好地聊聊？袁兄如若有事，那就不用回来了，兄弟也要于今夜起程……”

袁道已走出六七步，听到起程二字，突然回过身子，道：“老弟，你又要到哪里去？”

白员外笑一笑，道：“出趟门，采购点药材。”

袁道奇道：“你十几年未出过门了！”

白员外道：“是啊！懒散了十几年，忽然想到了活动一下筋骨。”

袁道道：“几时回来？”

白员外道：“长则半年，短则三月，总而言之，三个月内，你不要来，来了我也不在。”

袁道笑道：“你们一个要走，一个逐客，大概是我老叫化子人太穷，交朋友也交不出真朋友来。”

无名子低声接道：“袁兄，贫道还要赶路，咱们走吧！”两人联袂而行，离开白府。

白员外呆呆地望着两人逐渐远去的背影，脸上是一股茫然、忧苦交杂而成的奇异神色。

直待两人的背影消失，白员外才回过头换上一脸笑容，道：“两位老弟，咱们再喝两盅。”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三人的酒量都不错，一直喝到太阳偏西，铁成刚已有了七成酒意，才站起身子，一抱拳，道：“老前辈，那位袁老前辈几时回来？”

白员外望望天色，笑道：“今天只怕不会来了。”

铁成刚啊了一声，道：“我还认为他要回来，在这里等他。”

白员外道：“老朽应该留两位在寒舍多住几日，不过……”

伍元超接道：“白前辈要出一趟远门，是吗？”

白员外道：“正是如此，所以，恕老朽不便留两位了。”

铁成刚抓起长刀，道：“老前辈还要整理衣物，告别家人，咱们不再打搅，就此别过了。”

白员外道：“简慢的很，事情不巧，老朽也无法多留两位盘桓几日了。”

铁成刚道：“老前辈不见怪，我们已经大感荣幸，明年再来给你老拜寿。”

白员外道：“拜寿不敢当，倒是希望两位常来此玩玩。”送两人行到白府门外，相对长揖而别。

铁成刚行到香椿树下，解下马缰，叹道，“伍兄，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大把的银钱，济助贫穷之人，却落得一个剥皮绰号，实在叫人不服。”

伍元超道：“所以，像无名子那等世外高人，丐仙袁道那等名动江湖的大侠，才肯和他交往。”

铁成刚道：“不错，像袁大侠那等人物，平常的人，见他一面，都困难万分，肯惠然而来，为那白员外寿诞祝贺，足见他们交情之深了。”

伍元超长长吁一口气，道：“铁兄，你准备到哪里去？”

铁成刚道：“回家，兄弟这番出师不利，几乎造成大错，心中惭愧的很，欲回家去，再学两年。但不知伍兄行踪何处？”

伍元超道：“兄弟要在这里留几天。”

铁成刚道：“伍兄在大名府中还有朋友？”

伍元超道：“没有，和你铁兄一般，今个才结识了白员外。”

铁成刚笑一笑，道：“大名府水旱码头，好玩的地方不少，伍兄留这里玩几天也好。”

伍元超摇摇头，道：“兄弟留此，只是想证明心中之疑。”

铁成刚啊了一声，道：“你心中有何怀疑？”

伍元超长长吁一口气，道：“兄弟冷眼旁观，那白员外似是有意把丐仙袁道支走……”

铁成刚怔了一怔，问道：“为什么？”

伍元超轻轻叹息一声，道：“那白员外，似是自知要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而又不愿袁道参与，所以，借着送那位无名子道长，支走了袁道，但兄弟有一点却是想不明白。”

铁成刚道：“看来，你伍兄，比兄弟我聪明多了，我可是没有一点感觉，但你这么一提，兄弟可茅塞顿开，想想席中情形，确然是这么回事，但不知伍兄有什么想不明白之处？”

伍元超道：“那位无名子道长，似乎是明明知道了白员外的事情，但不肯帮忙，而且，还帮忙拉走了袁道，这就使人有些不太了解了。”

铁成刚道：“哎！不错，如若无名子道长拒绝了袁大侠送行，袁道自然会留在那里了。”

伍元超道：“这些奇怪的行动，在兄弟心中留下了极大的一块怀疑，所以，兄弟想留下来看个明白了。”

铁成刚道：“要是如此，兄弟也留下来了。”

伍元超道：“铁兄的去留，悉凭自主，不过，你要留下来时，一定得听兄弟的安排，暂时离开大名府。”

铁成刚奇道：“怎么？伍兄又改变主意了？”

伍元超摇摇头，道：“没有……”

铁成刚道：“那又为什么要离开大名府呢？”

伍元超道：“如若事情在兄弟的意料之内，白员外也许不愿咱们插手其间，说不定早已派人在暗中监视咱们，咱们如是大模大样地参与此事，那反将无补于事。兄弟之意，咱们暗中参与，临时看情形再决定是否应该现身；所以，咱们南下数十里后，再悄然折返大名府，天色入夜，混入白府中去，先了解内情，再作介入打算。”

铁成刚点点头，道：“伍兄高见，兄弟很佩服，咱们就这么办，兄弟一切听从伍兄的安排。”

南下五六十里后，来到一处集镇，他们选一处客栈，寄存了马匹，两人换过了衣服，带了兵刃，又悄然北上。

落日下山，夜幕低垂，两人缓步从白府经过。

只见白府大门紧闭，祝寿贺客，似是都已离去，静悄悄地不见人踪。

绕着白府大宅院，行了半周，到了一处僻静的所在，伍元超一提气，飞上了围墙。

这正是白员外收集杂物存放的仓库，除了掌理仓门的白禄之外，别无他人。

铁成刚紧随伍元超飞入围墙，低声说道：“伍兄，咱们这等越墙而入，对主人大大不敬。”

伍元超笑一笑，道：“为了能查明事情真相，那只好从权了。”

铁成刚嗯了一声，道：“说的也是。”

伍元超道：“铁兄，在大门外面，可发现了什么没有？”

铁成刚道：“没有啊！”

伍元超道：“兄弟倒瞧出了一点特异之处，可惜兄弟江湖阅历有限，无法认出那标帜代表的什么？”

铁成刚道：“那是什么样的标帜？”

伍元超道：“三朵梅花。”

铁成刚道：“什么颜色？”

伍元超道：“粉红色，印在门框上。”

铁成刚道：“兄弟粗心大意的毛病，不知道犯过多少次了，但老改不了……”语声一顿，接道：“那三朵粉红色的梅花，代表着什么呢？”

伍元超道：“代表什么，兄弟无法肯定，但那是江湖上一种标帜，大约是不会错了。”

铁成刚点点头，道：“对，留下标帜，告诉这宅院主人，今夜要来。”

伍元超道：“大约是这码子事了，但咱们不知道他们来此的用心，和主人有何关系。”

铁成刚道：“夜闯民宅，非奸即盗，白员外既是大名府中首富，他们自然是来抢银子了。”

伍元超道：“事情只怕不会这么简单。”

铁成刚道：“伍兄还有什么高见？”

伍元超道：“如若来人，只是一般的抢劫盗贼，白员外似是用不着对他有所顾虑，也不用想法子支走袁道了。”

铁成刚道：“怎么，那白员外也是一位练家子？”

伍元超道：“是的，不但是一位练家子，而且是一位很高明的练家子。”

铁成刚道：“这一点，兄弟也未瞧出来，我当真是笨的可以了。”

伍元超道：“白员外深藏不露，兄弟也是在他和无名子道长对话之中，听出了一些内情，因此，暗中留心发觉了那位白前辈神华内蕴，已到了不着皮相之境，所以，不留心，很难瞧得出来。”

铁成刚哦了一声，道：“现在，咱们已经混入了白府，应该如何？”

伍元超道：“找一个可以俯瞰全宅的隐秘所在躲起来，看事情变化，再作决定，如若咱们应该插手，那就现身助白员外一臂之力，如若咱们不该插手，咱们就悄然离开。”

铁成刚道：“事情由伍兄做主，兄弟听命行事。”

伍元超伸手指指前面，道：“第二进院落中，有一棵很高的白果树，藏在树上，可俯视白府中三进院落，咱们躲到那棵白果树上，举动间要小心一些，不能让白员外发觉了咱们。”

他早有存心，暗中默记了位置、路线，一路小心行去，竟然草木不惊地躲上了白果树。

其实，此刻的白家宅院，大部分的从仆使女，都已得白员外奉赠了一笔银子，名义上是庆贺华诞，现放寿银，而且放假三日，要他们回家探亲。留在府中的只不过两三个无家可归的丫环、书童。

由树上俯瞰白府，除了第二进跨院中，透出一些灯光之外，整个宅院一片沉寂。

铁成刚低声说道：“伍兄，这么大一座宅院，不见灯火，也不见从仆行动，是否有些可疑。”

伍元超神色凝重地，道：“更可疑的是，咱们进来的很早，正是豪富之家的晚宴时刻，但咱们却未见厨下炊烟，厅堂烛火。”

铁成刚道：“难道白员外早已布置下埋伏？”

伍元超摇摇头，道：“布设埋伏，时间太早，照一般江湖规矩而言，夜行人，大都在晚上二更之后，才会有所行动。”

铁成刚道：“咱们进入白家宅院，已然过了半个时辰，怎的未见人行动，像是一座空的宅院，但咱们中午还来过，这里到处是人。”

伍元超道：“照那白员外的性格而论，他为善不欲人知，但求心之所安，不惜被人误为白剥皮，自然是更不愿牵连到别的人了，可能把宅中的仆妇下人，全部遣走了。”

铁成刚道：“伍兄说的对，白员外正是这等人物，那所点有灯火的跨院，很可能是他的住处了，咱们要不要过去瞧瞧？”

伍元超道：“不行，咱们只有一个办法，在这里等下去。”

铁成刚这人说浑不浑，只是有些脑筋不活，但别人想到的办法，他倒能立刻觉出是否可行，当下说道：“对！咱们守这里，如是不该现身时，咱们就可以悄然而去。”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铁兄很聪明啊！”

铁成刚脸一热，道：“夸奖，夸奖。”

天过初更，无际夜色，捧出来半轮明月。

忽然间，那点着灯火的跨院中，房门大开，缓步行出来白员外和一位中年妇人。

两个年轻的女婢，和一个十五六岁的书童，分提着竹篮，熄去了房中的灯火，鱼贯行入了二进院落中的乘风阁。

那正是中午白员外待客的所在，也就在铁成刚、伍元超隐身的白果树下不远。

白员外低声说道：“燃起灯火，摆下香茗细点。”

两个女婢，一个书童，一齐动手，片刻间，布置妥当。

四盏垂苏灯，照得乘风阁一片通明，就在中午白员外待客的木桌上，摆好四个瓷茶杯，和四盘细点。

白员外欠欠身道：“夫人请坐。”

白夫人虽然一身中年妇人的装束，但看上仍极秀丽，也许是驻颜有术，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

夫妻俩有着相敬如宾的情爱，白夫人笑一笑，道：“官人坐。”

两人同时落座，一个女婢从一个保暖木箱中取出一把细瓷茶壶，替两人倒满香茗。

白员外回顾了两个女婢一眼，说道：“现在时光还早，你们还来得及离开白府，马厩中有马，鞍凳俱全，你们三人各骑一匹逃命去吧！”

两个女婢、一个书童，齐齐跪了下去，道：“老爷、夫人，我们都是流浪孤儿，承老爷、夫人，收留身侧，名虽主仆，其实却爱如子女，此恩此德，万死亦难报答。”

白员外喝了一口茶，笑道：“这不是报恩报德的事，你们留下，于事无补，说不定还搭上三条性命。”

两个女婢凄凉的笑一笑，道：“小婢们已决心追随夫人，老爷如若不肯成全小婢的心愿，小婢们只有先撞死于此，以明心迹。”

白员外笑一笑，道：“好！你们都起来，有话慢慢说。”

两位女婢站起身子，分立在白夫人身侧，那书童却站在白员外的身后。隐藏在白果树上的铁成刚和伍元超，目睹这一场主仆之情，心中大为感动，暗道：“错非白员外这仁慈主人，也无法培养出这等视死如归的义仆。”

更难得的是，那两个女婢和书童，都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白员外目光转动，扫掠了两个女婢和书童一眼，道：“你们一片诚心，

一定要留在这里也好，不过，你们得答应一件事。”

两个女婢，一个书童，同时欠身道：“老爷但请吩咐。”

白员外道：“今夜之事，种因二十年前，咎错在我，所以，我不想反抗，也不愿逃避，你们留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替我们收尸；所以，你们不能轻易言死，事实上，你们也无需替我们死，你们都还年纪轻轻的，来日方长，等我夫妇死后，你们葬了我们的尸体，就算尽了你们的心意，不用在白府多事停留，取一些金银细软，另寻安身立命之所。”

两个女婢和书童都不禁流下泪来，但却无人回答主人的话。

白员外喝了一口茶，道：“你们肯答应，就允许你们留此，如是不肯答应，我要强逼你们离去的了。”

两个女婢和书童无可奈何，只好点头答应。

白员外笑一笑，道：“夫人，其实，我结怨在二十年前，那时咱们还未成为夫妻，今夜之事，夫人如能留下性命，那是最好……”

白夫人接道：“官人此言差矣！夫妇本同命，生死应一体，孩子已经长大，也用不到我再操心，何况他还有师尊、义父照顾，你死了要我独活，岂不是太残酷了吗？”

白员外轻轻叹息一声，道：“祸由我一人惹出，连累夫人陪命，实叫我心中难安。”

白夫人笑一笑，道：“咱们不是等了很多年，你一直为此事沉痛莫名，今夜偿了这一笔血债死也安心于泉下了。”

白员外道：“对我而言，确然如此，但夫人……”

白夫人接道：“别忘了，咱们是夫妻啊！”

明月风阁，夫妻俩品茗论生死，竟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天过二更，月色溶溶，白员外忽然放下了手中茶杯，站起身子，恭恭敬敬对阁外作了一个长揖，道：“是嫂夫人？”一个冷漠的女子应声道：“不错，是我。”

竹帘启处，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缓步行了进来。

这黑衣妇人，生的浓眉大眼，年约五十上下，黑帕罩头，手中提着一柄长剑，眉目间充满着怨毒之色。

白员外又是一揖，道：“嫂夫人请坐，小凤儿没有来吗？”

黑衣妇人未理会白员外，目光却转到白夫人的身上，道：“她是你夫人？”

白夫人也早站了起来，欠身道：“嫂嫂万福，弟妹给你见礼。”

黑衣妇人冷冷笑一笑，两道充满着怨毒的目光环顾了乘风阁一眼，道：“听说你养了不少武师、恶奴，为你帮凶，怎么只有这两女一男？”

白员外笑道：“嫂夫人，江湖传言，不可轻信。”

白夫人道：“嫂嫂先请坐下，弟妹常听玉山提起嫂嫂，苦于无缘拜见，今宵有缘一会……”

黑衣妇人冷冷接道：“你很会说话，看来和你那丈夫一样，都是口蜜腹剑的人。”

白夫人笑一笑，道：“弟妹怎敢，嫂嫂多虑，你长途跋涉而来，小妹为你倒杯茶吃。”伸手去取桌上的白瓷茶杯。黑衣妇人长剑突出，平压在茶杯之上，冷冷道：“不用了，这等小小殷勤，难道还能掩得杀死我丈夫的仇恨吗？”

白玉山轻轻叹息一声，道：“嫂夫人，二十年来，小弟一直在等待着今天……”

黑衣妇人接道：“那很好，你亮兵刃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二十年来，又有了多少进境？”

白夫人道：“嫂嫂，别误会，玉山和我结偶二十年来，从未再动过兵刃，他说过，今生一世，决不再摸刀剑了。”

黑衣人道：“你的嘴巴，确然很甜，但你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也别想让我饶过你们。”

白夫人道：“嫂嫂为夫报仇，那是应该，玉山不会反抗，就是小妹么，也愿引颈受戮在嫂嫂的剑下。”

黑衣妇人冷厉喝道：“你们可是说动我，让我下不得手吗？”

白夫人微微一笑，道：“嫂嫂，二十年来，玉山一直为失手伤了义兄性命的事，寝难安枕，食不甘味，实在说，他心中负担的痛苦，实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他早已有着赶往义兄坟前，明表心迹之意，是小妹苦劝他，要他留下性命，等着嫂嫂前来，亲手取他之命，一则让嫂嫂稍泄心中之气，二则可成全嫂嫂为夫报仇的心愿。”

黑衣妇人目光转到白玉山的脸上，道：“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白玉山道：“字字出于至诚，如若一字不真，愿受天谴。”

黑衣妇人又沉吟一阵，高声说道：“凤儿，进来吧！”

那少女穿着一身黑衣劲装，背上交叉两把宝剑。

白玉山神情激动，目注那黑衣少女，双目中流下泪来，黯然道：“凤姑，还记得你这不成材的叔叔吗？”

黑衣少女双目盯注在白玉山脸上瞧了一阵，道：“就是你杀了我父亲？”

白玉山道：“是的，孩子，是我杀死了你的爹爹，他是我的义兄，一向对我爱护备至，但我却亲手杀了他，那时，你还不到两岁……”

黑衣少女尖声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你这凶手！”

白玉山拭去脸上的泪痕，道：“我是凶手，凤姑，但恶有恶报，等一会儿，我会死在你母亲的剑下，她会提着我的心，挖出我的心，在你父亲的坟前奠拜，你爹爹会瞑目九泉的，我到阴间地府中去陪他。凤姑，你不记得了，你小的时候，我常常抱你，大哥很喜欢你，常常对我说，要把你造就成一身很杰出的武功，还要我传授你的剑法，和铁莲花暗器，想不到，那一天我像疯了一样，竟会杀了义兄，你的父亲……”仰面长叹一声，接道：“凤儿！看到你，我就会难过……”

缓缓撩起长衫，摸出了一本薄薄的绢册，放在木案上，道：“嫂夫人，

这是小弟的剑法诀要，和铁莲花暗器手法，我已经很详细写在上面，我答应过大哥，把剑法和铁莲花手法，传给凤姑的，不能失信。”突然大行两步，跪在风阁中间，面东大拜三拜，道：“大哥，劳你久等了二十年，现在小弟就要去了……”闭上双目，接道：“嫂夫人，你可以下手了，二十年啦，大哥等的很苦，小弟也等的很痛苦。”

白夫人轻移莲步，行近白玉山的身后，也跟着跪了下去，道：“嫂嫂，二十年的时间很长，嫂嫂手下留情，给我们夫妇过了二十年的幸福生活，我们该付些利息的，你成全小妹，我要和玉山一块儿去，到阴间侍候他们哥俩个，成全我吧！嫂嫂。”

她微微闭着双目，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畏惧，两个女婢和书童，也都随着跪了下去。

黑衣妇人缓步行了过去，握剑的右手，有些微微的颤抖。

她原想今夜中会有一场惨烈的搏斗，胜也会胜的悲惨，未料到白玉山竟然会跪地引颈，就戮剑下。她有些手软了，但二十年的积怨，却在她胸中燃烧着熊熊的复仇怒火。

那是刻骨铭心的杀夫之仇，如何能够不报。

她的双腿上，像带了千斤重铅，有着沉重无比的感觉。

两行热泪，滚下了双腮，她曾一度很喜欢这位义弟，如今却要亲手把他斩死于剑下。

缓缓举起了长剑，口中却忍不住说道：“兄弟，嫂嫂不能不杀你，为了报杀夫的仇恨。”

白玉山双目未睁，脸上却泛现出微微的笑容，道：“我知道，嫂夫人，我二十年前就该死的，你已经忍了二十年，让我成了家，立了业，也有了孩子，我已经很感激了，嫂嫂请下手吧！”

黑衣妇人一咬牙，正待挥剑斩落，突然凤姑叫道：“娘，等一等。”

黑衣妇人收住了长剑，道：“凤儿，你……”

黑衣少女接道：“白叔父一心求死，咱们晚一会儿再杀也是一样。”

黑衣妇人道：“孩子，你的心软了？”

凤姑接道：“娘，我不是心软，谁杀了我爹爹，我决不会放过他，但女儿觉着，这中间还有求证的必要，咱们也不能冤了白叔叔……”

黑衣妇人怒道：“冤了他！他亲口说出杀死了你爹爹，难道还会是假的不成？”

凤姑道：“是的，娘，白叔叔亲口承认了他是凶手，片刻之前，女儿还相信，那是铁的事实；但现在，这一瞬间，女儿有些怀疑了，娘，咱们能忍了二十年，怎么不能多耐片刻呢？把中间的经过详情澄清，娘！爹已经冤死了，如若再冤了白叔叔，那就永成千古沉冤，爹爹沉冤，再难昭雪，白叔叔和婶婶不过白赔了两条性命，爹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咱们的。”

第二回 疑团难解 共襄义举

黑衣妇人也有些动摇了，但口中仍然说道：“死丫头，你在怀疑什么？为娘的怎么瞧不出来！”

凤姑道：“娘！你先请坐下。”

黑衣妇人收了长剑，退到木桌旁一张锦墩上坐下，心中却在反复思索女儿之言。

凤姑缓步行到了白玉山的身前，欠身说道：“白叔叔，先请起来。”一面伸手扶起了白夫人。

白玉山睁着眼睛，望着凤姑，奇道：“凤儿，你要干什么？”凤姑凄凉一笑，道：“凤儿觉着白叔父不是害我父亲的凶手。”

白玉山道：“凤儿，你父亲确是死于我的剑下。”

凤姑道：“是的，要不然，白叔叔也不会自认凶手了；但凤儿想不明白，您为什么会杀死我父亲，难道我爹爹的武功，和你相差很远吗？”

白玉山道：“那倒不是，我们切磋武功时，我失手一剑，杀死了义兄。”

凤姑道：“我父亲赤手空拳，和你动手？”

白玉山道：“不！他手中有刀。”

凤姑道：“我父亲武功，胜你一筹，又有刀在手，你又不是出其不意下手，如何能一剑杀了我的父亲？”

白玉山一掌拍在脑袋上，道：“是啊！这些年来，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

凤姑道：“因为，你失手杀了我爹，心中自责极深，从来不敢再去回忆此事，一心一意，只想死在我们母女剑下，了了你心愿；凤儿适才看你和婶婶一片安详求死之状，面上毫无恐惧，大出常情；如不是长年累月，早在心中打好了求死基础，决难有那等镇静的功夫，所以，才使凤儿动了怀疑，觉着实有再行仔细求证一番的必要。”

白玉山双眉耸扬，目中闪光，显然，极力在回想往事。

这时，那黑衣妇人似是也被女儿一番话说服，接道：“白兄弟，我也没有仔细问过你，你们哥俩切磋武功时，还有何人在场？”

白玉山沉吟了一阵，道：“只有黄七送了一壶茶去，再无别人去过。”

凤姑道：“娘！黄七是什么人？”

黑衣妇人道：“黄七是你爹的一位从仆，一身武功倒还不错。”

凤姑道：“娘！那黄七的底细，你清楚吗？”

黑衣妇人摇摇头，道：“不太清楚，听你爹说，是他在一次搏斗中，被人打败，你爹救了他，他为了报答你爹，甘愿做奴为仆。”

凤姑道：“他跟爹很多年吗？”

黑衣妇人沉吟了一阵，道：“从他跟你爹那天算起，到你爹去世那天，大约有两年左右时光。”

凤姑道：“娘！你对那黄七的看法如何？”

黑衣妇人道：“我和他见面不多，不过……”

凤姑接道：“不过什么？”

黑衣妇人道：“为娘的记忆之中，他的气度、行动，完全不像一个下人。”

凤姑道：“爹死去之后，那黄七哪里去了。”

黑衣妇人思索了一阵，道：“他帮娘办完了丧事，就告别而去。”

凤姑点点头，目光转到白玉山的身上，道：“白叔叔，现场中事，你还能想起好多？”

白玉山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似乎是义兄喝了一杯茶，我们再切磋那一招的变化，我一剑刺出，就取了义兄之命……”

凤姑接道：“那一剑很奇诡吗？”

白玉山道：“义兄应该是侧身出刀，反袭我的右侧，但他却站着未动……”

凤姑接道：“白叔叔，你仔细地想一想当时的情形，我爹爹当真是站着未动吗？”

白玉山凝目思索了良久，道：“凤姑，你爹已经死了，我这作兄弟的，不愿他留下任何一点小错，何况，你爹是死于我的剑下，我白玉山亲手杀了义兄……”

凤姑摇摇头，接道：“白叔叔，我了解你的心情，但事关我爹爹的沉冤，所以，你不能说谎，而且要一点一滴也不能错，别认为你死了，就算补偿了罪恶。”

白玉山轻轻叹息一声，道：“贤侄女说的是，对那日的情形，为叔叔的记得很清楚，虽然相隔了二十年，但因为我不断地去回想那天的经过，所以，印象很清晰。我记得，义兄身子向前移了半步，所以，为叔未收剑势，但他移动了半步之后，却突然停了下来，害得我收势不住，一剑中了义兄要害……”

凤姑接道：“如是我爹爹一直站着不动，叔叔能否收住剑势？”

白玉山点点头，道：“能！为叔的相信，他如站立不动，我能及时收住剑势；可是他移动半步之后，突然停了下来，那就不易控制了。”

凤姑道：“我爹爹常常和叔叔切磋武功吗？”

白玉山道：“是的！大哥常常和我对手，每次和我动手之后，就指出我的缺点，要我改进，所以，每次和你爹对手之后，我就获益甚多。”

凤姑道：“叔叔说的是客气话。”

白玉山道：“不！为叔说的句句真实。”

凤姑道：“那就是说，我爹爹的武功，一直都比叔叔强一些，是吗？”

白玉山道：“是的。”

凤姑道：“我爹爹武功强过你，你怎能一剑把他杀死？而且，你们常常对手，研究武功，我爹爹早已熟悉你的剑路。”

白玉山道：“话是不错，但现场只有大哥和我，除我之外，也无法扯在

别人的身上。”

凤姑道：“叔叔，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爹会突然收住脚步，眼睁睁死在你的剑下？”

白玉山道：“这个，这个，只有在突然间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无法移动身躯。”

凤姑道：“这就是了，我爹爹那时，是否有这样的情形？”

白玉山道：“事前事后，都未见有此征候。”

凤姑道：“叔叔，我爹爹喝了一杯茶，你喝了没有？”

白玉山摇摇头，道：“我没有喝！”

凤姑道：“是不是你和我爹在对手之间，有喝茶的习惯？”

白玉山道：“大哥嗜茶，一杯香茶在手，其乐无穷，常在工作间隙、闲暇时，喝上一杯香茶。”

凤姑道：“白叔叔知道我爹这嗜好，那黄七自然也知道了。”

白玉山道：“你娘也知道，所以，她替大哥搜集了很多的好茶。”

凤姑道：“娘！爹那天喝的茶，是你亲手泡的？”黑衣妇人点点头，道：“你爹生前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不

但要好的茶叶，而且要好的泉水，适当的火候，所以，只要他喝的茶，都是为娘亲手泡的。”

凤姑道：“二十年啦，你记得这样清楚吗？那壶茶是你泡的？”

黑衣妇人道：“是的，是为娘亲手泡的。那一天中，给娘的记忆太深刻了，也太伤痛，所以，很多细微小节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

凤姑道：“娘，爹和白叔叔切磋武功地方，离家很近吗？”

黑衣妇人道：“就在后院的练武场中。”

凤姑道：“那一天，家里没有外人？”

黑衣妇人道：“没有。”

凤姑道：“娘，每次爹和白叔叔切磋武学时，娘都替爹泡碗茶吗？”

黑衣妇人愣住了，沉吟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他们切磋武功之后，你爹都是回到书房中用茶。”

凤姑道：“那一天为何例外？”

黑衣妇人道：“好像是黄七告诉我的，我泡了茶，让他送过去。”

凤姑道：“白叔叔，我爹死于你剑下的那一天，你一定也有着很沉痛的感受。”

白玉山道：“是的！贤侄女，我痛不欲生。”

凤姑道：“所以，任何微小的事情，你也会记的很清楚了？”

白玉山道：“不错，那一天任何微小的事情，都会给我很深刻的记忆。”

凤姑道：“想想看，白叔叔，我爹问过黄七要茶没有？”

白玉山道：“没有，练武场距大哥的书房不远，大哥大都在练功之后，回书房用茶。”

凤姑道：“那一天，黄七为什么要送茶去？”

白玉山道：“这个，大哥生前嗜茶，不论什么时候，他喝碗茶，总非什么大事……”

凤姑接道：“细微事节，会铸成大错，点滴疏忽，也会造成不白沉冤。娘！不知那黄七现在何处？”

黑衣妇人道：“凤儿，你可是怀疑那茶中有毒？”

凤姑道：“如若白叔叔是失手杀死了爹，那有些不大可能，因为爹的武功，强过白叔叔，何况，爹手中也有兵刃。只有一个原因，爹忽然失去了武功，那碗茶，岂不可疑……”

黑衣妇人接道：“孩子，你想到的，二十年前娘也想到了，娘检查过那碗茶……”

凤姑接道：“那碗茶中有毒吗？”

黑衣妇人摇摇头，道：“如若那碗茶有毒，娘也不会认定他是凶手了。”

凤姑道：“娘！是你亲手检验那杯茶吗？”

黑衣妇人道：“是的，是为娘的亲手检验那碗茶的。”

凤姑双目神凝，沉吟了良久，道：“娘！不管怎么说，女儿总觉着这中间有问题。”

黑衣妇人道：“什么问题？”

凤姑道：“关键在爹爹怎会突然间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那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中奇毒，无能自主，一个是在他行动之间，突然受了人家的暗算。”

黑衣妇人道：“茶中无毒，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受了暗算。”

白玉山道：“什么人暗算了大哥呢？那练武场只有我们两个人。”

隐在树上的铁成刚，听得心里直发急，暗道：“那白玉山怎的比我还要浑，拿着索绳，硬往自己的头上套。”

凤姑道：“那练武场中的形势如何？”

白玉山道：“那是一片空地，四面木栅围着，那木栅内的空地上，不可能有人藏身，所以，有人隐身暗施算计的成分，并不大。”

凤姑道：“白叔叔，你一点也不替自己辩护。”

白玉山道：“我白玉山对我义兄之死，愧疚莫名，只求得以偿命，才能安心。”

凤姑蹙了蹙柳眉儿，道：“娘！茶中无毒，白叔叔杀爹的嫌疑，增大了很多。”

黑衣妇人点点头，道：“但你心中还是有些怀疑，是吗？”

凤姑道：“是的，所以，女儿想要求娘答应一件事情。”

黑衣妇人道：“什么事？”

凤姑道：“咱们胸含仇恨，满腔怒火而来，白叔叔又只求一死心安，这中间，咱们都可能疏忽的地方，因此，女儿希望，今晚上，咱们不下手，让白叔叔好好地想想往事，也许能想出一点可疑线索。”

黑衣妇人道：“凤儿，你是说咱们就这样回去？”

凤姑道：“是的，娘，白叔叔求死心切，我看他不会逃。”

一直没有开口的白夫人，突然说道：“贤侄女，怨婶婶多口，我觉着这件事必得先找到那位黄七，三头对面，也许会找出毛病。”

凤姑道：“我也这么想，但一时间，到哪里去找黄七呢？”

长长吁一口气，道：“除了真是白叔叔失手，杀死我爹之外，另人谋害我爹，他们必然有所图谋。现在，姑且假设那黄七是凶手，但他杀我爹的目的何在呢？”

白玉山想了想道：“义兄待人宽大，黄七应该没有加害义兄的原因……”

黑衣妇人接道：“你白叔叔说的也是，不过，家中名画古玩，无所不有，但一件也未遗失，孩子，你爹死后，家里也没有什么变故。”

凤姑道：“这，这……这就有些奇怪了。”

黑衣妇人道：“凤儿，你爹死后，我也经过了精密的查看，没有中毒之征。”

凤姑沉吟了一阵，道：“娘既有着如此精细的安排，爹爹饮茶中毒一事，那是不可能了。”

黑衣妇人道：“嗯！应该是了，娘自信检查的很细心。”

凤姑道：“余下的，只有一途，那就是有人隐身附近，暗施算计，算准了时间，用一种极微小的暗器，算计了爹，使他身躯忽然失去灵活，中了叔叔的剑。”

黑衣妇人默然不语。

白玉山忽然说道：“凤儿，为叔和你爹动手时，绝无外人在场。”

凤姑玉齿微现，轻咬着下唇，道：“这么说，是叔叔存心杀死我爹了。”

白玉山道：“凤儿，为叔是否存心，解说甚感多余，但你爹确实死于我的剑下。”

凤姑笑一笑，道：“白叔叔求死心切，甘愿担当所有的罪名，叫侄女好生不解。”

白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官人，杀人偿命，不论你是否有意杀死义兄，义兄致命于你的剑下，你求死心安，固是无可厚非；但你不能让义兄含冤泉下，不能让真凶逍遥法外。你死的不值，要死，也该死得心安理得，找出真凶，让嫂夫人和贤侄女手刃了凶手，你才算死的瞑目。”

白玉山苦笑一下，道：“夫人，义兄没有中毒，没有人暗算，但他忽然像失去了武功似的，死于我的剑下，倾五湖四海之水，也无法洗刷去的愧疚，你让我说什么呢？”

白夫人叹息一声，道：“你问过无名子道长吗？”

白玉山道：“问什么？”

白夫人道：“一个有着极深内功修为的人，是否可能突然在体内产生某一种变化，而在极短的一刹消失了武功。”

白玉山道：“我和无名子道长提过这件事……”

白夫人急道：“他怎么说？”

白玉山道：“他说得不详尽，他和凤儿的看法一样，觉着义兄是受了暗算。我知道，无名子道长和你有着同一个想法，希望我能找一种理由出来，解脱去身心的压力……”

凤姑接道：“白叔叔，至少，侄女儿没有这种想法，你是杀我爹的凶手，我很恨你，但我也觉着，我爹是先受了人的暗算，才会被你一剑杀死……”转脸望着那黑衣妇人，接道：“娘！咱们走吧！”

黑衣妇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孩子，咱们等了二十年而来，难道就这样退回去吗？”

凤姑道：“娘，咱们能等了二十年，怎么不能再多等几天呢，如若白叔叔是凶手，咱们随时可以来杀死他的。”

黑衣妇人无可奈何地说道：“白玉山，我希望你不要逃，如是我找出你杀死义兄的底细，天下虽大，也无你存身之地。”

白玉山凄凉一笑，道：“嫂夫人放心，小弟早已心如枯灰，求死之志甚坚。”

白夫人道：“嫂嫂，我陪着玉山，嫂嫂二更来取人头，我决不拖过三更再死，真的，嫂嫂，玉山常常对我提起，他一生就是这一件心愿未了，希望死在嫂嫂你的剑下，他才会心安理得。我们引颈待剑，决然不会逃避。”

凤姑道：“娘，咱们走吧！”当先行出乘风阁。

黑衣妇人紧追而出，消失于夜色之中不见。

白玉山缓步行出室外，仰望夜空，脸上是一片茫然神色，似乎对未能受戮剑下一事，若有憾焉。

白夫人缓移莲步，行出了乘风阁，低声说道：“官人，妾身心中有几点不明之处，不知可否请教官人？”

白玉山道：“我们夫妻二十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我要招呼两位客人……”

白夫人讶然道：“客人，在哪里？”

白玉山道：“他们隐身在银杏树上……”一抱拳，高声说道：“两位请入阁中待茶。”

铁成刚、伍元超心中暗叫了一声惭愧，飘身而下。

伍元超一欠身，道：“老前辈，咱们夜犯贵府，可是全无半点恶意……”

白玉山叹息一声，道：“这个老朽明白，两位全是一片好意，不过，两位几乎陷我于有口难辩的不义之境，幸得我那贤侄女坚主延缓了老朽大限之期，如若她们真要动手，只怕两位不会坐视了。”

伍元超笑一笑，未置可否。

铁成刚却大声叫道：“幸好的是，她们没有动手，倘若她们贸然出了手，今夜里必得有一场好厮杀了。”

白玉山苦笑一下，道：“两位是好意，老朽不忍责怪，也幸好两位还沉得住气，但是一旦现身，实叫老朽有手足无措之感。事情已成过去，也就作罢，两位请入阁中待茶之后，还望能早日离开此地。”

铁成刚道：“老前辈，咱们敬慕你的为人，才千方百计赶来此地，准备助你一臂之力……”

白玉山接道：“两位的好意，老朽心领了，想两位已在那银杏树上，目睹耳闻，尽悉内情，老朽已决心承担误伤义兄之罪，两位好意，老朽实是无法承受了。”

伍元超道：“我确已听明内情，但你义兄之死，实和阁下无关，阁下一心求死，岂不是大为不值了吗？”

白玉山苦笑一下，道：“老朽却也有些动疑了，但凶手是谁呢？如若没有别人暗中下手，加害我那义兄，那就是他的身体突感不适，无法避开老朽之剑，那老朽是否算得凶手呢？”

铁成刚道：“你做了千百件善事，救活了无数的贫苦之命，助他们成家立业，就算失手做了一件错事，那也罪不至死啊！”

白玉山笑一笑，道：“铁兄弟，这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我那义兄，不但对我有提携之情，也有救命之恩，就算我是无心误伤了他，也使老朽椎心刺骨，痛苦莫名，两位不知，这等活罪，比死了难受百倍。”

钦成刚道：“如是真的另有凶手，你是否还会难过，还要求死？”

白玉山怔了一怔，道：“果真如此，那就情势大有不同了……”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可是凶手是谁呢？”

铁成刚理直气壮地说道：“现在，还未找到罢了，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会有找出的一天。”

白玉山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缓缓说道：“铁兄弟，二十年啦，如是有真有别有凶手，早该找到了。”

铁成刚道：“笑话，这二十年来，你自己觉着自己是凶手，从来未去找过！”

他虽然有些浑劲，但这两句话，却说的大有道理。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老前辈，铁兄说的不错，你根本没有找过。”

铁成刚哼了一声，道：“咱老铁最佩服那女娃儿了，小巧玲珑，聪明得紧，她硬说你不是凶手，当真是叫人听得舒畅。”

白玉山心中有些黯然，也有些感动，轻轻叹息一声，道：“名师高徒，果非凡响！”

伍元超道：“老前辈赞扬那位凤姑娘。”

铁成刚一伸大拇指，道：“那位凤姑娘，虽是个姑娘家，可是明理练达，实在叫人佩服。”

伍元超道：“那位凤姑娘是何人高足？”

白玉山道：“五台山天梯岭，清风庵侠尼妙善的门下。”

伍元超道：“原来是五台山侠尼门下，那是毋怪能通情达理，处事精细，不肯乱下杀手。”

白玉山道：“但如被她发觉了两位隐在树上，误以为老朽约请之人，那就叫有口难辩了。”

铁成刚道：“怕什么？别说你不是杀死义兄的凶手，就算是吧，但你做了千数百件好事，救了无数的人命，那也该功过相抵了，那位凤姑娘如是侠尼弟子，应该明白这种道理。”他说的理直气壮，神情凛然，大有舍此之外，别无他说的气势。

白玉山沉吟了片刻，笑道：“两位都知道了，那位黄夫人和凤姑娘，都是讲理的人，两位也可以放心老朽不会遇害了。”

伍元超微笑不言，铁成刚却不住点头。

白玉山道：“为了免除这中间的误会，两位是最好不再插手此事。”

伍元超应声道：“在下明白老前辈的用心，我们这就告别动身……”

白玉山抱拳接道：“两位好走，恕老朽不送了。”

伍元超含笑道：“老前辈，在下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白玉山道：“哦！那么伍兄还有什么见教？”

伍元超道：“在下只想问一句话，老前辈是不是凶手？”

白玉山道：“是！千真万确的是，我一剑刺入他心脏之中，使他气绝而逝，你说我是不是凶手？”

伍元超一抱拳道：“多承明示，在下告辞了。”

铁成刚道：“伍兄，我呢？应该留在这里，还是离开这里？”

伍元超道：“自然是应该离开，白前辈说的不错，咱俩留这里，对他无助，反足坏事。”

铁成刚哦了一声，一欠身，道：“老前辈，你不用送，我们走了。”

两人出了乘风阁，跃上屋面而去。

白玉山望着两人消失不见，才长长吁一口气，道：“唉！这两个年轻人，几乎引起了嫂夫人和凤姑娘的误会。”

白夫人道：“玉山，我不会武功，但我知道你们学过武功的人，耳目特别灵敏，你能看出他们两人藏在树上，不知道嫂夫人和凤儿，是否也瞧了出来。”

白玉山道：“这个很难说了，侠尼妙善，乃一代空门奇侠，凤姑跟着她十七八年，武功自然是错不了；但我比她熟悉这宅院中的景物，当我们跪下领死时，借一道反射折光，瞧出了树上有人，那是碰巧了角度。至于凤姑是否能觉着有人，我也无法断言。”

白夫人道：“官人，那两个年轻人武功如何？”

白玉山道：“都很高明，都当得武林中后起之秀的称颂。”

白夫人道：“唉！官人，妾身心中，也有一点怀疑，不知是当不当说？”

白玉山笑道：“夫人只管请说。”

白夫人道：“妾身怀疑你心中早知道义兄何以会死于你剑下的隐秘，只是你不肯说出来罢了。”

白玉山微微一怔，道：“夫人怎会有此想法？”

白夫人笑一笑，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是与不是，还望官人不要放在心上。不过，妾身之言，也并非全无根据。”

白玉山啊了一声，道：“说说看，你根据什么作此推断。”

白夫人道：“照官人的说法，那座练武场很宏大，是吗？”

白玉山点点头，道：“不错，很宏大，可容纳四五十个人对打。”

白夫人道：“如若嫂夫人的话可靠，茶中无毒，场中无人，只有你们俩，那么只有两个原因，可使义兄死于你的剑下了。”

白玉山道：“什么原因？”

白夫人道：“一个是你那义兄有意的死于你的剑下，一个是他求你把他杀死。”

白玉山道：“你怎会有此奇怪想法，为什么不猜想，我有意把他杀死？”

白夫人笑道：“我不懂武功，但我能想到，你的武功不如他，就算真的想杀死他，也办不到，对吗？”

白玉山沉吟了良久，笑一笑，道：“夫人，你当真是想的太玄了，一个人好好的活着，为什么会忽然动了求死之念呢？”

白夫人道：“官人，这是咱们夫妻闲话，说错了，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白玉山摇摇头，道：“不会的。”

白夫人道：“如若他遇上了什么困难，只有一死才能解脱，或是他个人之死，可以救很多人，他是否会求一死呢？像你一样，古井死灰，只求死于嫂嫂剑下，以偿心愿。”

白玉山道：“你真是越想越玄了。”

白夫人道：“我说过，这并非是凭空玄想，而是我十几年对你的观察而来。”

白玉山道：“哦！”

白夫人道：“咱们结偶以来，你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人，而且结婚那年，你虽未明言，但却直似你真的欢愉了，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事……”

淡淡一笑，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有儿了，对得起列祖列宗，所以，可以放心的死了，等嫂夫人找上门时，你就引颈受戮剑下，对吗？”

白玉山笑一笑，道：“贤妻才德，一向使我敬重，不过，这一次你是推想的太过玄虚了。”

白夫人也微微一笑，不再争辩，道：“但愿妾身的推想有误。”

白玉山道：“夫人，其实，你可以不必跟着我一起死的……”

白夫人脸色一变，接道：“为什么？”

白玉山道：“自然有道理。”

白夫人道：“官人请说！妾身洗耳恭听。”

白玉山道：“如是咱们夫妻，一起死于嫂夫人的剑下，必将造成下一代深重的仇恨，嫂夫人可以替夫报仇，难道天平不替他父母讨债，这又造成了下一代不解之仇。你如能留下不死，可以把事情解说明白，阻止天平向嫂夫人寻仇。”

白夫人沉吟了一阵，道：“说得有理，不过，你过去怎的未这样想过。”

白玉山道：“我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件大憾大恨的事，未作它想，适才见到凤姑的才德，才使我想起下一代的仇恨的可怕，夫人，我们如不能善自处理这件事，黄、白两家，必将造成无法解开的深仇大恨，那就失去了我引颈受戮的原意了。”

白夫人道：“夫妇同命，我怎能看着你被人杀死，袖手旁观，不以身殉，好在，凤姑阻止了嫂夫人未让她动手，咱们还有很充裕的时间，你我联名，写封遗信，不许天平向黄家寻仇。”

白玉山道：“天平骤然间失去了父母，心中是何等沉痛，一封遗书，未必就能拦阻他满腔复仇怒火，夫人，我看只有留下性命，才能阻拦着这场悲剧，延续下去。”

白夫人长叹一声，道：“要是天平现在回来一趟，就可以先给他解说明白了。”

铁成刚、伍元超离开了白家宅院，铁成刚突然停下脚步，道：“不行，这件事我越想越不对，我非要留下不可。”

伍元超笑一笑，道：“你留下干什么？”

铁成刚道：“像白玉山那等好人，如是被人杀了，世间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下就是拚了命，也得阻止这件事。”

伍元超道：“咱们被白玉山逐客令逐离了白府，就是怕我们多管闲事，你去白府帮忙，第一件事，就得先和白玉山冲突。”

铁成刚想了一阵，道：“有道理，但又不能不管啊！”

伍元超道：“我瞧过了，那黄家母女，武功高强，不是好对付的人物……”

铁成刚道：“怎么？你怕了？”

伍元超道：“我是怕咱们管不了这件事，反而会赔上两条命。”

铁成刚道：“为了救白玉山那等好人，死了也是值得。”

伍元超道：“好！如是你铁兄不怕死，兄弟也舍命奉陪，咱们给它来一个釜底抽薪。”

铁成刚道：“那一定是很好的办法，伍兄请说说看。”

伍元超道：“咱们先去找黄家母女，阻止她们向白玉山寻仇。”

铁成刚道：“她们如是不听呢？”

伍元超道：“她们如是不听，那只有和她们动手一拼了。”

铁成刚哈哈一笑，道：“果然是好办法……”语音一顿，接道：“不过，咱们要到哪里找她们呢？”

伍元超道：“兄弟推想，黄家母女，至少今夜明天，不会再去白家，咱

们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明天设法去找她们。”

铁成刚道：“怎么一个找法？”

伍元超道：“这法子不一定灵，明天铁兄就可以瞧到了。”两人叫开了一家客栈，住了半宿，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伍元超带着铁成刚吃过饭，找到一家大茶馆，泡了两碗茶。铁成刚从未到过这地方，目光转动，四下乱看。只觉这地方，各色各等人物都有，当真是龙蛇杂处之所。伍元超摸出一锭银子，塞到那倒茶伙计手中，道：“我想请人帮忙。”

茶伙计接过银子，随手放入口袋，低声道：“什么事？”

伍元超道：“托他们找人。”

茶伙计道：“你先坐坐，我去看看任二爷来了没有？”

片刻之后，茶伙计带着一个四旬左右，中等身材，穿着长衫的汉子到来。茶伙计把人送到伍元超桌边，泡了一碗茶，也不替几人引见，转身而去。

那人端起刚刚泡好的滚茶，喝了一口，道：“兄弟姓任，大名府地段上的朋友，都叫我一声任二爷，两位是远客吧！”

伍元超道：“不错，咱们是初到贵宝地，特地请任二爷帮忙。”

任二爷笑一笑，道：“但不知任二能否接得下这宗生意，朋友情说说看吧！”

伍元超道：“咱们想找两个人。”

任老二哦了一声，道：“什么样的人？”

伍元超道：“是两个女人。”

任老二笑问道：“是女人？是本地人？还是外面来的？”

伍元超道：“自然是外来的。”当下把黄家母女衣着形貌，仔细描述了一番。

任老二皱皱眉头，道：“照两位的说法，那黄家母女，都是江湖上的高人了。”

伍元超道：“不错，她们都是身怀武功的人，但我们并无让诸位出面之意，只要任兄查出她们的宿住之处。”

任老二道：“这只怕要大费一番手脚。”

伍元超笑一笑，道：“所以，才找任兄帮忙，自然这件事要劳动贵属中不少兄弟，任兄只管开价。”

任老二轻轻咳了一声，道：“两百两银子，不算多吧！”

铁成刚听他狮子大开口，一下子要两百两银子，正想发作，伍元超却已抢先接道：“不多，不多。”

探手从怀中摸出两片金叶子，道：“这里十两黄金，任兄先收着，找着人，兄弟立刻补上余数。”

任老二接过金叶子，道：“明日下午，两位来这里听回信，江湖上有规矩，事情不成，咱们只取一成跑腿费。”

伍元超道：“好！明天咱们准时来此。”带着铁成刚，大步出了茶馆。

铁成刚恨声道：“找个人竟敢取两百两银子，分明是当咱们是肉头……”

伍元超道：“算了，铁兄，咱们化这点钱，如能救得那白玉山一条命，岂不值得？”

铁成刚哈哈一笑，道：“是啊！救一个举世无匹的大善人，这点钱化的确实值得……”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伍兄，如是那任老二找到了黄家母女，咱们又该如何？”

伍元超道：“铁兄的打算呢？”

铁成刚道：“那位黄姑娘很通事理，再说她们母女为夫、替父报仇，也没有什么错处，咱们总不能去把她们母女杀了？”

伍元超道：“侠尼妙善的门下，岂是好对付的，铁兄，不是兄弟我灭自己的威风，咱们就算是想杀人，也未必能杀得了人家。”

铁成刚道：“看起来，我铁某得处处听从伍兄的安排了。”

伍元超笑道：“兄弟之意，咱们坦坦然然的会见她们母女，把那白玉山的为人说个明白，再劝她们母女放手。”

铁成刚道：“她们如是不肯听从呢？”

伍元超道：“那只有动手了，不过，最好不要闹成那等局势，因为动手相搏，对咱们有害无益。”

铁成刚道：“行，你怎么说，到时候我听命行事。”

第二天吃过午饭，伍元超、铁成刚赶往茶馆。

任老二还没有来，但那位茶伙计，却赶来招呼两人，道：“任二爷交代过了，事情已有点眉目，最慢到太阳下山以前，他会赶来此地。”

两人只好泡上两碗茶，坐在茶馆里等。

足足有一个时辰之后，任老二才匆匆赶来，直行伍元超的桌边坐了下来，掏出一块手帕，擦擦头上的汗水，道：“不容易啊！不容易。”

铁成刚道：“怎么？没有找到吗？”

任老二道：“如是找不到，我任老二还能在大名府混下去吗？”

伍元超笑一笑，问道：“不知道她们母女现在何处？”

任老二道：“我们派出了一百多号人找，刚刚才找到她们的下落，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老的五十多岁，年轻的二十上下？”

伍元超道：“不错，她们现在何处？”

任老二喝了一口茶，答非所问地道：“母女两个人，都带了家伙。”

伍元超心中明白了，伸手从怀中，摸出几片金叶子，道：“任兄，这点是尾数，任兄点点看，是不是够啦。”

任老二接过金叶子，右手中掂了掂，道：“行啦，她们母女住在城南一座农舍中，兄弟门口有人，替两位带路。”

伍元超道：“多谢任兄，我们想立时动身。”

任老二站起身子，带两人出了茶馆，道：“路不远，不要一顿饭工夫就

到了。”

茶馆门外，果然站着一个人二十四五的年轻小伙子。

任老二一挥手道：“小喜子，带这两位去，记着，站远些，指给这两位朋友看看那地方就成了。”

小喜子应了一声，带两人直奔城南。

那是大名府外一处很僻静的小村庄，整个小村子，也不过五六户人家。

村东面，一座大水池旁，孤立着一座宅院，竹篱环绕，柴扉紧闭。

小喜子低声说道：“就在那座茅舍中，两位自己过去吧！”伍元超点点头，大步直行过去。

柴扉虚掩，一推而开。

只见黄家母女，端坐在小厅之中，手中拿着兵刃。

敢情两人早已有了戒备。

黄夫人冷冷说道：“你们来了几个人，都请进来吧！”

伍元超一抱拳，道：“夫人，我们只有两人。”

黄夫人冷笑一声，道：“凤姑，娘说的不错吧！白玉山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阴险的很。”

伍元超缓缓移动右手，握在剑柄之上，道：“夫人和姑娘不要误会，在下等来此，那白玉山全然不知，而且我等亦无恶意。”

黄凤姑粉面罩霜，柳眉耸扬，冷漠地说道：“还有一个呢？”

铁成刚大步行了过来，道：“在下铁成刚。”

黄夫人霍然站起身子，道：“孩子，动手吧！杀了他们之后，咱们再去杀白玉山。”

黄凤姑道：“娘，等一等……”

黄夫人道：“还等什么？这两人一天之前，都赶到白府拜寿，明明是那白玉山请来的帮手，今天赶来行刺，还有什么好解说的。”

黄凤姑欠欠身，道：“女儿离开清风庵时，师父曾经交代过女儿一句话，她说为父报仇固是应该，但不能杀错人，那将是无法弥补的大错大恨，也是江湖正大门户中大忌，如是他们真是白玉山请来的助手，不劳母亲动手，女儿自信可以搏杀他们，娘，你歇着，等我把话问清楚，再动手不迟。”

伍元超道：“黄姑娘说的不错，如若我们真是受命而来的剑手、刺客，死于姑娘的剑下，自然不算什么，但望能在动手之前，容我等把话说个明白，那时，夫人和姑娘如若仍要动手，我等只好奉陪了。”

这时，黄夫人的怒火，似乎也消退了不少，冷笑一声，道：“有什么话，你们说吧！”

伍元超略一沉吟，把来此用心，以及白玉山明作恶徒，暗为善行，夜入白府，隐身树上，目睹乘风阁经过，以及白玉山要两人离开大名府的详情，很仔细地说了一遍。

黄凤姑回目望了母亲一眼，只见黄夫人双眉深锁，似乎也是陷入了苦思

之中，当下微微颌首，说道：“听阁下之言，不似说谎……”

铁成刚接道：“姑娘，咱们如说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黄凤姑道：“两位亲眼所睹，自属实情，但两位对那白玉山了解不深，又怎知他过去未做过坏事，又怎能断言他不是杀死先父的凶手？”

铁成刚道：“这样一位大大的好人，怎会是杀人的凶手呢？”

黄凤姑道：“有很多人，年轻时作恶多端，老来深悔一身罪恶，双手血腥，变作一位大善人，两位既然目睹了乘风阁经过，白玉山自认罪状，甘愿偿命，对此事，两位有何高见？”

铁成刚道：“这个，这个……”顿觉理屈词穷，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所以然来。

伍元超心中暗道：“好厉害的姑娘，词锋犀利，咄咄逼人，占了情理上风。”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这也是咱们来见姑娘的用心。姑娘能在白玉山苦苦求死之下，仍然能想到那白玉山可能含冤莫白，足见姑娘的高明了……”

黄凤姑道：“别把话扯得太远了，黄、白两家的恩怨，和别人无关，两位来此，只要说明本身的用心就成了。”

伍元超道：“我等很简明，不愿白玉山这样一个好人，冤死剑下。”

黄凤姑道：“那是说，两位定要插手这件事了。”

伍元超道：“咱们是希望帮助姑娘找出那真正的凶手。”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两位如何帮忙？”

伍元超道：“姑娘访查真凶，如有需要我等相助之处，我等全力以赴。”

黄凤姑道：“如是查证以后，凶手真是白玉山又如何呢？”

伍元超道：“姑娘为父报仇，我等也不便阻拦。”

黄凤姑微一颌首，道：“两位的盛情，我们心领了，访查凶手的事，我们母女足可胜任。”

伍元超道：“姑娘，如若是另有真凶，他定会早作准备，这一点姑娘早想过了？”

黄凤姑道：“想过了。”

伍元超笑一笑，道：“姑娘虽然出自名师门下，武功高强，但两人力量太过单薄。”

黄凤姑道：“两位一片盛情，我们母女很感激，如需借重之处，再请两位帮忙就是。”

铁成刚道：“黄姑娘，如若真要访查凶手，何以不肯立刻着手？我们告别之后，天各一方，姑娘又到哪里找我们？”

黄凤姑不过说的是婉谢之言，但铁成刚把他当成真话，反使得黄凤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沉吟了一阵，道：“这么吧，两位留下地址，我们母女借重大力时，自应登府拜谒。”

铁成刚接口道：“我和伍兄，亦是萍水相逢，不能让姑娘劳累奔走……”

黄凤姑道：“这就难了。”

铁成刚问道：“在下倒有一法，姑娘觉着是否可行？”

黄凤姑道：“什么方法？”

铁成刚道：“姑娘若同意，我们到白府中暂住候命，我们等姑娘五天，过了五天，我们就要离开此地。”

黄凤姑扬了扬秀眉儿，道：“好吧！如若五天之内，我们母女未去邀请，两位只管离去。”

铁成刚道：“就此一言为定，我们告别了。”

也不管伍元超是否还有话说，接道：“伍兄，咱们走吧！”大步向外行去。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不管姑娘如何决定，希望能通知我们一声。”

黄凤姑微微颌首，道：“好！”

伍元超高声叫道：“铁兄止步。”

铁成刚人已行出门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道：“怎么？兄弟已和黄姑娘谈妥，咱们在白府中等候，伍兄怎的又叫住小弟。”

伍元超道：“我已经告诉你，咱们留在大名府的事，决不能让白玉山知道。”

铁成刚道：“对！他说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插手这件事。”

伍元超道：“最坏的是，咱们还答应了他。”

铁成刚道：“看来咱们是不能到白府中去了。”

伍元超道：“而且，也不能插手这件事。”

铁成刚道：“难道咱们要真的回家去不成？”

伍元超道：“本来是是的，但现在不同了，黄姑娘答应用咱们了。”

黄凤姑讶然道：“我几时说用你们了。”

伍元超道：“你答应不管任何决定，都会通知我们一声是吗？”

黄凤姑道：“不错，但我也可能通知你们一声，不敢劳动大驾。”

伍元超道：“姑娘几时才能决定？”

黄凤姑道：“我答应过你五天之内。”

伍元超道：“我们既不能留在白府，只有在这里过五天了。”

黄夫人怒道：“我们母女都是妇道人家，怎能容你在此地。”

伍元超道：“我们已答应白玉山离开此地的，这世间，只有两个人可以改变这个决定？”

黄夫人道：“哪两个人？”

伍元超道：“夫人和黄姑娘。”

黄夫人道：“哦！”

伍元超道：“不论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白玉山找着我们，撵我们离开此地，只有这里……”

黄夫人接道：“你认为白玉山找不到吗？”

伍元超道：“我们都找到了，白玉山岂有找不到的道理，但他不会找你们母女。”

黄凤姑接道：“但你们两位一来，他自然会找上门来。”

伍元超笑道：“那不错，但他不敢来。”

黄凤姑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义气千秋，看来是非要趟这次混水不可了。”

伍元超道：“在下初入江湖，希望找一点有意义而又极为艰困的事情做做。”

铁成刚道：“在下几乎误杀了白玉山，理当为他效劳，帮他洗刷沉冤，也好以功抵罪，自然姑娘为人也使在下敬佩，愿为臂助。”

黄凤姑低声道：“娘！也许咱们真需要人手。”

黄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孩子，看来，以后的事，都该由你做主了。”

黄凤姑道：“为父报仇，做女儿的理当是万死不辞。”

目光转到了伍元超和铁成刚的身上，道：“有一件事，不知道两位想过没有？”

伍元超道：“也许我们想的不够你姑娘周全，姑娘想到了什么，但请指教？”

黄凤姑道：“如若杀死我父亲的，别有凶手，那凶手必是一位很可怕的人物，能加害先父，又使在场中的白玉山没有发觉，那人是何等可怕，如今事过二十年，那人必然会有了更大的进境伍元超点点头，道：“这一点，我们也曾想过，不过，没有姑娘你想的透彻。”

黄凤姑道：“目下的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如若真有人加害了我的父亲，那人竟然能不留一点痕迹，如是查到最后，仍然找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仍然会找白玉山偿命。”

铁成刚道：“姑娘，这事就不公平了，如若明知道白玉山不是凶手，姑娘为什么还要杀他。”

黄凤姑道：“如若真的没有人暗中下手，杀死我爹的人，自然是白玉山了。”

伍元超道：“姑娘，何以又觉着那白玉山不是凶手呢？在下冷眼旁观，也未瞧出任何蛛丝马迹。”

黄凤姑道：“老实说，就事论事，白玉山应该已是凶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未看到有利于他的事情，我所以劝住母亲，那是因为我看那白玉山不像凶手，所以，我觉着不能冤枉好人，我爹爹沉冤二十年了，只好再委屈他老人家一段时间，如是我无法找出别的凶手，还是要杀白玉山，这一点两位应该明白。”

伍元超道：“我们只是助姑娘寻找新的证据，如若真的无法找出来时，我们自会适时离开，决不阻碍姑娘报仇，有一个道理不错，白玉山救了千万

人的命，但他如杀了令尊，还是应该抵命。”

黄凤姑道：“伍兄如此明白事理，咱们就好合作了。”铁成刚此人，心中已深印了白玉山大仁大善的印象，虽然觉着伍元超的话不尽合理，但却未出言反驳。

伍元超道：“姑娘准备如何着手。”

黄凤姑道：“我觉着黄七可疑，现在先设法找到黄七。”

伍元超道：“对！但不知姑娘是否知道那黄七现在何处？”

黄凤姑道：“有一点线索，只不过，目前还不敢肯定。”

伍元超道：“什么地方？”

黄凤姑道：“听说，他在鲁西武家堡中担任总管之职。”

伍元超道：“鲁西武家堡？那就大大的可疑。”

黄凤姑道：“怎么？伍兄知道武家堡？”

伍元超道：“在下初出茅庐，对江湖中事务知晓不多，武家堡中事，乃是听家师所言。”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武家堡在江湖上很著名吗？”

伍元超沉吟了一阵，道：“如若真是太著名，他们必然会谨慎从事，也大受江湖注目，但据家师说，武家堡不太注重实惠，名气不大，但却有点小名，一般的绿林道上人，也不敢轻易相犯，武家堡中人，也不和武林中人来往，表面上看去，似乎是紧闭自守，不重名利，但骨子里却不是那么回事！”

黄凤姑道：“他们骨子里怎么样？”

伍元超道：“家师是这么说，因为在下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所以，也未追问武家堡的事，今日回想起来，那武家堡决非什么好地方了。”

黄凤姑若有所思的，突然回过头来，望了黄夫人一眼，道：“娘！爹生前和武家堡中人，有没有来往？”

黄夫人沉吟了良久，道：“你爹生前所作所为，娘一直很少问过，是否和武家堡中有来往，娘也不太清楚。”

袁凤姑道：“这件事白叔叔是否知道？”

黄夫人道：“他应该知道，你爹生前，和他极为知己，形影相随，寸步不离，你爹作些什么事，十件中八件都该有白玉山的份。”

黄凤姑一直保持着适当的冷静，侠尼门人，果有非同寻常的气度。

只见她蹙了蹙柳眉儿，道：“娘！黄七在武家堡任总管的事，可是他告诉娘的吗？”

黄夫人摇摇头，道：“不是。”

黄凤姑问道：“那娘怎么知道黄七在武家堡任总管呢？”

黄夫人道：“你爹死后，娘强忍悲痛，把你送去清风庵中学艺，这十几二十年中，娘也没有闲着，清风庵中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一入侠尼门下，至少要足十八年的时间，才算出师，这是一条很严厉的戒规，也使很多和侠尼素有交往之人，却不能把女儿送入侠尼门下的原因，十八年对一个女孩子，

是何等悠长的岁月，年纪稍长，就无法进入侠尼的门下了……”

黄凤姑接道：“娘！那黄七怎么进了武家堡。”

黄夫人薄嗔道：“丫头，你让娘慢慢地说啊……”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送你上了天梯岭，就在岭上结庐而居，娘本懂点武功，又得你爹生前指点不少，但娘这点武功，只能用来强身，行走江湖，那是差的太远，因此，娘在天梯岭下，苦练了一十七年……”

黄凤姑接道：“唉！当真是苦了娘啦。”

黄夫人微微一笑，道：“当我知道你两年后可以出师时，娘就先行离开了天梯岭，我易容暗访白玉山的下落，在济南道上遇见了黄七，才知他在武家堡中任总管。”

黄凤姑道：“娘和他打过招呼吗？”

黄夫人摇摇头，道：“没有，他没有瞧到为娘，我们在一座酒楼上见面，他带了很多随从，也很有气派，为娘的见他气势很大，就没有和他招呼。”

黄凤姑道：“娘不会认错人吧？”

黄夫人道：“不会错，娘对他印象很深，决不致认错人，不过，好像是不叫黄七了。”

黄凤姑道：“娘打听他叫什么名字吗？”

黄夫人道：“我没有问他，我听那店小二叫他张爷。”

第三回 抽丝剥茧 初生之犊

黄凤姑听黄夫人说黄七已改了姓氏，微微一笑，道：“娘，这就可疑了，我想咱们到武家堡去看看，不知娘的意下如何？”

黄夫人道：“好！孩子，你准备几时动身？”

黄凤姑道：“我想要快，女儿想立刻动身。”

黄夫人目光一掠铁成刚和伍元超，道：“两位能够去吗？”

铁成刚、伍元超齐齐欠身应道：“我等随时可以动身。”

黄夫人道：“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黄凤姑低声说道：“两位兄台，先请退出院外。”

伍元超、铁成刚应了一声，转身向外行去。

两个人退出茅舍，耳际间，突然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两位耳目很灵啊！”

伍元超一怔，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正是白玉山。铁成刚哈哈一笑，道：“白老……”

白玉山一按唇，道：“低声一些。”

铁成刚心中惊觉，放低了声音，问道：“你怎么来了？”

白玉山道：“在下不放心两位，想不到你们真的找来了。”

伍元超道：“老前辈，但请放心，咱们答应了不和黄家母女冲突，那就一言为定，如今，咱们已替黄姑娘做了帮手了。”

白玉山道：“帮手？”

伍元超道：“是的，帮手，我们跟黄姑娘到山东武家堡中一行。”

白玉山道：“去干什么？”

伍元超道：“找黄七。”

白玉山啊了一声，道：“那黄七现在武家堡中是什么身份？”

伍元超道：“总管的身份。”

铁成刚道：“说什么咱铁某人都不相信你是杀人凶手，这件事，非得查个明白不可。”

白玉山沉吟了一阵，道：“诸位准备几时动身？”

铁成刚道：“这个，咱们很难说了，要得黄姑娘做主才成，不过，今天不走，明天一定会走。”

白玉山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多费心了，在下就此别过。”一抱拳，转身而去。

铁成刚正待呼叫，却被伍元超伸手拦住，道：“铁兄，让他去吧！”

白玉山走的很快，不过眨眼的工夫，人已经走的踪影不见。这时，黄夫人、黄凤姑已然提了两个包袱出来。

黄凤姑道：“白玉山来过了？”

伍元超道：“姑娘耳目灵敏，不敢相瞒，白玉山来过了。”

黄凤姑道：“你告诉了他，我将去武家堡找黄七的事？”

伍元超道：“在下说过了。”

黄夫人道：“白玉山怎么说？”

伍元超淡然道：“他只说我们多费心了，就告别而去。”

黄凤姑一转话题，道：“咱们分开走，两位一起，我和母亲一路。”

伍元超道：“途中可要联络？”

黄凤姑道：“我看不用了，咱们在曹州府见，武家堡就在曹州府城东十几里处。”

伍元超道：“曹州府地方很大，我们应该有个会面的地方，而且路途千里，也该有个会面的日期。”

黄凤姑道：“伍兄说的是，小妹这里有一封密函，如若咱们行踪没有泄漏，二十天后，每日中午时刻咱们在曹州府最大的一家酒馆见面，七日为期，如若情势有变，或是两位在七日限期之内，无法在酒楼中见到我们母女，那就请拆阅这封密函。”

伍元超啊了一声道：“这密函之上，可曾说明了咱们会面之地？”

黄凤姑说道：“以伍兄的才智，拆阅密函，自可知晓。”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这样说来，此函应该好好地收起来黄凤姑道：“也许是小妹多虑，此函如是无用，见面后，请伍兄交还小妹。”

伍元超点点头，道：“现在是两位先上路呢？还是我和铁兄先走？”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两位义气千秋，赐助我们寡母弱女，小妹十分感激，但江湖险恶，两位途中还望多多小心，咱们没有会面之前，两位千万不可提到武家堡的事。”

铁成刚道：“为什么？咱们要找黄七，就堂堂正正地找上武家堡去要人，如是武家堡不肯交人，咱们就给他来个霸王硬上弓。”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铁兄的豪气，小妹十分佩服，但这江湖上事，不可以常情测度，要是武家堡一口否认了有此人，咱们又有什么办法要人呢？”

铁成刚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所以，咱们是明来不如暗行，先找到黄七其人，以后的事，再想法子应付。”

铁成刚望望伍元超，只觉着脸上一热，半晌说不出话来。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这件事，我们商量着办理，决不会影响到姑娘的计划。”

黄凤姑道：“那么两位请上路，如是二位途中没有耽误，早到了曹州府，顺便可以探听一下曹州府中的形势。”

伍元超道：“这个，我们明白。”一抱拳，接道：“我们就此别过”

两人转回客栈，取了马匹，直奔曹州府去。

这日，太阳下山的时分，赶到了曹州府。

伍元超二人就在北关外，找了一个客栈住下，叫东西吃过之后，很早就安歇。一夜好睡，疲劳尽复。

第二天，一早起身，伍元超招呼铁成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暗藏兵刃，离了客栈。

铁成刚出过几次主意之后，也自觉自己主意不太灵光，所以，一切都让伍元超去安排，很少插口多问。

这时，正是早市刚开，四乡赶市的人，不断地进入城里。

伍元超慢步缓走，不住地东张西望。

铁成刚忍了又忍，最后还是忍耐不住，道：“伍兄，咱们要到哪里去？”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咱们的时间还多，漫步街头，也好看看那最大的一家酒楼在何处？”

铁成刚道：“兄弟一向佩服你的才智，但这件事，兄弟就大大的不服气了。”

伍元超道：“为什么？”

铁成刚道：“那酒楼在何处，找个人一问就知，何用这等费事？”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铁兄说的是，不过，曹州素为武林中藏龙卧虎之地，武家堡世居于此，岂是简单的事，咱们对曹州府多一份了解，行起事来，就多一份方便，咱们换了这身长衫文眼，只藏了两把兵刃，目的就是掩去身份，兄弟还希望，走走各处酒肆茶馆，多听一些地方传闻，也许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的线索。”

铁成刚道：“是啊！入乡问俗，家师讲过好多遍了，兄弟竟然没有记住。”

伍元超脸色一整，道：“铁兄，有一件事，咱们得一定做到，咱们是帮人之忙而来，就算不能立下大功，但至少不能坏了人家的事情，在未见黄姑娘之前，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咱们都得尽量忍耐，不可逞强出头。”

铁成刚道，“好吧！一切照你伍兄的吩咐就是。”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兄弟也是初入江湖，虽然我很用心思，但却未必就能把事情做好。”

两人费了半日时光，走遍了曹州府城，近中午时分，重回到聚英楼前。

两人走遍了曹州城，发觉这聚英楼是最大的一家酒楼。

伍元超当先而行，直登二楼，看店中已然上了六成座，不待店小二赶来招呼，抢了靠窗口的一张小桌子坐下。

要了四样精致的菜，一壶好酒，两个人低斟浅酌，慢慢地喝了起来。

伍元超一面喝，一面四下打量着进入酒楼的人。

聚英楼生意好的邪气，刚正中午，人已拥满了十成座，后来的向隅而退。

但奇怪的是，靠近柜台处，有两个隔开的房间，却是空着不肯卖出去，虽然门口垂着布帘子，但隐约可见室中摆着桌椅。

显然，那摆有桌椅的房间，是可以供应饮食之处，但不知何以竟不肯让客人施用。

心念转动之间，只见一个剑眉星目，卓然不群的年轻人，缓步登上了楼梯。

他身着青衫，举止很潇洒，但却自有一股清华的仪态，给人一种不敢轻视的感觉。

楼上几个店伙计，送菜上酒，忙的不可开交，但对那青衫人，却一点也不敢怠慢，一个店伙计，转过身子，哈哈腰，道：“客官，没有地方啦，真是对不住。”

青衫人回头望望两个房间，笑道：“那两个房间里，不是空着的吗？”举步向房里走去。

店伙计道：“客官请谅，那两个房间中的位置不能卖。”

青衫人中口哦了一声，但人却没有停下，仍然举步向前走去。

那店伙计一脸焦急之色，但仍不敢伸手拦阻，急急说道：“客官，那房间早已经被别人定下了。”

他尽管说，那青衫人却是一面听，一面举步行入了房中。

店伙计没有办法，只好追到了房间中去。

青衫人脸上是一片平和的笑容，人却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店伙计笑了一笑，道：“客官，这地方早被人定下了，小的们实在是不能卖出去。”

青衫人笑一笑，道：“我虽只一个人，但可以加倍给钱……”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块银子，大约有二两多重，丢在桌子上，笑道：“这个，给你的。”

一出手，二两银子的外赏，聚英楼虽然是大馆子，但这种事，也不很多。

店小二黑眼见到了白银子，顿时陪上了一脸谄笑，伸出手去，拿起银子，又放下，摇摇头道：“客官，这地方实在是卖了出去，大爷就是出十两金子，咱们也不敢做主。”

青衫人扬了扬剑眉，道：“那就劳请你的大驾，请一位能做主的人来如何？”

店小二呆了一呆，道：“这么办吧，你只一个人，我想法子给你安排一个坐位。”

青衫人摇摇头，道：“不用费心了，这地方不错，又清净、又宽大，我要多叫贵店几个可口的名菜慢慢的喝几杯。”

店小二低声道：“公子爷，出门人，少生是非为上，这两个房间，是武家堡张总管张大爷，常年包下的，所以，特别用木板隔起来，他们随时会有人来，那时，再叫你客官让位，岂不是太难看吗……”

任那店小二舌烂莲花，那青衫人却是相应不理。

他不发脾气，却笑一笑，道：“伙计，拿菜单来，我要看贵店中，有什么样的好菜。”

店伙计真急啦，双手一伸，竟向那青衫人衣袖上面抓去。好说不能，显

然是准备动粗了。

青衫人轻巧地一抬腕，让开了店伙计的一抓。

但闻砰然一声，店伙计用力过猛，两只手撞在了一侧放着酒杯筷碗的小桌子上，瓷碗破碎，撒了一地。

那店伙计双手被碎破瓷器，扎的满手是血。

青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伙计，你真是如此不小心……”

这一声碎瓷响声，惊动了柜上的帐房先生，也惊动了另外两个伙计。但也惊动了很多人。

伍元超早就留上了心，注意着那青衫人的举动，看到那伙计拉他，撞在瓷器上，经过十分详细，未见那青衫人出过手。

帐房先生喝住那满手是血的店伙计，抱抱拳，道：“客官，咱们开酒楼的，岂有不想多做生意之理，你客官照顾小店，是我们衣食父母……”

青衫人笑一笑，接道：“掌柜的言重了，在下不敢当。”

帐房先生道：“跑堂的伙计得罪你，老汉这里赔礼了。”

青衫人道：“掌柜的，我们谁也没有错，只是那位伙计，不小心撞在瓷碗上，这么办吧，碎了的瓷碗等，全都算在我的帐上，这位伙计的医药费，也由在下赔出来，我有事，不能多留，诸位请给我上菜吧。”

帐房先生呆了一呆，道：“客爷，这地方被人早包下了，我们不能卖出去。”

青衫人笑笑，道：“时已过午，这一餐他们不会来了。”

帐房先生摇摇头，道：“客官，柜房里有张桌子，你如不嫌弃，请到柜房中坐吧。”

青衫人还有些脸嫩，在人家再三的商请之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缓缓站起身子，道：“既然是如此，在下就到别家去吧！”

正待举步而行，突闻一阵快速的登楼之声，传入耳际。

一眨眼间，七八个膀大腰粗的大汉，登上了二楼。

帐房先生脸色一变，回身朝来人作了一个长揖，道：“马爷。”

走在最前面一个长脸汉子，嗯了一声，道：“怎么回事？”

帐房先生陪着笑，道：“一位客官走错了地方，进了贵堡包下的位置。”

长脸马姓大汉，哈哈一笑，道：“有这等事，我要瞧瞧他的眼珠子，是不是长在脚板心上。”

帐房先生低声道：“马爷，你开恩……”

姓马的一挥手道：“你站开去，别认为咱们是熟人，我会饶了你，惹火了我马大光，照样的给你一顿苦头吃吃。”

帐房先生呆了一呆，不敢再多讲话，回过身子就走。

马大光缓缓向前行了两步，望着那站在房里的青衫人，一抬手，道：“你过来！”

青衫少年似乎是全无警觉，缓步行了出来，道：“阁下叫我？”

马大光一皱眉头，道：“你小子可是个睁眼的瞎子吗？”

铁成刚听得心中火起，霍然站起身子，似是要出手干预。

伍元超急急一把拉住了铁成刚道：“铁兄，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不可轻易惹事。”

铁成刚虽然依言坐了下来，但心中仍然有些忿忿不平，道：“欺人太甚了。”

但闻那青衫人道：“你怎么出口伤人，难道不是吃米、面长大的吗？”

马大光霍然跳了起来，道：“你小子敢骂我。”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朋友，骂人的是你，如若你觉着被骂是一桩很难过的事，那你以后就少骂人。”

马大光气得全身抖颤，冷冷说道：“我瞧你小子是活的不耐烦了，来人哪，给我拿下，先给他一顿皮鞭子再说。”两个中年大汉，应声而至。

青衫人望了两个欺近身的大汉一眼，道：“两位可是要打人？”

两个大汉一语不发，同时伸出手，向青衫人抓了过去。青衫人不知有意，还是无心，身子向后一划，巧巧地闪避开去。

两人武功不弱，一发觉出手有错，立刻收住攻势，道：“原来也是个会家子，不知阁下是何人的门下？”

青衫人笑一笑，道：“在下师长，不在这里，如是你一定想知道，那只好等一会儿了。”

马大光看两人一把没有抓到，当下冷笑一声，道：“你们闪开，没有用的东西。”大上一步，右手一挥伸了过去。青衫人身子摇了几摇，退后两步，道：“朋友怎么出手打人？”

马大光冷冷说道：“你小子在外面走，难道不长眼睛吗？”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你们讲不讲理……”

马大光怒道：“老子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和你讲理……”一伸手，猛向那青衫人抓了过去。

青衫人横移两步，险险地避开了马大光的五指。

铁成刚道：“伍兄，那人似是不会武功，咱们不能瞧着让他被武家堡中人打的半死不活。”

伍元超道：“救人固为要紧，但咱们也不能坏了事情，再等一会儿吧！”

马大光一拿不中，忽然一挥掌，拍了过去。

这一掌势道极快，那青衫人身子一转，避入了房中屋角。坐在大厅中的人，都已无法看到。

马大光冷冷喝道：“你小子想跑吗？”身子一侧，冲入了房中。

酒楼中的大部分客人，都停下了杯筷，望着那房间发愣。

忽然，布帘启动，那青衫人潇潇洒洒地行了出来。

马大光随来的七个大汉，眼看那青衫人行了出来，却不见马大光出来。

七个大汉身子一横，拦住了青衫人的去路。

一个身着黑色劲装的汉子，喝道：“马大哥呢？”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在房里，诸位请进去看看吧！”说完话，侧身向人群中一挤。

那劲装大汉一掀帘子，冲入了室中。凝目望去，只见那马大光，倒卧在屋角一侧。

劲装汉子一伸手，扶起了马大光，但他却无法站稳身子。好像是他全身都软了下来。

那劲装汉子急急叫道：“快抓住他，那小子扮猪吃老虎，点了马大哥的穴道。”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那青衫人已经走的不知了去向。四条大汉快速地奔下楼，冲出店外。但见大街上人来人往，哪里有青衫人的影子。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铁兄，咱们幸好没有插手，人家高明的很。”

铁成刚道：“瞧不出他文质彬彬，已练成这般上乘身手。”

这时，追下楼的四条大汉，又登上楼来，说道：“那小子跑的好快，一眨眼就不见了人。”

马大光不但身子软瘫，不能站起身子，而且也似是被人制住了哑穴，有口难言，只有瞪着一对眼睛，到处瞧看。

那劲装大汉似是仅次于马大光的身份，冷冷对四个大汉，喝道：“你们连背影儿，也没有瞧到吗？”

四个大汉齐声应道：“没有。”

劲装大汉冷笑一声，道：“那真是邪门的很，那小子就算会飞，你们也该看到点翅膀影子啊！”

劲装大汉双手在马大光身上，乱拍了一阵，想是要解开马大光的穴道，但不知他是找错了地方，还是功力不够，或是那点穴的手法太怪异，反正拍了十几掌，那马大光仍是一个样儿。

但闻那群大汉中，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道：“头儿，我看先把马头儿带回庄子去吧，这小子的点穴手法，有些儿奇怪。”

劲装大汉点点头，抱起马大光，大步下楼而去。

这些人来的快，去的也快，一会几，走的不见了人影。

铁成刚低声道：“伍兄，那小子可真促狭，先把马大光诱到楼上人目光难及之处，再点了他的穴道。”

伍元超道：“那人不但手脚快速，利落，而且用的也似一种独门手法，刚才那劲装汉子，出手解穴的位置没有错，但却是解不开马大光的穴道。”

铁成刚道：“这一点，兄弟倒是没有留意。”

伍元超叫过了个店伙计，随手递过去一块银锭子，道：“伙计，在下想请教几件事。”

店伙计暗中掂了掂手里的银子，没一两也有八钱，立时低声说道：“大爷你吩咐，小的是土生土长，曹州府大大小小的事，在下都心里有数。”

伍元超低声，道：“伙计，我问的是武家堡。”

店伙计怔了一怔，低声道：“大爷，你问什么？”

伍元超道：“武家堡是怎么样一个地方？”

店伙计道：“是一个大庄子，有城有堡，两丈多宽的护城河，等闲人进不去。”

伍元超道：“武家堡的人很凶吧。”

店伙计道：“武家堡中的人很霸道，但他们吃喝买卖，都很公平。”

伍元超道：“他们做的什么买卖？”

店伙计道：“这个，小的不太清楚了。”

伍元超道：“我们想到武家堡去瞧瞧，成吗？”

店伙计摇摇头，道：“最好别去。”

伍元超道：“为什么？”

店伙计道：“武家堡有个规矩，一向不准生人进入堡中。”

伍元超笑一笑，道：“你去想想，武家堡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应该告诉我，只要够重要，我可以再送你十两银子。”店伙计答应着退下去。

铁成刚道：“咱们现在还要怎么着？”

伍元超道：“等下去，那位马大光，决不会吃了亏不找面子，等一会儿，可能有热闹好瞧。”

铁成刚道：“黄姑娘应该来了啊。”

伍元超道：“急什么，这才是第一天哩。”

铁成刚道：“照我说，伍兄，咱们也用不着等黄姑娘了，咱们找上武家堡，把那黄七揪出来，逼他说出内情就成了。”

伍元超笑一笑，道：“铁兄说的是，不过，咱们已经答应了黄姑娘，不能言而无信。”

铁成刚叹口气，道：“女孩儿办事细密有余，但却太过缓慢，不像咱们大男人干净利落，一下子就办个水落石出。”

伍元超笑一笑，道：“铁兄，咱们不是正点子，看来非得耐着性子等下去了。”

这时，聚英楼的酒客，已大部分结帐散去，不大工夫，已散去了十之八九。

原来，猜拳行令，呼喝器闹的聚英楼，也忽然间静了下来。

铁成刚望着急急散去的酒客，道：“伍兄，酒客散的这样快，有些不大对劲。”

伍元超道：“武家堡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但潜在的势力却是镇慑人心，他们怕惹上麻烦。”

语声甫落，楼梯口处，已鱼贯出现了三个人。当先一个四十五六的年纪，穿一身海青长衫、中等身材、圆团团的面孔，嘴角挂着一分笑意，看上去很和蔼。

身后紧随着两个瘦长汉子，却使人有着望而生畏的感觉。

两人都穿长仅及膝的月白色麻布衣服，说是长衫吧，短了一些，说是大褂吧，又长了一截，套上一双长过膝盖的白布袜子，和一双多耳麻鞋，这身衣服，忽然间使人想起了披麻戴孝的送殡人。但最吓人的还是那两张脸，左面一张白，右面一张青。

白的像雪，不见一点血色，一对毒蛇眼，一张阔嘴巴，长相不算太难看，但却有一股冷的味道，多看上一眼，就叫人心头上泛起寒意。

青的一张脸，更叫人看的呕心，青得像池塘里挖出的青泥巴，几乎看不出脸上还有两道眉毛。

楼上还有两桌客，看了那两张怪脸，掏出银子，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往楼下跑。

片刻之后，楼上只余下了一桌客人。那是伍元超和铁成刚。

那身着海青衫，脸带微笑的汉子，打量了伍元超和铁成刚一眼，突然举步行了过来，拱拱手，笑道：“两位，酒兴很浓啊！”

铁成刚抬起头，望望来人，似要发作，但被伍元超示意阻止，道：“咱们今天初到贵地，觉着聚英楼的酒菜不错，贪饮了几杯，但不知这和阁下有何相干？”

青衫中年微微一笑道：“啊！原来两位是远客。”

伍元超道：“入境随俗，如若在下等在此饮酒，有干忌讳，咱们就结帐下楼。”

青衫人道：“两位饮酒，自然和在下等不相干，但两位打听武家堡的事，就和在下有点关连了。”

伍元超怔了一怔，暗道：“那可恶的店伙计，拿了银子又出卖了我。”

青衫人似是看透了伍元超的心事，笑一笑，道：“两位不能怪他，他不敢不说。”

伍元超恢复了镇静，笑一笑，道：“阁下是武家堡中人了？”

青衫人道：“在下吗？正是武家堡的总管……”

铁成刚心中暗道：“好小子自己送上门来。”双目转动，上下打量了青衫人一眼。

伍元超却起身一抱拳，道：“失敬，失敬。”

青衫人摇着手，道：“不客气，两位打听武家堡的事，不知有何用心，店伙计知道的有限，但区区在下么，却是清楚的很，光棍眼睛里不揉砂子，两位虽然很想掩饰，但可惜不太高明，穿的虽然文绉绉的，却叫人一眼就瞧出来是武林中人。”

伍元超道：“武家堡的总管，果然是眼力不凡，在下等确都练过几天庄稼把式。”

青衫人道：“好说了，两位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兄弟自信这双眼睛还没有花，武家堡如有开罪两位的地方，尽管请说出来，敝堡主一向敬重道上

的朋友，武家堡也定会还两位一个公道。”

伍元超心中暗道：“看今日情形，只怕是很难善了。此人老谋深算，词锋犀利，似是个极难应付的角色。”

他心中有了底子，反而轻松下来，哈哈一笑，道：“总管大人贵姓啊？”

青衫人道：“朋友，你还没有回答兄弟的问话。”

伍元超道：“武家堡在曹州府名气很大，在下随口问几句，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劳你总管大驾亲自赶到，盘根追究，未免是有些小题大作了吧？”

青衫人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不论他心中怎么想，词锋如何锐利，但笑容却是永不消失。只见他又笑笑，道：“两位，如若真是对武家堡很仰慕，兄弟斗胆做个主，代堡主奉邀两位到堡中盘桓数日。”

铁成刚忍不住胸中气怒，霍然站起了身子，道：“武家堡是刀山油锅还是鬼域魔窟？”

两个身着麻布的怪人，四个目光，一齐投注到铁成刚的身上，但两个人并未接口或有所举动，显然，都在等那青衫人的令谕。

但两个怪人形诸于神色的怒意，却是大有立刻发作之意。

青衫人笑一笑，道：“朋友言重了，武家堡既非刀山油锅，也不是鬼域魔窟，那是一片宁静安详的大宅院，朋友如肯赏光，兄弟愿为带路。”

铁成刚冷冷说道：“好！在下倒愿去见识一下，看看能不能活着出来。”

青衫人道：“会的，朋友，敝堡主虽然不太喜欢和江湖上同道往来，但对真正的铁汉英雄，倒是十分敬重的。”

三言两语，就使铁成刚上了圈套，伍元超虽然觉着此行不该，但也无法转过弯子，再加上年轻人一份好胜之心，颇也有跃跃欲试之念。

铁成刚转过头，望望伍元超，道：“伍兄，你去不去？你不去，在下就一个人去了。”

伍元超道：“铁兄既然决定要去，兄弟是一定奉陪；不过，我得先问这位总管大人几句话。”

青衫人道：“朋友尽管指教。”

伍元超道：“阁下可是张总管？”

青衫人笑一笑，道：“不错。”

伍元超心中暗道：“如若他不是昔年的黄七，武家堡中之行，岂不是毫无意义，纵然有泄漏机密之险，也得点他一下才是。”

心中念转，口中缓缓说道：“阁下似乎不是姓张吧？”

青衫人脸色大变，那长挂在嘴角的笑意，也突然消失不见，呆了一呆，反问道：“你朋友怎么称呼。”

伍元超察颜观色，已知点到他的痛处，此人八成是昔年的黄七了。当下微微一笑，道：“兄弟伍元超。”

青衫人一阵愕然之后，立时恢复镇静，也恢复脸上的笑容，道：“原来

是伍兄……”

目光转到铁成刚的脸上，接道：“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铁成刚道：“铁成刚。”

青衫人一抱拳，问道：“两位准备几时到武家堡去呢？”

铁成刚道：“既然我们要去，自然是立刻就去。”

青衫人道：“好极，好极，铁兄快人快语，好生叫人佩服。”

提高了声音，接道：“伙计，这两位酒钱饭帐，记在兄弟的帐上。”

铁成刚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块银子，丢在桌子上，笑道：“不敢劳动总管破费，伙计收帐。”

青衫人也不谦让，笑道：“两位还要回店中取随身之物吗？”

伍元超道：“不用了。”

铁成刚道：“咱们去去就来，还要拿什么行李？”

青衫人一转身，道：“兄弟带路。”举手一挥，两个麻衣人快步奔下楼去。

伍元超冷眼旁观，发觉了这面团团、常挂笑容的总管，权势似是很大。三个人鱼贯向楼下行去。

铁成刚缓行了一步，低声对伍元超，道：“伍兄，兄弟一上火，什么都忘了，这好像有些不对吧！”

伍元超道：“错了也只好错下去啦，咱们答应了，怎能反悔？”

铁成刚道：“这么办吧，我一个人去，你设法和黄姑娘见面。”

伍元超摇摇头，道：“我不能让你一人去涉险，再说，这时刻咱们已经是箭上了弦，不得不发。”

铁成刚尴尬一笑，道：“兄弟做事，每一件事都是事后才觉出不对。”

伍元超笑一笑，道：“走吧！铁兄，我也很想到武家堡去见识一下。”

谈话之间，已然行到了聚英楼外。三个大汉，各带着一匹马，早已恭候在大门外面。

两个像吊客一样的麻衣人，却已经走的不知去向。

青衫人回头一抱拳，笑道：“两位，武家堡还有一段不远不近的路，请上马吧！”

伍元超忽然间，感觉到这青衫人阴险的很，那脸上的笑容，比起那两个吊客般的怪人，更为难看。

铁成刚也感觉出，那青衫人笑的很阴险，忍不住又上了火，冷哼一声，道：“咱们不是交朋友，你阁下笑的太假了。”

张总管道：“哪里，哪里，兄弟笑惯了，一向是不笑不说话的啊！”

对答之间，三人已同时跃上马背。

张总管一提缰，健马当先向前奔去。

伍元超、铁成刚放辔急追。

十余里的行程，不过是片刻工夫。

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堡，那店小二说的不错，一道三丈多高的城墙，两丈多宽的护城河中，绿波荡漾，看情形，那积水至少也有一丈多深。

城门口处，早已放下了吊桥。

张总管纵马上桥，直入城堡。

大约是铁成刚的话太难听，这一次，张总管没有再回头招呼。

铁成刚一提缰绳，和伍元超并肩而行，一面低声说道：“伍兄，进入堡中之后，不能进滴水滴酒，免得中人暗算。”

伍元超微微一笑，道：“多谢指教。”

行过堡门时，伍元超回顾了堡门一眼。

那是两扇厚过一尺五寸的木门，外面又钉上了逾寸的铁板，当真是坚固无比。

三个身着劲装的精壮汉子，背插厚背薄刃的鬼头刀，一排而立。

张总管翻身下马，笑了一笑，道：“到了，两位请下马吧！”

伍元超跃下马背，回顾了一眼，不禁为之一呆。

敢情所谓武家堡，并非是武姓聚居的一座城堡，整个的武家堡，竟是一座奇大的宅院。

张总管笑一笑，道：“伍兄看什么？”

伍元超道：“这武家堡中，住有几户人家？”

张总管道：“简明点说，整个武家堡，就是敝东主一家人，其他的都是堡丁长工，和一部分武林道上的朋友。不过，敝东主为人宽厚，准予堡丁、长工成家。”

伍元超恢复了平静，道：“很大的规模，怕不有近千的堡丁、长工？”

张总管道：“敝东主家大、业大、财雄、地广，非有这多人，不能照顾过来。”

伍元超道：“这样，今天咱们大开眼界了。”

张总管又笑笑，接道：“在武家堡做了个堡丁，一个月有十两银子好赚，就是长工们，也可衣暖、食饱，省一点，一个月也可存它三两二两的银子，比起在别处打工，划算多了。”

伍元超道：“很大的手笔，但不知你张大总管，月棒若干？”

张总管道：“不多，不多，兄弟不过月支纹银三百两。”两人边走边谈，不觉间，又穿过了广大的前院，到了二门前面。

伍元超登上七层石级，道：“张总管，我们是否能立刻晋谒堡主？”

张总管道：“这个很难说了，不过，张某人尽量想办法。”

伍元超道：“不论能不能见到贵堡主，我们天黑之前，定要离开此地。”

张总管哈哈一笑，道：“忙什么，敝堡主待客的居室，强过客栈中甚多，而且，敝堡主性近风雅，布置一座花园，移了甚多的奇花异草，养了一班歌姬，两位屈留几日，也不会有寂寞之感。”

伍元超道：“盛情心领，可惜在下和铁兄，还有要事，不能多留。”

谈话之间，到了客厅门前。

伍元超目光转处，见几条青石铺成的小路，蜿蜒伸展，分向两侧通去。

但两侧的景物，却被一堵高大的围墙挡住了，每一条青石小径，似乎都通向一座跨院。

张总管肃容抱拳，把两人让入厅中，笑道：“两位随便坐，这是兄弟接待嘉宾的前厅。”

这是一座双梁四柱的大厅，摆了一十六张红木太师椅，一色的白缎坐垫，白绫慢壁，白毡铺地。

两个头梳双辫、粉红衣裙的女婢，双手托着一个木盘，一盘中放了三杯香茗，一盘中放了切好的甜瓜水梨，分送在面前的木案上，悄然退下。

张总管拿起茶杯，笑道：“两位，喝口茶。”

铁成刚摇摇头，道：“我们不渴。”

张总管也不勉强，自行喝了一口，道：“兄弟已吩咐厨下，准备酒宴，等会儿还得多喝几盅，顺便观赏敝堡中的歌姬如何？”

铁成刚道：“咱们来此，不是为喝酒玩乐，张总管最好去通禀一声，贵堡主几时能和我们见面。”

张总管笑道：“好吧，两位这等性急，兄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两位请稍坐片刻，兄弟去替两个请命。”站起身子，步出大厅。

伍元超目光一转，只见两个红衣女婢，站在五尺外，肃立候命。

两个女婢，都长的很清秀，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伍元超目光一动，左面女婢已快步行了过来，欠身说道：“爷，有事吩咐？”

行动快而不急，举止彬彬有礼，显然是受过很严格的训练。

伍元超嗯了一声，道：“姑娘怎么称呼？”

红衣女婢应道：“小婢玉兰。”说完又欠身一礼。

伍元超笑道：“你不用多礼了，我们不是贵堡的宾客。”

玉兰嫣然一笑，道：“小婢奉命待客，进入这厅中的人，小婢们都要侍奉。”

伍元超道：“咱们随便谈谈如何？”

玉兰道：“我们丫头，只有听命行事的份，怎敢和大爷谈笑。”

伍元超道：“看来，这武家堡的规矩很大。”

玉兰道：“婢子学的都是奉茶献酒，此外，知晓不多。”

铁成刚道：“姑娘好紧的口风。”

玉兰道：“大爷你说笑了，小丫头，不懂事的地方还得两位多多担待。”

铁成刚道：“伍兄，看来这丫头比那张总管更难应付。”玉兰一笑，垂下头，不再接言。

伍元超神情肃然地道：“铁兄，咱们低估了武家堡了！”

铁成刚看伍元超那等肃然的神色，低声说道：“伍兄，就算这武家堡是

个龙潭虎穴吧！咱们也不能含糊他们。”

伍元超淡淡地笑一笑，道：“铁兄，兄弟不是害怕，而是觉着咱们上了人家的当。”

铁成刚道：“上了什么当？”

话音甫落，突见人影一闪，两个身着黑色劲装的汉子，陡然间出现在大厅门前。

伍元超回目掠顾时，两个年轻的女婢，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铁成刚放眼望去，只见两个大汉手中，各拿着一个一尺八寸，形如儿臂粗细之物，两头不见尖刃，不知是何兵刃。

伍元超暗暗吸一口气，伸手入怀，暗中摸出一把匕首。

铁成刚高声说道：“伍兄，他们用的什么兵刃？”

但闻左首黑衣大汉接道：“两位最好不要冒险。”

铁成刚怒道：“老子是吃面吃饭长大的，不是被人吓唬大的，就凭你手中一条铁棍子，难道真能把人唬住吗？”

左首大汉冷冷说道：“敝总管交待了下来，不要伤害两位之命，这是江湖视若追命夺魂的飞蜂针，百步之内，任何人也没躲过的机会；而且，针上淬有奇毒，见血封喉；两位如若不信，请向旁侧让让，在下让两位见识一下。”

铁成刚一伸手，抄起了一张太师椅，准备动手，却为伍元超

摇手拦住，道：“铁兄，不可造次。”

左首大汉冷冷一笑，道：“还是这位仁兄心里明白些。”

伍元超估计和两个黑衣大汉的距离，大约有两丈多远。

无论用如何快速的行动，也无法在对方打出筒内的毒针之前，欺近两人身侧。

但见左手大汉扬了扬手中的铁筒，只见银芒一闪。

那黑点极为细小，如非目光过人的习武人，几乎没有法子瞧到。

打出一筒毒针之后，左首大汉冷冷说道，“两位自信能够避开这一筒毒针，那就请出手。”

铁成刚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就算死在毒针之下，也不过一条命罢了。”

伍元超急急叫道：“铁兄，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死在毒针之下，太不值了。”

铁成刚道：“难道就听人摆布不成？”

伍元超苦笑道：“形势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铁成刚接道：“伍兄的意思是……”

伍元超道：“我不知道他们两位要咱们如何？兄弟先和他们谈谈再说……”

目光转向两个大汉的身上，一拱手，道：“在下见识过江湖中下五门中人物使用的梅花针筒，挥手間，能打出五支淬毒梅花针，一向为江湖同道，

视为歹毒之物；但阁下的飞蜂针筒，比起那梅花针，恶毒超过十倍，两位能用这等霸道的暗器，想来定非江湖中的无名小辈了。”

那站在右首一直未开口的黑衣大汉，突然冷冷说道：“看来，阁下是一位很识时务的人，不过，这时刻不是咱们谈笑论江湖的时间，你绕圈子骂了我们兄弟几句，咱们也不再计较了，不过，倒要委屈两位一下。”

伍元超很镇静的笑了一笑，道：“怎么一个委屈法呢？”左首黑衣人道：“给两位加上刑具。”

铁成刚暴雷般大吼一声，道：“胡说八道……”

左首黑衣人接道：“朋友，我们说的很真实，两位如不肯戴上刑具，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伍元超挥手拦住了铁成刚，笑道：“两位就动手吧！”左首黑衣人道：“还是这位仁兄开窍。”

伍元超道：“夸奖了……”回顾了铁成刚一眼，接道：“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兄弟等无法避开飞蜂针，倒不如让他们加上刑具了。”

铁成刚道：“大丈夫死而何惧，伍兄怕死，兄弟却是不怕，你闪开，我跟他们拚了。”

伍元超横跨一步，拦在铁成刚的身前，低声道：“命要留着赌注翻本，不能一宝押光啊！”

铁成刚怔了一怔，道：“好吧！是我拖你来的，你既想受活罪，没得话说，兄弟也只好奉陪了。”

伍元超淡淡一笑，道：“咱们本就约好的，什么都听兄弟安排，是吗？”

铁成刚双目一闭，道：“来吧！”

两个黑衣人手持针筒对准两人前胸，高声喝道：“动手。”四个壮汉，拥入厅中，用牛筋牢牢的捆起了两人的双手，又在脚边扣了两条铁链子，然后，才悄然退下。

那铁链子另一端扣在大厅上两个合抱木柱子上，但留下链子很长，足可使两人在厅中走动。

两个黑衣人收了飞蜂针筒，转身而去。

但那两个刚刚躲起来的女婢，却又突然由后面行了出来。伍元超望了两个女婢一眼，也未多问。

但见二婢移动桌椅，铺上桌布，才嫣然一笑，道：“两位请坐上位。”

铁成刚又想发火，却被伍元超示意拦住，大步行近上位坐下。

玉兰微微一笑，道：“两位请稍等片刻，总管就来奉陪。”

语声甫落，两个青衣童子，已捧着酒菜入内。片刻工夫，桌上已布满佳肴美酒。

玉兰替两人斟满了酒杯，又在对面主位上斟满了一杯酒。

一切都配合的恰到好处，玉兰刚刚放下手中酒壶，张总管已大步行入厅中。

他脸上仍带着笑意，在主位上坐下来，道：“两位，敝堡主有客人，无暇接见两位，但两位又执意甚坚，兄弟只好想法子屈驾几日了。”

铁成刚冷哼一声，道：“这等留客之法，当真卑下的很。”

张总管笑道：“两位太年轻，性子又急，除此之外，兄弟实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端起面前酒杯，接道：“请啊！请啊！”

两个站在伍元超、铁成刚身后的女婢，伸手端起酒杯，送近两人的口边。

铁成刚呼的一口大气吹飞了女婢手中酒杯。

伍元超却一口气喝干了杯中之酒。

张总管望望落地碎去的酒杯，笑一笑，道：“可惜啊！可惜，这是百年的状元红酒，就算有银子也不容易买到啊！”

伍元超道：“这位铁兄，脾气坏一点，还望总管多多包涵。”

张总管笑道：“小事情，小事情，兄弟一生见过不少比这位铁兄脾气还坏的人。”

伍元超道：“张总管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咱们兄弟江湖中无名小卒，张总管自是不会放在心上。”

张总管微微一笑，道：“哪里，哪里，两位少年英雄稍经江湖历练，必然能扬名立万。”

两个女婢，拿把象牙筷子，挟了两个菜，送入两人口中。伍元超大口吃下，嚼得津津有味。

铁成刚却呸的一口，把一块炒猪肝向张总管脸上喷去。张总管一偏头，一块炒猪肝打上木柱，波然有声。掏出了一块雪白的绢帕，张总管在脸上拭了一把，笑道：“铁兄，好内功。”

原来，他虽然避过了一块炒猪肝，脸上却沾了一些油渍。

伍元超生恐铁成刚再闹下去，冷冷说：“铁兄，张总管大人大量，不和咱们计较，但你如再闹下去，惹火张总管，兄弟我这条命，只怕也要被你拖下去了。”

铁成刚双目圆睁，直似要喷出火来，瞪着伍元超，但却未多接言。

张总管笑道：“伍兄只管放心，兄弟喜欢直性子的人……”

语音一顿，接道：“兄弟心中有一点不解之事，想请教两位，不知两位愿否见告？”

伍元超道：“不知张总管要问何事？”

张总管道：“两位又怎知在下过去姓黄呢？”

伍元超嗯了一声，道：“张总管这一问，可把兄弟问糊涂了，你究竟是姓黄呢？还是姓张？”

张总管又喝了一杯，笑道：“伍兄，你似乎对兄弟的姓氏，很有兴趣啊！”

伍元超道：“那不是，你是武家堡中的总管，姓马姓苟，都无关重要，但如你总管不姓黄，咱们似乎不用谈这件事了。”

张总管又笑笑，道：“如是兄弟过去确有一段日子姓黄呢？”

伍元超道：“那自然咱们要好好地谈谈了。”

张总管道：“啊！兄弟过去确有一段日子姓黄。”

一直未开口的铁成刚，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大声喝道：“你叫黄七。”

张总管一掌拍在大腿上，道：“瞧啊！越说越不错了，兄弟昔年，确然姓黄名七。”

伍元超生恐铁成刚抖出底子，急急说道：“铁兄，你歇着，别再闯事情，兄弟和张总管慢慢地说。”

伍总管道：“成！反正，兄弟我的时间很多。”

伍元超道：“我想张总管很想知道，我们怎么知晓你过去的事情，对吧？”

铁成刚大声吼道：“伍兄，不能乱说！”

张总管脸色一寒，接道：“其实，两位知晓我过去叫黄七，那已经很好了，伍兄愿不愿奉告实情，已经无关紧要了。”

伍元超淡淡一笑，道：“张总管费了不少心机，把咱们兄弟诱入武家堡来，如是你只想知道这点内情，未免有些不划算呢！”

张总管道：“愿闻高见！”

伍元超道：“我们会知你张总管过去姓黄，自然兄弟的另外几位朋友，也能知晓了！”

张总管微感意外地，道：“两位还有朋友？”

伍元超道：“自然，张总管不相信？”

张总管道：“自然是相信，可惜的是，没有把另外几位朋友请来。”

伍元超道：“总管既然不想明白内情，咱们不谈就是。”

张总管微微一笑，道：“伍兄，有一件事，希望你别要忘了？”

伍元超道：“什么事？”

张总管道：“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担心一个招呼不周，他们伤害了两位，在下就有些对不起两位了。”

伍元超心中暗道：这位张总管，已经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江湖了，而且心地阴沉，斗心机只怕我难是人家的敌手了。心中念转，口中却冷然一笑，道：“张总管，在下也有一件事，想奉告阁下。”

张总管道：“兄弟洗耳恭听。”

伍元超道：“兄弟是不太想死，不过，也不是我怕死，如果我算一算死了比活着划算，在下也会选择死亡的。”

张急管道：“当然，这一点兄弟也明白，活不如死时，谁都会选择死亡；不过，兄弟也未打算把两位逼的生不如死！”

伍元超道：“那很好，张总管干脆把心中要说的话，明白地说出来吧！”

张总管道：“敝堡主虽然目下没有时间接待两位，但他交待我希望能把两位留在堡中。”

伍元超啊了一声，道：“留在此地干什么？”

张总管道：“敝堡的堡丁中，少了两位领队，如若两位肯屈就，咱们今

后，就是同伴了。”

伍元超道：“嗯，还有什么条件。”

张总管道：“条件好谈，两位可以月支俸银两百两，府中歌姬，任凭诸位选择。敝堡的歌姬，虽然比不上天姿国色，人间艳姝，但也都是南北各地选出来的佳丽美女。”

伍元超道：“好事，但不知咱们都做些什么事？”

张总管道：“伍兄真想知道，兄弟可以奉告，不过，江湖上有规矩，知道的太多了，那就很难有选择的余地了。”

伍元超道：“兄弟既然要问，自然准备答应了。”

张总管道：“那很好，两位的事情不多，一年半载可能会出动一次，平常日子里，醇酒美人，任凭两位享用。”

伍元超突然哈哈一笑，道：“兄弟说答应了，张总管会相信吗？”

张总管道：“敝堡主用人从来不疑，如是两位答应了，在下就立刻带诸位去见堡主，自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手续要办。”

伍元超道：“很难相信啊！世间竟有这等好事？”

张总管道：“两位是否答应，可以作个决定了。”

伍元超突然一转话题，道：“张总管当真是沉着的很啊！”

张总管道：“为了什么事？”

伍元超道：“你也不问问，我们怎会知道你张总管过去的事？想你过去，名叫黄七的事，江湖上知晓的人不多。”

张总管道：“如是兄弟没有猜错，两位定然是听一位黄姑娘说的了。”

伍元超微微一怔，暗道：“原来他早已知道了。”

张总管察颜观色，微微一笑，接道：“那位黄姑娘是五台山天梯岭清风庵侠尼妙善门下的弟子，算日子，她也该艺满出师了。”

伍元超愣住了，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

铁成刚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声喝道：“你好像知道很多事？”

张总管道：“怎么？铁兄可是觉着很意外吗？”

铁成刚道：“不错，你的阴险确然叫人有意意外之感。”

张总管淡淡一笑道：“武家堡知晓的事情很多很多，这点事算不了什么。”伍元超气馁了，心中明白，无论是斗口斗心，都不是人家敌手，武家堡事实上的确可怕，比传言要多过十倍百倍。

张总管又端起一杯酒，道：“两位再喝一杯。”自行一饮而尽。

伍元超回顾了铁成刚一眼，道：“铁兄，咱们得认输了。”

铁成刚道：“为什么？”

伍元超道：“因为，咱们不是人家的敌手，不论哪一方面，咱们都不成。”

铁成刚道：“伍兄，你明着说吧！大不了一条命，没有什么好怕的！”

张总管道：“铁兄，死也许不可怕，不过，现在两位很难死啊！”

铁成刚忽然站起身子，离开了席位，道：“姓张的，你过来，铁某人虽

然双手被捆，双脚上带着铁链子，也要和你拚一阵。”

张总管摇摇头，笑道：“铁兄，你想我会吗？”

铁成刚道：“你小子有没有种？”

张总管淡淡一笑，道：“太煞风景了，铁兄，不过，你如是一定想死、也用不着兄弟动手。”

铁成刚大喝一声，突然飞扑过来，脚上铁链子，带着阵阵响声，双手一挥，劈了过去。

张总管原式不动，连椅子避开五六尺。

铁成刚一击未中，正待再出手，伍元超却突然叫道：“铁兄，快请住手。”

铁成刚也感觉到对方高明的很，单是原式不动，连椅子避开五六尺的能耐，自己就办不到。

张总管仍然是带着满脸的笑容，似乎铁成刚的一击，并没有激怒他。

只见他微一挺腰，臀下的坐椅有如绑在屁股上一样，忽然之间，又飞落原位，笑一笑道：“铁兄，有话好说，酒宴上举手动粗，有损气度。”

第四回 别有用心 莫测高深

铁成刚一击不中，望着张总管道：“这算什么酒宴？双手被缚，双足上还带着铁链子，你张总管好气度啊！”

张总管站起身子，笑道：“我看这样吧，兄弟在场，两位不好交谈，我先告辞，两位慢慢地吃酒商量，过一会儿，兄弟再来听两位商量的决定。”也不等两人再问，转过身子而去。

铁成刚望着张总管步出大厅的背影，道：“窝囊啊，窝囊，伍兄，刚才咱们应该斗斗两个黑衣人的，死在飞蜂针下，也比现在好过些。”

伍元超没有理会铁成刚的埋怨，却回头望着玉兰笑道：“姑娘，如若在下决心留在武家堡时，我就选你玉兰陪我。”

玉兰脸色一变、不过一刹间就恢复了平静，道：“伍爷，只怕我玉兰没有这份福份，再说，我们是丫头，不是歌姬，纵然心里想亲近你，也只能想想罢了。”

伍元超心中暗道：十六七岁的小丫头，狡猾老练的像一头狐狸似的，这丫头，决不是简单人物。

心中念转，口中却笑道：“玉兰姑娘，只要你心里有这个意思，那就行了，咱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下见到堡主，提出这个条件，堡主要是不答应，在下就是拚着一死，也不会在这武家堡的。”

玉兰扬了扬柳眉儿，道：“那你就试试吧！希望堡主能答应你。”

伍元超喜道：“你这是由衷之言吗？”

玉兰盈盈一笑，道：“伍爷，这件事，你和我都做不了主，答不答应是堡主的事，他要是答应了，我不答应也不行；他要是不答应，我心里有一百个愿意，也办不到，谁叫我们是没法子做主的丫头呢？”

小丫头生的秀丽，加上那股子娇俏味道，看上去确也可人。

铁成刚看两人眉来眼去的竟然谈的很熟络，认真，心里怒火大起，冷冷地喝道：“够了，伍兄，现在咱们死活还不知道，你还有心情打情骂俏，只要咱们能生离此地，大江南北有的是标致粉头……”

玉兰眼珠儿溜了溜铁成刚，接道：“伍爷，铁大爷火啦，咱们再谈下去，小婢只怕要被骂成狐狸精啦，你们谈吧！小婢先退下，等会儿侍候两位。”

铁成刚道：“哼！小妖怪小狐狸精！”

玉兰也不生气，嫣然一笑，道：“妹妹，咱们走吧！站在这里让铁大爷看着生气。”

二婢同时转身，退出大厅。

伍元超一直瞧着二婢，确然离去之后，才缓缓转过身子，脸上是一片严肃的神色。

铁成刚冷冷说道：“伍兄，那丫头一走，你连一点笑容也不见了。”

伍元超皱皱眉头，低声道：“铁兄，你可觉着兄弟真的是一个好色之徒

吗？”

铁成刚怔了一怔，道：“难道你又在用计？”

伍元超微一颌首，用十分低沉的声音，轻声道：“咱们犯了两桩大错……”

铁成刚接道：“什么错？”

伍元超道：“咱们低估了武家堡，是第一错；来此之前，未留下一些线索，是第二大错。咱们很可能死在武家堡，但黄姑娘未能得我们示警，不知内情，武家堡却对她知之甚详；适才，咱们已见识了那张总管的武功，以及那两个吊客般的人物，和使用飞蜂针的两个黑衣人，都非弱者，堡主如，不问可知道了。”

铁成刚点着头，道：“不错，这武家堡确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伍元超道：“实力和他们在江湖上名头，似乎是不大相同。”

铁成刚道：“也许武家堡刚刚崛起，还未在江湖上闯出太响亮的名头。”

伍元超道：“看看这种基业气派，岂是刚刚创出名头的样子吗？”

铁成刚道：“伍兄的意思是……”

伍元超道：“兄弟的看法是，他们的任何行动，都很隐秘，而且是有意的把武家堡给掩蔽起来，但却又故意的把武家堡的一点名望、以作掩护。铁兄，这是小庙供神的法子。”

铁成刚道：“兄弟是有些想不通，他们如要隐秘身份，为什么不更隐秘一些，却又故意替武家堡树立一些声名呢？”

伍元超道：“他们这样作法，可以掩饰这些出出入入的三山五岳人物；也使一些绿林宵小，不致对武家堡妄动歪念；使左近的村人乡民，对武家堡心存疑畏，不敢接近，这就是武家堡的目的；既不会引起武林中的重视，也不会受到绿林道上的困扰。”

铁成刚道：“果然是好办法。”

伍元超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咱们真的死于此地，铁兄死的瞑目吗？”

铁成刚道：“真刀真枪的，把我们杀了，只怪我学艺不精，似这等诡计暗算，叫咱们束手待毙，死的实在冤枉。”

伍元超道：“如若真的动手一战，咱们就算能杀他们一两个人，但决计无法生离此地，所以，兄弟不想如此……”

铁成刚接道：“怎么，难道你真的准备投效武家堡吗？”

伍元超接道：“咱们相处的时日虽然不长，但，铁兄也该对

兄弟有一个大约的了解才是，你看兄弟是不是那等人？”

铁成刚道：“那倒不像。”

伍元超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弟想见见那位堡主，是怎么样一位人物？”

铁成刚道：“不错，单看武家堡这等气派，就可证明那小子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了。”

伍元超道：“咱们要见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假装答应张总管，才有见到他的希望。”

铁成刚沉吟了一阵，道：“这话不错。”

伍元超道：“铁兄，如若咱们这次能死里逃走，希望铁兄以后少和兄弟吵闹，不怕铁兄见怪，你心地太老实了些，江湖中事，机诈百出，有时间，内心和表面，完全不同……”

长长叹一口气，接道：“不过，这些话，都是多余的了，咱们离开武家堡的机会太小了。”

铁成刚只觉脸上发烧，急急说道：“伍兄说的是，兄弟从现在开始，决不再和伍兄争吵，不论伍兄说什么，兄弟一律赞成。”

伍元超笑一笑，道：“好！咱们去见那位堡主，不过，兄弟相信，咱们无法逃过那位堡主的双目，到时间，咱们非得求死不可，而且，求死之前，还不能形诸于外，被人家瞧了出来。咱们先行嚼舌，再自击天灵要穴，万一被人发觉制住了穴道，咱们已先行嚼舌，死亡的机会很大。”

铁成刚道：“这一点，兄弟不赞成，既然决定要死，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捞一个够本，捞两个有赚的？”

伍元超道：“咱们如果手足未绑，兵刃在手，或许还有机会；要是这样去见那堡主，咱们没有捞本的机会，那时，被他们擒住了，就求生不能，求死不成；铁兄，那场折磨活罪，恐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

铁成刚哦了一声，道：“好吧，我照伍兄决定行事就是。”

两人又仔细研商了一阵，张总管已步行了过来。

他仍是一脸笑容，很亲热地说道：“怎么？两位商量好了没有？”

伍元超道：“好啦。”

张总管道：“两位决定怎么样？”

伍元超道：“劳你张总管带我们去见堡主。”

张总管道：“说的是啊！伍兄，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过，兄弟还得先劝告两位一点！”

伍元超道：“咱们洗耳恭听！”

张总管道：“兄弟好说话，但敝堡主却是个很严肃的人，如是两位想要什么花招，到时候两位后悔就来不及了。”伍元超笑一笑，道：“兄弟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这位铁兄，张总管最好别激怒他。”

张总管站起身一笑，道：“来人哪！”

两个劲装汉子，应声行了进来。

大厅外面似乎是守着不少人，但伍元超和铁成刚却无法看到。

张总管挥挥手道：“解开两位贵宾脚上的链子。”双手被困，脚上加镣，还要被称贵宾，实是听得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

伍元超、铁成刚脚边的链子被人解开，但张总管没有下令解开两人手上的绳索，所以两人的手仍然捆着。

张总管笑一笑，道：“在下替两位带路。”

伍元超当先举步，紧随张总管身后而行，一面说道：“张总管，咱们就

这样绑着双手去见贵堡主吗？”

张总管笑一笑，道：“两位用脚走路，用不着双手，自然是用不着解开手上的绳索了。”

伍元超道：“张总管，像阁下这样精干、阴险的人，世间的是不多，无怪贵堡主对阁下这样倚重。”

张总管微微一笑，道：“伍兄夸奖了，敝堡主雄才大略，武家堡中，像兄弟这样的人，车载斗量，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伍元超目光转动，打量着四同的形势，只见这武家堡，内院和外院，截然不同。

表面上看去，内院中花木繁茂，亭阁回廊，但奇怪的是门户重重，隐隐中有一股肃杀之气。

但伍元超只能有那等感觉，却无法说出为什么？

张总管并未喝止两人东张西望，倒似是有意的让两人看出些什么？

一条白石小径，曲转在花木丛中，行约一盏茶的时光，才绕出花树林，登上了七层石级，到了矗立的大厅前面。说它是一座大厅，倒不如说一座大殿，白色墙壁，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砌成。

两个铁栅围着的大窗户，垂着厚厚的窗帘，看不到室中景物。两扇黑色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

整栋房子，除了两扇黑色大门外，都是一片白，连那围着窗子的铁栅，也都刷上了白颜色。

厅前是一大片花树林，大厅两侧是两道高过两丈的围墙，向两侧伸延开去，这进庭院，似乎是以这座大厅前面为止。

静！静的像一井死水。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静的看不见一个人。静得看不见一只采花蝴蝶和一只蜜蜂。

这该是一处很幽美清静的地方，但却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

唯一的声音，是三人行走脚步声。

铁成刚忍不住长吁一口气。

那吁气的声音，不但听的很清晰，而且还有回音传来。

伍元超呆了一呆，道：“张总管这个地方很奇怪……”

张总管笑一笑，道：“这叫回音院，在这里任何声音，都有回音传出。”但闻回音袅袅，传来了两人的对话。

伍元超心头大大的震动，但却闭口不再多言。

他已明白，他不但是低估了武家堡，而且是低的厉害。张总管走在那紧闭的黑门前面，整整身上的衣服，抱拳说道：“伍元超、铁成刚带到！”

两扇黑色大门，突然大开。

伍元超昂首挺胸地行入大厅。

这是座宽敞的大厅，一张檀木长案，横在厅中，木案后面坐着一个身着青绸子长衫的人，留着三绺长髯。

蚕眉、凤目、海字口，果然有着一一种凛凛威严的神态。两扇开启的黑色大门，突然关闭起来。但并不影响厅中的光线。屋顶，三个天窗，亮瓦，透进来的光照得大厅中景物清明。木案旁侧，站着两个十六七岁的青衣童子，腰里各系着一柄宝剑。

大门旁侧，是两个高过九尺的巨人，一身黑色的紧身短袖灰衫，露着前胸和双臂上黑茸茸的长毛。

黑色油光的皮肤，看上去像两座铁塔似的。

不用问两人武功如何，只见那高大的躯体和健壮的身子，就叫人有着力能生裂虎豹的感觉。

青衫人神情严肃，说话却很和气，轻轻咳了一声，道：“张总管说，两位要见我？”

这情势，连素来莽撞的铁成刚，也有点凛凛然。伍元超暗中提一口气，道：“不错，咱们想见堡主一面。”青衫人道：“好，你们已经见到了。”

伍元超道：“咱们和贵堡无怨无仇，不知为何要把我们诱此上绑。”

青衣人微微一皱眉头，道：“斩去他手上的绳索。”两个青衣童子应声出手，长剑出鞘，一挥，顿见寒芒飞舞。

好快的剑法，只见两童子宝剑一挥，人又退回原地，但二人手上的索绳，却已经寸寸碎裂，落了一地。

青衣人笑一笑，道：“两位，还有什么事？”

伍元超心中暗道：“这人全然不肯把自己的心意流现出来，根本叫人无法测断出他的用心如何？”

青衫人声音仍然很平和，道：“嗯！我的确很少答应人家什么事，因为，别人很少能当面求我。”

铁成刚道：“咱们想请堡主，放我们离开此地。”

青衣人丹凤睛中冷芒一闪，道：“两位想走吗？”铁成刚道：“是的。”

青衣人冷然一笑，道：“张总管，你没有和两位说清楚吗？”

张总管一欠身道：“属下和他们说的很清楚了。”

青衣人缓缓站起了身子，道：“在下事情很忙，无暇和两位多谈，如是两位能够离开，那就请便了。”

伍元超陡然大声喝道：“堡主且慢。”

青衣人笑道：“你还有事？”

伍元超道：“张总管和咱们说过。”

青衣人道：“你们说些什么？”

伍元超道：“他要咱们两人留在堡中，担任堡丁领队之职。”

青衣人嗯了一声，坐下站起的身子，道：“两位怎么决定。”

伍元超道：“咱们很想答应。”

青衣人道：“很想答应，那是还没有答应了。”

伍元超道：“因为，我们有两件不明之处，不能不多考虑。”

青衣人道：“好！你说说看。”

伍元超道：“张总管告诉我们，答应之后，还要办一点手续？”

青衣人点点头，道：“不错。”

伍元超道：“什么手续？”

青衣人道：“如是两位答应在本堡效命，就算是手续最严苛一点，也不应使两位灰心，如是两位别有用心，那就另当别论了。”

伍元超道：“在下阅历浅薄，但闻家师谈过，江湖上有一种下毒的办法……”

青衣人微微一笑，接道：“这个，两位可以放心了，张总管为本堡外务总管，但他是否有中毒之征呢？”

伍元超本以为提起师父之后，对方定然会问问师父是谁？但事情大出意外，对方竟然是一句不问。

伍元超心中有些慌乱，定了定神，道：“我们可以答应，不过……”

青衣人道：“又有什么不过？”

伍元超道：“在下等想请堡主赏给一日假期，容我们安排一下后事。”

青衣人笑一笑，道：“太严重了，两位年纪很轻，都还有一段好长的日子好活。”

伍元超道：“在下觉着，我们一旦出任了贵堡中堡丁领队之职，醇酒美人，必会有很好的享受，一，也必然会变得对堡主忠贞不移，生我之母，育我之父，教我之师，都将会抛诸脑后，忘置九霄，所以，在下等希望，能手书一函，奉致父母，告诉他们有子不肖，难再尽孝膝前，奉养二老。”

青衣人脸上是一种很古怪的神色，双目中神光如电望着伍元超，良久之后，才微微一笑，道：“你们家道如何？”

伍元超道：“在下家中，父母双全，薄田百亩，小康之景。”

青衣人目光转到铁成刚的脸上，道：“你呢？”

铁成刚道：“我么？也差不多，家景平平。”

青衣人点点头道：“好！你们如是真的愿留武家堡中，本堡主愿各奉安家黄金五百两，快马兼程，送达府上，省点化费，足可够令尊令堂等后半世之用了。”

伍元超道：“多谢堡主。”

青衣人道：“不用谢了，本堡主素来看重忠孝之人，两位能尽孝父母，自可忠于主上，这是我一向喜欢的人。”

伍元超道：“堡主，在下还有一件不情之求。”

青衣人笑一笑，道：“别要求的太多了。”

伍元超道：“我们是否可以等到那五百两黄金，送到寒舍之后，才加入贵堡。”

青衣人摇摇头，道：“你们不信任我？”

伍元超道：“信任……”

青衣人笑道：“那就不用等了，你们各自写封家信，我遣人送上贵府，两位立刻办理留在此地的手续，但你们很快就会收到令尊手写的收据。”

伍元超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为示我们入堡决心，家书也不用写了。”

一直站在旁侧的张总管，突然接口说道：“两位的意思可是要立刻加入敝堡吗？”

青衣人挥挥手，道：“张总管，去替他们准备，我要亲临监誓，本堡能够增加这两个年轻高手，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告诉门下，准备盛宴，今晚上闭堡庆祝。”突然一转，转过来一面高大的椅背。

张总管却低声说道：“恭喜两位，堡主这样看重两位，实是敝堡中少有的事了。”

伍元超道：“堡主很给我们面子吗？”

张总管笑道：“何止是给面子，简直是办一桩大喜事。”

伍元超嗯了一声道：“为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出道，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张总管小心翼翼地说道：“敝堡主慧眼识人，这般看重两位，实是两位的造化了。”

伍元超心中暗道：“如果他真的生具慧眼，也不会看上我们了。”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我们可要在这里等下去吗？”

张总管道：“堡主早已走了，两位自然也不用在这里等下去了。”

伍元超道：“张总管准备带我们到哪里去？”

张总管道：“咱们就是同事了，日后两位得宠堡主时，兄弟也要跟着沾光，怎能慢待两位，在下给两位带路。”转身行出大厅，折向正东方行去。

伍元超紧随在张总管的身后，故意把铁成刚挤在自己的身后，原来他担心铁成刚看到可乘之机，突然出手再惹出麻烦。

张总管行在一条白色碎石铺成的小道上，一路上连头也不回顾一下，似乎是和多年老朋友走在一起似的，全然不担心铁成刚等暗施算计。

伍元超心中明白，那张总管越是大方，准备也越是充分，幸好铁成刚未想到暗算张总管的事。

三人走到了一个圆门前面，这是一道高过三丈的围墙，有着很多个圆门，一样门一样的颜色，相距也就不过是一丈多远，如不是很熟悉的人，定然会摸错门，这地方遍是花树，阵阵香气既不阴森，也不古怪，花径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但那高大的围墙盈耳回音，和那无数圆门，给人一阵空寂的感觉，直待在圆门前停下了脚步。

张总管才回头笑一笑，低声道：“到啦！”举步在圆门上轻轻弹了几下。

伍元超立刻警觉那圆门竟然是铁铸的，圆门呀然而开，竟然是精巧的跨院，一个青衣女婢当门而立，小丫头不算很美，但也不丑，梳着两条小辫子。

张总管又笑一笑，道：“两位请啊！”

伍元超大步行了进来，铁成刚也跟着进去。

张总管没有进来，抱抱拳，道：“要什么，别客气，尽管开口，兄弟还有事，咱们待会儿见。”过身子走啦。

青衣小婢很快的掩上门，娇声娇气地道：“婢子给两位带路。”

铁成刚忍着未说一句话，伍元超也一直没有开口，抬头打量了一下跨院景物，不禁一皱眉头。

小跨院确也够精致，花畦、盆菊，红砖铺径，就是围墙太高，像是一个大天井。

伍元超重重地咳了一声，不闻有回音传来，才低声说道：“铁兄，忍着些。”

铁成刚点点头，脸色却是一片冷肃。

显然，他是不赞成伍元超的做法，但却强自忍着心头的别扭。

伍元超也知道这时无法解说清楚，不再多话，跟着那女婢行入了客厅中。

客厅中布置的也很气派，红漆八仙桌子，放着一套精致的茶具。

青衣女婢倒了两杯茶，放在桌子上，道：“两位随便坐，坐累了，里面四间卧室，被褥每天都换过，随便躺着休息，出客厅左面走，是浴洗室，想吃什么，招呼我一声。”说完话，转过身子往外走。

伍元超轻喝道：“站住。”

青衣女婢回头，道：“你可是想吃点什么？”

伍元超道：“我饱的很，再过两天也不用吃东西。”

青衣小婢道：“那……你还有什么吩咐？”

伍元超道：“这座跨院里只有你一个人？”

青衣小婢道：“现在连两位，共有三个。”

伍元超道：“你不像是这里的丫头？”

青衣女婢道：“小婢不像丫头像什么？”

伍元超道：“倒像客栈里的店小二，不过店小二没有女的。”

青衣女婢道：“可惜我没有住过客栈，不知你说的对是不对。”

憋了半天的铁成刚冷冷说道：“一点不错，车、船、店、脚、衙，就是你这副面孔。”

青衣女婢道：“小婢哪里不对了？”

铁成刚道：“你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不该来武家堡。”霍然站起了身子。

伍元超只道他要动手，急急说道：“铁兄，不可造次。”

哪知铁成刚伸手取过案上的茶杯，道：“喝下去。”

青衣女婢眨了眨大眼睛，接过茶杯，一饮而尽。

此人粗中细，竟然是怕茶中有毒。

伍元超看那女婢愣愣地站着，但脸上并无恐惧之色，只是感觉到奇怪，当下微微一笑，道：“姑娘，咱们闷的很，姑娘留这里和咱们谈谈如何？”

青衣女婢哦了一声，把茶杯放在木案上，道：“两位要谈什么？”

伍元超道：“姑娘怎么称呼？”

青衣女婢道：“我叫珍珠。”

伍元超道：“珍珠，这名字不错啊！”

珍珠道：“最小的丫头，两位见笑。”

伍元超听得一怔，道：“丫头还有大小不成？”

珍珠道：“怎么没有，我们金、玉、珍排名，金字最大，玉字中间，珍珠排名的自然是小丫头了。”

伍元超道：“原来还有这样多的规矩。”

珍珠道：“两位还要问什么？”

伍元超道：“你好像急着要走？”

珍珠道：“我们奉有严令，不许打搅你们。”

伍元超接道：“不要紧，你留在这里聊天，有事情自然有我们担待。”

珍珠道：“可是小婢不知道该和两位说些什么？”

伍元超察颜观色，已觉着这珍珠和那玉兰比起来，不但资色相差极远，才慧口齿，更是难相并论，也许能从她口中问出一些什么，当下说道：“有一位玉兰姑娘，姑娘认识吗？”

珍珠笑道：“玉兰姐姐啊！是玉字排名最大的一位美人。”

伍元超哦了一声，道：“玉兰姑娘确然不错，想那金字排名的丫头更是人才出众了。”

珍珠摇摇头，道：“金字排名的姐姐们，小婢没有见过。”

铁成刚突然说道：“你见过堡主没有？”

珍珠摇摇头，道：“没有，但听过他的声音。”

铁成刚呆了一呆，道：“你真的没有见过？”

珍珠道：“是的，我为什么要骗你。”

铁成刚为之语塞，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也瞧出那珍珠之言，不是谎话。

珍珠突然吁一口气，接道：“小婢只是奉侍客人的丫头，知道的有限，粗识几个字也是在此所学，两位想要从小婢口中问出些什么，自然要失望了。”

伍元超道：“好吧！咱们谈谈你知道的事情，你一直在这座跨院中当差吗？”

珍珠道：“是的，小婢在这里一年多了。”

伍元超道：“这里常常有人来住吗？”

珍珠摇头道：“不多，一月中，难得有两三次。”

伍元超沉声说道：“姑娘，你想家吗？”

珍珠脸色一变，摇摇头，道：“不想，这里吃的好、穿的我为什么要想家。”

伍元超看出来她不是说的实话，但却不再追问，话题一转，道：“在这里住过的人，还能来住第二次吗？”

珍珠沉吟了一阵，道：“我不知道，但小婢没有见过来住两次的人。”

铁成刚道：“是不是住过此地的人，都死了？”

珍珠道：“也许他们都还好好的活着，不过，他们没有再来这里罢了。”

铁成刚道：“你这些话，说了也等于白说了……”

珍珠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伍元超话题突然一转，道：“珍珠姑娘，这座跨院之中，可是永远只有你一个人吗？”

珍珠道：“还有一个人，我们两个人轮流当值。”

伍元超道：“那个人呢？”

珍珠道：“她住在别的地方，当值时间，自然会来。”

伍元超道：“我看武家堡像这样的跨院，定有不少？”

珍珠道：“我不知道，我只到过两个地方，这座跨院，和我休息的那座院落。”

伍元超霍然站起身子，恭恭敬敬地抱拳一礼，道：“多谢姑娘指点。”

珍珠微微一笑，闪身避开，道：“两位可要些吃喝之物？”

伍元超道：“好！你替咱们准备些酒菜，馒头。”珍珠一欠身，退了下去。

铁成刚愣愣地望着伍元超，道：“你刚才为什么给她一礼。”

伍元超道：“你不觉着，她在暗中帮助咱们？”

铁成刚道：“这个，在下感觉不出。”

伍元超道：“她只要说实话，就是帮助咱们了。”

铁成刚啊了一声，道：“为什么？”

伍元超低声道：“她不会真的这样笨，她们本有一套说词，但她没有用，告诉了咱们很多实话。”

铁成刚道：“我怎听不出一一点奇异之处呢？”

伍元超道：“不用心听，很难听得出来，因为她只是说实话，对咱们而言，那已经足够了。”

铁成刚道：“在下想不通，那会对咱们有些什么帮助？”

伍元超道：“铁兄，能否把咱们的消息传出去。”

铁成刚望望那高大的围墙，道：“那围墙很高，只怕是很难爬出去。”

伍元超道：“围墙很高，但并非绝对无通过可能，问题是，那围墙外面，又是什么地方？”

铁成刚说道：“不管是什么地方，都还在武家堡中？”

伍元超道：“如若围墙外边，不属于堡主宅院，我们就可以在壁上做下记号。”

铁成刚摇摇头，道：“既来之，则安之，何不养精蓄锐，也许咱们还有动手一战的机会。”

伍元超道：“铁兄，除非咱们能够创造出一个特佳的机会，否则，咱们没有机会，等一会儿，铁兄最好不要莽撞出手。”

铁成刚道：“那你难道真的要做武家堡的领队吗？”

伍元超道：“如若情势逼人，咱们只有一个办法。”

铁成刚道：“什么办法？”

伍元超道：“想法子及时自绝，兄弟虽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控制咱们，但兄弟想到，那必是一种很恶毒的手段。”

铁成刚道：“那咱们为什么不放手一战？”

伍元超道：“没有机会，如是落在了他们手中，对付咱们的手段，必然更为残忍。”

铁成刚冷然一笑，欲言又止。显然，他心中对伍元超，已经极感不满，但却忍了下去，未发作出来。

伍元超缓缓站起身子，行入了一间卧室之中，一面说道：“铁兄，你好好休息一下，保持体力。”

铁成刚道：“伍兄，人各有志，不便勉强，咱们各行其是，在下已决定找机会反击他们。”也自行入了一座卧室中去。

两个人，都开始运气调息。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耳际间，突然响起了珍珠的声音，道：“打搅两位好睡了。”

伍元超长长吁一口气，道：“什么事？”

珍珠道：“堡主已传下令谕，要两位赶去举行加入本堡的仪式。”

伍元超低声道：“姑娘，那是什么样的仪式？”

珍珠摇摇头道：“我没有见过。”

伍元超道：“在什么地方，几时动身？”

珍珠道：“张总管已来，大概就要动身了。”

伍元超看她神情，不似说的谎言，微微一笑道：“好，你告诉张总管我们已经起来了，随时可以动身。”

珍珠道：“好！我就去通知张总管。”转身奔出室去。片刻之后，带着张总管一起进来。

张总管仍然是带着满脸笑意，道：“恭喜两位，只要经过这一次简单的手续，两位就算是武家堡中人了。”

伍元超道：“那简单的手续办过之后，只怕是在下已经不会认识你张总管了。”

张总管道：“胡思乱想，完全的胡思乱想，那手续办过之后，两人只是对敝堡主有了某些程度的忠诚，对一个人的才慧、武功，完全没有伤损。”

铁成刚道：“张总管，你办过手续没有？”

张总管笑一笑，道：“自然是有。”

铁成刚嗯了一声，道：“这么说来，那手续对人倒无太大的影响？”

张总管笑道：“两位不用想的太多了，在下带两位去了。”

伍元超心中暗道：现在已经是骑上了虎背，以后的事，走一步说一步了。心中主意暗定，便不再多言，追在张总管的身后行去。

张总管带两人出了跨院，折转到另一个圆门前面。伍元超举手轻轻叩动了门环。圆门呀然而开。

开门的是两个长发披肩的美丽少女，都穿着一身白衣。伍元超说不出心中是些什么感觉，只觉着这两个少女，穿着的衣服，很不适合这地方。

两个白衣少女，放过了三人之后，迅速的关上了门转身带路。

这时，已经是太阳下山的时刻，进入了厅中之后，光线更为暗淡。

在两个白衣少女和张总管的率领之下，铁成刚、伍元超都感觉到行走在一道长廊之中。

两个少女，闪到两侧，张总管却带着伍元超、铁成刚，行入了那金色的房中。

这好像是一座大厅，但四壁、屋顶，连同地上，都似被金水浇过，光线闪动中四下反射，叫人无法估算它正确的大小。

伍元超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这是什么地方？”

张总管道：“这是两位办手续的地方，希望两位合作。”

伍元超道：“这地方很奇怪，金光耀眼，看不清楚。”

张总管道：“两位如若能够闭上眼睛，就可以安心多了。”

伍元超心中暗道：既然来了，何不放开胸怀，见识一个明白。

心中念转，问道：“就这样闭着眼睛吗？”

张总管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十分沉重，道：“这是两位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所以，两位要特别的小心。”

伍元超道：“到了此时此景，咱们不小心也不成了，应该怎么办，张总管只管吩咐了。”

张总管道：“记着，两位现在请闭上双目。”

铁成刚低声道：“伍兄，咱们现在只有任人摆布的份了。”

伍元超道：“不错，铁兄，照着张总管的吩咐去做吧！”

张总管笑一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伍兄究竟是俊杰人物啊！”

伍元超笑一笑，道：“现在，我们闭上了眼睛，应该如何？”

张总管道：“现在，两位慢慢坐下身子。”

伍元超道：“坐下身子……”

突觉身子一麻，被人点了穴道。

铁成刚没有依言闭上眼睛但他却也被人点了穴道。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两人清醒了过来。

伍元超睁眼看时，只见自己躺在一张木榻之上，身上盖着白色的棉被。

他感觉到，和过去有点不同，但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同，摇摇头，才感觉到头上包了纱布。

伍元超伸手摸了一下脑袋，果然不错，脑袋上包着布。好像是头上受了伤一般，被包了起来。

忽然间，想起了铁成刚，当下说道：“铁兄，你在吗？”

铁成刚应道：“在。”

伍元超道：“你的头怎么样了？”

铁成刚道：“好像是受了伤，被人用布包了起来。”

伍元超道：“啊！我也一样！”

铁成刚道：“伍兄，这是怎么回事啊！”

伍元超道：“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们能谈了这些话，至少，可以证明了一件事情。”

铁成刚道：“证明什么事？”

伍元超道：“我们虽然头部受了伤，但还能想起过去的事。”

铁成刚忽然坐起了身子，道：“咱们怎么会受了伤……”

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传了过来，道：“快些躺下去。”

铁成刚怒道：“为什么？”

一个身着白衣，带着白色口罩的女子，缓步行了进来，道：“因为，你头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长好，不听话，可能使伤口恶化。”

铁成刚道：“我头上怎么会有伤口？”

白衣女子虽然被口罩掩去了下面半个脸部，但只看她玉雪面颊，和那一对灵活的大眼睛，就可以瞧出此女极为美艳。

只见她眨动了一下大眼睛，笑道：“凡是要加入武家堡的人，大都要经过这样一个手术。”

铁成刚啊了一声，未再多言。

伍元超突然挺身坐了起来，道：“大都要经过这样一个手术，并非是人人都要了？”

白衣女道：“这要看那人的身份了。”

伍元超道：“要身份高的人才动手术呢？还是身份低的人才动手术呢？”

白衣女沉吟了一阵，接道：“自然是身份高的人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两位请躺着吧！我要替两位换药，堡主为庆贺两位投入本堡，特地下令全堡祝贺，敝堡主难得有这样兴致，所以，足见他对两位的重视了。”

铁成刚道：“贵堡主为什么要这样重视我们？”

白衣女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伍元超突然转过脸去，望着铁成刚，道：“铁兄，你看看我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铁成刚道：“没有啊！完全一样。”

伍元超道：“但我在感觉之中，自己却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铁成刚道：“哪里不同了？”

伍元超道：“好像身上多了什么东西？”

铁成刚道：“在哪里？”

伍元超道：“在脑袋里。”

铁成刚伸手摸了摸包满纱布的脑袋，道：“不错，他们在我们头上开了一刀，放了一些东西进去……”

目光转到那个白衣少女的身上，接道：“你说说看，在我们脑袋里放了什么？”

白衣女道：“这个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开刀的不是我，但看两位言笑如常，就算在脑袋里放了一些什么，大概也不要紧。”

伍元超苦笑一下，道：“姑娘你的脑袋中，放有别的没有？”

白衣女道：“没有。”

伍元超道：“日后，在下如能得堡主信任，要建议堡主，也在姑娘的脑袋里，放一点什么东西进去才好。”

白衣女笑一笑，道：“小婢么，只怕永远不够这个身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两位要换药了，如是再拖延下去，对两位的伤口，只怕大大不利。”

伍元超暗中运气一试，感觉中智慧体能，都无损失，说道：“姑娘说的是！”依言躺了下去。

白衣女正待动手，解开伍元超头上的纱布，铁成刚突然说道：“先给我来。”

白衣女道：“先后都是一样啊！”

铁成刚道：“不行，非得先给我来不可。”

白衣女道：“好吧！就先给你换。”

铁成刚转面对伍元超道：“你瞧瞧，我头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直到此刻，伍元超才知他率先换药的用心，暗道：“这铁成

刚的心机，有时确也有过人之处。”挺身坐了起来。只见白衣女缓缓地解开了铁成刚头上的纱布。头发覆盖下，无法看到任何伤口。

那白衣女手法极为熟练，分开长发，在后脑玉枕穴下，发现一个半寸左右的伤口，很细小。

白衣女取过一瓶白色的药末，倒在伤口上重新换了纱布，包了起来。她动作熟练，片刻而成。转身望着伍元超，道：“该你了。”

伍元超道：“为什么在我们的玉枕骨下，开了一刀？”

白衣女道：“这个，要问堡主，我只是包伤换药的丫头，怎么知道。”

伍元超道：“你叫金什么？”

白衣女目光中闪掠过一抹讶异之色，道：“我叫金萍。”

伍元超道：“排行金字的丫头，在武家堡的身份，只怕比那张总管也差不了多少吧！”

金萍道：“伍爷，你能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很快地了解武家堡，足见高明，不过，你现在知道多少，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伍元超道：“因为，你们很信任我了？”

金萍笑道：“我们相信堡主的手术。”

伍元超啊了一声，道：“他们究竟在我们脑袋里装了些什么？”

金萍道：“到时间，堡主自会告诉你们，用不着我说，快些换药了。”

伍元超躺下了身子，道：“看来，我们是命不长了。”

金萍一面解下他头上纱布，一面应道：“为什么呢？”

伍元超道：“我们如是不想受脑袋里那东西的控制，岂不是非死不可了。”

金萍道：“好像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伍元超道：“这么说来，我们是死定了。”

金萍道：“很难说了，也许你们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死了。”

伍元超道：“有这等妙事，那是说我们过几天，就会变得浑浑噩噩了？”

金萍道：“伍爷，你想的太多了，问的话也太过奇怪，真叫小婢无法回答。”

伍元超心中暗道：“这金萍不但有着无比的冷静，而且，胆气、口气无一不佳，这等人物，怎会是丫头的身份？”

难道丫头只是一种掩护，其实却是武家堡中高等武师？不错，如果以丫头的身份，到处查看堡内的变化，那就方便多了。

金萍的手脚灵敏，很快换好药物。

伍元超轻轻咳了一声，道：“金姑娘，能不能多留一刻，和我们谈谈。”

金萍放下药盘，道：“可以，伍爷还想问什么？”

伍元超道：“不情之求，只怕姑娘不会答应。”

金萍道：“说出来试试看，也许我会破例答允。”

伍元超道：“取下口罩来，让我们见识一下真正的面目如何？”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果然是很过份的要求，但我答应你了。”伸手取下口罩。

只见她瑶鼻樱唇，齿如编贝，果然是一位美艳的少女。伍元超打量了金萍之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笑声很突然，但金萍仍能保持适当的冷静，直到伍元超笑声停下，才缓缓说道：“什么事情这样高兴？”

伍元超道：“你证明了一件事。”

金萍道：“我证实了什么？”

伍元超道：“我在武家堡，果然是很重要。”

金萍微微一笑，道：“两位保重，小婢去瞧瞧看，是否该接两位出去了？”拉开室门而去。

铁成刚低声道：“伍兄，等到时间了吧？”

伍元超道：“可惜的是，咱们先被人点了晕穴还不知全部过程？”

铁成刚道：“咱们已经等的被人在脑袋上开了一刀，再要是等下去，只怕还有得苦头吃了，小弟之意，等那金萍回来之后，咱们就先行出手，制服住她，再逼她带我们离此。”

伍元超道：“你认为能得手吗？”

铁成刚道：“兄弟有七八成的把握。”

伍元超道：“金萍不是好与的人物，铁兄可否再等下去？”

铁成刚摇摇头，道：“不行，我不能再等了。”

伍元超道：“那你就试试吧！如是你制不住金萍，咱们就再等下去。”

铁成刚道：“唉！你好像对此地很有兴趣，乐不思蜀了。”

伍元超道：“哼！这地方比阎罗殿还可怕，阎罗殿只能叫咱们死，这里却能叫咱们变成行尸走肉，生死不知的人。”

铁成刚道：“你既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动手，我相信咱们合手出手，定可一举间制眼金萍。”

伍元超摇摇头，道：“就算制服了金萍，咱们也无法离开此地，再说，铁兄别忘了，咱们的脑袋里已被别人装了东西进去。”

铁成刚道：“那么伍兄又为什么让兄弟出手呢？”

伍元超未料到他有此一问，微微一怔，道：“一则，要铁兄死去这条心，二则，你如出手不成，兄弟还可以从中打圆场。”

铁成刚道：“原来如此……”

语声一顿，道：“如若兄弟出手成功了呢？”

伍元超道：“唉！到目前为止，铁兄对武家堡还是估计的太低了。”

铁成刚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此时此情之下，伍元超的内心中，也是充满着矛盾，只不过，他既有着留此究底之心，也有放手一拼的意念。所以，他不再多问铁成刚。他估计铁成刚十有其九非败不可，但亦觉着有一成希望。

片刻之后金萍缓步而入。

伍元超笑一笑，道：“姑娘可是要接我们加入欢宴。”

金萍道：“嗯！堡主对两位，破格优待……”

铁成刚借两人谈话机会，右手突出抓向金萍的右腕。金萍背后似是长着眼睛一般，右手一翻，五指反击，身子也陡然转了过来。

铁成刚去势猛快，和金萍掌指触接一击。

但金萍已然转过身子，左掌拍出，击向铁成刚的右腕，口中笑道：“铁爷，你要干什么？”

铁成刚一击未中，人也挺身而起，左掌施出截脉手，横斩对方左腕。口中应道：“铁大爷不愿坐以待毙。”

就在两人这两句话的工夫，已然双掌互拆四招。

金萍一吸气，身子陡然退开四尺，到了室门口处，笑道：“住手！”

铁成刚已下床，准备逼击过去，闻声停下脚步，道：“姑娘如肯放我们离开此地，在下等心中感激不尽。”

金萍笑一笑，道：“就算我答应放你们，你们也走不了。”

铁成刚道：“那姑娘就让我们试试？”

金萍道：“不用试了，你们没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如答应了你们，那

就等于谋杀了你们两人。”

铁成刚怒道：“但姑娘如不肯答应，只怕自身要先我们而亡了。”

金萍摇摇头，道：“你冲不出这座门。”

铁成刚冷冷说道：“姑娘小心了。”陡然间，冲了上去，双手飞击，连攻出十余招。

金萍双手挥挡，竟然是见招破招，见式破式，铁成刚连攻了十余招，都被金萍轻轻地破解开。

伍元超冷眼旁观，看得明白，那金萍本有着很多的还击机会，但她却都忍了下来，未出手反击。

十招过后，铁成刚似是也觉出人家武功高强，而且是有意地手下留情，乃陡然收住攻势。

金萍立刻笑一笑，道：“两位，请换衣服、头巾，我这就带两位出去，全堡上下喜气洋溢，都在等候着两位。”

伍元超缓缓站起了身子，道：“我们要穿的衣服，定然是堡主定下的了？”

金萍道：“不错，伍爷想得很清楚，那衣服不但代表着武家堡，而且也能显出你在武家堡的身份。”

伍元超笑一笑，道：“换衣服简单，但我们头上的伤刚换过药，只怕不宜解下头上的纱布。”

金萍笑道：“这不要紧，我已经替两位准备好了，用武士巾，把纱布掩盖起来。”

伍元超笑一笑，道：“姑娘果然是想得周到。”

金萍先要两人换过衣服又亲自动手，替两人戴上武士巾，笑道：“可以了，我们走吧！”

铁成刚突然叹息一声，道：“金萍姑娘，你今年几岁了？”

金萍微微一怔之后，忸怩了一下，道：“我十九岁啊！”

铁成刚道：“唉！我练功，就快练了十九年，竟然不是你的敌手。”

金萍笑一笑，道：“你没有败啊！而且，我学的是巧力，不像铁爷你的真才实学。”

伍元超道：“姑娘这身武功，可是堡主传授的吗？”金萍道：“堡主指点我们很多。”

伍元超道：“姑娘，对武家堡我们太陌生了，还望你姑娘指点。”

金萍笑一笑，道：“指点不敢当，我想告诉两位几件事，也好使两位放心。”

伍元超道：“我们洗耳恭听。”

金萍道：“像两位领队的身份，在敝堡中，有二十四位之多，但却无一人，能受到堡主如此的重视礼遇。”

伍元超道：“我和铁兄，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金萍道：“这个么？小婢就不太清楚了，堡主对两位的优待，超过了对

敝堡巡视的看重，但不管如何，这总是好事。”

伍元超道：“未必好吧！礼遇超过我们的身份和成就，决非幸福。”

金萍道：“这要看什么事，对两位，情形不同，那是完完全全的是福非祸。”

伍元超道：“姑娘说的似是很有把握。”

金萍突然收敛了笑容，道：“两位，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你们心中的疑虑，快则明天，迟则三日，就可见得分晓了。”

铁成刚似懂非懂地望了伍元超一眼，道：“伍兄，咱们应该如何？”

伍元超道：“如若铁兄要听兄弟的话，咱们就听这位金萍姑娘的安排。”

第五回 庆功之宴 蛛丝马迹

铁成刚沉吟了一阵，望了伍元超一眼，道：“很多事，都为伍兄料中，在下是非得听从不可了。”

金萍道：“两位整整衣服，跟我走吧！”

铁成刚自和金萍动手之后，心中已明白，这武家堡确然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人武功高强，不可小视。

金萍一面举步而行，一面低声道：“两位要记着，离开此地之后，最好能少说点话，须知言多必失。”

伍元超点点头，道：“多谢姑娘指点。”

穿过几重厅房，到一座院落之中。

伍元超抬头望望天色，已到了上灯的时分。

金萍穿过花径，打开铁门，低声道：“出了此门，就是回音院，两位最好别讲话，一定讲话时，也该小心一些。”

伍元超点点头，道：“姑娘请带路吧！”

金萍微微一笑，启门走了进去。

果然，伍元超、铁成刚未再讲一句话。

金萍穿行在花径中。

伍元超、铁成刚紧随在金萍身后，只觉着转来转去，不知是走向何处。

原来，那院中花木十分高大，人走在其中，整个人都隐在花木之中，无法看到林外的景物。

铁成刚回顾伍元超一眼想开口说话，却被伍元超示意阻止。穿越过一片花木林后，到了一座大厅的前面。厅中灯光辉煌，照得一片通明。但见人影往来，早已摆好酒席。

金萍低声说道：“前面就是了，现在盛宴还未开始。”

伍元超道：“全堡的堡丁？”

金萍道：“能入这厅中的，都是头目，堡丁在前院，另一处地方。”

伍元超举步行到大厅门口，张总管已含笑迎了出来，笑道：“两位快快请坐，盛宴就要开始了。”

金萍道：“张总管，把他们交给你了，小婢告退。”

张总管对金萍，似是极为客气，一拱手，道：“姑娘，不进去坐坐吗？”

金萍未再答话，一欠身，转头而去。

张总管这才转身对伍元超和铁成刚一抱拳，道：“两位请啊！”

伍元超举步入厅，才瞧出厅中摆设的席位，大不相同。

桌子摆成了一个马蹄形，每一张桌子后面摆一张高背椅子。

伍元超暗中数了一数，只有十二张椅子。对面也摆有一张桌子，原来那就是堡主的席位了。那桌子后，也只摆一张木椅。

这时，厅中已有十个人，连自己和铁成刚算上，刚好有十二之数，坐满

了十二张椅子。

张总管笑了一笑，道：“两位初度加盟，请坐在首位。”所谓首位，就是左首第一、二两个席位。

这是早已设计好的，伍元超心中明白，也不再谦让，大步行了过去，在首位之上坐下。

铁成刚跟着伍无超，在旁边坐下来。

张总管道：“诸位也请入席吧！”

厅中人立时快步入席，似乎是，都已知道自己该坐的席位，很快的入了席。

伍元超心中暗道：“那金萍姑娘说过，这武家堡，有二十四位领队，怎的这厅中，只有十二个座位，难道这些人的身份，不是率领堡丁的领队？”心中念动，凝目向几人望去。

这一看，心中立时生出无比的震惊。原来那些人中，除了张总管之外，每人的脸上都带了一个面具，而且面具做的并不灵巧，稍一留心，就可以瞧出来。

显然，那面具的用心，只是用来掩去他本来的面目。看了一阵后，伍元超发现了另一件隐秘，那就是九副面具，一模一样，再加上一包的天蓝长衫，看上去，直没有办法分辨。

他们的高矮，或有不同，但却极不易看得出来。面具一样，衣服相同，显然，都是因这些宴会准备之物，目的就是不让别人瞧出了他们真正的形貌。

这一瞬间，伍元超心中闪起了极大的震骇，原以为武家堡只是一处地方匪穴，但就目前观察所得，似乎不这么单纯了。

突然间，伍元超感觉到两道无形的光芒，逼注在自己的身上，赶忙收敛心神，仔细看去，才发觉是张总管，瞪着双目，两道冷电也似的目光，直逼过来。

十二个人，围坐在一张马蹄形的桌面上，每人都间隔有两尺的距离。

任何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都无法和人交头低谈。

只听三声钟鸣，划破了沉寂，两个青衣剑童，引导着一个黄袍人，行了出来。

黄袍人行到首位上，端然而坐，面对着围坐的群豪。

虽然，他换了衣服，但伍元超和铁成刚，都能在一眼间，瞧出他是那见过一面的堡主。

龙眉、凤目，海字口，和飘拂在胸前的三绺长髯，再加上一袭黄袍，更显得气势雄凜。

黄衣人现身之后，厅中人，全都站了起来。铁成刚和伍元超，也随着站起身子。

黄衣人笑一笑，挥手说道：“诸位请坐。”

群豪依言坐了下去。

黄衣人笑一笑，目光转到了铁成刚和伍元超的身上，道：“今日之宴，首在欢迎，铁、伍两位领队，加入咱们武家堡。”

厅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伍元超、铁成刚的身上。

铁成刚、伍元超齐齐抱拳，道：“我们未学后进，日后还得诸位先进们多多指教。”

除了张总管应了一声：“好说，好说，”外，其余九人，都只是微微颌首作礼。

黄袍人哈哈一笑，接道：“第二件欢迎九位各自立功归来。”

九个穿蓝衫、带面具的人，突然抱拳一礼，仍是未发一言。

伍元超心中暗道：这些人，不但把面貌掩去，甚至连话也不肯说出一句。

这时，张总管已吩咐上菜。

但见十几个一色粉红衫裙的女婢，手托木盘，川流而上。

因为群豪分开而坐，酒菜也是每人一份。每人面前放置一个很大的银盘，里面分有很多的小格子，放着各种不同的佳肴、美味。每人一个玉瓶，大约有半斤左右的酒。

黄衣人举杯敬了各人一杯，笑道：“能喝的，多喝点酒，不能喝酒的，多吃点菜，咱们免俗了，不用互相敬酒。”

这一来，又使得伍元超的计划落空，他原想借敬酒和那些蓝衫人攀谈几句，但互不敬酒，使得伍元超没有了和人谈话的机会。但他心中对九个戴着面具的蓝衫人，一直存着很大的关怀。

酒过三巡，黄衣人突然吩咐道：“召歌姬来。”

片刻之后，细乐声起，两队歌姬，分成两行，行入了厅中。

伍元超暗中数了一下，这两队歌姬，一著粉红衣裙，一著水绿衣裙，每队有一十二个人。

那一队水绿衣裙的人物，进入厅中之后，紧靠着大厅一角坐了下来，那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少女，却在细乐中翩然起舞。

细看这些歌姬，长的都很匀称，但红、绿两队歌姬，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穿着水绿衣裙一队歌姬，似乎是身材高大一些，那身着粉红衣裙的歌姬，身材似乎是娇小一些。

从口音上分别，那娇小的歌姬，似都是江南佳丽，那些水绿衣裙的歌姬们，声音清脆，似乎都是北地胭脂。

十二个歌姬翩翩起舞中，突展歌喉，十二个樱桃小口中，汇合出一缕宛转的清音。音乐娇柔，配合着摇摆的柳腰、娇躯，翩然起步，看上去十分动人。

伍元超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等场面，不禁看的一呆。侧脸看去，只见铁成刚也看的全神贯注。

这一队歌姬的妙舞清歌，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陡然停下舞步，收住歌声，欠身一礼，退到一侧。

紧接着那一队水绿衣服的歌姬，婷婷入场。乐声扬起，一队绿衣少女，立时随着移步起舞。这一队歌姬，和上队有着很大的不同，连音乐听来也不一样。

伍元超目光微转，听出那乐声由一个屏风后面传出。但却无法看到击鼓、敲板，吹奏管笛的人。

这一阵乐声，有些粗犷，绿衣歌姬的动作，也有些大开大合的味道。她们大举腿，大扬臂，大转身，大幅度摇动着杨柳腰肢。这是带着一种原始性的狂舞，有着一种粗犷的诱惑。和刚才那种碎步轻摆，完全是两种大不相同的风味。但两种歌舞，殊途同归，对男人都有着很强烈的诱惑。

铁成刚看呆了，伍元超也看的有些出了神。

伍元超心生警觉，暗暗的吸一口大气，镇定了一下迷乱神志，偷眼向四下看去。

只见九个戴着面具的蓝衫人，也都看的十分神往。连张总管，也看的目不转睛。

出人意料的，是两个青衣童子，站在黄衣人的身边，微微闭着双目，看也不看那场中横飞玉腿一眼。

忽然间，响起了清脆的钟声，乐声和曼舞陡然间停了下来。红绿两队歌姬，轻移莲步，错身并排而立，面对群豪。

黄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诸位，兴致高的，可以选一红一绿两位，也可以任选一位，请她们陪诸位喝几杯。”

伍元超心中暗道：张总管夸说武家堡的歌姬，个个娇美如花，果然不错，这二十四名歌姬，虽然不足和金萍、玉兰比美，也算是少见的美人了，尤其是经过刚才一番歌舞之后，看她们轻盈舞姿，妙曼体态，心中更留着一份难忘情怀，更增人心中对她们的绮念。

九个蒙面人纷纷离位，各选了一红一绿两个歌姬，九人选去了十八个，还留下三红、三绿六个人站在那里。

这些歌姬身材相若，面貌也不相上下，都是千挑百拣的美人儿。被人选走，固然是好，留下是也未必是坏。

伍元超、铁成刚、张总管原坐未动。

黄袍人目光一掠铁成刚、伍元超，道：“两位怎么不选择一个歌姬陪陪？”

伍元超抢先站起了身子，一欠身，道：“在下等未近过女色，而且，头伤未痊。”

黄衣人点点头，笑道：“好，来日方长，武家堡有近百歌姬，都属绝世美色，两位日后有得玩的……”挥挥手，六个未被选中的歌姬，悄然退了出去。

他神色突然转变得十分严肃，目光盯注伍元超和铁成刚的身上，接道：“两位觉着这武家堡如何？”

伍元超道：“洞天福地，人间仙境。”

黄衣人道：“两位见识的也不过是武家堡中十之一二……”声音突转严厉道：“你们是否决心留在这里？”

伍元超道：“希望堡主慈悲。”

黄衣人笑一笑，道：“好！你们这身武功，难当大任，既然决心留此，我自然要成全你们，我要替你们引见两位长者，如若两位能够被他们看中，收列门墙，两位就造化大了。”

铁成刚本想大声抗辩，话到口边，又咬咬牙，忍了下去。

伍元超却欠身一礼，道：“堡主要替我等荐师学艺？”

黄衣人笑一笑，道：“不错，我们一直想找两个人，但选来选去，始终未找到适当的人选，一见两位，本座就决定请两位留下，因为，两位是我见之人中，最为适当的人选了。”

伍元超心中暗道：看起来，事情是愈来愈复杂了，口中却说道：“堡主看上了我们，我等何幸之有，但那位长者，却未必会看上我们了。”

黄衣人笑一笑，突然改变了话题，道：“两位吃好了吗？”

伍元超道：“吃好了。”

黄衣人道：“那咱们到里面谈谈。”

目光一掠张总管，接道：“你在这里陪陪他们，等他们酒足饭饱之后，送他们去安歇。”

张总管哈腰点头，连声应是。

黄衣人却站起身子，悄然退席。

伍元超、铁成刚紧追在两位青衣剑童的身后，转入了一座屏风之后。只见好好的墙壁上，突然开了一个圆门。

一时间，恍然大悟，原来这大厅壁间留有暗门，举一反三，就可了解那黄衣人，何以会穿墙越壁，通行无阻了。

进入壁间暗门，是一条甬道。行约十余丈远，转入一座密室。此室四周无窗，但却没有气闷之感，显然，是经过精密设计的建筑。木案上，高燃着两支火烛。

黄衣人在首位坐了下来，两个剑童，分侍两侧。

伍元超暗暗忖道：大概要谈正题了，赶紧聚精会神，准备应付。

果然，黄衣人挥挥手，道：“两位请坐。”

伍元超欠欠身，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

黄衣人道：“两位只怕不知道已经变成了我武家堡很忠贞的属下了。”

伍元超道：“可是和我们头上开这一刀有关？”

黄衣人笑道：“不错，这大概是世间最高明的医术了，两位只要能够永远听从本座的令谕行事，决无任何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两位的才智，和习练武功的进境。”

铁成刚道：“堡主，我们可以赌咒对武家堡效忠不二，但如在脑袋中放个东西，心里总是不舒服。”

黄衣人笑一笑，道：“两位现在不妨运气，看看有什么不适之处？”

伍元超道：“铁兄，堡主这么看得起咱们，别说在脑袋中放一件东西了，就是再多放几件，有何不可。”

铁成刚先是一怔，继而回过意来，微微一笑，道：“伍兄说的是，在下只是想请教堡主，怎能会在咱们脑袋里放了东西，而咱们又全无感觉。”

黄衣人微微一笑道：“敝堡中有很多罕闻罕见的事，两位加入本堡之后，慢慢就知道了。”

伍元超道：“堡主，在下心中有几件不解之事，不知该不该问？”

黄衣人略一沉吟，道：“好，你问吧。”

伍元超道：“堡中有很多领队，每个人，都和我们一样，要动过一次手术吗？”

黄衣人摇摇头，道：“用不着，为本座器重之人，才有此荣幸。”

伍元超心中暗道：在人头上开了一刀还算荣幸之事，当真是可恶的很。

口中却说道：“堡主这等器重，不知是否别有原因？”

黄衣人道：“自然有原因，不过，两位现在还用不着知道，而且此事，对你们大为有益。”

伍元超道：“大为有益？”

黄衣人脸上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冷冷说道：“我要把你们两人，造就成江湖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比你们现在这点微末之技，强胜何至十倍。”

伍元超道：“那不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吗？”

黄衣人道：“时间倒不需很长，你们都具备了极好的习武骨格，但传授你们武功的人，却要下很大的工夫。”

伍元超道：“那岂不是太过劳累堡主了。”

黄衣人道：“我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本堡中几位长老，都要他们把数十年苦心练成的绝技，传授给你们，这是千古奇遇，也是你们的造化，本堡中有此造化的，只有四人，除了两位，另外两人已经下了半年功力，你们要多用些心，追上他们。”

伍元超恭敬地说道：“谢谢堡主的栽培。”

青衣人道：“你们如不愿意，现在还来得及回头……”

伍元超恐铁成刚开口，急急接道：“此等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等岂有不愿之理。”

黄衣人道：“你们现在去休息一下，明天开始。”

伍元超道：“多谢堡主。”

黄衣人高声说道：“哪一个当值？”

但闻一个娇脆的声音应道：“小婢金萍。”随着回答之声，人也缓步走了过来。

黄衣人道：“带他们去怡红院中休息。”

金萍欠身一礼，回头对伍元超、铁成刚道：“两位跟我来吧。”

一路上，金萍没有多言，伍元超等，也未多问。

直待到了怕红院，伍元超才低声问道：“金姑娘，这武家堡中还有什么长老？”

金萍笑一笑，道：“自然是有，小婢恭喜两位了。”

伍元超心中明白，口中却故意说道：“金姑娘恭喜什么？”

金萍道：“两位已经被堡主看中了，日后，在武家堡中，定可大展鸿图，还得请两位多多照顾小婢了。”

伍元超道：“成，不过，现在要姑娘多多照顾我们了。”

金萍道：“我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丫头，侍候两位是应该的，照顾两字却不敢当，两位有什么事，只管请吩咐，婢子能办的，决不推辞。”

伍元超道：“武家堡中的人，是不是大部都和我们一样，在头上开了一刀？”

金萍道：“不多。”

伍元超道：“我们被开刀时，姑娘是否看到了？”

金萍摇摇头，笑道：“两位在一间密室中开刀，除了堡主之外，只有两个动手的人在场，别人不能进去，不过，两位出来之后，一切都由小婢看顾了。”

铁成刚道：“你瞧到我们的伤口了？”

金萍道：“小婢替两位换药，自然是瞧到了。”

铁成刚道：“伤口不大？”

金萍道：“不大，而且，两位用的是最好的金疮药，现在只怕已经长好了？”

铁成刚道：“唉！听说我们脑袋里放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放的什么？”

金萍道：“这个小蝉没有见到。”

伍元超道：“奇怪的是我们全无感觉，如是在脑袋中放了一点东西，要人又全无感觉，只怕是办不到吧？”

金萍沉吟了一阵，缓缓说道：“两位不耻下问，小婢斗胆直言了。”

伍元超道：“姑娘只管说。”

金萍正容道：“两位既然开了一刀，就应该相信，脑袋里放的有东西，你如若自己怀疑，形诸于外，会不会使别人怀疑呢？”

铁成刚笑一笑，道：“别人怀疑了，又怎么样了？”

金萍笑一笑，道：“譬如说堡主怀疑了，他可以再给两位开一刀啊！”

铁成刚听得一怔，突然背脊起了一股寒意。

伍元超低声道：“姑娘，请教，姑娘在堡里好久了？”

金萍道：“五年啦！也许更久一些。”

伍元超道：“姑娘，在下想……想……”

金萍道：“想什么？”

伍元超道：“在下想请姑娘帮一次忙。”

金萍笑一笑道：“帮忙，我能帮得了吗？有一件事，希望两位记住，我在武家堡，只是一个丫头身份，只怕无法帮诸位的大忙。”

伍元超道：“我们已经是武家堡中的人了，但我们外面还有很多未完的事，希望姑娘能帮我们一个忙，指示在下一条去路，我们去去就来。”

金萍呆了一呆，道：“你是说，要我放你们出去一趟？”

伍元超道：“是的，不过，姑娘放心，我们办完了事，立刻就回来。”

金萍道：“果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铁成刚接着道：“如果你姑娘肯帮忙，在下愿意留此作为人质。”

金萍沉吟了一声，道：“你们日后在武家堡中，定然会有极高的地位，为日后想一想，小婢倒应该卖两位一点交情。”

伍元超道：“姑娘方便，在下决不敢忘，日后定当回报。”

金萍目光转到铁成刚的身上，道：“你自愿留这里？”

铁成刚道：“不错。”

金萍道：“好吧！我拼冒生命之险，图个日后富贵，帮你们一次忙，但你不能害我。”

伍元超道：“姑娘放心，天亮之前，在下定然赶回来。”

金萍道：“这地方，庭院重重，门户万端，你离去时固然难走，回来时，只怕更难找到这地方。”

伍元超道：“这个确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姑娘肯帮忙，何不帮到底呢？”

金萍道：“好吧，送佛就送上西天，我送你出去，再接你回来，不过，这中间的时间，至多有两个时辰，你能够办完事情吗？”

伍元超道：“应该够了。”

金萍笑一笑，道：“这种事一旦被堡主知晓，小婢固是性命难保，两位也一样要被活活处死，我可以帮忙，但两位要听我的安排。”

伍元超道：“一切唯姑娘之命就是。”

金萍道：“铁爷请掩上门窗，点起灯光，坐在房中，打坐、假寐均可，约二更之后，再熄去灯火。”

铁成刚道：“好！还有什么？”

金萍道：“如若铁爷听到了什么声响，一定要出言喝问什么人？但却千万不可出来查看。”

铁成刚点点头，道：“可以。”

金萍道：“伍爷，我先带你去换身衣服，咱们再走。”

伍元超道：“在下悉听姑娘安排。”

金萍带他到一处小室之中，换了衣服，才带着他穿越了几重花树庭院。

她走的都是捷径，伍元超的感觉之中，这些路，都十分隐秘。

金萍神情很严肃，人也走得很快，不大工夫，到了一座圆门前面，打开了圆门，金萍低声对伍元超道：“详细的记熟地形，千万不要跑错了地方，夜里四更时分，我在这里等你。”

伍元超怔了一怔，道：“金萍姑娘，你对我这么好？”

金萍道：“我像押宝一样，希望这一次押中了，以后小婢的日子就好过了！”

伍元超微微一怔，道：“姑娘，这话很难叫人相信啊！”

金萍道：“为什么？”

伍元超道：“姑娘的武功，决不在我等之下。”

金萍道：“伍爷，有很多事，光靠武功，也解决不了问题。”

伍元超哦了一声，道：“姑娘说得是！”

金萍笑了笑，道：“你现在这身衣服，是内府中堡丁的衣服，只要帽子拉低一些，掩住头上的纱布，别要人看到，小心些，很容易通过重要的关卡。”

伍元超道：“谢谢姑娘指点。”

金萍道：“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伍爷千万记住。”

这时，伍元超已对金萍生出很大的敬重之心，急急说道：“金姑娘什么指教？”

金萍道：“如是有人问你什么，你就说奉内府总管遣差。”

伍元超啊了一声，还未说出感谢之言，金萍已抢先说道：“快些走吧！”掩上了木门。

伍元超抬头看去，只见夜色朦胧，不见人影。

这地方，似乎是堡中极为冷僻的一个所在。

伍元超运足目力，仔细看了四周的形势，默记于心。

他心中明白，此时处境极为险恶，一步失错，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说不定还要拖累了铁成刚和金萍。所以，举动之间，十分小心。

转过了两个弯子，夜暗中人影一闪，两个劲装大汉，现身拦住了去路，低声问道：“什么人？”

伍元超道：“在下内府堡丁，奉内府总管遣差。”

两个劲装大汉看了伍元超的衣服一眼，笑道：“要出堡吗？”

伍元超道：“不错，但我要四更之前赶回。”

左首劲装大汉道：“在下替阁下带路。”

伍元超生恐言多有失，哦了一声，未再接言。

那劲装大汉，带着伍元超，由一条秘道穿过城墙。一艘制作很精巧的小船，隐藏在护城河旁的一个隐秘的洞穴之中。

伍元超暗中用心默记下秘道形势，登上小舟，直驰对岸。岸上有人接应。

这武家堡中一切的设施，都极为严密，没有一点空隙。如非金萍姑娘插手相助，单是离开武家堡，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伍元超一口气，奔行出七八里路，未觉出有人跟踪，才从贴身处，取出来黄凤姑给他的锦囊。

这些日子中，他一直极端小心的保管此物，除了一段晕迷的时间之外，随时都警觉着，不让此物遗失。

这时天上阴云掩月，夜色幽暗，伍元超打开锦囊之后，运足了目力看去，但也只能瞧出上面写的有字，却无法瞧出写的什么？他没有带火折子，必须找一个有灯火的地方。

这地方，就显出老江湖的不同，常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身上大都带有火折子，以备不时之需。极目四顾，只见西北方，隐隐可见火光。

伍元超没有选择，放腿向前奔走，他必须先看明上面写些什么？

那是一座孤独的农舍，除了三间茅屋，只有一个牛栏。牛栏一侧的木柱上，挂着一盏油灯，大约是茅舍老农，刚刚加过夜料，忘记熄去了灯火。

伍元超展开手中的白绢，定神望去，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很简单的记号，写着用此标志联络。

这一着大出了伍元超的意料之外，但也不能不佩服黄凤姑的细心。

这封锦囊，就算落入了别人的手中，也是无法得到什么。

伍元超熟记了暗号标志，就用火烧去了白绢。以他目下的处境，自然已无法再和黄凤姑见面，只能在途中，留下暗记，表示他已陷入了武家堡。

但转念又想到黄凤姑只怕很难找到这些标记，她会在客栈要道上找，决不会跑到这等荒野的地方来。

他原想黄凤姑会留下会面的地方，今夜见她一面，说明内情后，再赶回去，他不能拖累了铁成刚和金萍。现在，他犹豫了，不知道该留在外面，会晤黄凤姑，还是应该按时限回武家堡去？

正觉进退两难间，突然一声轻轻的叹息，传了过来。转头看去，呆见一个身着青衫的年轻人，卓立在身后四五尺处。

这人来的无声无息，伍元超竟然不知何时已有人到了身后。

那人长的很英俊，但神态却很轻松，笑一笑，道：“阁下可是姓伍吧！”

伍元超心头一震，道：“不错，你朋友是……”

青衫少年潇洒一笑道：“咱们见过一面，伍兄记不起了。”

伍元超记起来了，这青衫人正是那日在酒楼上戏耍武家堡丁的青衣少年。

定定神，伍元超拱手说道：“朋友，贵姓？”

青衫人道：“兄弟白天平，家父白玉山……”

伍元超啊了一声，道：“白兄，在下伍元超，巧得很啊！在这里竟然会碰到白兄。”

白天平道：“这不是巧合，是家父苦心的安排。”

伍元超道：“是的，天下事不可能这么巧，这盏灯是……”

白天平接道：“故意的点起来，希望能引导伍兄到此。”

伍元超怔了一怔，道：“白兄，你怎么知道在下今日会离开武家堡。”

白天平道：“这地方，不是谈话所在，咱们到屋里谈吧！家父还在等候伍兄。”

伍元超道：“白老前辈也来了？”

白天平举手一挥，一股劲气涌了过去，熊熊的灯火，应手而熄。

伍元超低声道：“白兄，令尊现在何处？”

白天平道：“就在这茅舍之中。”

就在两人说话的工夫，那茅舍木门，已然大开。灯光由洞开的门口透出来。

白天平道：“兄弟带路。”转身行入茅舍。

伍元超紧随其后而入。室中坐着很多人，自玉山外，还有黄凤姑母女也赫然在座。白天平顺手掩了房门。

伍元超这才发觉窗内，门后，都挂着很厚的黑色垂帘，纵然室中灯火辉煌，灯光也不致外泄出去。

黄凤姑第一个站起身子，衿任一礼，道：“伍兄，辛苦了。”

伍元超一抱拳，道：“姑娘几时到了此地？”

黄凤姑道：“到了两天，如非白叔叔和天平兄弟，小妹只怕也早已陷身武家堡了。”

伍元超转身对白玉山一抱拳，道：“老前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白玉山微微一笑，道：“伍老弟你先坐下，咱们慢慢的谈。”

伍元超一欠身坐了下去。

白玉山道：“在下自从误伤了义兄之后，发誓今生一世，不再摸剑，也不和人动手，但只有一件例外，那就是和我义兄有关之事，需要我白玉山时，在下就重入江湖，所以，当两位和我贤侄女约定来鲁西武家堡时，在下也暗中追随到此，以便略效微劳……”目光一掠那青衣少年，接道：“适时，犬子刚好赶回，知晓内情，和在下同行来此。”轻轻的咳了一声，道：“天平，以后如何？你说给这位伍兄听听。”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在下奉父命，尾随两位，咱们在酒楼上会过一面。”

伍无超道：“是的，白兄戏耍武家堡爪牙，在下记忆甚详。”

白天平道：“区区暗中见两位被那笑里藏刀的张总管，带往武家堡，也决心混入堡中，暗查一下内情……”

伍无超道：“武家堡防护森严。”

白天平道：“不错，武家堡防护森严，在下运气不错，总算还未被发觉，而且，也暗中得知了他们准备伏击伯母和凤妹妹的事，因此，来不及救两位出堡，就退了出来，禀告家父……”

黄凤姑道：“如若不是白叔父和白兄适时传警，我们母女，必然要陷于对方的阴谋之中。”

白天平笑道：“凤姑武功高强，就算陷入了他们的埋伏，也不难破围而出，但如此一来，就泄露了咱们的行踪。”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他们布置得很严密，埋伏的人手很多，如若我们母女真的陷入埋伏，必得有一番苦战。”

白玉山道：“贤侄女，我们父子，都是抱着赎罪心情而来，这等效劳，算得什么？”

那一直很少开口的黄夫人，突然说道：“玉山，如若黄七不是杀死先夫的凶手……”

白玉山欠欠身，接道：“嫂夫人放心，如若黄七不是凶手，小弟一定是凶手了。”

黄凤姑道：“娘！咱们谈正事吧！”

白天平俊秀的脸上，泛现出一股奇怪的神情，望了黄夫人一眼，默然不语。

伍元超接道：“老前辈，那武家堡中，组织庞大，充满着诡异……”

一面脱下了头上的毡帽。接道：“在下被他们在头上开了一刀。”

黄夫人奇道：“开了一刀？”

伍元超道：“不错，据张总管和那堡主说在我们脑袋中，放了一件东西。”

任是那黄夫人、白玉山见多识广，也不禁听得一呆，道：“在脑袋里放一件东西？那怎么可能的？”

伍元超笑一笑，道：“但这是事实，我们确被人在脑袋中放了东西，诸位不信，可以仔细的看看。”解开头上的纱布。

黄凤姑取过案上的烛火，低头看去。白玉山、黄夫人，全都探首张望。果然发现了伍元超的玉枕骨下，有一个半寸长短的伤口。但伤口已经结疤，快要完全复元。

黄凤姑长长吁一口气，道：“伍兄，如若真在脑袋里放一件东西，不论那东西多么细小，感受上定很痛苦。”

伍元超道：“在下也这等想，但事实上，除了心理上的不安外，并无痛苦。”

黄凤姑道：“这就有些奇怪了。”

站在一侧的白天平，一直保持着镇静的神情，对这等骇人听闻的事，没有一点惊讶的感觉。

伍元超包好纱布，戴上毡帽，缓缓说道：“不论他们在我们脑袋里放的什么，人虽无不适之感，但它必有作用。”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如若伍兄的头上肌肤之中，果然放有什么，总应该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但伍兄既无感觉，神智也未受到影响，那就说明了一件事。”

伍元超一怔道：“什么事？”

白玉平道：“脑袋里根本没有放东西！”

白玉山道：“胡说，伍少侠头上明明被开了一刀，怎么胡说谎言，你这等无根无据的论断，不觉着太狂妄吗？”

白天平一欠身，道：“爹爹责骂的是，但孩儿并非信口开河。”

白玉山道：“你说说看，凭什么推断伍少侠亲身经历的经过？”

白天平垂首应道：“爹爹既问，孩子不敢不说了。”

白玉山怒道：“你黄伯母，凤姐姐，都非外人，这位伍兄更是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你还把事情留在肚子里，连为父的也要瞒住了……”

白天平被骂的直眨着一对明若星月的眼睛，脸上微泛羞涩，神情极是尴尬。

黄凤姑低声接道：“二叔，让天平兄弟慢慢的说嘛，你一骂，反把他给骂愣了。”

白玉山瞪了天平一眼，道：“你凤姐姐替你讲情，还不谢过。”

白天平在父亲连番喝斥之下，有些迷惘也有些羞怯，望着黄凤姑，一抱拳道：“谢谢凤姐。”

黄凤姑急急还了一个万福，低声道：“二叔太严厉了，天平弟被你吓呆啦。”

白玉山笑一笑，脸色也变的温和起来，道：“你快说啊！发的什么怔。”

白天平道：“是，是……孩儿就说……”望望伍元超，接道：“他们本要在你们玉枕骨下，放一种药物泡制的毒珠，但两位福泽深厚，那脑后毒珠，并未被放进去，只不过是受一点皮肉之苦罢了。”

伍元超睁大着一双眼，望着白天平，神情不知是惊是喜。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白兄，你怎么知道？”

白天平道：“我也是听人说的，不过，此讯十分可靠。”

黄凤姑突然插口说道：“白兄弟，如是那毒珠装入脑中，不取出来，那人又将如何？”

白天平道：“听说那毒珠用一种配制特殊的药水浸过、如若那毒珠放入人脑，那人就会永受他们控制，随时可以置他死地。”

黄凤姑道：“好恶毒的方法。”

伍元超道：“在下也想到了这头上一刀，定有古怪，所以，他要先在我们头上动过手术，然后，再传授我们武功。”

白玉山道：“伍兄，可否把你在武家堡中的详细情形，告诉我们。”

伍元超点点头，把详细的经过，很仔细他说了一遍。

白玉山道：“伍兄，你们准备作何打算。”

伍元超道：“晚辈觉着这件事很难决定。”

白玉山道：“看来武家堡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可能牵涉到整个武林大局，两位如若留在堡中对日后武林大局必有助益。”

白天平突然接口说：“伍兄和铁兄，如肯留在武家堡，至少可以学得一身绝世武功。”

伍元超道：“他们真的会传授我们一身武功吗？”

白天平道：“真的，伍兄和铁兄，都是上佳的练武人选，而且，已有了很好的武功基础，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在江湖上走动的时日不多，武林中人，对两位都很陌生。”

伍元超呆了一呆，道：“白兄，你好像对武家堡很了解。”

白天平笑一笑，道：“了解的还不够多。”

伍元超道：“我们脑中并无毒珠，住在武家堡会不会露出马脚？”

白天平道：“这个吗？两位小心一些，也许不会露出马脚……”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金萍姑娘，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两位多听听她的意见，可免去不少麻烦。”

伍元超道：“白兄，是否和那金萍姑娘很熟？”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我们也只是见过一面，谈不上熟识二字。”

伍元超道：“诸位之意，是希望我们留在那里了？”

白天平神情肃然地说道：“兄弟只能把利害内情，说个明白，但两位是否愿意留在那里，仍然是两位自作决定。”

伍元超站起身子一抱拳，道：“白兄，是否留在武家堡，我要和铁兄商量一下，多承指教，兄弟感激不尽，但兄弟约定的时限到了，我不能拖累了金萍姑娘和铁兄，就此别过了。”

白天平笑道：“伍兄好走，我们不送了。”

伍元超道：“不敢有劳。”开门而去，眨眼间，隐失于夜暗之中。

掩好木门，回头看到了父亲一脸冷肃神情，白天平心里直打鼓。

果然，白玉山冷冷地开了腔，道：“天平，年轻人最忌骄字，你连客人也不送，不觉着太狂妄了吗？”

白天平欠身应道：“此地距武家堡并非太远，难保没有武家堡的巡夜眼线，孩儿多送他一步，就多一份被人发现的危险。”

白玉山嗯了一声，道：“你对武家堡的事，似乎是知道不少？”

白天平道：“孩儿从未踏入江湖一步，怎知江湖事，这些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步骤，孩儿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白玉山道：“那武家堡究竟是怎么回事？”

白天平面现难色，沉吟了一阵，道：“师父只告诉孩儿一个大概，说近年中江湖必生大变，武家堡只是他们在中原道上一个重要的分舵……”

白玉山似是瞧出了白天平的为难神情，想到无名子乃世外奇人，既然如此吩咐，自己总不能逼儿子背叛师命，说出内情，也就不再追问。

但黄凤姑却接口问道：“那位金萍姑娘，是何出身，似乎是潜伏在武家堡中的卧底的人？”

白天平道：“对金萍姑娘、小弟了解确然不多，不过，小弟听家师说过，有几位具有远见的武林前辈，数年前，都已经插手

此事，希望能把这一场武林的劫难，平息于无形之中，金萍姑娘是何出身，小弟实是不知。”

黄夫人突然说道：“不管武家堡是什么凶险的所在，但那都是以后的事，先夫之仇，却是不能不报，明天，我们母女就要去武家堡，找那张总管求证昔年先夫受害一事。”

黄凤姑道：“娘！咱们到此之事，十分隐秘，但武家堡却是早已知晓，如非天平兄暗中相助，咱们母女只怕都已身遭暗算黄夫人怔了一怔，道：“凤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就算那武家堡是龙潭虎穴，但也不能不报你爹的血海深仇啊！”

黄凤姑道：“爹的仇自然要报，但不能操之过急。”

黄夫人道：“孩子，咱们等了二十年，难道还要再等下去。”

黄凤姑接口道：“咱们要尽量忍耐，娘，咱们已忍耐了二十年……”

黄夫人冷冷接道：“凤姑，现在，谁是杀害你爹的凶手，咱们还不知道，还要如何一个忍法。”

白玉山突然接口说道：“嫂夫人说的是，大哥的仇恨实在不能再拖延了……”

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天平，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张总管逮住。”

白天平道：“张总管在武家堡中，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算咱们找到下手的机会，把他给捉住，只怕也会惊动了武家堡。”

白玉山道：“惊动了武家堡，又怎么样呢？”

白天平道：“武家堡表面上，虽然不见什么，但骨子里却是关系着武林劫难的关键，如是咱们想法子捉住了那张总管，那无异是打草惊蛇。”

白玉山啊了一声，道：“这么严重吗？”

白天平道：“事实上，武家堡早已牵扯了很多武林公案，只不过江湖上还没有太多的人知道罢了。”

目光转到黄夫人的身上，欠身一礼，道：“黄伯母，可否再忍耐一下。”

黄夫人皱皱眉头，道：“你要我如何忍耐，忍耐到几时？”

白天平道：“武家堡的内情，伯母已听到过了。”

黄夫人点点头，哦了一声！

白天平道：“那家武堡是否充满着诡异、神秘……”黄夫人又哦了一声。

白天平道：“所以，咱们如果把武家堡中的张总管抓住之后，只怕会引起武家堡的震动。”

黄夫人道：“震动了又如何？”

白天平道：“对咱们不利，对整个武林道都大大的不利。”

黄夫人道：“这么严重吗？”

白天平道：“所以，小侄觉着，如若伯母能够再忍耐一些时候，那就不妨再等了。”

黄夫人道：“娘，咱们不能找上武家堡去，必须等待机会才成。”

黄夫人道：“孩子，你们等吧！娘要拼着这条老命，去问个明白。”

白玉山道：“嫂夫人如若一定要去，在下奉陪。”

白天平道：“爹，如是只要找那位张总管，孩儿负责三日之内，把他生擒过来，请爹爹和伯母审问就是。”

黄凤姑道：“兄弟，你如生擒来张总管，会不会引起武家堡的怀疑呢？”

白天平道：“小弟尽量想法子，不惊动武家堡中人就是。”

黄夫人突然转脸望着黄凤姑，脸上是一种很奇异的神色，缓缓说道：“孩子，你可知道，为什么费了千辛万苦，把你送到清风庵去学艺吗？”

黄凤姑道：“女儿知道，要女儿学得一身武艺，为爹爹报仇。”

黄夫人道：“这就是了，目下你已经艺满出师，但你为什么竟不思为你爹爹报仇，反而多方阻碍为你爹爹报仇的事。”

黄凤姑道：“女儿心切父仇，决不在母亲之下，不过，伍少侠说过武家堡中的际遇之后，使女儿想起了一件事。”

黄夫人道：“什么事？”

黄凤姑道：“女儿离开清风庵时，师父告诫女儿的几句话。”

黄夫人道：“她说些什么？”

黄凤姑道：“师父说，武林中近年来有了很多奇怪公案，南北两家最有名的大镖局，各自失去了一笔很大的镖银，所有随镖走动的镖师和趟子手，未留一个活口。两家大镖局，不但交游广阔，而且，总镖头又都是极负盛名的人物，但那两趟镖的价值很高，两家镖局虽然基业深厚但在赔出失镖之后，也闹得元气大伤，数十年聚集的财富，全部赔光，而且又借了不少的债，此事，在江湖上闹了很久，但却没有找出一点线索。”

黄夫人道：“凤儿，失镖之事，和你爹的血海深仇，又有什么关系？”

黄凤姑道：“女儿之意，只是说明，江湖上有一股飘忽不定的神秘势力，他们出没无常，而且可能隐忍几年不动，听过武家堡的神秘情形之后，使女儿想到了武家堡可能和数年前的失镖有关。

黄夫人接道：“孩子，为娘还是想不出这和你爹的血海深仇有什么关系？”

黄凤姑道：“孩儿觉着如若武家堡和江湖大局有关，咱们应该再忍耐一时，白兄弟虽未说明详情，但女儿觉着他奉师命而来，定然有所作为，咱们不能破坏了白兄弟的计划。”

黄夫人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天平，你是真有什么计划？”

白天平道：“小侄是有一些计划，如若伯母能够等候几日，小侄是感激不尽。”

黄夫人冷笑一声，道：“孩子，你可能确定那张总管是凶手吗？”

白天平摇摇头道：“这个小侄不能确定，不过，他本来姓张，为什么甘愿改为黄七，作为伯父从人，其中定然是有原因了。”

黄夫人道：“你黄伯父救他于危难之中，他感恩图报，改名追随，那也不足为奇。”

白天平道：“伯母说的是，但那位张总管，一身武功，决不在黄伯父之下，而且，他隐身黄家，必有图谋。”

黄夫人道：“孩子，你伯父已死二十年了，说时间够长啦，凤姑长大成

人，而且已学得了一身武功，黄七也可以恢复原姓，在武家堡中做事。”

白玉山点点头，道：“嫂夫人说的是。”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伯母，家父和黄伯父的事，小侄决不敢有所偏袒，但小侄却万分相信，我爹爹绝非凶手。”

黄夫人道：“孩子，你敢这么武断，必有所据了。”

白天平缓缓道：“小侄已再三问过家父，当时伤害黄伯父的详情，以黄伯父生前的武功，那一剑，决不会伤到黄伯父，可惜，已然时过二十年，只怕很难再从黄伯父的尸体上，找出什么证明了……”

黄夫人接道：“天平，你可否说清楚一些，老实说，我对你父亲，十分敬重，只要能证明他不是凶手，我决不会对你爹有一丝一毫的成见。”

白天平道：“多谢伯母……伯父可能是在和家父切磋武功时，受了暗算，一种十分细微的暗器，使人无法查觉……”

白玉山接道：“孩子，我已经说过，这个不太可能，为父极快的搜查了全场。”

白天平道：“孩儿相信，还有没有搜查的地方……”

白玉山接道：“为父怀疑的，还是那杯茶。”

白天平道：“孩儿觉着，可能是两方面的配合，借爹爹之手，杀了黄伯父，使任何人，都在极为激动气忿之下，忘记了细微末节，使他们能够从从容取走他们欲得之物，灭去任何可能留下来的痕迹。”

黄夫人道：“白贤侄，你是说他们要盗取一些东西？”

白天平道：“小侄是这么想。”

黄夫人道：“但是家中的财物，并无短缺……”

白天平道：“他们不会偷取财物……”

黄夫人接道：“那他们要什么呢？家中的事务，大都由我管理，凤姑她爹很少过问。”

白天平道：“黄伯父生前，也许收藏的有你不知之物。”

黄夫人道：“那会是什么呢？”

白天平道：“小侄无法很具体的说出来，如若能找出那是什么？这隐秘就可以揭穿了。”

黄夫人叹息一声，道：“孩子，你说的太玄虚了。”

白天平道：“小侄斗胆假设几种东西来以供伯母卓裁。”

黄夫人道：“你说说看？”

白天平道：“譬如说一种武功秘籍，或是某一件事物隐秘内情，也可能是黄伯父知道一个人的隐秘之事。”

黄夫人呆了一呆，道：“孩子，你说的有理。”

白天平一抱拳，道：“伯母过奖。”

白玉山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事一样，霍然站起身子，道：“嫂夫人，大哥生前收有一檀木盒子，厚有五分，长不过八寸，宽约四指，嫂夫人见过没

有？”

黄夫人又是一怔，道：“什么颜色？”

白玉山道：“原木本色，上面还雕有花纹。”

黄夫人摇摇头，道：“没有见过，雕刻的什么花纹？”

白玉山道：“这个小弟未曾看清楚。”

黄夫人道：“你大哥生前，和你形影不离，你们相处的时间比我还多，你既然见到那木盒子，难道就没有问问他吗？”

白玉山苦笑一下，道：“大哥生前，为人豪放，视我如手足骨肉，什么事都和小弟商讨，但那檀木盒子，小弟却只见过一次，而且大哥匆匆收起，因此小弟就不好再问了，也正因大哥的举动，太过奇怪，所以，小弟对那檀木盒子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黄夫人道：“收殓你大哥尸体之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物，并未见那檀木盒子。”

黄凤姑道：“这么说来，问题就可能出在那木盒上面了。”

黄夫人道：“黄七在你父亲死后，并未离开，直到办完你父亲的丧事，他才辞别而去。”

白天平道：“如若他匆匆离开，只怕早就引起黄伯母的疑心。”

黄夫人道：“说的也是，不过，咱们找不到那木盒，也不能断言就是黄七偷走。”

白天平道：“有此线索，就容易追查了……”

抱拳一礼，道：“小侄希望伯母和爹以及凤妹，都再忍耐几天，先找一处隐秘的地方住下，小侄料想武家堡原本在等我们找上门去，明日还不见我们有所举动，必然会大举搜查，此地已然无法安身……”

黄凤姑接道：“你呢？不跟我们一起躲起来？”

白天平道：“小弟不和诸位同行，我要设法混入武家堡去。”

黄凤姑微微一怔，道：“混入武家堡？”

白天平道：“凤姐不要替我担心，武家堡中防守虽然十分严密，但小弟已知晓了他们不少暗语，只要小心一些，就不致露出破绽。”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白兄弟，你很怀疑那张总管，是吗？”

白天平道：“是的，小弟觉着伯父之死，定和此人有关。”

黄凤姑道：“兄弟，我也想混入武家堡中瞧瞧，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白天平笑一笑，道：“可是可以，不过进入武家堡甚费手脚，姐姐同行，只怕有些不便。”

黄凤姑道：“什么不便？”

白天平道：“混入武家堡中之后，要东躲西藏，有时，露宿花丛，有时要躲入屋顶，凡是可以藏身的地方，都可能是混入堡中的宿居之处，姐姐是女儿身……”

黄凤姑接道：“我可以易容改装，扮作男子模样。”白天平面泛为难之

色，望了父亲一眼。

白玉山轻轻咳了一声，道：“凤姑，身入武家堡，十分凶险，贤侄女能不去，还是最好不去。”

黄凤姑道：“父仇不共戴天，我如何能假手白兄弟一人担当。”

白玉山道：“这个，说的也是，贤侄女如是一定要去，至少要嫂夫人答允才成。”

黄凤姑回首望着母亲，道：“娘，女儿想混入武家堡去，希望娘能答应。”

黄夫人沉吟了一阵，道：“此行又非动手相搏，你白兄弟一人足矣，你去了反成了你白兄弟的累赘。”

黄凤姑道：“这一点娘可以放心，如若女儿没有得到师父真传，师父决不允女儿下山。”

黄夫人叹口气，道：“女大不由娘，看来，为娘的也没有办法阻止你了，不过，要问问你白兄弟，能不能带你同去？”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白兄弟，你瞧姐姐是否可以和你同行？”

白天平原本希望父亲和黄夫人，阻止黄凤姑的同行，但父亲和黄伯母都已似乎同意，自己如何能够阻止，只好说道：“既然伯母放心，小弟自然同意了。”

黄凤姑道：“那很好，咱们要几时动身？”

白天平道：“愈快愈好，伯母和家父先找一处隐身地方，咱们即刻行动，混入武家堡去。”

黄凤姑道：“我没有男子衣服。”

白天平道：“这只好临机应变，最好能就地取材，进入武家堡后，再做主意。”

黄凤姑回顾了黄夫人一眼，道：“娘，你和白叔叔先躲一阵，女儿和白兄弟同到武家堡去瞧瞧。”

黄夫人点点头道：“你们要小心一些。”

四人研商好联络办法，白天平和黄凤姑，先行离开了茅舍。

夜色中一阵紧赶，距离武家堡还有里许左右时，白天平就收住了脚步，低声说道：“凤姐姐，武家堡防守森严，要委屈你听从小弟吩咐了。”

黄凤姑道：“你说吧！姐姐唯命是从。”

白天平道：“姐姐请追随小弟身后一丈左右处，不可过远。”

黄凤姑道：“好！还要我做什么？”

白天平道：“距离以能看到小弟的手势为主。”

黄凤姑道：“如是遇上了敌人，我是否可以出手？”

白天平道：“除非那人对姐姐出手，或是你有把握一举把敌人制服，否则不可轻易出手。”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我记下了。”

第六回 夜探敌巢 屈充婢女

白天平举步向前行去，鹤行蛇伏，行动极为小心。

白黄凤姑亦是全神贯注，紧追在白天平身后。

片刻工夫，到了护城河前。凝目望去，夜色中水波荡漾。目光及处，不见人影，也不见渡河的小舟。

白天平举手一招，黄凤姑飞身跃落在白天平的身侧，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姐姐会泅水吗？”

黄凤姑摇摇头，道：“我不会。”

白天平掏出一方绢帕，道：“姐姐请把脸蒙起，万一被发现行踪时，也不让他们瞧到你的真面目。”

黄凤姑道：“你要泅水过去？”

白天平道：“小弟去碰碰运气，姐姐请在这里等我片刻。”跃身而起，翻入了护城河中。

黄凤姑探首看去，只见白天平并未落入水中，沿着水际，贴壁而行。

就在白天平身形消失不久，突闻一阵橹桨破水之声，传入耳际。一条快舟，由护城河中疾行而来。

黄凤姑目力极强，久隐暗中，已能适应夜色。运目望去，只见那快舟之上，站着三个腰系长刀的汉子，一个手执强弓，一个怀抱匣弩，连那摇橹大汉，小舟上共有四人。

疾行小舟，突然慢了下来，一道强烈的孔明灯光，直对黄凤姑隐身处，照射过来。

黄凤姑心中吃了一惊，暗道：他们似乎是知道我藏在此地一样，这一道灯光，不但来得很急，而且也来得很准。心中念转，人却疾快的向下一伏。

灯光在黄凤姑隐身左右，打了一转，突闻一人的声音说道：“不可能啊，怎会有人敢混进武家堡来了。”

另一个声音接道：“如若没有人来，这地方怎么有警讯传出。”

黄凤姑吃了一惊，暗道：这是什么机关，怎么人一到此地，就会传出了警讯？

但闻那先说话的声音，接道：“也许是什么苍鹰之类的大鸟，落在了那里。”

另一人未再答腔，灯光收敛，小船也缓缓向前驰去。

经过这一次变化之后，黄凤姑不得不提高了警觉，这地方，当真是有不少神奇的埋伏。心中转念之间，瞥见人影一闪，直到了停身之处。

黑衣人来的太快，快得使黄凤姑未看清楚。本能的右手一挥，一掌拍了出去。但闻波的一声，右手如击在软棉之上。

耳际间，响起了白天平的声音，道：“凤姐姐是我。”

说时，黄凤姑才瞧清楚，拍出的掌势，被人用手接住。两个人手掌相对，

肌肤相触。忽感一阵羞意，急急收了掌势。

细看白天平已然完全换了一身装束。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堡丁衣服，脸上也经过一番化妆。

白天平放下左手中一套衣服，道：“姐姐，要委屈你了，穿上这件衣服，只怕不合你的身子。”

黄凤姑接过衣服，略一犹豫，就穿了上去。原来，她身材娇小，也不用脱出女装，就把衣服加了上去。

白天平低声道：“姐姐，这地方布置严密，连我都没有料到，咱们混进去，不是易事。”

黄凤姑道：“兄弟的意思是……”

白天平道：“如若姐姐不想涉险，现在还可以退回去。”

黄凤姑笑一笑，道：“兄弟，你可是觉着碍你的手脚？”

白天平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黄凤姑道：“那就行了，既来之则安之，大不了和他们动手一搏。”

白天平急急说道：“凤姐，如非万不得已，千万不可出手。”

黄凤姑看他焦急之情，忍不住嫣然一笑，道：“我知道，姐姐不会坏你的事，咱们走吧！”一面顺手抓起了一把泥土，抹在脸上。

白天平道：“姐姐请跟在小弟后面。”一侧身，向下滑去。护城河的岸堤，都经人工修整的十分陡峭。

白天平滑到崖壁一半时，突然左手一伸，插入了土中，右手伸向下滑的黄凤姑道：“姐姐可要小弟帮忙。”

他伸手一揽，正好抓住了黄凤姑的柳腰，黄凤姑顿觉脸上一热，急急说道：“我练过壁虎功，这段崖壁，我还可以游走。”

白天平放开手，道：“姐姐小心。”

两人贴壁向前游走。行约三丈左右，突然向下滑落，进入了一座洞穴之中。

这等贴壁游走，极费内力，三丈左右的距离，已累得黄凤姑微微喘气。

但白天平来回游走两次，却是行若无事，不闻喘息之声。洞穴中倒卧着两个大汉，都被点了穴道，外衣也被人扒去。”

黄凤姑暗里运气，调匀呼吸，道：“兄弟，这两人被你点了穴道，岂不要泄露了咱们混入武家堡的隐秘？”

白天平道：“没有法子，小弟已经盘算过了，不制服两人，咱们很难混得进去，他们隐身洞穴，可以监视十几二十丈的水面动静。”

黄凤姑道：“整个武家堡护城河，都有这种洞穴吗？”

白天平道：“每隔二三十丈都有一个这样的洞穴，所以，不论日夜，武家堡护城河水面的动静，都在他们监视之下。”

黄凤姑道：“果然是防守严密，没有人会想到崖壁间会有暗桩。”

白天平道：“这些监视的暗桩，各有界限，现在，咱们正是处在一段空

隙之间，现在想法子越过护城河。”

黄凤姑看粼粼水波，大约有二丈多宽，估计自己的轻功，很难一跃而过，不禁一皱眉头，道：“这河面宽了一些！”

白天平道：“姐姐放心飞越，小弟助你一臂之力。”

他接着又道：“对面有两尺左右的岸滩，但不要发出声息，他们的巡河小艇刚过，半个更次之内不会再来。”

黄凤姑道：“兄弟，你对武家堡中的一切事物，都很熟悉？”

白天平道：“不瞒姐姐，小弟已经二入武家堡，这是第三次

黄凤姑道：“前两次，你怎么进去的？”

白天平道：“上两次是改扮混入。”

黄凤姑道：“有内应？”

白天平点点头，道：“姐姐高明。”

黄凤姑低声道：“可是那位金萍姑娘？”

白天平道：“姐姐，恕小弟不便奉告。”

黄凤姑一提气，道：“我过去了。”纵身而起，飞向对岸。

白天平右手随着她飞起的身子，推了出去。一股柔和的暗劲，推送着黄凤姑的身子，飞落对岸。

黄凤姑脚落实地，白天平也紧随而至。

抬头望了城堡一眼，低声道：“跃飞上去。”右臂伸手托住了黄凤姑的左臂，一提气，飞升而上。

落着城堡，两人不约而同的伏下了身子。

凝目四顾有好一阵，不见有巡城之人，白天平才缓缓站起，道：“从此刻起，咱们已入险境，姐姐沉着一些。”

飘身飞落而这时，黄凤姑已感觉出白天平不但身怀绝技，而且胆识、机智，都是顶尖人物，更难得的是，行动之间，似乎是老练异常，不似初出茅庐的人。

落下城堡，白天平不再隐身而起，竟然挺胸抬头的顺路而去。

黄凤姑已对白天平心生敬服，跟着他大步行进。

夜色笼罩的武家堡，只有宅院大门前，高吊着一盏红灯。广大的前场上，不见一个守卫之人。

黄凤姑心中暗道：“原来这武家堡的严密防守，只在堡外，城堡之内，却是松懈得很。”

心念转动之间，旁侧一座瓦舍中木门突然而开，鬼魅般飘出来了两条人影。两柄闪着寒芒的鬼头刀，横拦在两人前面。

白天平停下了脚步，道：“城河守卫，有要事禀报总管。”两个手执鬼头刀的黑衣大汉，打量了白天平和黄凤姑一眼，道：“日落西山下。”

白天平道：“明月挂天边。”

左首执刀大汉道：“两位没有瞧到内府高挑红灯吗？”

白天平道：“在下瞧见了。”

左首大汉道：“瞧见了，就该暂时退回，天亮再来。”

白天平道：“紧要大事，片刻难缓。”

左首大汉沉吟了片刻，道：“内府守卫，不像我们好说话了，两位酌量一下，是否紧要得非闯红灯不可？”

白天平道：“多谢两位大哥指教，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如若不能及时通报，明天府中追查起来，兄弟只怕是死罪了。”

站在右侧一直没有开口的黑衣人，突然接口说道：“什么事，如此重大？”

白天平道：“有夜行人混入了武家堡。”

两个人怔了一怔，道：“有人混进来了？”

白天平道：“不错，有人混入堡中！”

两个黑衣人吃了一惊，齐声道：“你没有看错吗？”

白天平道：“没有。”

左首黑衣人道：“你怎不传声报警。”

白天平道：“来人武功很高，在下瞧到他们一跃即过护城河，但却无法分清是自己人，或是敌人，如若传声报警，必将引起全堡的混乱，所以，决定把所见情形，报告内府，以凭卓裁。”两个黑衣人不再多问，一闪身让开了去路。

白天平加快脚步向前行去。

黄凤姑一语未发，紧追在白天平身后而行。

由白天平和两个黑衣人的对话之间，黄凤姑已了解了不少事，这武家堡中，充满着诡异，也充满着矛盾，府内侍卫，和府外侍卫，有着一一种隔阂距离。

白天平直待接近高大的庄院，才闪入了暗影之中。

黄凤姑欺近身侧，低声说道：“兄弟，你很老练。”

白天平道：“一来，小弟早已知晓堡中的大略情形；二则，是咱们的运气不错，整个武家堡，看来虽然一体，但真正的隐秘，却在这座庄院之中，里面的设备，也更为森严，内府中侍卫的武功，强过府外的守护很多……”

黄凤姑接道：“兄弟，可有人接应咱们？”

白天平笑一笑，道：“凤姐很高明，如是府内没有接应，咱们很少有混入的机会，但今晚上我突然决定而来的事，他们并不知道，是否能够取得联络，还要碰碰运气。”

黄凤姑道：“如是无法取到联络呢？”

白天平道：“咱们呈报了有人混入的警讯后，就立刻退出。”

黄凤姑道：“那不是空入宝山而回，太便宜武家堡了？”

白天平道：“凤姐的意思，可是要闹他们一阵？”

黄凤姑道：“正是此意，兄弟以为如何？”

白天平道：“千万不可，咱们如能够安全退出，至少他们无法知晓什么

人混入过堡中，但如一出手，就暴露了身份。”

黄凤姑道：“看来，对武家堡，斗智尤过斗力了。”

白天平道：“如是只需斗力，早有人动武家堡了。”

黄凤姑忽然觉着，自己对武家堡十分陌生，一个平常的城堡，但裹入了一片神秘的色彩之后，整个都显得诡异起来。

白天平笑一笑，道：“凤姐姐，该出手的时候，小弟会招呼你，请在此稍候片刻。”

突然一提气，疾升而起，高过屋面时，一个翻身，落入内院。

他的动作，轻灵巧快，一过屋面，立时向里滑落。

黄凤姑暗暗吸一口气，凝神倾听，一面暗作戒备。白天平去约一刻工夫之久，仍不见回来。

黄凤姑等得不耐起来，暗道：难道我就不能飞跃进去瞧瞧。

正待飞跃屋面，突然一阵衣袂飘风之声，掠顶而去。

一个手执长剑的黑衣人，飘落在身后一丈左右处。

黄凤姑吃了一惊，暗道：我如早有行动之念，此刻只怕正好遇着这黑衣人了。心中念转，人却屏息凝神，缩入了暗影中去。

那黑衣人长剑护身，目光四顾了一阵，冷笑道：“阁下请出来吧。”

黄凤姑怔了一怔，几乎要飞身而出，但却及时忍住。原来，她忽然发现，那黑衣人目光注定在另一处屋角暗影中。敢情那黑衣人在施用诈术。

黄凤姑暗暗忖道：武家堡中护卫，竟也是这样险诈。

念头还未转完，暗影中，传出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道：“叫化当真是命苦得很，想在这屋角里睡一觉，也是不成。”随着那说话之声，缓步行出一个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叫化子来。

这一下，黄凤姑真的吃了一惊，因为，那叫化子停身之处，可以看清楚自己停身所在，如若是那叫化子早已隐身在此，自己和白天平的一举一动，都已落入他双目之中。

那黑衣执剑人呆了一呆，道：“无影神丐……”

叫化子右手食指按在嘴唇上嘘了一声，道：“轻声些，别惊动了别人，叫化子有悄悄话说。”

那黑衣人微微一怔，但立时警觉，正待张口大叫，但已晚了一步。

叫化子一抬右手，一掌印在那黑衣人的前胸之上，左手一伸，抱住了那黑衣人倒摔在地上的身子，移入了暗影之中。

他的举动看起来很缓慢，但实则快速至极，黑衣人剑未举起，已伤在了那叫化子的手中。

黄凤姑看那叫化子，由现身到出手，也就不过是说句话的工夫，由二丈距离，冲向那黑衣人，到击倒那黑衣人，竟然未给他大声呼叫的机会。

如是那黑衣人大声呼叫，必将惊动这宅院中另外的人。

黄凤姑仍然担心，武家堡中，到处隐藏着守卫暗桩，纵然那黑衣人没有

呼叫的机会，也一样可能被人发觉。

但事情大大出了黄凤姑的意料之外，等了足足一盏热茶的工夫，竟然仍是毫无动静。

武家堡方面，再无护卫出现，那位无影神丐，把黑衣人拖入屋角之后，也有如投海泥沙，不闻讯息。

这种奇怪的寂静，使得黄凤姑甚感不安。幸好，片刻之后，白天平由宅院之中飞跃而出。

黄凤姑迎上去，低声说道：“兄弟，咱们行踪暴露了。”

白天平回顾了一眼，道：“怎么回事？”

黄凤姑低声说明了无影神丐现身的事，而且，那人隐身的屋角，就在自己身后一丈远之处。

白天平神情镇静地笑一笑道：“他如不现身，只怕那黑衣人会发现姐姐了。”

黄凤姑道：“你认识无影神丐？”

白天平道：“认识，无怪咱们行来很顺利，原来他早已在暗中掩护咱们。”

黄凤姑道：“要不要去见他，他就在咱们的身后？”

白天平摇摇头，道：“不用了，他早已离开了此地，而且，咱们现在也没有时间……”

语声微微一顿，道：“凤姐姐，小弟得留在武家堡中一段时间，姐姐……”

黄凤姑接道：“我也可以留这里。”

白天平沉吟不语。

黄凤姑道：“有碍难？”

白天平道：“无影神丐杀了一个堡卫，必将引起武家堡的震动，只怕要大举搜查，姐姐留这里很危险。”

黄凤姑道：“我真希望留这里，但如兄弟觉着姐姐会坏你的事、姐姐就只好离开了。”

白天平笑道：“姐姐别误会，我怕你受到委屈……”

黄凤姑道：“什么委屈？”

白天平道：“你留在这里，只怕要改扮女婢身份，那可能会受到……”突然住口不言。

黄凤姑眨眨眼睛笑道：“说啊！会怎么样？”

白天平道：“可能受到府中的武师调戏，姐姐如是忍不下气，必将暴露出身份，武家堡高手如云，想脱此险，恐非易事。”

黄凤姑羞恹一笑，道：“他们闹的没有分寸？”

白天平道：“这个，小弟无法奉答了。”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为了访查杀死爹爹的真凶，我会尽量的忍耐。”

白天平看她似是极愿留在这里，微微一笑，道：“好吧！咱们先进去再说。”飞身跃入宅院。

黄凤姑紧随而入。

白天平落着实地，极快的闪入一间房中。房中木门半闭，似是在等着白天平。

黄凤姑对白天平已经有了很强的信心，随着进入房内。房间中没有点灯，一片黑暗。

一个很低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两位都要留这里吗？”

白天平道：“是的。”

那声音又道：“再有一顿饭工夫，就要到府卫换班的时刻了，咱们的时间不多，黄姑娘请随在下的身后。”

黄凤姑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手执革刀的人，举步向外行地去。

白天平低声道：“姐姐，跟他去吧！”

黄凤姑道：“你不去……”

白天平道：“小弟会设法和姐姐联络，姐姐要多多忍耐。”

黄凤姑暗中一咬牙，举步随那黑衣人行去。

虽然在暗夜之中，但那黑衣人仍然是有意的躲避着黄凤姑，不让她瞧到自己的面貌。他的举动很小心，一直沿着墙根屋角处行动。

这一来，黄凤姑也被他影响的十分谨慎起来。

绕过了两重庭院，黑衣人突然停了下来，低声道：“请姑娘躲入这片花树丛中，记着不可擅自行动，半个时辰之内，自会有人来接应你。”

他虽是对黄凤姑说话，但却一直未转动头瞧过黄凤姑一眼。也不待黄凤姑回答，转身疾行而去。

黄凤姑愣愣的望着那黑衣人离去，只好闪身躲入花树丛中，她心中虽有事想问，但那黑衣人却不给她问话的机会。

足足过了有半个时辰左右，花树丛外，突然传过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黄姑娘。”

声音极低，但却箭一般传入了花丛之中，所以，黄凤姑听得很清楚。黄凤姑暗中运气戒备，闪身而出。

只见一个黑巾蒙面的青衣女子，站在花树丛外。

黄凤姑正待开口，那青衣女子已抢先道：“别说话，跟着我走。”一侧身，转入花丛中行去。

夜色幽暗，花树丛中更是一片漆黑。黄凤姑紧随那青衣女的身后，不敢拉远了距离。青衣少女双手分动树叶，迅速灵巧，却又不闻声息。

这件事，看来容易，其实，十分困难，分动那浓密的树叶，又不让它发出声息，力道的控制，必须要恰到好处。

穿越过了一片花树林，青衣女推开一扇圆门，进入了一座跨院。

她的举动，看上去粗枝大叶，其实，一切都细心之极，一路行来，任何举动，都不带一些声息。未发一言，也未回头望过黄凤姑一眼。

直待进入了一座密室之中，青衣女回头掩上了木门，才缓缓说道：“姑

娘，你不该留下的。”一面伸手扯下了面纱。

那是一张俊美的脸儿，只是紧紧的绷着，不见一点笑容。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你是金萍姑娘？”

青衣少女点点头，道：“不错，我叫金萍。”

黄凤姑道：“小妹留这里，可是会坏了你们的大事吗？”

金萍道：“黄姑娘，留这里很凶险，武家堡的能人很多，稍一不慎，就可能露出破绽，那不但将前功尽弃，而且，我们都可能死在此地。”

黄凤姑尴尬的笑一笑，道：“如是我真的这样坏事，小妹愿意离开。”

金萍叹息一声，道：“太晚了，姑娘，刚才，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已暗杀了四个府中的守卫。”

黄凤姑吃了一惊，道：“这个小妹全然不知。”

金萍道：“府中的守卫，大都是常走江湖的人物，他们的武功，也许不如姑娘，但他们很深沉，姑娘的行踪，数次被人发觉，情势逼人，我们不得不杀他灭口……”

黄凤姑啊了一声。

金萍接道：“今晚上，姑娘的运气好，堡主和几个重要的人，都在密室中议事，要不然，咱们岂能这容易的闯进来。”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现在，小妹应该如何？”

金萍道：“只好委屈姑娘扮成一个女婢，暂时留在这里了，不过……”

黄凤姑道：“不过什么？”

金萍道：“不过你还得经过一番易容改装，还要学习这里的规矩。”

黄凤姑道：“要得姐姐指教了。”

金萍道：“你先在这里坐息一阵，我去瞧你顶充的何人。”

黄凤姑突然想起了伍元超，低声问道：“那位伍少侠回来了没有？”

金萍道：“是伍元超吗？”

黄凤姑道：“不错，正是他。”

金萍道：“他已经回来了，但也几乎露出马脚。”

黄凤姑道：“唉！小妹学艺不精，连累姑娘跟着忙碌，心中不安得很。”

金萍淡淡一笑，道：“事已如此，姑娘也不用抱疚了，不过，今夜之变，是我自入武家堡以来，所见到最为重大的一件，明天必然会闹得天翻地覆，堡主精明过人，因为近几年来，武家堡太安定了，使他疏于防范，经过今夜变故之后，此后的武家堡必将是刁斗森严，鸟雀难渡，戒备上更加谨慎了。”转过身子，带上室门而去。

室中燃着一支火烛，照得景物清明。直到此刻，黄凤姑才有工夫，打量一下密室的布设。

这是一座布置小巧的房间，打扫的很干净，一张木榻和两张木椅外，别无他物。夜来的际遇，使得黄凤姑已警觉到这武家堡非等闲的地方，也不敢擅自离室。

等了足足有半炷香的工夫，木门呀然而开，金萍急步而入。

一瞥间，黄凤姑发觉了金萍的脸色不对。

来不及说话，金萍一扬手熄去了木案上的火烛，回手掩上了木门，房中黑暗如漆。

黄凤姑低声道：“姑娘有事情？”

金萍吁一口气，道：“警讯已传入了内厅，目下堡中的巡查，已然全部出动，堡主也亲自出动了。”

黄凤姑道：“很严重吗？”

金萍道：“很严重。”

黄凤姑道：“白天平有没有危险？”

黑暗中，黄凤姑无法看到金萍的神情，但等了良久，才听到金萍回答，道：“很难说，但愿他没有危险。”

黄凤姑道：“金萍姑娘，如是动上手，咱们能不能听到动静？”

金萍道：“听不到，这里是一间密室……”

语声顿了一顿，道：“你很关心他。”

黄凤姑道：“是我坚持要随他同来，他如行踪暴露，全为我所害，我怎能置之不理？”

金萍道：“你我都没有办法帮他，不用多费心思了。”

黄凤姑霍然站起身子道：“姑娘，放我出去。”

金萍讶然道：“你想干什么？”

黄凤姑道：“出去瞧瞧，万一他被人觉出了行踪，我也好帮他闯出武家堡。”

金萍叹口气道：“也许他不会被发现，你这一出去，那是非被发现不可。”

黄凤姑道：“姑娘的意思，我应该如何？”

金萍道：“坐观待变，看看明天的情势如何变化，然后再作计议。”

黄凤姑道：“如是白天平有了危险，咱们难道也坐视不管吗？”

金萍道：“姑娘，咱们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如是明明知道是徒死无益的事，又何必白白送掉性命？”

黄凤姑本待反唇相讥，但话到口边，又住口不言。

室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突然间，一个清冷的声音，水银泄地似的，钻入了密室之中，道：“金萍何在？”

金萍霍然起立，暗施传音之术，道：“黄姑娘，藏起来。”

晃燃了火折子，点起火烛。举步行了出去。打开的木门，也未关闭。

黄凤姑迅速的隐入木榻下面，心中暗道：这位金萍姑娘，好生大意，室中有人，竟然点起了火烛，连木门也不关闭。

但闻金萍应道：“婢子给堡主见礼。”

就这一句话的时间，黄凤姑心中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念，暗道：点灯开门，

一片坦然，岂不是迎合了兵法上攻心为上，任何人，房中隐藏有人，也不会这么粗心大意。不由心中赞道：好聪明的金萍，好冷静的姑娘。

一时间，黄凤姑心中生出了无比的敬佩。

只听那清冷的声音，道：“你查点一下，你辖下的女婢，有无可疑的人物？”

金萍道：“婢子这就去办。”

下面的话，黄凤姑虽然凝神倾听，却已无法听到。

木门就那样的开着，火烛溶溶，照得小室通明。

藏在木榻下的黄凤姑，已经觉出了事态严重，此时此情，再也出不得一点事情，又过了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黄凤姑仍然不敢出来。

又过半炷香的时间，一阵步履声，传了进来，紧接着是关门的声音。

是金萍，轻轻拍了一下木榻，道：“黄姑娘请出来吧！”

黄凤姑闪身而出，低声道：“白兄弟……”

金萍摇摇头，熄去了火烛，道：“上床睡觉。”

黄凤姑登上木榻，金萍也随着躺下，两人并枕而卧，金萍才低声说道：“白公子没有消息。”

黄凤姑道：“这么说来，他已经躲过了，没有被人发现。”

金萍道：“姑娘，你这样的问法，我也不能答复，不过，白公子武功很高，人也机警的很，而且，还有两位江湖高人，在暗中助他，照说是不会遇上危险……”

黄凤姑接道：“这我就放心了。”

金萍轻轻叹息一声，道：“不过，武家堡中有很古怪的埋伏、设备，如是他不小心，也可能陷落在此。”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那是说……”

金萍接道：“一句说完，目下情势是凶吉未卜，但咱们无能为力，明天我去打听一下，再作道理。”

黄凤姑道：“这件事，姑娘要多多费心。”

金萍道：“白公子的事，咱们暂时不谈，你姑娘的事，目下也是一大问题，今夜事情闹得太大，武家堡中，定会有很高的警觉，我看，近日中，必会有很严厉的一番清查，所以，要你改充女婢的事，也不得不设法改变一下了。”

黄凤姑道：“改变什么？”

金萍道：“从现在起，姑娘不宜再现身露面了，只好委屈你先躲起来，然后，找机会把你送出武家堡。现在，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咱们要准备万一之变，如若不幸被人发觉了，只怕要有一场搏杀恶斗了。”

黄凤姑未料到局势发展到如此情形，心中暗暗忖道：目下未确知白兄弟的消息，只好暂时忍耐，以观其变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小妹对此地事务不熟，一切都要靠你金姑娘指

导了。”

金萍淡然一笑，道：“咱们命运一样，一旦被堡主发现了什么，他对我忿怒，尤过对你数十百倍，我亦必遭受到最残酷的惩罚。”

黄凤姑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一夜匆匆，未再有事故发生。

第二天，天色一亮，金萍就匆匆而出，直待中午时分，才回到小屋。从身上取出了个夹着菜的馒头道：“黄姑娘委屈些，先把这个馒头吃下去，今夜里如有机会，我就送你出去。”

黄凤姑腹中已有些饥饿，接过馒头，大口食用，一面问道：“白兄弟……”

金萍接道：“行踪未明，昨夜的一番严密搜查，未找到他的下落。”

忽然间人影一闪，一个身束白围裙，脸上带有油污，形若厨房下手的人，无声无息的飘入了室中。

金萍吃了一惊，道：“什么人？”

来人笑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道：“我……白天平。”

黄凤姑心中大喜，道：“是白兄弟！”

白天平道：“是我……”

黄凤姑道：“你没有事吗？”

白天平道：“我很好，昨夜中我在厨房里躲了半夜，发现了厨房中的人手很杂，我就留在厨下了。”

金萍笑一笑，道：“厨下没有人去查过吗？”

白天平道：“有！不过，像我这做下手的人，洗碗、烧火的地方，查问的人，怕身上沾了油污，不肯过去，随便问问就走了。”

金萍神情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道：“你穿着这一身厨下衣服，跑到这里来，难道不怕露出破绽来吗？”

白天平道：“我很小心。”

金萍道：“目下的武家堡戒备很森严，如若我没有猜错，你来此的事，可能已经落入他们的眼目中了。”

白天平面现愧色，低声说道：“在下亦知道不该来此，但我担心凤姐姐的安危，老实说，我能舍命一拼，战死此地，也不能让凤姐姐受到一点伤害。”

金萍啊了一声，回头望望黄凤姑，笑道：“原来，你们彼此都是这样关心着，这位黄姑娘也是的，自己刚刚松口气，就一叠声问白兄弟怎么样了，黄姑娘不知武家堡中事，也还罢了，但你对武家堡知道的不少，竟也来冒这样的风险。”

白天平道：“事已至此，姑娘还得想个法子应付才是。”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这要看咱们的运气了，你们在室中等我，我出去瞧瞧。”开了木门自去。

黄凤姑低声道：“白兄弟，这样的严重吗？她会不会故意吓唬咱们？”

白天平摇摇头，道：“不会，她是个非常可敬的人，终年累月，身处虎

口，武家堡中事，都是她传递出去。”

黄凤姑道：“原来如此。”

白天平道：“金萍智计多端，胆大心细，必有应付之法，小弟担心的是姐姐……”

黄凤姑道：“担心我？”

白天平道：“是的，目下武家堡戒备森严，只怕很难把姐姐送出去了。”

黄凤姑笑一笑，道：“你呢？一点也不担心自己吗？”

白天平道：“小弟安危早置度外，姐姐……”

黄凤姑道，“我也是一样，既入虎穴，早忘生死。”

白天平沉略一沉吟道：“金萍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如是别无良策，今晚上，我带姐姐硬闯出去。”

黄凤姑正待答话，金萍已匆匆而入。

她神色间十分严肃，一看之下，就知道不会是太好的消息。

果然，金萍一开口，就说道：“无影神丐受了伤，但幸好他已逃走……”

目光一掠黄凤姑，接道：“黄姑娘想离开的事，只怕要等一些时光了。”

白天平道：“为什么？”

金萍道：“堡主断言堡中有内应，所以，先把四面出路封死，然后再逐院搜查。”

白天平道：“没有办法可想了？”

金萍道：“离开武家堡的打算，只好暂时收起，目下咱们算计的是如何才能使两位藏好，不让他们发现。”

白天平道：“可能吗？”

金萍道：“很困难，但他们明天，才能搜到此地，咱们还有一日夜的时间……”

白天平道：“他们搜的很严吗？”

金萍道：“不遗细微，每搜过一处所在，就检点人数，新发证件，布置很严密的。”

白天平道：“今天入夜之后，我们想法子硬闯出去。”

金萍摇摇头，道：“不行，两位的武功虽然高强，但武家堡人手太多，而且，一向在江湖上走动的十个精锐高手，都留在堡中，两位想闯出去，只怕不是易事。”

白天平道：“那姑娘的意思是……”

金萍道：“好在，他们目前还未对我生疑，我的行动还自由。容我慢慢设法，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两全之策。”

白天平道：“金姑娘，在下权衡利害得失，觉着宁可我们暴露了行踪，也不能让你暴露，如是想不出妥当办法，我和凤姐姐决心今夜中破围而出……”

双目中神光闪动，接道：“我不信武家堡中这些高手，真能拦得住我。”

金萍柔声说道：“白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姑不论你们能否闯得出去，但你全力施为，必然会造成很大的伤亡，那岂不引起了武家堡的注意。”

白天平道：“这个……”

金萍笑一笑，道：“能不动手，才是上上之策……”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就我数年观察所得，武家堡真正的主人，似乎不是堡主，堡主只是对外发号施令，但我也无法找出那隐在暗中的首脑……”

黄凤姑奇道：“有这等事？”

金萍道：“武家堡最机要的地方，并非堡主宿居的内厅，而是后面花园中一座小巧的普通院落。”

白天平道：“那里面是……”

金萍道：“那里面什么样子，我没有去过，无法猜测，但我远远的看过那个院子，那只是一幢不起眼的小四合院，紧靠在假山旁边。”

白天平道：“姑娘没有进去过？”

金萍道：“没有，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那座小巧宅院中住的很重要的人物，四周戒备的很森严，但表面上，却又看不出戒备的情形。”

白天平道：“那就好了，那座小巧宅院之中，大约是住的真正首脑人物。”

金萍道：“目下只知那里戒备的很严，咱们却无法知晓那里面住的什么人，但有了这样线索，大概就容易多了。”

白天平道：“今夜在下去摸摸底看。”

金萍摇摇头，道：“你不能去，不论你轻功如何高明，但护守在四周的人，都藏在花树丛中，决无法逃过他们的监视。”

白天平道：“咱们既然知道了这样一处地方，总不能袖手不问啊！”

金萍道：“自然要想法子知道，不过，不宜暗去，只好明往。”

白天平道：“暗去尚且不可，如何能够明往？”

金萍道：“这个我来想办法，不过不能操之过急，你和黄姑娘的事，应该有个妥善办法……”

白天平道：“如若我们不能闯出去，那是只有留在这里了，武家堡的厨房，十分庞大，人手很多，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内情，只要我小心一些，就可以混过去了，但凤姐姐，要姑娘设法保护。”

金萍道：“黄姑娘藏在这里，并非善策，在他们精密搜查之下，这地方很不保险，如想混水摸鱼，只有想法子把黄姑娘排入歌姬中去。”

白天平道：“那怎么行，那些歌姬，不是有一定的数目吗？”

金萍道：“还有一批新从外面掳掠来的女子，经常保持有数十名，这些女孩子，有出身大家闺秀，也有小家碧玉，品级很复杂，但她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要长的够美，而且，年龄不过二十岁，如能把黄姑娘插入那批训练中的歌姬里去，或可避过人的耳目。”

白天平道：“那里适合吗？”

金萍道：“武家堡中，哪里都不适合黄姑娘的身份，但那里可能是唯一可以掩饰身份的地方。”

黄凤姑道：“我去，劳请你金姑娘替我安排一下。”

金萍道：“白公子意下如何？”

白天平道：“那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金萍道：“身处此堡，随时都可能遇上危险，不过，那里危险不大，黄姑娘只要能谨慎一些，当无凶险。”

黄凤姑道：“那就劳请金姑娘带我去吧！”

金萍笑道：“要去也不是现在，晚上才能去，我还要替你换过衣服，稍为改扮一下……”

黄凤姑啊了一声！

金萍的目光，转注白天平的身上，道：“白公子，也暂请留在这里，一则出去太危险，二则是，我数年来苦寻不见的隐秘，很可能就在那小院之中，不管如何，总要想法子一探内情。”

白天平缓缓说道：“金姑娘，你太重要了，所以，在下不主张姑娘涉险，那小院落的形势，请姑娘告诉在下，由我设法混进去，探个明白。”

一顿，又道：“金姑娘应该明白，我进去，也不过是武家堡又发觉了一个摸进来的夜行人罢了，你如身份暴露，不但数年苦功，毁于一旦，而且，此后咱们再无法得知武家堡的消息。”

金萍沉吟不语。

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道：“姑娘，在下说的是由衷之言，希望姑娘三思。”

金萍点点头，道：“这件事，让我想一想，再作决定。”

白天平道：“就此决定了，趁他们今夜还在大举搜查堡中奸细，有些混乱时，我开始行动，不过在下有一件事，恳托姑娘。”

金萍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我如不幸被他们发觉，只怕难免一战，不论胜负如何我势必无法再在这里停留下去，我离开了武家堡之后，盼望你多多照顾黄姑娘。”

黄凤姑突然接口说道：“兄弟，咱们一起去。”

白天平笑一笑，道：“姐姐，如若金萍姑娘的推断不错，那里面定然埋伏重重，充满着凶险，小弟一个人去，行动方便一些……”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金姑娘虽然有一两个助手，但都难当大任，姐姐留这里也可助她一臂之力。”

黄凤姑目光转注到金萍的脸上，道：“金姑娘，是否真要我帮助你。”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今夜里咱们看情形，如是能够送你出去，你也离开这里，如若不能出去，就留在这里。”

黄凤姑道：“白兄弟，你要小心一些啊！”

白天平笑一笑，道：“两位再谈谈吧！小弟要回厨房了。”

目睹白天平离去之后，黄凤姑心中忽然生出焦急之感，道：“金姑娘，武家堡中戒备十分森严，大白天白兄弟穿着一件厨下人的衣服，怎能来去自如？”

金萍微微一笑，道：“姑娘很细心。”

黄凤姑道：“小妹想不通，请教大姐。”

金萍笑道：“白公子人很机警，而且有一付好身手，和一种很奇幻的轻身武功，你不用替他担心。”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姐姐的镇静功夫，实叫小妹佩服。”

金萍道：“常处于险恶之中，自会养成一种异于常人的镇静，黄姑娘如和小妹易地而为，自亦会有此镇静的功夫。”

黄凤姑轻轻叹息一声，道：“话虽如此，如若没有天赋的过人才慧，纵有历练，亦难有此境界……”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金姑娘觉着小妹能为臂助，小妹极愿如此。”

金萍道：“如是能送你走，还是送你离去的好，此地太过凶险，不宜留居，姑娘请留室中，小妹还有事情待理。”举步出门而去。

直待天色入夜之后，金萍才匆匆回入密室，手中还带着一套衣服。放下衣服，金萍低声说道：“黄姑娘快请换过衣服。”

那是堡中珍字辈丫头穿的衣服。局外人瞧不出什么，但堡中人，却能一眼分辨出丫头的排名。

换过衣服，黄凤姑低声问道：“金姑娘，我该如何？”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黄姑娘的胆气如何？”

黄凤姑道：“小妹自信还有几分胆量。”

金萍道：“适才堡主要小妹，就珍字排名的女婢中，选一个聪明、可靠的，送往后园，听候使唤，这府中的女婢，将近百人，大都由小妹管理，只有玉字排名的几个丫头，责有专司，不归小妹调度，姐姐如有胆气，小妹想把你选送后园，我虽不知定会在那孤立宅院中听差，但大致是没有错，但姐姐如不愿去，小妹也不勉强。”

黄凤姑道：“那里面难道没有丫头吗？”

金萍道：“有！听说刚刚死去。”

黄凤姑愕然道：“刚刚死去？”

金萍道：“是的，小妹也是最近才发觉那座孤立后园的小巧宅院有异，后园一向列为禁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所以里面的情形，小妹一无所知，此事如何，还要姐姐决定了。”

黄凤姑略一沉吟道：“我去，不过要姐姐设法通知白兄弟一声，转告我母亲，就说我隐藏武家堡查访仇人，免她老人家的挂念。”

金萍一面教她武家堡的规矩，一面解说这武家堡中的形势。

时间太短促，金萍尽量说的简明，以便黄凤姑对武家堡先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黄凤姑静静的听完后，缓缓说道：“进入后园之时，我不能带兵刃吧！”

金萍点点头道：“绝不能带，但也不能完全没有防身之物。”

黄凤姑道：“我带四枚金钗。”

金萍笑一笑，道：“藏好一些，记着，你现在的名字叫珍珍。”

黄凤姑道：“珍珍，府中有这样丫头吗？”

金萍道：“没有，名字是我给你取的，但府中珍字排名的丫头很多，叫珍珍的，只有你一个，记着我刚才教你那一套说词，他们很可能会查问你的身世来历。”

黄凤姑道：“多谢指教，这些我都记下了。”

金萍道：“还有一点最重要，这地方不是正大门派，这里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珍字排名的丫头，辈份也很小，常常难免受到一些欺侮，第一件重要的事，是要多多忍耐，只要不是侵犯得太厉害，不妨让他们占点便宜，这一点，还望姑娘从权。”

黄凤姑有些羞怩，也有些心慌，抬头望望金萍，喃喃地道：“我……”

金萍道：“你要逆来顺受。”

黄凤姑话题一转，道：“我们走吧！”低垂着螭首，紧随在金萍的身后。穿越几重庭院，到了后园之中。

金萍当先带路，一脚踏进了后园的门。

立时，有一个身着劲装的汉子，迎了上来道：“你是金萍姑娘吧！”

金萍道：“不错，阁下是……”

劲装大汉笑一笑，道：“在下古奇，主管后园中的事务。”

金萍道：“原来是古大爷。”

劲装大汉淡淡一笑，目光转到黄凤姑娘的身上，道：“这位姑娘是……”

金萍道：“小婢奉堡主之命，特送这位姑娘到此，听候遣差。”

古奇笑一笑道：“不敢有劳姑娘，这个姑娘交给在下带去吧！”

金萍道：“好！这位姑娘叫珍珍，希望你古大爷多多照顾。”

古奇道：“姑娘放心。”

金萍回顾了黄凤姑一眼道：“你能选到此地听命，那是你的造化，希望你好自为之。”

黄凤姑点点头，道：“多谢姐姐提拔。”

金萍道：“我回去了，你跟古大爷去吧！”

黄凤姑斜对古奇，道：“多谢古大爷照顾。”

古奇似是很想放声大笑，但他心中却似又有很多的顾忌，忍着不敢让笑的声音太大，看起来那笑容很奇怪。

黄凤姑欠欠身，又道：“古大爷，小婢到武家堡中不久，知晓的事情不多，还望大爷多多指教。”

古奇伸手在黄凤姑娘的肩头上拍了拍，借机会在黄姑娘的脸蛋上轻轻摸了一下，道：“你放心，只要听我的，包你平安无事。”

黄凤姑心中无比的厌恶，但却不能翻脸，双颊微微一红，扭了一下腰肢，道：“古大爷，小妹不懂事，日后万一有什么开罪你的地方，你可不要放在心上啊！”

古奇脸色一整，冷冷说道：“最好是别有万一，这地方和前面有些不同，死一个人，算不得什么！”

黄凤姑轻轻叹息一声，道：“古大爷，你生气了？”

古奇笑一笑，道：“我的脾气有些怪，喜怒无常，如是姑娘想和我相处得好些，姑娘最好是迁就在下一些。”

这是明目张胆的威胁，黄凤姑心中冒出了怒火。

但她仍然强自忍着，道：“那是说，小妹如是得罪了大爷，可能会死于大爷之手，是吗？”

古奇冷冷地笑一笑，道：“难说啊，这里本来有一位听使唤的丫头，但不幸得很，她今天早上竟然死去了。”

这当儿，那小巧四合宅关闭的木门，突然大开。

黄凤姑凝目向门内望去，却不见有人出现。

古奇脸色一变，低声道：“珍珍姑娘，快些进去，应该时时小心一些。”

黄凤姑看古奇惊恐之状，甚觉奇怪很想问一问，但古奇却不再给她说话的机会，低着头向前行去。

进入那大开的木门，两扇木门立刻关了起来。

金萍多次的警告，使得黄凤姑变的十分小心，也不敢回头瞧看那木门如何会关了起来，因为在进门时匆匆一瞥间，没有瞧到门后有人。

院子不大，七八步已到了上房门口。

古奇停下脚步，整了整身上的衣服，道：“新来女婢珍珍姑娘晋见。”

上房中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道：“叫她进来。”

叫她进来，大概没有让古奇同入，古奇一侧身，低声道：“进去。”

黄凤姑微垂螭首，缓步行进正屋，目光所及处，室中一片空荡，只有一张太师椅，却不见座位上有人。

这是一间很奇怪的房子，整个的房间中，只摆那一张椅子。

但闻那沙哑的声音，道：“你叫珍珍？”

黄凤姑点点头，道：“是的，小婢叫珍珍。”

她本来很想抬起头来，看看那说话的人，但金萍再三的嘱咐，使得黄凤姑变的十分谨慎。

只听那沙哑的声音说道：“东面厢房，是你住的地方，每天清晨，打扫庭院之后，就回到房中，未得招呼，不可乱跑。”

黄凤姑心中大感奇怪，口中却应道：“婢子知道。”沙哑声音道：“好！你可以退出去了。”

黄凤姑欠身一礼，退出正屋。

除了垂首时目光所及的地方之外，一直没有抬头打量过正屋的形势。

除了那沙哑的声音之外，也一直没有见过说话人的形貌。

退出正屋，古奇竟然也不知去向何处。小巧四合院中，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黄凤姑暗暗吁一口气，抬头看去。果见东厢木门，半掩半开。

除了东厢之外，西厢南屋，都紧闭着门，紧靠假山，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如是那正屋中，有一道暗门，直通入假山腹中，这座小巧的院落，只是用作掩人耳目之用，自然就无法在这院落中见到什到了。心中念转，人却举步行入了东厢。

只见房中锦帐绣榻，布置得十分高雅，另一角有一座妆台，上面还摆一面很大的铜镜。

铜镜擦得很明亮，黄凤姑的人影，清晰的入了铜镜之中。

这不像是一个丫头身份人住的地方。尤其是那一张木榻，雕花描凤，极是名贵。这里的一切布置，显得很不调和。

黄凤姑打量室中景物之时，很仔细的搜查了一遍。

室中没险，黄凤姑才安下心来，掩上了房门，加上木栓，缓缓在木椅上，坐了下来。

这里充满着诡秘，也有些凄清，一切对她都那么陌生。

古奇的人很坏，但他现在寄愿古奇在这里。

她心中的疑问太多，但却无处求证，也无人可问。

这不是临阵对敌，但却有一种强猛绝伦的压迫感。

就这样的坐着，就这呆呆的想，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突然，门外响起了剥剥之声，黄凤姑收住了胡思乱想，暗自提一口气，道：“什么人？”

第七回 侍寝之危 巧言离间

室外响起了古奇的声音，道：“我！”

黄凤姑打开木门，暗中却凝神戒备。

门外果然是古奇。古奇一侧身，进入房中，回手掩上了房门。

黄凤姑心中暗作准备，尽量忍耐，如若这古奇的举动，超越了她能忍耐的最大限度，只有舍命一拚。

她心中有了这层计划，人反而变得镇静下来，笑一笑，道：“古大爷，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古奇双目在黄凤姑的脸上瞧了一阵，答非所问地，道：“你来此之前，那位金萍姑娘，和你谈过吗？”

黄凤姑道：“谈什么？”

古奇道：“进入这院落之后，姑娘应该做些什么？”

黄凤姑道：“侍候诸位。”

古奇道：“嗯！那很好，二爷已然看上了你，但他现在没有空，今晚上，你可侍寝……”

黄凤姑心中一跳，几乎要失声而叫。暗暗的吁一口气，忍耐下胸中的怒气，笑一笑，道：“古大爷，二爷是谁啊？”

古奇脸上闪掠过一抹冷笑，道：“怎么？你没有见到二爷。”

黄凤姑道：“没有见到。”

古奇道：“刚才你进入厅中……”

黄凤姑道：“厅中只有一张太师椅，不见人踪，也不见别的摆设，我只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古奇道：“那就是二爷。”

黄凤姑望望天色，距天黑还有一段距离，心中暗道：“至少我该忍到晚上再说，多留大半天，也许能多了解一些这里的诡秘内情。”

心中念转，口中道：“可惜我没有瞧到他。”

古奇道：“你没有陪侍过人吗？”

黄凤姑只觉脸上一热，道：“自然是啊！”

古奇道：“二爷性子急，你如是初度侍人，只怕要受到很大的痛苦。”

黄凤姑心头怦怦乱跳，道：“古大爷，这些事，金萍大姐没有对我说过，小妹是当丫头来的，如是诸位要找姬妾，堡中多的是歌姬，小妹可以去和金萍大姐说一声，请她再选两个美貌的歌姬到此。”

古奇道：“你不用打如意算盘，凡是进了这木门的人，都别想出去，连我也是一样，这后花园是我最大的活动范围，不能离开后园。”

黄凤姑道：“金萍大姐怎么不告诉我呢？”

古奇道：“别抱怨金萍，因为，她也不知道这里的事情。”

黄凤姑黯然说道：“古大爷，你得救救我啊！”

古奇沉吟了一阵，道：“你被二爷看上，等于羊入虎口，谁也没有法子帮你，我只能助你减少一些破瓜的痛苦。”

这等事，直言直语的说了出来，黄凤姑虽然极力忍耐，但也不禁听得脸色大变。

但她心中早有了准备，非到绝无可忍的地步，不和人闹翻，所以，强忍下心中一口气，别过脸去，道：“你要用什么方法帮助我？”

古奇道：“二爷不知怜香惜玉，狂风暴雨一般，在下曾经亲耳听闻那等悲嚎，静夜里，当真是惊心动魄……”

黄凤姑心神皆震，接道：“那我要怎么办啊！”

古奇笑一笑，道：“你当真没有侍应过男人吗？”

黄凤姑摇摇头，默然不语。一位黄花大闺女，在清静无尘的佛门中长大，这些话叫她如何说得出口。

古奇严肃地说道：“你不该到这里来的，但你来了，就无法逃避这些厄运，我古奇虽然长相粗鲁，但却是很懂怜香惜玉，姑娘如肯让在下破去处女之身，二爷狂雨打花时，姑娘也可以减少不少的痛苦。”

黄凤姑心中忿怒至极，极力克制着不让它发作出来，摇摇头，道：“谢谢你，古大爷，女孩儿的贞操，珍逾性命，我宁可死，也不甘忍受这些屈辱……”

古奇哦了一声，道：“武家堡的丫头……”

黄凤姑道：“你说的都是那些歌姬，她们和我们不同。”

古奇道：“哪里不同了？”

黄凤姑道：“我们只管洒扫庭院，奉酒献茶，别的事，恕难从命，要是不适于留此，我去告诉金萍姐姐换一个人来。”

古奇神情冷肃地说道：“晚了，你不该让二爷看到，别说金萍了，就算堡主亲来，也未必能把你接出去。”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怎么？难道你们比堡主还要大吗？”

古奇笑一笑，道：“这里的事，外人无法知晓，你如能活下去，自然会知道内情。”突然伸出手去，抓向黄凤姑的右腕。

黄凤姑一闪避开，道：“你要干什么？”

古奇呆了一呆，道：“你武功不弱。”转身行了出去。

黄凤姑重又掩上房门，长长吁一口气，忖道：“这地方险恶无比，那古奇之言，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此非善地，非得多加谨慎不可。”

她摸了摸藏在腰间的匕首，心念暗决，宁可埋骨溅血于此，也不能受到屈辱。

为了应付这诡异莫测的险恶之境，黄凤姑运气调息，准备随时应变。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零乱的步履之声，传入耳际。

黄凤姑霍然惊觉，站起身子，隐到门后。她心中早有准备反而镇静了很多，轻轻打开一扇木门，向外望去。

只见有两个人，相对而立，微闭双目，不停的仰面呼吸。看清了两人的形貌，黄凤姑不禁大大的吃了一惊。

敢情，这两人竟然是铁成刚和伍元超。两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不停的作深长的呼吸，似乎是他们的心胸中，塞满了气闷，要借这深长的呼吸发泄出来。

黄凤姑看了一阵，好奇之心大动，推开木门，走出门外。她明白，此时此情，决不能向两人招呼一句，那将立刻露出马脚。但她又希望两人能发觉她，所以，故意把木门弄出一些声息。

果然惊动了伍元超和铁成刚。两个人同时转过脸来，目光投注到黄凤姑的身上。

铁成刚脸上泛起愕然之色，大有立刻呼叫之意，但他却及时忍了下来。

铁成刚只是有些急躁，他的人并不傻，略一沉吟之后，立即吼道：“你站在那里瞧什么？”

黄凤姑心中暗暗一笑，忖道：“一个人，如是处在生死一发的险恶环境之中，傻人也会变得聪明一些。”

心念转动之间，伍元超却大步行了过来，一挥手，道：“姑娘是新来的吧？”

黄凤姑一欠身，道：“婢子叫珍珍，刚来不久。”

伍元超道：“那就难怪你不知规矩了。”

黄凤姑道：“小婢初到此地，一切都不熟悉，还指望两位大爷指教。”

伍元超一挥手，道：“回房去吧！以后不许再偷看我们练功。”

黄凤姑应了一声，转身行了两步，突然又回过身来，道：“小婢请教两位，厨房在何处？”

铁成刚一怔，道：“厨房，我们怎会知道？”

伍元超道：“这里好像是不用做饭，到时候就会有人送来了。”

黄凤姑道：“可是要小婢去取吗？”

伍元超道：“你不会问问这里管事的人，我们怎么知道。”

谈话之间，古奇缓步由门外行入院中。

古奇对伍元超和铁成刚，似是极为恭顺，抱拳一礼，道：“两位少爷。”

黄凤姑听得心头一怔，暗道：“这两人怎么会被称作少爷呢！”

伍元超目光一掠古奇，冷冷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古奇一欠身，道：“这位新来的丫头珍珍，在下恐怕她不太懂事，说话开罪了两位。”

铁成刚一挥手，道：“这里的事，不用你管了。”

古奇神情冷漠，脸上一直是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欠欠身，退了出去。

直待古奇退了出去，黄凤姑才低声说道：“两位的身份，似是很高啊！”

伍元超道：“我们很受优遇，姑娘快请回房去吧……”

黄凤姑接道：“我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希望能问个明白。”

伍元超道：“这不是讲话之处，等一下，我们会去看你，快些回房去吧！”

黄凤姑应了一声，装出丫头的身份，欠身一礼而退。

伍元超和铁成刚，又仰面对着日光，呼吸了一阵，停下功课，举步向黄凤姑房中行去。

只听一声轻轻的咳嗽声，古奇突然出现四五尺外。

铁成刚脸色一变，道：“你又来作甚？”

古奇笑一笑道：“二位少爷，在下只来奉告二位一件事。”

铁成刚暴躁地说道：“什么事？”

古奇低声说道：“这位新来的珍珍姑娘，二爷已见过了……”

铁成刚接道：“见过了又怎样？”

古奇笑一笑，道：“二爷看上了这位珍珍姑娘，二位少爷最好不要招惹。”

伍元超道：“你走远些，我们不会伤害到她。”

古奇道：“少爷说的是，在下只是通知两位一声罢了。”转身缓步而去。

他来的无声无息，突然出现，铁成刚、伍元超，竟然是全无所觉。

但凭此点，伍元超已感觉这古奇虽是下人身份，但武功却高过自己甚多。

当下说道：“铁兄，你进去和黄姑娘谈谈，兄弟把风。”

铁成刚道：“还是你进去，我在外面把风。”

伍元超道：“偏劳铁兄。”举步行入了黄凤姑的房中。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伍兄请坐。”

伍元超道：“不用坐了，在下讲几句话就走，咱们时间不多，捡重要的说了……”

黄凤姑接道：“我先问。”

伍元超道：“好！姑娘请说。”

黄凤姑道：“二爷是谁？”

伍元超道：“不知道名字，是一位独目穿黑衫的老人，我和铁兄，都叫他师叔。”

黄凤姑道：“那是说，还有一位大爷？”

伍元超道：“是的。”

黄凤姑道：“你们住在哪里？”

伍元超道：“假山密室之中。”

黄凤姑道：“古奇呢？又是什么人？”

伍元超道：“这里的总管，也是大爷、二爷的用人。”

黄凤姑道：“这里还有些什么人？”

伍元超道：“不太清楚。”

黄凤姑道：“除了北面正屋，和我住的这座厢房，其他的房舍，全部门窗紧闭，不知是何缘故？”

伍元超道：“好像存放着东西，但我们不知道放的什么？古奇武功高，人也机警得很，姑娘千万不可随意行动。”

黄凤姑道：“多谢指教。”

伍元超道：“设法离开，这里危险得很，二爷更是性情难测，动辄出手杀人。”

黄凤姑叹声道：“我已经进入了虎口，一时间只怕是很难全身而退……”

伍元超皱皱眉头道：“这个，姑娘要谨慎啊，只怕是我们也没法子帮助你。”

黄凤姑道：“我知道……”

低声接道：“白天平也要来。”

伍元超吃了一惊，道：“太危险了，能不能想法子劝阻他？”

黄凤姑道：“我不知道他何时来，如何来。”

但闻铁成刚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古奇，你又进来作甚？”

黄凤姑道：“快些抱住我。”

伍元超一呆，道：“这个如何可以。”

黄凤姑扑上去，抱住了伍元超，倒上木榻，左手弄乱了头发，口中却叫道：“这个不成啊？”

伍元超抱着个软绵绵的身子，鼻息中幽香阵阵，明是假戏，却忽然有了心情震撼感受。

只听得古奇冷冷的声音，道：“伍爷，我说过，这丫头二爷看上了。”

伍元超松开了黄凤姑，回头看去，只见古奇神情冷肃地站在门口。

铁成刚竟然没有拦得住他。

黄凤姑急急挺身而出，整理云鬓，理好衣衫，畏缩屋角，脸色也装出了一片惊恐的神情。

古奇两道冷冷眼神，一掠黄凤姑，道：“伍少爷习练上乘武功，正在打基础的时间，你不能勾引他。”

黄凤姑冷眼旁观，发觉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古奇，对伍元超和铁成刚，只是有一些敬重，并非畏惧。

伍元超整整衣衫，回头对古奇说道：“你不觉着自己在多管闲事吗？”

古奇淡漠的笑一笑，道：“伍少爷，二爷交代过小的，好好的看守着这丫头，如非二爷交代，我古奇有几个胆子，敢管这等闲事。”

伍元超啊了一声，道：“古奇，来日方长，希望咱们能处得好一些。”

这句话，似是有很大的震动力量，古奇脸色一变，缓缓说道：“伍少爷，老奴也是一片好心，不希望伍爷因此事和二爷造成不愉快的冲突，那对少爷和二爷，都不是一桩好事。”

伍元超略一沉吟，道：“谢谢你的指教了。”大步向外行去。

铁成刚望了古奇一眼，随在伍元超身后而去。

古奇双目中暴射出冷电一般的寒芒，凝注在黄凤姑的身上。

冷笑一声，道：“小丫头，伍少爷正在打基础的时刻，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黄凤姑摇摇头，道：“小婢不敢……”

古奇冷肃地接道：“就算他招惹你吧！你也不能答允。”

黄凤姑道：“小婢仍是清白之躯，我不愿伍少爷招惹我，也不愿二爷碰我。”

古奇冷笑一声，道：“老夫呢？”

黄凤姑摇摇头，道：“你更不行……”

古奇接道：“这就很难了。”

黄凤姑道：“如是我没有法子躲过此劫，我宁愿断送在二爷，或伍少爷的手中，也不会被你糟蹋。”

古奇道：“小丫头，你可知道，你前面那丫头是怎么死的？”

黄凤姑道：“可是你杀了他？”

古奇道：“不错，那丫头才来时还好，后来，被二爷瞧上，就不再把我古奇放在心上，昨天，被老夫一掌，击断心脉而死。”

黄凤姑嗯了一声，道：“你很恶毒。”

古奇笑一笑，道：“二爷练的玄阴气功，不忌男女间事，但他也不会对你动情，不管什么样的女人，二爷只求逞一时之快，事后就不会记得你，你如想挟二爷自重，你就打错了算盘。”

黄凤姑冷笑一声，道：“古奇，我也可以死，但你别想威胁到我。”

古奇怔了一怔，突然回身喝道：“什么人？”

“我……送饭的。”一个腰系白布裙的少年，大步行了过来，手中提着一个很大的木盒。

古奇回顾了那脸上满是油污的少年一眼，奇道：“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一欠身，道：“我叫‘阿王’。”

古奇道：“阿王，你是新来的吧？”

阿王道：“昨天夜里闹奸细，厨房里没人，小的本来是做下手洗菜的人，但今天升了级，奉命送饭来此。”

古奇双目盯注在阿王身上看，但却似一直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摇摇头，道：“你怎么进来的？”

阿王道：“小的就这样走进来的。”

古奇愕然道：“没有人拦阻你吗？”

阿王道：“没有啊！”

古奇不再多问，双肩一晃，人已闪到室外。

阿王双目一眨动，原来平淡的双目中，突然神光一闪。

黄凤姑早已瞧出来人的身份，低声道：“白兄弟，古奇武功了得，人又机灵、阴沉，你要多多小心才好。”

来人正是白天平。

白天平道：“我知道，今夜三更时分，我再来。”

黄凤姑道：“能不来，就不用来了，这儿险恶得很。”

白天平道：“所以，我必须来，带你离开，不能留你在此，凤姐姐，你如出了什么事，伯母决不会饶我父亲。”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原来你根本不是关心我，而是怕我娘赖到你爹的头上，是吗？”

白天平急急说道：“凤姐姐，我如不关心姐姐的安危，怎会冒险来此，我越想越不对，无论如何，不能让姐姐在魔窟中冒险。”

黄凤姑嫣然一笑，道：“这地方确实险恶，刚才一阵寒暴，姐姐几乎应付不下来。”

白天平道：“那咱们走吧！”

黄凤姑道：“现在？”

白天平道：“是！如是这里太险恶，那就不要多留。”

黄凤姑道：“但这里是最重要的地方，空入宝山而回，姐姐有些不甘心。”

白天平打量了室中的景物一眼，道：“拨开后窗的内栓……”突然摇摇头，住口不言。

黄凤姑亦生警觉。果然，耳际间响起了衣袂飘风之声，古奇去而复返。

白天平退一步，靠在木门上，望着古奇出神，脸上是一片惊恐之容。

黄凤姑走两个春风俏步，盈盈娇笑中，带起了无限风情，道：“古爷，有事吗？”

眼着黄凤姑轻摆的柳腰，古奇的火气似乎是消去了大半，盯

注在白天平脸上的恶毒目光，也收敛了起来，道：“有人混入了后园中来。”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什么人啊？”

古奇望望白天平，又摇摇头，道：“现在，还未查出来，不过，他既然来了，我就决不会让他逃出去。”

黄凤姑道：“人还没有找到，你怎知他还留在后园之中？”

古奇目光盯注在白天平的脸上，冷冷地说道：“来人虽然制住了埋伏在花丛中的两个暗桩，但他不知道这花园中还有别的布置。”

白天平倒是沉得住气，古奇虽然再三示意对他的怀疑，但他却一直像没事人似的，装作不懂。

黄凤姑轻轻咳了一声，道：“古奇，你可是对这送饭的人存疑？”

古奇道：“这小子确有可疑之处，但我不信他有这份能耐，能制住那两个暗桩。”

黄凤姑暗暗松一口气，道：“你这人疑神疑鬼的，闹得惶惶不安，我就不信一个送饭的小子，会有什么可疑地方。”

古奇两道目光，又在白天平身上打量了一阵，道：“什么人派你来的？”

白天平道：“师父。”

他在厨下停了很久的时间，对厨房中的事，已然稍有了解，这一随口应来，竟然是恰到好处。

古奇的脸色虽未解冻，但对白天平的怀疑却似大为减少，冷哼一声，道：“朱二这小子好生大意，怎的竟派了这么一个新手来此送饭。”

白天平心知自己说对了，心中也轻松了不少。

古奇打开木盒，瞧了一阵，只见木盒中果然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当下一挥手，道：“酒菜留这里，你可以去了，见过二师父时，就说我要他小心一些。”

白天平应了一声，欠身退了出去。室中，又只余下了古奇和黄凤姑两个人。

古奇突然一伸手，抓住了黄凤姑的右腕，道：“你这丫头，想好了没有？”

黄凤姑内心感到无比的屈辱，但她又不能不忍受着，笑一笑，道：“想什么嘛？”

古奇道：“二爷的身份虽高，但他却未必能给你什么照顾，伍少爷年轻英俊，但他正在用功习武的时候，难得有暇，此后一段日子里，我老古是和你最接近的人，你自己想想看，应该如何？”

黄凤姑既不使用力甩脱，也不使用力挣扎，更不能发作，只好微微一笑，道：“快快放开我，大白天的，这像什么样子，就算你能照顾我，也要慢慢来啊！”

古奇摇摇头道：“我已说明了利害，答不答应一句话，我老古没有耐心等下去。”

黄凤姑道：“让我想两天好不好？”

古奇放开手，却叹口气道：“你逃不过今夜，二爷不会放过你。”

黄凤姑惊道：“那要怎么办啊？”

古奇道：“没有法子，二爷不像我老古，可以商量。”言下之意，似是对自己大感委屈。

黄凤姑暗暗忖道：“看来，这地方当真是无法停留了，可惜那伍元超也未说清楚，就这样退走了，未免可惜。”

古奇轻轻咳了一声，道：“珍珍在想什么？”

黄凤姑叹口气，道：“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办？”

古奇冷冷说道：“只有两条路走，一个是立刻自绝死亡，一个是逆来顺受，忍受一点屈辱。”

黄凤姑突然觉着古奇可厌到极点，挥挥手，恨声道：“你出去……”

古奇接道：“姑娘还没有回答在下的话。”

黄凤姑冷笑一声，道：“天色入夜时，你再来吧！”

古奇道：“对姑娘而言，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在二爷之前，光交我古某这个朋友，日后对姑娘，方便不少。”

黄凤姑道：“快些出去，仔细搜搜看，是否真的有人混进来？”

古奇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下去了。”

转身行出室外。黄凤姑目睹古奇离去之后，立刻纵身而起，拉开了窗子

内栓，轻轻打开窗门。但见人影一闪，白天平飞身而入。

黄凤姑微微一怔，道：“你没有走？”

白天平关上窗门，加上内栓，打量了室中一眼，才笑道：“此地的防守很严，小弟如是真的退了去，再想混进来，只怕不是容易的事，借姐姐之助，小弟就留了下来。”

黄凤姑道：“我几时帮助你了？”

白天平道：“你和古奇说话，使他无法跟我出去，如是被他跟上了，小弟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折转回来了。”

黄凤姑道：“你回来得很好，这地方实不适我留下去，今晚上，我就得走。”

白天平道：“小弟斗胆求姐姐一事。”

黄凤姑听得一怔，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小弟借此房坐息一阵，姐姐请进些食用之物，以便保持体能。”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我当什么大事呢？原来如此，你尽管坐息吧！姐姐替你护法。”

白天平摇摇头，道：“我要躲起来，那古奇老奸巨猾，很可能在暗中窥探。”

黄凤姑道：“房子很小，你要躲在哪里？”

白天平道：“梁上，小弟已经瞧过了，那上面可以容身，而且铜镜也照不到。”

黄凤姑低声道：“兄弟，那古奇很可能还要借故来和我纠缠，你要忍耐一下，别坏了大事。”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我明白姐姐的意思，但请姐姐放心，非姐姐招呼，小弟决不出来。”

黄凤姑想到那古奇的纠缠，如若被白天平瞧到，那可是一件十分羞耻的事，所以，特别把话点明。

白天平微微一提真气，飞上梁脊。

黄凤姑原想那白天平盘膝坐在那横梁之上，却不料白天平跃上梁脊之后，竟然一仰身，仰卧在梁上。身体完全伸缩在梁面上。

梁上有些积尘，落了来。

黄凤姑捡起一块抹布，擦去积尘。也不过刚刚收拾干净，古奇也正好出现在门外。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找到了一点眉目吗？”

古奇摇摇头，道：“没有，事情有些奇怪，我准备禀报二爷了。”

黄凤姑道：“你为什么不解开那被点了穴道的人，问问他。”

古奇道：“怪也就怪在这里了，那人不知用的什么手法，我竟然无法解开他点的穴道。”

黄凤姑嗤的一笑，道：“原来如此。”

古奇脸上一红，道：“老夫对点穴一道，自信十分精通，但却对此……”

黄凤姑接道：“但却解不开人家的点穴手法。”

古奇道：“那也不足为奇，当今之世，点穴的手法很多，各门各派，有所不同。”

黄凤姑淡淡一笑，道：“你解不开那些人的穴道，不明内情，万一被人混进了此地，如何得了？”

这正是古奇心中为难之处，沉吟了一阵，缓缓说道：“我瞧这件事，虽然有些奇怪，这里的地方不大，老夫已很仔细的搜查过了很多地方，竟然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

黄凤姑心中一动，说道：“古爷，他会不会藏了起来？”

古奇目光一掠黄凤姑身后的内栓，道：“但他藏哪里呢？”

黄凤姑道：“你看会不会藏在我的房里？”

古奇摇摇头，道：“他没机会。”

黄凤姑道：“除了正屋和这东厢外，西、南两厢，全都门窗紧闭，自然更不会藏进去了。”

古奇道：“这个，很难说啊！”

黄凤姑道：“咱们搜搜看好吗？”

她对两厢房中，存放的何物，一直甚感好奇，希望能一睹究竟。

古奇道：“南面的厢房，万万不能打开，那小子如若混了进去，亦是必死无疑，不过，西厢倒是可以打开看看。”

黄凤姑道：“咱们不能有一点失误，我帮你去瞧瞧。”

古奇摇摇头，道：“不用了，那里门窗之上，都有特殊的暗记，只要打眼一看，就知道是否有人来过。”

黄凤姑心中暗暗骂道：老奸巨猾的古奇，早晚犯到我手中，都不会饶过你。

口中说道：“咱们堡中，防守森严，怎么会有奸细进来，得快些禀报堡主。”

古奇微微一笑，道：“堡主也管不到这里来。”

黄凤姑奇道：“一堡之主，堡中事事人人，都在他治理之下，怎会管不到这里？”

她心知这古奇乃是一世故深沉的人，想从他口中套出一点什么，实非易事，所以，试试看激将之法，是否有效。

古奇笑一笑，道：“这中间有很多内情，等你成了我的朋友之后，咱们再谈不迟。”突然转身而去。

黄凤姑随手掩上了木门，进了些食用之物，斜靠榻上休息。

她明白现在最需要保持着极佳的体能，以便随时应变。

这座小小院落，确然充满着神秘，但真正的隐秘，似是在那座假山之中，

和紧闭门窗的南、西两厢。

就算不能混入那假山密室中去，至少也该想法子瞧瞧那西、南两厢中，有些什么东西？

暗中盘算了一阵，黄凤姑也闭目调息起来。

真气流转，缓缓上了十二重楼，渐入物我两忘之境时，耳际突然听得白天平的传音呼叫，道：“姐姐小心啊！”

黄凤姑悚然一惊，赶忙集聚真气。

就是这一瞬间的工夫，木门突然大开。

一个身着葛布及膝大褂，金箍束发的独目怪人，出现在门外。

这人年约五十上下，留白长髯，但故意的穿着一身短褂长靴，极为蒲洒的衣服，看上去样子很怪。

黄凤姑一面提气戒备，一面跃下木塌，一欠身，道：“二爷。”

独目怪人微微一笑，道：“不错，什么人告诉你的？”

黄凤姑道：“古奇。”

独目人道：“他还告诉了你些什么？”

黄凤姑心中一动，暗道：“何不挑拨他们一下。”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他还说二爷独目高颧，丑怪的人，而且又不知怜香惜玉，举动粗暴，辣手摧花。”

独目人脸色大变，沉吟了良久，道：“这都是实话吗？”

黄凤姑道：“一字不假。”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古奇好大的胆子！”

黄凤姑嗯了一声，道：“他还要小婢先和他交往，然后再侍候二爷。”

独目人哼了一声，突然放声叫道：“古奇老匹夫，给我滚出来。”

随着那独目人呼喝之声，一道人影闪飞而至。那人的来势奇快，脚落实地，才瞧出是古奇。

黄凤姑虽然用心在挑拨两人，但目睹古奇出现，却不禁心头一跳，如是要面对面的对质起来，必有很多言语羞于出口。

白天平隐身在横梁之上，更使得黄凤姑心中极感不安。不知何故，黄凤姑希望自己能在白天平面前，保持着淑女的端庄。

但眼下的处境，却使她无法再保持着淑女的风范。古奇欠欠身，道：“二爷呼叫老奴？”

独目人冷冷说道：“古奇，你的胆子是愈来愈大。”古奇道：“老奴不太明白二爷的意思。”

独目人道：“古奇，别以为老夫很宠爱你，你就敢对老夫不敬。”

古奇一欠身，道：“二爷，老奴怎敢轻藐二爷。”

独目人目光一掠黄凤姑道：“你曾对她说些什么？”

古奇微微一欠身，道：“二爷，可容老奴和这丫头对质吗？”

独目人道：“可以，你问问她……”目光转到黄凤姑的身上，接道：“有

什么话，你只管说，老夫在此，量他不敢对你怎样。”

古奇轻轻咳了一声，目光盯到黄凤姑的脸上，道：“珍珍，你对二爷说些什么？”

黄凤姑道：“你告诉我的话，我都讲给二爷听了。”

古奇脸色一变，道：“你这丫头胡言乱语，只怕存心挑拨了。”

黄凤姑道：“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加一字虚言。”

古奇道：“二爷，你不能相信这丫头的话，老奴追随大爷、二爷数十年，难道二爷还不相信老奴吗？”

黄凤姑道：“古爷，我没有说一句瞎话，也没有故意害你。”

古奇冷笑一声，恨声道：“你这丫头别具用心，只怕大有可疑……”

黄凤姑道：“你逼我先和你交往，难道这是假的吗？并且告诉我前面一个丫头，因为不听你的话，被你一掌震断心脉而死。”

独目人脸上泛怒，神情肃然地说道：“古奇，你还有什么话说？”

古奇道：“二爷，这丫头的用心可怕，不能听她的……”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这丫头的用心，在老夫看来，还不如你古奇可恨。”

缓缓扬起了右掌，接道：“我给你个机会，咱们动手一战。”

古奇道：“二爷，老奴怎敢和你动手。”

独目人冷冷说道：“我不信你会束手待毙。”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古奇一跃闪开，道：“二爷，手下留情。”

独目人脸上泛升起浓重的杀机，道：“古奇，你受老大宠爱，平常之日，也没有把我这个二爷放在眼中，你背后骂我几句，那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古奇一皱眉头，道：“二爷，话不是这么说，别说老奴没有暗里中伤二爷，就算是确然在暗里中伤了二爷，二爷要杀老奴，也该等大爷回来再说。”

独目人道：“由大爷替你做主，二爷就杀不了你，是吗？”

古奇道：“二爷不要误会，老奴的意思是等大爷回来之后，给老奴一个辩解的机会。”

独目人道：“只怕你没有机会了。”缓步向前逼去。古奇步步向后退去。

黄凤姑暗中观察，发觉那古奇虽是步步后退，神情惶恐，但并不是特别害怕。

古奇左右闪躲，始终不敢还手。

躲过了五六掌之后，独目人突然一招“流云掩月”左掌封住了古奇的退路，右掌快如奔雷般，击向了古奇的前胸。

不论古奇身法如何的刁钻，也很难逃避这凶猛的一击。

情势逼人，古奇不得不出手硬封。

右手一挥，砰然一声，硬接下了那独目人的掌势。

独目人冷哼一声，道：“好，古奇，再接二爷几掌。”

双掌急如暴雨，倏忽间，拍出了十七八掌。

古奇一面挥掌封架，一面沉声说道：“二爷，老奴追随二爷数十年，二爷怎能听那丫头一面之词，要杀老奴。”

独目人掌势愈来愈快，古奇也只好振起精神，全力迎敌。

这是很激烈的搏斗，独目人着着攻势，古奇却是以守为主。搏斗了三十余合，仍是一个不分胜败的局面。

黄凤姑细看两人搏杀的情形，那独目人虽是招招凶厉，但古奇的武功，并不在那独目人之下。

独目人连劈了数十掌，一直没有伤到古奇，心中大是恼怒，厉啸连声，掌势越发凶厉。

古奇在那独目人连番的迫逼之下，也放开手还击，掌势翻飞，激烈绝伦。

开始之时，古奇不敢还手，搏斗虽然凶险，却不见激烈，但古奇这一放手还击，情势就大不相同。

但闻掌风呼呼，指影点点，双方攻击之处，尽都是对方的要害大穴。

黄凤姑心中大感奇怪，暗道：一个老仆，敢和主人动手，而且是这等舍命相搏，更奇怪的是，仆人的武功，竟然不在主人之下。只觉个中有着重重疑问，和很复杂的关系，叫人无法想的明日。

古奇一欠身，道：“二爷，老奴为了保命，不得不全力自卫，二爷如觉着老奴确有该死之罪，那何不等大爷回来之后，再处置老奴。”

独目人冷冷地说道：“你现在这样讲，不觉太晚了一些吗？”

古奇道：“二爷，老奴一直不敢以下犯上，但二爷的掌掌指指，无不击向老奴的要害，老奴为了自保触犯了二爷……”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古奇，你现在说这些，不觉着太迟一些吗？”

古奇道：“二爷，你老可否暂忍一两天，等大爷回来之后，老奴禀明经过，如是大爷觉着老奴确有该死之处，老奴自会引颈受戮。”

独目人怒道：“你心目中只有大爷一人，哪还把我这二爷放在眼中。”

古奇道：“老奴不敢。”

独目人道：“你敢和我动手恶战，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右手一探，突然取出了一对铁板，道：“你亮兵刃吧！”

那铁板长不过二三寸，每个铁板上，有四个圆孔。

古奇愕然一怔，道：“二爷，要动家伙？”

独目人道：“这些年来，你在大爷指点之下，学了他不少绝技，我要看看你究竟学了多少。”

古奇接口道：“二爷，兵刃无眼，二爷击伤老奴，倒还罢了，万一老奴……”

独目人冷冷说道：“你怕伤了我……”

古奇道：“动手相搏，难免失误。”

独目人接道：“你如真能伤了我，那就只怪二爷我学艺不精了。”

突进一步，双手分握一对铁板，一开一合，响起了一阵怪异的尖啸之声。

黄凤姑只觉那声音入耳惊心，立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心中大大吃了一

惊，暗道：“这声音奇怪得很，似乎有分人心神之能。”

古奇脸色大变，身子也开始微微颤抖。这一次，他似是真的有点害怕了。

独目人又向前走进一步。

但古奇却疾快向后退出了三步，道：“二爷，你当真的要和小的小的拼命吗？”

独目人道：“不错！”

古奇道：“二爷杀了老奴，大爷回来之后，问起小人，二爷如何答复？”

独目人道：“我有很多的理由可讲，我可以说你偷偷的跑了，也可以讲你偷偷离开了这里，也可以说你抗我之命，被我杀了。”

古奇道：“二爷，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次，老奴未见大爷之前，决不愿不明不白的死在二爷的手中。”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可以，只要你能在我消魂铁板之下、走过百招，我就饶你不死。”

古奇道：“不！老奴自知无能在二爷的消魂板之下，走过百招，但老奴相信可以逃走。”

独目人一怔，道：“你要到哪里去？”

古奇道：“不知道，老奴为了逃命，天涯海角都可以去。”

独目人道：“你敢逃？”

古奇道：“二爷如是非要杀死老奴不可，老奴不逃也不成了。”

独目人沉吟了一阵，道：“可以免去你的死罪，但活罪却是不能免除了。”

古奇道：“二爷吩咐，如何处置老奴？”

独目人冷冷说道：“跪在院中。”

古奇一怔，道：“这个，这个……”

独目人右手铁板一场，啸声盈耳。

古奇双腿一软，跪了下去。

独目人轻轻咳了一声，道：“跪足一个时辰。”

古奇应了一声，垂下头去。

独目人转过身子，移步向黄凤姑的房中走去。

此人的暴虐，使黄凤姑感到比古奇更难对付，心中暗作思忖：看来决不是言语所能打发，必得找一个出手的机会，一举击中了他的要害，再和白兄弟合手，除了古奇。心中打定了主意，立时泛起满脸娇媚的笑容。

独目人收起铁板，行入室中，道：“你叫珍珍？”

黄凤姑道：“是，小婢叫珍珍。”

独目人道：“名字很好，关上房门。”

黄凤姑怔了一怔，道：“关门？”

其实她心中早明白，只是故意装作不懂。

独目人冷笑一声，突然一伸手向黄凤姑右腕上抓去。

他出手快极，快得像一道电光。

黄凤姑惊叫一声，身子似是站不稳，向后一滑，几乎跌倒在地上。

就是这一滑，使那独目人一抓落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独目人一招落空，心中忽生警觉，独目人神光闪闪，盯在黄凤姑的脸上，冷森一笑，道：“好！这一招‘风摆柳絮’的身法，已有了七成火候。”

黄凤姑心知再也装不下去了，而且也不愿再装下去，装下去，必然要被这独目人沾染肌肤，就算是被碰碰，也觉得心里窝囊。

当下一提气，笑道：“二爷好眼光。”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老夫走了眼，没有瞧出你这一身好功夫，武家堡除了两个金字排名的丫头之外，玉、珍两辈中，决没有你这样的好功夫，说，你是什么人？”

黄凤姑笑一笑，道：“怎么不去问武堡主？”

独目人暗道：“好狂的丫头，老夫倒不信，你这点年纪，能练成什么绝技。”双手连环探出，扣拿黄凤姑的腕穴。

黄凤姑施展闪避身法，轻灵无比。

独目人一连出手十余次，指影笼罩了大半个房间，就是无法抓住黄凤姑。

黄凤姑一直没有还手。她并非是不肯还手，而是等待在极为适当的时机中，一举反击，能够将这独目人制住。

但那独目人毕竟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十几次未得手，忽然心生警觉，突然改变了攻势，易抓为掌。

强猛的掌力，步步逼迫，黄凤姑仗凭灵活的身法闪避，已然大感吃力。

此时，独目人双掌强大的掌力，已然把黄凤姑逼到一处屋角。扬手一招“浮云掩月”，逼住黄凤姑左侧滑避的退路，右手一招“飞杵撞钟”，击向黄凤姑的前胸。

情势迫人，黄凤姑不得不奋力硬接一击，右掌一挥，迎向攻来的掌势。砰然一声大震，双掌接实。

女孩子天生力弱，独目人掌力又雄浑，一掌硬接，震得黄凤姑气血浮动，后背结结实实的撞在壁上。

隐身在梁上的白天平，眼看黄凤姑处境险恶，正待现身，瞥见黄凤姑右手划出，掠过了独目人的右腕。

独目人冷哼一声，疾退了三步。

黄凤姑笑一笑，道：“承让了。”

独目人道：“划脉手。”

黄凤姑道：“不错，阁下的见识很广。”

独目人道：“划脉手乃是天梯岭清风庵侠尼妙善的绝技，你竟能运用纯熟，想是清风庵中女弟子了？”

黄凤姑一下子被人点明了来历、心中微生惊骇，只好笑一笑，道：“本姑娘正是妙善师太的门下。”

她承认了是侠尼门下，自然不能再自称小婢了。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你胆子不小。”

黄凤姑道：“如是胆子小，怎么敢到贵堡中来。”

独目人冷哼一声，道：“古奇，起来拦住去路，这丫头乃是清风庵妙善的门下，咱们最好生擒了她，万一无法生擒，宁可取她之命也不能任她逃走。”

黄凤姑苦练了十八年的武功，但她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成就如何，也一直没有和人动过手。

武家堡的诡异情势，使她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威胁，觉着自己难是这些人的敌手，但这动手一战，发觉自己的武功，竟然可以和独目人抗拒不败，以这独目人的武功身份之高，竟也不过尔尔，顿然间勇气大增。

只听古奇高声应道：“二爷要老奴跪地一个时辰，老奴怎敢起来。”

独目人怒声喝道：“我要你起来呢？”

古奇道：“那么老奴就不敢再跪了。”随着那应话之声，古奇幽灵似的，出现在黄凤姑卧室门外。

黄凤姑笑一笑，道：“两位加起来一百多岁了，还要联手对付我一个女孩子吗？”

独目人道：“你只要不逃走，老夫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你了。”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咱们到外面院中见个高下，不过，在未动手前，咱们先得把话说明白了。”

独目人道：“还有什么话说？”

黄凤姑道：“我败了，自然束手被擒，但如我胜了呢？”

独目人道：“你胜了，老夫就放你离开此地。”

黄凤姑道：“负责我安全离开此地，是吗？”

独目人道：“不错。”

黄凤姑道：“好，咱们一言为定，希望你能守信约。”举步向室外行去。

古奇拦在门口，不言不语，也不肯让开。

黄凤姑道：“古奇，你让开啊！”右手一挥，拍出了一掌。掌势直叩古奇前胸。

古奇冷哼一声，右手一抄，抓向黄凤姑右腕脉门。

黄凤姑一挫腕，避开了古奇的掌势，道：“古奇，你听到了没有，我和你们二爷约好了，要在外面比试武功。”

古奇冷冷说道：“你先冲过老夫这一关再说。”

黄凤姑初试身手之后，胆气大增，冷然一笑，道：“好，我就试试看。”

古奇道：“你如冲不出去，那就不用和二爷比试了。”

黄凤姑回顾了独目人一眼，突然右手一扬，拍向古奇。古奇右手一挥，硬接黄凤姑的掌势。两人掌劈、指点，展开了一场近身的激烈恶斗。

清风庵侠尼妙善，乃空门一代大侠，武功精湛，黄凤姑从师苦习十八年，已得妙善大部真传，这一放手抢攻，奇招迭出，攻势凌厉至极。

动手之初，古奇神情还很轻松，但打了三十余招之后，古奇的神色，渐

感严重。原来，黄凤姑攻势愈来愈见凌厉，古奇已然只有招架之功了。

忽然间，黄凤姑连出两招奇学。只听古奇冷哼一声，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原来，他左肩被黄凤姑点中了一指，剧疼刺心，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三步。

黄凤姑一侧身，冲出了房门，道：“古奇，你还有再战之能吗？”

古奇瞪着一双眼睛，望着黄凤姑出神，似乎仍然不相信刚才被黄凤姑点中一指似的。

黄凤姑连经两次搏斗之后，信心大增，十八年苦功没有白费，清风庵侠尼妙善的名头，果非虚传。

这时，那独目人已缓步向外行了出来。

古奇低声说道：“二爷，那丫头扎手得很。”

独目人冷笑一声，道：“咱们都走眼了，她是侠尼妙善的弟

古奇道：“五台山天梯岭，清风庵的妙善。”

独目人道：“不错，所以，你也不要难过，那妙善号称空门三侠之一，你伤在他弟子手中，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古奇啊了一声，道：“二爷，用你的消魂铁板，不要与她比拳掌。”

独目人未理会古奇的话，但一脚踏出房门，一对消魂板已握存手中。

黄凤姑冷笑一声，道：“动兵刃？”

独目人冷冷说道：“怎么样？”

黄凤姑道：“咱们似乎是约好了比试拳掌？”

独目人道：“老夫改变了主意，以留下你在此为主。”

黄凤姑怔了一怔，道：“人家都叫你二爷，听起来你的身份似是很高，怎么说话不算呢？”

独目人道：“那算老夫对你失信了，这地方也没有别的人知道。”

黄凤姑冷哼一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独目人哈哈一笑，道：“你那尼姑师父，没有告诉你老夫手中这一对铁板吗？”

黄凤姑道：“像你这样而言无信的人，家师自然不会认识你独目人铁板一振，响起了一阵尖厉的怪声，道：“老夫久闻那妙善尼姑，剑术上造诣甚深，老夫也不占你的便宜，你也亮兵刃吧。”

黄凤姑怀中虽也带了一把匕首，但那匕首长不过七八寸，和长剑威力，相差极大，很多精妙的剑招，更是无法发挥。

当下说道：“你明知我没有兵刃，却要我亮出兵刃。”

古奇道：“别理她，咱们先把她擒下再说，别说被她逃出武

家堡了，就算被她逃离了这片花园，咱们也没有面子见那武家堡主。”

独目人道：“说的也是。”消魂铁板，挟着一片怪啸之声，合击过来。

黄凤姑凝神待敌，看那铁板来势，并无可怕之处，但那怪啸之声，却有着分人心神之能，黄凤姑一吸气，疾退三尺。

独目人一击落空，陡然向前欺进了一步，第二招跟着击出。这一次是一面铁板击来，声音也不相同。

敢情这消魂销板，一面攻击，和两面合攻，响起的声音，各不相同。

独目人纵声大笑，双板忽分忽合，展开了连环的攻击。震耳的怪啸声，和纵横的板影，交织成一面消魂的网。

黄凤姑指点、掌拍，封挡独目人的连环攻势。封阻对方攻袭，在黄凤姑的感觉之中，并不太难，但两面铁板上带起的怪啸之声，却使人有着心神不宁之感。

双方相持，如若一个人心神不宁，自然会造成错误。险恶的搏杀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就可能造成死亡。

危境震心，使得黄凤姑动了快速求胜的念头，在自己尚能控制心神时，应设法冒险求胜。

这时，独目人两面消魂板，忽施一招“天外来云”，双板挟着一种怪啸声，合击而至。

黄凤姑一侧身，右掌切向那独目人的左肘关节，左掌施出划脉手，封挡那独目人右掌的攻势。

这当儿，黄凤姑的神智，已受到了相当的伤害，攻势看上去虽然仍很快速，但在准头上，已经失去了不少。”

独目人心中明白，冷笑一声，道：“臭丫头……”

突觉左臂一麻，被黄凤姑一掌切中关节，一面消魂铁板，也跌落地上。

黄凤姑一掌得手，右手一挥，点了独目人两处穴道。

独目人呆呆地望着黄凤姑，独眼是一片茫然和惊骇的神情。

黄凤姑一伏身，捡起地上的铁板，又从独目人的手中夺来另一块铁板，笑一笑，道：“你这一对兵刃吵人得很，我要仔细瞧瞧看原因何在。”

竟然把独目人一双铁板，全都收了起来。

古奇眼看独目人空有一对兵刃，竟然为对方所制，而且夺了过去，心中的惊骇，已到了莫可名状之境，一时间，竟然呆在当地。

直待黄凤姑收好一对消魂板，转目相顾，古奇才满脸惊愕的说道：“姑娘很高明。”

黄凤姑冷冷说道：“你是否还要和我动手。”

古奇道：“老夫不会束手就缚。”突然一闪，向北面的上房奔去。

黄凤姑一跃而起，飞扑过去，一掌劈向古奇的后颈。但闻砰的一声，劈个正着。

太顺利了，顺利得连黄凤姑也觉着有些奇怪，以古奇的武功而论，这一掌实是不该劈中。

第八回 小心求证 杀出重围

黄凤姑想不出原因何在，只能归咎他心慌意乱，被自己一掌击中。

这一掌力道很重，古奇被一掌打了一个大巴爬。

黄观姑双手齐挥，点了古奇双臂、双腿上的穴道，笑一笑，道：“古奇，你想不想死？”

古奇臂上、腿上的穴道被点，但口还能言，头还能动，缓缓转过头来，道：“你敢杀老夫吗？”

黄凤姑道：“为什么不敢？”

古奇道：“杀了老夫之后，你也无法离开这地方。”

黄凤姑道：“好，就先杀了你再说！”右掌一沉，拍向古奇的天灵要穴。

古奇大声叫道：“姑娘且慢下手。”

黄凤姑收住了掌势，道：“你可是很怕死？”

古奇道：“老夫不怕死，但我觉着这样死得不值。”

黄凤姑冷哼一声，道：“不管值不值，我手起掌落，就可以取你之命。”

古奇望了那独目人一眼，道：“姑娘如想知晓什么，老夫是奴仆身份，知晓得有限得很。”

言下之意，无疑是点醒黄凤姑，如想知晓内情，必须逼问那独目人。黄凤姑虽然是江湖经验不丰，但古奇说得十分明显，黄凤姑哪还有不明之理，转身走到独目人的身边，笑一笑，道：“我问一句，你就回答一句，没有讨价还价，姑娘也没有很好的

耐心，不说，我说用你消魂铁板对付你了。”

探手摸出一面消魂板，接道：“那北面上房，是否有密道通往假山？”独目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黄凤姑消魂板劈下，消落了独目人一只耳朵。鲜血涌出，独目人半边脸尽力鲜血染红。

古奇看她说干就干，心中暗生惊骇，暗道：如非把此事推在二爷身上，此刻掉下一只耳朵的，只怕是我了。

但闻黄凤姑冷冷接道：“你说不说？”

独目人急急接道：“说，说，北屋中有密道通往假山。”

黄凤姑道：“那假山之内，都住些什么人？”

独目人道：“住了两位大护法。”

黄凤姑道：“你这位二爷，不是护法吗？”

独目人道：“不，在下不是护法。”

黄凤姑道：“那你是比护法还大了？”

独目人沉吟不语。

黄凤姑铁板一挥，又削下独目人一只耳朵，道：“好好的回答，再有差错，我就挖出你仅有的一只眼珠子。”

独目人又被劈落了一只耳朵，疼得龇牙咧嘴。总算他还忍住未失声呼叫出来。

但他却很快地回答了黄凤姑的话，道：“不！在下连一个小护法也算不上。”

这回答，大出了黄凤姑的意料之外，道：“你不是被人称作二爷吗？”

独目人道：“那是古奇叫的。”

黄凤姑道：“你是……”

独目人道：“看门的人，我们负责守护这座小跨院。”

黄凤姑吃了一惊，暗道：看门的人，便如此了得，那护法，自然是高明多了。心中念转，口中又问道：“你们有几个人守护这座宅院？”

独目人道：“三个，老大，我和古奇。”

黄凤姑道：“那位老大呢？”

独目人道，“我不知他到了何处，古奇知道。”

他两耳被生生劈掉，疼痛难耐，想到这都是古奇所害，立时咬了古奇一口。

黄凤姑冷笑一声，道：“二爷，我现在火气很大，出手就可能杀人，我想你最好有问必答。”

独目人整个的脸和上半身，都已为鲜血染湿，形色十分恐怖，独目人望了黄凤姑一眼，立时微微垂首。

但更害怕的是古奇，望着二爷那付血淋淋的德性，不禁全身冒出了冷汗。

但闻黄凤姑冷笑一声，道：“这座后院，似是自成一局，和武家堡是什么关系？”

独目人道：“武家堡类似一处分坛，我们是总坛中人……”突然语声中止，闭上独目。

黄凤姑大感奇怪，伸手摸去，脉息微弱，渐至停止。似是服了一种奇烈之毒，眨眼毙命。

举步向古奇行了过去，道：“你这位二爷是怎么死的？”

古奇道：“他是咬碎了口中的毒丸，毒发而死。”黄凤姑道：“你口可也含有毒丸。”

古奇道：“老奴没有。”

黄凤姑道：“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首脑是谁？巢穴何处？”

古奇脸上流出恐惧之色，道：“老奴真的不知。”

黄凤姑脸上掠过一抹杀气，道：“你想死？”

古奇道：“姑娘杀了我，我也无法回答。”

黄凤姑正待发作，突然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姐姐，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现在要问他进入假山密室之路，也许咱们进去之后，才能查明内情。”

那是白天平的声音，用的千里传音之术，想到适才自己轻易胜了对方，

可能是他暗中在帮忙，不禁脸上一热，继续说道：“古奇你一个奴仆身份，也许真的不知道这些内情……”

古奇道：“姑娘明察。”

黄凤姑道：“现在，你告诉我们，如何才能进入山腹密室？”

古奇道：“我们，除了姑娘之外，还有别的人吗？”

黄凤姑自知说漏了嘴，冷冷道：“快说，如何进去？”一面扬起了手中的消魂铁板。

古奇道：“唉！北面正屋有一道密门，通往山腹密室，不过，那密门由里面控制，每日十二个时辰之内，只开一次，大约有半个时辰。”

黄凤姑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外面是没有办法进去了？”

古奇道：“没有办法，除非里面的人，能够打开那控制石门的铁柱，石门厚过两尺，坚牢难破。”

黄凤姑道：“你去过那山腹密室吗？”

古奇道：“没有，不但老奴没有去过，就是大爷、二爷，也没有去过。”

黄凤姑道：“那密门可有一定的开启时间？”

古奇道：“有！但时间常常改变，每三日换一个时间，老奴不知他们的换算之法。”

黄凤姑望望天色，道：“今天的时间过了没有？”

古奇道：“姑娘，老奴负责这跨院外围中的守卫，进入山腹间的事，都由大爷、二爷负责，老奴实是不知。”

原来就使人觉着诡秘难测的武家堡，经过黄凤姑这一番追问之后，更觉神秘。

她无法判断出这古奇说的是真是假，一时间，反觉着无话可问，只好一转话题，道：“这后园中有多少暗桩？”

古奇道：“八个守卫的人，白天由两人守望，夜间四个人一班，这是一片禁地，武家堡中的人，都不得涉足至此。”

黄凤姑道：“连堡主也不能来吗？”

古奇道：“除非有特别的事故，堡主也不能擅入后园，这也是小院中虽如此激烈搏斗，竟无人来此探望的原因。

黄凤姑道：“那八个守卫的人呢？”

古奇道：“都已被人点了穴道，而且手法特殊，老奴数度试行解穴，均未成功，如非姑娘下手，自然是另有人潜入此园了。”

黄凤姑笑一笑，道：“我们来了很多人，不知你信是不信？”

古奇道：“自我等到此以来，从未发生过事故，因此，防守上也松懈了不少，姑娘又装扮丫头的身份，更使老奴措手不及

黄凤姑道：“你口中那位大爷，现在何处？何以不见现身？”

古奇道：“昨日外出，预定今夜归来，其他老奴就不知道了。”

黄凤姑道：“他们怎么称呼？”

古奇道：“南唐五鬼……”

黄凤姑接着道：“既称五鬼，何以只有他们两个人呢？”

古奇道：“三、四、五鬼，听说都死于令师侠尼妙善的剑下，余下两人，老大、老二、托庇于此，想不到老二又死于姑娘之手。”

黄凤姑道：“看你武功似不在那独目人之下，怎会是奴仆身份？”

古奇道：“老奴追随大爷，他是大爷金兰之交，自然是尊他一声二爷了。”

问至此处，黄凤姑已觉着无话可问，这古奇避重就轻，重要的事，一语带过，推说不知详情，无关紧要的事，却偏又讲得很详尽，这就使得全江湖阅历的黄凤姑，觉着他句句真实，无懈可击。

忽然间，黄凤姑想起了那门窗紧闭的南西两厢，立时说道：“古奇，你带我瞧瞧南西两座厢房中，放置的什么？”

古奇原本眉宇间，泛现的一抹喜色，认为已骗过了这位黄姑娘，闻言脸色一变，愁眉苦脸地说道：“那南西二厢之中，放的都是一些毒物，姑娘不看也罢。”

黄凤姑道：“什么毒物？”

古奇道：“百毒具备，老奴也不知役施之法，只怕会伤害到姑娘。”

黄凤姑一颦柳眉儿，道：“那更非得瞧瞧不可。”

古奇道：“姑娘一定要去，先得解去老奴的穴道才行。”

黄凤姑略一沉吟，道：“古奇，你要想要什么花招，当心我取你性命。”伸手拍活古奇腿上穴道，却又点了左臂穴道。

古奇暗暗吁一口气，道：“老奴不敢。”举步向前行去。

黄凤姑对古奇仍有很大的戒心，右手消魂铁板顶在古奇背心的“命门”穴上。

古奇感觉一股内劲，直逼在穴道上，心中暗道：这小丫头倒是谨慎的很。垂首缓步而行，一付很恭谨的样子。行近南厢门前，停了下来，道：“门上钥匙，一向由大爷保管，老奴要用掌力劈锁了。”

他说的合情合理，黄凤姑只好答应。

古奇一提真气，右掌切下，啪的一声，劈断了铁锁。左手一推木门道：“姑娘请进。”

黄凤姑道：“你先进去……”

古奇突然一招“回光返照”，劈了过来。

黄凤姑虽然早已戒备，但见他劈锁推门，似是全无恶意，戒备稍松，被古奇全力一掌，迫退了两步。

古奇一掌逼退黄凤姑，突然一跃而起，直向西面厢房窜去。

忽然间人影一闪而至，古奇飞跃在空中的身躯，疾落下来。

白天平抱着古奇的身体，轻轻放下，道：“这老狐狸狡猾得很。”

黄凤姑凝目望去，古奇已然气绝而逝，全身不见伤痕，只见颈间喉结处，有一道红色痕迹，不禁脸上一热，道：“兄弟好快的身法，姐姐十几年的功

夫，和兄弟一比，算是白学了。”

白天平道：“姐姐夸奖了，小弟这是偷袭，登不得大雅之堂。”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你用的什么掌法，能在快速的一击中，劈中他的喉结，使他发不出一点声息就死了过去？”

白天平道：“这是一种指刀。”

黄凤姑看他未再多讲下去，心中暗道：也许这是他师门绝技，不愿详作说明，也就不再多问，话题一转，道：“我和他们谈的话，你都听到了？”

白天平道，“都听到了。”

黄凤姑道：“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

白天平道：“此地虽是武家堡中的后园，但此间一切事物，都和武家堡中无关，因此，咱们这番搏斗，纵然传了出去，武家堡也不至于派人来此查看，所以，咱们多留一些时间，并不妨事。”

黄凤姑笑道：“可要进入这南厢房中瞧瞧？”

白天平道：“要进去瞧瞧，请姐姐替我把风，小弟进去。”

黄凤姑已然发觉白天平一身成就，高过自己很多，一闪身，道：“兄弟小心一些，这两座厢房中门窗紧闭，只怕是有些怪异。”

白天平道：“我明白。”缓步行入房中。

但见室中，摆了四只高大的瓷罐，密密的封了起来。但每个罐上封的土，颜色不同，似乎是标明了罐内之物。此外，四只大罐完全一样。

白天平凝神倾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什么可疑的动静。

黄凤姑探首进来，道：“白兄弟，没有事吗？”

白天平道：“姐姐请进来，这里有四口大坛，不知里面放些什么？”

黄凤姑举步而入，望了那四口大坛一眼，道：“好像是酿的酒。”

白天平道：“不是酒，酒也不该放在这地方。”

黄凤姑道：“咱们打开一坛瞧瞧如何？”

白天平道：“姐姐说的是，既然进来了，咱们必须求证一下这坛中之物，不过，咱们得有很万全的应变准备。”

黄凤姑道：“就算这坛中存放了什么，但也不可能是活的，还要什么应变的准备呢？”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谨慎一些的好，这四口大坛，封闭得很严，可能是存放一种奇毒之物，咱们不小心，着了道儿，岂不是大为失策。”

黄凤姑伸手在了一口大坛上按了一下，只觉那封闭坛中之物，十分坚硬，不是一般的泥土。

白天平瞧出黄凤姑一付心犹未甘的样子，笑一笑，接道：“自然，咱们可以击破巨坛，瞧瞧里面存放之物，但如此一来，咱们势必无法在此多留了，西面厢房中存放的何物，咱们还没有见过。”

黄凤姑道：“对！咱们先瞧瞧那西面厢房中的景物，再作决定。”

行近了西厢，白天平伸出右手，拉断了铁锁。推开木门，触目景物，立刻给人一种颤凛的不安。原来，这紧闭的西厢之中。放的竟然是两具棺材。

广大的后园，繁茂的花木，寂寞的小院，再加上独目人和古奇那两具尸体，构成了一股阴森的气氛。

黄凤姑虽然有一身武功，但她究竟是女孩子，不觉间受到这恐怖气氛的感染，忽然间脸色大变。

白天平冷眼旁观，看得很清楚，微微一笑，道：“凤姐姐，我想这两具棺木中，决非放置的尸体。”

黄凤姑胆气一壮，笑道：“棺木中不放尸体，放的什么呢？”

白天平道：“如若这棺木中放的尸体，咱们早就闻到腐尸的味道了。”

黄凤姑道：“兄弟说得有理。”

突然一迈步，行近棺木，道：“要不要打开瞧瞧？”纤纤玉指，已向那棺材盖上摸去。

白天平道：“姐姐小心。”

黄凤姑缩回手来，道：“有何不妥？”

白天平道：“小心中毒。”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兄弟，难道咱们又要放弃看这两具棺木吗？”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这地方虽然是武家堡中一片禁地，但咱们也无法长留此地，如是小弟的推想不错，这里早已引起武家堡的怀疑了，所以，咱们想混入那假山之内，以窥内情的用心，只怕是办不到了。”

黄凤姑道：“兄弟的意思是……”

白天平道：“立刻退出。”

黄凤姑道：“岂不便宜了那假冒黄七的张总管？”

白天平道：“姐姐，就目前咱们发现所得，那张总管不过是一个诡异组织中的小卒，这武家堡，也不过是一个分坛，姐姐的家仇私恨，已然和江湖的大局，关连于一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点，要姐姐忍耐一二了。”

黄凤姑沉吟片刻，忽然一笑，道：“兄弟说得是。”

白天平道：“多谢姐姐赏脸，请先退出此堂，小弟打开棺盖瞧瞧。”

黄凤姑道：“为什么不要我来，如若这棺木中有什么危险，更应该由我出手。”

白天平道：“姐姐，不论咱们探得这武家堡中多少机密，最重要的是，咱们都要完整的回去，小弟不愿有所伤损，姐姐更不能受到一点伤害，姐姐请退到院里等候小弟吧！”

黄凤姑心中也明白，白天平这身武功，比她高明很多，倒是不便再争下去，一提气，退出室外。

白天平暗运内力，棺盖翻起的同时，人也倒退入院中。木棺中不见任何变化，也未见任何的微尘飞动。这就和白天平心中所思，有所不同。

片刻之后，白天平又飞跃而入。探首向棺木中一看，不禁微微一呆。敢

情那开去木盖的棺木中，竟然是千真万确的躺着一具尸体。

白天平愣住了，迅快地打开了另一具棺木。里面也躺着一个人。

黄凤姑低声说道：“白兄弟，里面放的是什么？”

白天平迅快的合上了棺木盖子，缓缓说道：“很意外。”人却缓步退出了西厢。

黄凤姑道：“总不至于放着两个人吧！”

白天平道：“姐姐猜对了。”

黄凤姑道：“两具尸体？”

白天平道：“是的，这地方的一切事事物物，确有些诡异难测。”

黄凤姑脸色有些苍白，显然心中对这些诡异事物，有些害怕，就未再多问。

白天平折转南厢，道：“打开一个大坛瞧瞧，他们把东西存入瓷坛，决非无用之物，不管如何，咱们先行设法把他破坏。”

黄凤姑举起手中一对消魂铁板，道：“咱们也不用进去，就用这一对消魂板，击破一口大坛瞧瞧。”

扬起了手中的消魂铁板。白天平突然一伸右手，拉过黄凤姑道：“什么人？”只听一声轻笑，道：“白公子，好灵的耳目。”随着那应话之声，金萍闪身而入。

金萍先阻止黄凤姑，道：“姑娘不可击破那房中瓷坛。”黄凤姑道，“为什么？”

金萍道：“听说那瓷坛中，是一种很恶毒的药物，一经散布，恐难收拾。”

黄凤姑道：“你怎么知道？”

金萍道：“我刚听堡主说的，其实，你们的搏杀情形，早已惊动了堡主，但他不便进来，特地派我进来瞧瞧。”

白天平道：“目前这座后园附近，想都已布满了武家堡中的高手了？”

金萍点点头，道：“是！两位很难全身而退了。”白天平笑一笑、突然抹去脸上的油污，脱去小厮的衣衫，道：“金姑娘，这后院墙外面，是什么所在？”

金萍道：“外堡，有一道护城河阻隔着，冲出护河城，就是堡外了。”

白天平道：“那是说，最多他们只有一部分高手拦劫了？”

金萍道：“不错，以公子的武功而言，闯出去并非难事。”

白天平道：“不过，先得打败了你，才使堡主少去一些怀疑。”

金萍微微一笑，道：“你们杀了二鬼和古奇，如不想束手就缚，让我们带你离去，只有动手一途了。”

白天平道：“好，姑娘请小心了。”右手一挥，一掌拍了出去。

金萍左手一扬，五指若钩若点，反扣白天平的脉门。

白天平右手一沉避开五指，正待变化，黄凤姑突然侧身而上，道：“白兄弟，让我领教金姑娘的高招。”一招“五云捧日”，接下了金萍的掌势，

两个人立刻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斗。

金萍采取守势，黄凤姑却是着着进攻，一招快过一招，攻势十分凌厉。

黄凤姑艺得侠尼妙善真传，整整下了近二十年的苦功，不但掌势变化上极尽奥妙，而且功力亦极深厚，掌风呼啸，猛锐无比。

金萍本来面上带着微笑，完全以守为主，但几十招过后，金萍脸色渐见凝重，拳掌也开始了变化。双方攻拒之间，逐近搏命之拼。

原本金萍有相让之心，但黄凤姑求胜心切，攻势猛恶，使得金萍突起了争胜之意，不再相让，全力抢攻。

白天平冷眼旁观，两人功力悉敌，这一舍命力战，当真是惊险百出。

金萍的武功，以诡橘变化为长，黄凤姑却以深厚扎实为主。

又斗了二十余招，两人已进入生命相搏之境，掌指的攻势，全都指向了对方的要害大穴。

白天平心头大大的震惊，暗道：以这等拼斗下去，只怕两人之间，必要有一个身负重伤倒下不可。

心中念转，口中急急说道：“两位不可认真。”

但闻啊哟一声，金萍向后退了一步。原来，黄凤姑一掌击中了金萍左臂。

白天平飞身一跃，立于二人之间，道：“姑娘伤得如何？”

金萍道：“黄姑娘落掌很有分寸，婢子伤得不重。”

白天平道：“那就委屈姑娘了。”一指点了出去。

不知金萍是不肯让避，还是让避不及，应手倒了下去。

她穴道被点，口还能言，低声说道：“蒙起半边脸。”

白天平伸手取出一方绢帕，包起双目以下大半个脸色，道：“姐姐，咱们冲出去。”

忽闻金萍一声尖叫道：“堡主救命。”

白天平微微一笑，飞身跃上了屋面。

黄凤姑紧随着飞身而大约是金萍那一声尖叫，招来了援手，一个人影，疾如鹰隼般飞上了屋面。

大白天看得十分清晰，那跃上屋面的大汉身着劲装，手中执着一柄寒光闪烁的钢刀。那人动作很快，足点屋面，手中的钢刀已迎面劈了过来。

白天平左手一伸，向刀上迎了过去。

黄凤姑只瞧的失声而叫。本来嘛，血肉之躯，如何能和百炼精钢对抗。哪知白天平左手一转，变魔术似的，忽然间抓住了那人的刀背。左手向前一带，右手一挥，拍在那劲装大汉的前胸。

动作太快了，那大汉糊糊涂涂地被一掌击下屋面，跌摔在地上。

白天平几乎是脚未停步，飘落下屋面。黄凤姑急急追赶，飞身一跃，落着地面。

这时，已有四个大汉，飞扑而至。三把刀一对判官笔。

黄凤姑一侧身迎着那手施判官笔的大汉动手。她手中本有一块消魂铁

板，却早已收了回来，取出匕首迎敌。

白天平赤手空拳，迎向三把刀。只见他一个欺步转身，左手一掌切下，右手已夺过一把单刀。刷的一刀震起，当当两响，震开了另外两把单刀。紧接着是一串闷哼惨叫。

左面一个人中掌倒下，右首一个被一脚踢翻了几个筋斗，中间一个最惨，被刀背砍中了右肩，惨叫着跌出去六七尺远。

一回合两照面，白天平已收拾了三个执刀大汉，一伸手又捡起一把刀，冲向那施一对判官笔的大汉。

但那使笔大汉的武功不错，双笔伸缩，变化多端，左封右挡的架开了黄凤姑三招快攻。

他还未及还手，白天平人已攻到，双刀齐出，也不见他用什么奇招怪式，两把刀平平实实的伸了过去。妙在那两把刀锋正好在使笔大汉的双腕上面，那大汉一抬手，正好向刀锋上碰去。

事情发生得太巧太快，使笔大汉警觉要收回双腕时，已自不及，两只手腕，都撞在刀腕上，弄一个鲜血淋漓。

白天平飞起一脚，把那使笔大汉踢了一个筋斗，道：“姐姐，往北走。”一面把手中一把单刀，交到了黄凤姑的手中，接道：“姐姐练过刀吗？”

黄凤姑收起匕首，接过单刀，道：“可以用。”纵身向北面奔去。

这座后园假山，距围墙也不过七八丈远，黄凤姑两三个飞跃，人已到了围墙下面。白天平如影随形般，紧追在黄凤姑的身后。

黄凤姑一回头，还未及开口，白天平已抢先道：“有什么话，咱们出堡再说。”说着话，人已腾空而起，带着黄凤姑的左臂，双双飘落在围墙外面。

墙里墙外，形势大不相同，墙里面是一片静寂，墙外却是人影闪动，雁翅一般，排列了两行，拦住去路。

黄凤姑目光一转，发觉那拦路人，至少有四五十人之多，不禁一皱眉头。

不容黄凤姑多想，白天平已低声道：“往前冲，等他们高手聚齐，咱们就很难破围而出了。”口中说话，人已越过黄凤姑向前行去。

一个四旬左右的大汉，乃是这群堡丁首脑，手执一把雁翎刀迎了上来，道：“两位是什么人？”

白天平道：“要命的，想活的，就闪开去路。”

那大汉怒道：“好狂的口气。”雁翎刀疾伸而出，挑向白天平的包脸绢帕。

白天平单刀一起，击在雁翎刀上，一股强大的内力，传了过去，震飞了那大汉手中兵刃，左手一掌拍出，击在那人前胸上。

那大汉只讲一句话，攻出一刀，已中掌倒了下去。

黄凤姑眼看着白天平的武功，简直是惊骇莫名，看上去他只随随便便的扬手出掌，但却是从不落空。

这不过是一瞬工夫，那数十堡丁，两翼折转，刀光耀目，攻了上来。

黄凤姑挥刀迎向左翼堡丁。白天平却向右翼攻来的堡丁迎去。

武家堡的堡丁，都是久经训练的精壮汉子，每人的手下，都有点真才实学，一上手，就分四面把黄凤姑给围了起来，同时出手，合力围攻。

黄凤姑手中一把刀，舞得疾如轮转，但那些堡丁此进彼退，兵刃交错，任是黄凤姑刀光如雪，竟然是无法伤得那些堡丁。

但白天平那面却是大大的不同了，不见如何挥舞刀势，但每出一刀，就要伤人，七八个围在他四周的堡丁，不过片刻工夫，全部伤在刀下。

一霎时，血雨横飞，呻吟之声，不绝于耳。他的刀法太犀利了，刀出手，必有人伤。

武家堡的堡丁，虽然训练精良，悍不畏死，但他们在白天平不见招式的刀法下，也有些心生畏惧。

白天平眼看那些堡丁，远远的站着，不敢再向前行，冷笑一声，飞跃到黄凤姑的身侧，道：“咱们冲出去，不能恋战，由我开道。”口中说话，手中刀法一变。

但见寒芒如电，有如怒涛裂岸，洪流破堤，耳际响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兵刃共断肢齐飞，血雨如喷泉激射，一路过去，拦者披靡。六七十名堡丁，被他一阵快刀奔闯，伤亡逾半，余者纷纷退避。

片刻工夫，已然破围而出，直达围墙。

白天平一闪身，退到黄凤姑的身后，低声道：“姐姐上去。”

黄凤姑一提气，飞身而起，跃上围墙。

身子还未站稳，耳际间衣袂飘风，白天平已先一步落在城墙上，低声道：“快下去。”

黄凤姑换口气，飞身而下。

白天平后落先至，又是早一步，落在了城堡之下。

脚落实地，立刻说道：“飞跃护城河。”

黄凤姑来不及说话，吸一口气，纵身而起，直向对岸飞去。勉力过了一丈七八，距岸边不过两三尺时，突觉气力用尽，身子直身下面堕去。忽然间左臂被人抓住，身子陡地向上升起，落上了对岸。

又是白天平及时助她一臂之力，纵身飞落对岸上，道：“快些走。”

这一串破围、过墙、越护城河，黄凤姑一直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落着对岸，又放腿向前奔去，一口气跑出了七八里路。一个连一个的动作，使得黄凤姑有些真气不继，有些喘息起来，头上也见了汗水。

但闻白天平的声音，由身后传来，道：“姐姐，可以慢慢走了。”

黄凤姑放缓脚步，回头看去，只见白天平已取下绢帕，面色如常，听不到一点喘息之声。

大大的喘了两口气，黄凤姑微笑问道：“白兄弟，你练的是什么武功？”

白天平笑一笑，道：“姐姐指何而言？”

黄凤姑道：“我看你的刀法不见招式，变化，出手就要伤人，不知是何

种刀法？”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招式变化，虽是武学之本，但一招到次招的变化，必然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在对敌搏斗之间，失去

了不少先机，也给了敌人应变的机会，如若能够去其形式，用其神髓，攻拒之间，岂不是快了许多。”

黄凤姑道：“去其形式，用其神髓，话是不错，但无因何来果，没有出手的招术，何来第二招的变化，这中间，只怕要下上不少工夫了。”

白天平笑道：“姐姐高见，出手的刀势虽快，但小弟在习练之初，亦要一招一式的变化，熟练之后，再减其形式，用其精要。”

黄凤姑道：“那一定要一种很特殊的成就，姐姐练了近二十年的武功，见识过你的武功之后，姐姐算是白练了……”

略一沉吟，接道：“在天梯岭清风庵中，姐姐虽然算不上是杰出人物，但也甚得师父宠爱，尤其是我将要离山的几天，师父招我于禅房之中，把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给我谈了不少，其中也有不少使人响往羡慕的奇技，但家师却从未提兄弟学的武功，似已到了化繁为简的至高境界。”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小弟师承，是一位不求闻达的人，既未开山立派，创立门户，亦未广收弟子，江湖之上，知晓家师的，为数不多。”

黄凤姑道：“令师是一位世外高人？”

白天平道：“唉！世外二字，谈何容易，他老人家如真能置身于世外，也不会要小弟卷入这漩涡之中了。”

黄凤姑道：“这么说来，白兄弟是奉命而来了。”

白天平道：“不错。”

黄凤姑道：“那位金萍姑娘，和白兄弟，也是早已相识了。”

白天平道：“兄弟是经人引见，才认识金萍姑娘。”

黄凤姑道：“兄弟可知道那金萍姑娘的出身吗？”

白天平道：“这个，小弟不太清楚，不过，她不是和武家堡同流合污的人……”

黄凤姑道：“这个姐姐瞧得出来，她是卧底的人，只是不知她是何人所派？”

白天平接口道：“此事关系重大，想那金萍姑娘不会轻易的说出。”

黄凤姑本想再问，但却又强自忍下，转过话题，道：“兄弟，现在咱们行向何处？对那武家堡又该如何？该不该救那铁成刚和伍元超出来？”

白天平神色肃然地说道：“姐姐，有一件事，小弟说出来，希望姐姐不要见怪。”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什么事，这样严重吗？”

白天平道：“咱们这一次打草惊蛇，使武家堡有了戒备，实是得不偿失，小弟所以陪姐姐来，只是想要姐姐了解，这武家堡并不是一所单纯坐地分赃的匪穴，他们志在江湖，有着震动武林的大阴谋，黄伯父如若被害在那位张

总管的手中，恐已非单纯的个人恩怨了。”

黄凤姑已是明白了大部分，但还有些不了解，眨眨眼睛，道：“白兄弟，你是说，我爹的死亡原因，和江湖阴谋有关？”

白天平道：“小弟只是这样推想，如若伯父确为那张总管所害，那就不止是黄伯父单纯个人恩怨了。”

黄凤姑蹙了蹙柳眉儿，道：“白兄弟，我爹难道和武家堡有什么关连不成？”

白天平道：“我生也晚，未见过黄伯父之面，但就家父所言，黄伯父为人正直，决不会和武家堡中勾结，问题是黄伯父也许在无意中得知了什么隐秘，也许收藏了一件很珍贵之物，怀璧其罪，黄伯父在不知不觉中，受了牵累……”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自然，在未查出真相之前，我父亲还无法完全洗脱杀害黄伯父的罪名。”

黄凤姑叹息一声，道：“白兄弟，你还说这些干什么？我初见白叔父之面时，就知他不会杀人的凶手……”

白天平接道：“小弟相信姐姐，确有此看法，但黄伯母却有很深的成见。”

黄凤姑道：“沉痛的往事，使我娘心中烙下了很深的仇恨记忆，但这一段日子里，我娘也似是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一点，请兄弟放心，我会从中解说。”

白天平一抱拳，道：“谢谢你，姐姐。”

黄凤姑欠身一福，微带娇羞地说道：“我坏了你的大事，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白天平笑一笑，道：“姐姐言重了……”

长长吁一口气，又道：“不过，黄伯父的恩怨，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目下咱们已证明那黄七确是张总管，三五天内，兄弟设法把他生擒过来，追问当年旧事。”

黄凤姑道：“大局重要，如若生擒张总管，有碍大局，那就不用急了。”

白天平道：“解了黄伯母心中之疑，咱们才能放手办事。咳！她老人家已经等了近二十年，也不能让她再等下去了。”

黄凤姑正待答话，瞥见两匹快马，迎面驰了过来。

白天平低声道：“姐姐小心！”一面取出绢帕，包在脸上。

就这一阵工夫，那两骑快马，已然驰近了两人。两骑马离开两人还有两丈左右时，马上人突然飞身而下，并肩儿在路中间一站。

黄凤姑抬头打量了两人一眼，不禁心头一震。这两人生的好怪。左面一个，脸色白得不见一丝血色，右面一个脸色青得像池塘的青泥巴。

幸好是大白天，要是深夜里遇上了这么两个人物，不吓得黄凤姑失声大叫才怪。

白天平向前一步，拦在了黄凤姑的身前，冷冷说道：“两位请让让路。”

左面那白脸人冷冷地说道：“你小子打听打听，幽州二怪，几时给人让过路了。”

白天平一条绢帕，勒住了鼻子以下，只露出了鼻子以上的面孔，冷然一笑，道：“幽州二怪，果然不带一点人情味。”

青脸人突然一伸手，五个又长又黑的指头，疾向白天平包脸绢帕上抓去，口中冷冷喝道：“你小子出口伤人，怎么包住了半边脸儿，老子要瞧瞧你哪里见不得人。”

白天平一闪身，避开了一击，冷冷说道：“两位不问问在下的名号吗？”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那青脸人一抓落空，已知道遇上了高手，冷笑一声道：“说来听听看，也许咱们和你师父相识。”

白天平道：“在下是专门擒鬼捉怪的使者，两位今天运气不好。”

左首白脸人吊眉耸动，冷森森地说道：“你小子是寿星公吊颈，活得不耐烦了。”双手齐出，闪电一般，连攻三掌。

白天平足不离原地，身子却软得像根柳条儿似的，左避右闪，轻轻松松的避开了白脸人三记快掌，嘲问道：“只有这几下子吗？”

黄凤姑看出白天平闪避掌势的身法，乃是轻功中最难练成的“飞絮幻影”，心中大为敬佩。

幽州二怪，乃久走江湖的人物，黄凤姑能瞧出来，两人怎会瞧不出，不禁心头微震，估不透对方是什么一个来路。

青脸人忽然向一侧跨了两步，和那白脸上布成了一副合击之势。幽州二怪的合搏之术，江湖上可算得无人不知，只见布成合击之后，立刻有一股凶厉之气，逼迫过来。

白天平笑一笑，道：“两人准备二打一了。”

青面人道：“幽州二兄弟，遇上一个人时，可以两个打一，遇上十个人，也是咱们两兄弟，你们有两个人，咱们算不得以多欺少。”

白天平道：“我那位姐姐么，还不屑对两位出手，两位先胜了我之后，她才会收拾两位。”

白面人怒道：“好狂的日气。”举掌平出，直推过去。这一击不但力道奇猛，而且暗含着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

白天平轻轻一闪，又让过了一击，冷冷说道：“两位，很想打吗？”

青面人冷笑一声，道：“不打也行，两位跟咱们回到武家堡去，咱们就不用再打了。”

白天平道：“两位不要只管打如意算盘，在下之意是，咱们动手相搏，定然会有胜败之分。”

青面人道：“这话一点也不新鲜，动手相搏，自然是难免分出胜败生死？”

白天平道：“在下的意思，如若咱们非得打上一架不可，最好能赌些什么？”

青面人道：“弱肉强食，败的人，只有凭听对方处置。”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好！不过，这地方人太多，咱们到路边树林子去。”

青面人道：“为什么要到树林里去？”

白天平道：“因为，在下想给两位留点面子。”

青面人冷笑一声，道：“原来如此。”

白天平冷笑道：“不知道两位相不相信在下的话？”

青面人怒道：“老子不信。”突然欺身而上，拍出两掌。

白天平右手轻挥，封开了青面人两记掌势，转身向树林里行去。

黄凤姑只看得大感奇怪，不知道白天平的用心何在。但她知道白天平必有用心，所以，也不多问，放腿跟着白天平向前奔去。

幽州二怪，相互望了一眼，突然举步而行，跟在两人身后奔入了树林之中。

白天平行进树林，选一片平坦的草地，停下脚步。

黄凤姑低声说道：“白兄弟，你准备如何对付他们？”

白天平道：“幽州二怪，武功很高，我想收伏了他们。”

黄凤姑还未来得及答话，幽州二怪，已然拥入了林中。

白天平道：“这地方很隐秘，两位可以动手了。”

幽州二怪连受戏弄，心中大是恼怒，两人身形一分，分由两个方位，攻了过去。四掌并出，布成了一种旋转的力道，封锁了四面的退路。

这是幽州二怪合搏的绝技之一，白天平不论如何闪避，都无法避开那封路的掌力。哪知，白天平这一次，竟然是不再避让，双掌一分，疾向两人迎去。

青面人冷哼一声，道：“找死。”右手加强内力，迎了上来。但闻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白天平左迎青面人的掌势，右迎白面人的攻击，独自承受了两人合击之力。三个人，四掌交接。

白天平，幽州二怪，都站在原地未动，谁也没落败。但过了片刻之后，幽州二怪突然各自抱着一腕，脸上泛现出痛苦之色。

黄凤姑只瞧得大感奇怪，暗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两人在一掌硬拼之中，都被震伤了不成？

心中疑虑之间，突闻白天平冷冷说道：“两位是认输呢？还是准备再打下去？”

青面人道：“你用的什么手法？”

白面人道：“他掌里一定暗藏毒针之物。”

白天平仰天打个哈哈，道：“两位的见识太少了，勿怪要吃大亏，看来，咱们只有再打下去了。”

青面人扬起手掌，瞧了一眼，只见掌心一片平滑，不见有任何异样之处。但手腕脉穴之处，却泛起了一片淡红之色。不禁一皱眉头，道：“怎么伤在

此处？”

白面人暗中提气，发觉了已无再战之能，不禁心头一震。立时低声说道：“老二，右掌伤得很奇怪，似是一种很高绝的内功所伤。”

青面人点点头，道：“是的，小弟整个右臂已开始麻木起来。”

白天平道：“两位是否听说过，武林之中，有一种震伤脉穴的武功……”

青面人失声叫道：“震脉手。”

白天平道：“不错，两位就是伤在震脉手下。”

幽州二怪同时呆了一呆，道：“阁下是……”

白天平冷冷接道：“两位不用问我是谁，只要我能胜了两位，两位就应该认输才是。”

青面人冷笑一声，接道：“咱们听说过震脉手法，但从未见识过……”

白天平接道：“今天两位身受其害，总算长个见识了。”

青面人道：“这震脉手未必会要人的命吧？”

白天平道：“不会，不过，如不能在适当的时机之内，活了脉穴，那麻木的右臂会逐渐的扩大，一定的时间之后，脉穴枯死，右臂固然是难免残废，而且牵连所及，只怕还要成半身不遂之症。”

青面人呆了一呆，道：“阁下具此身手，定然是大有来历的人，何以不肯以真正面目和我等相见？”

白天平道：“我并非故作神秘，只要咱们谈好了条件，在下立刻可以解去在脸上的绢帕。”

白面人道：“什么条件，阁下请说。”

白天平道：“两位是否想解去震伤的脉穴？”

青面人道：“废话，如若我们不想解开被震伤的脉穴，早已掉头而去。”

白天平道：“两位真想解开脉穴吗？咱们那边谈谈。”一面说话，一面举步向前行去。

幽州二怪对这位蒙着半边脸的人，已有些难测高深，但两人都已觉出右臂麻木难动，很可能会真的转成了半身不遂之症，不自觉的跟着白天平行了过去。

黄凤姑呆呆的站在那里，望着三人转进一片林木，消失不见。片刻之后，只见白天平和幽州二怪，同时由林中转了出来。

白天平一抱拳，道：“两位好走！在下不送了。”

幽州二怪似乎是变的十分客气，一抱拳，道：“不敢有劳。”转身出林，但闻蹄声得得，纵骑而去。

白天平缓步出林，望着两人的背影消失不见，才缓缓回过身子，道：“姐姐，咱们走吧！”

黄凤姑好耐性，直到此刻，才缓缓问道：“兄弟，你怎么对付他们？”

白天平已解下了绢帕，带三分稚气的笑一笑，道：“我在他们身上下了一些禁制。”

黄凤姑道：“什么禁制？”

白天平道：“不登大雅之堂，姐姐出身正大门派，只怕不齿小弟所为。”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兄弟，别把姐姐看得太古板了，通权达变，对付这等险恶之徒，用些手段，那也不算什么罪恶。”

白天平笑道：“姐姐如此说，小弟斗胆奉告了，我点了他们的五阴绝脉，每三七二十一日，非得小弟替他们活血一次不可，幽州二怪，武功不弱，而且素著名凶，早已被武家堡中主人，引为心腹，如若他们能暗助咱们，对咱们帮忙很大。”

黄凤姑道：“凶恶之徒，例必奸诈，他们是否靠得住呢？”

白天平道：“所以，小弟才在他们身上下了禁制，不论他们如何奸险，但他们不能不要性命。”

黄凤姑道：“兄弟似是很有把握？”

白天平道：“自然小弟不会太信任他们。”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兄弟，你年纪不大，从哪里学来了这么多智谋？”

白天平道：“小弟师承未立门户，因此，限制的规戒，就少了很多，不过，家师的门规亦很严肃，我这些鬼蜮伎俩，都是跟一位师伯学的。”

黄凤姑道：“兄弟，别勉强，可否见告你师伯的姓名？”

白天平道：“丐仙袁道。”

黄凤姑道：“很难得，家师亦提过他老人家，口气中对袁老前辈十分推崇。”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我那位袁师伯，嫉恶如仇，而且一出手绝不留情，一度曾经被称为黑道上的克星，后来，结交家师，受其影响，渐敛杀气，改习丹道，采药自娱。”

黄凤姑道：“令师是……”

白天平道：“家师不求闻达，说出来，姐姐也不会知道。”

黄凤姑道：“我下山的时候，师父也曾禅室面命，告诉我不少江湖上奇士高人，兄弟如能见告令师的名号，姐姐也许听到家师说过。”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家师道号无名子。”

黄凤姑思索了一阵，道：“令师果然是隐入山林的高人，家师未提过他。”

白天平暗暗吁一口气，道：“姐姐，咱们先去见过黄伯母说明内情，请她老人家拿个主意。”

黄凤姑点点头，笑道：“好！先见过两位老人家之后，再作道理。”两人按照约好的暗记，找到了一座小农庄，黄夫人、白

玉山正在等得焦急。黄凤姑说明了进入武家堡的经过。

黄夫人望望白玉山道：“白兄弟，你看咱们应该如何？”

白玉山一欠身，道：“小弟觉着，先了断大哥的事，嫂夫人已茹苦含辛了二十年，兄弟也苦等了十几年的辰光，这件事，像压在兄弟心上一块铅，

如若不早些有个水落石出，兄弟也无法安得下心。”

黄凤姑道：“白叔父说的虽是，但侄女儿觉着这件事已然很明显，白叔父也不用太过不安，如是因急于了断先父私人仇恨，坏了大局，那岂不是一桩大恨大憾的事。”

白玉山拂髯笑道：“就算武家堡确和江湖上大变有关，但那张总管的生死，也不致有太大的影响，凤儿，大哥总是死在我的剑下，这中间的内情恩怨一日不明，为叔的一日难安，我答应天平从师学艺，也就是希望他能为此事出力。”

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接道：“孩子，你能生擒那张总管吗？”

白天平一欠身，道：“孩儿能够。”

白玉山道：“好！生擒他来此，为父的想求证一下昔年事变的内情。”

白天平一欠身，道：“孩儿遵命。”

白玉山道：“记着，这件事一定要公平求证，你可知为父的为什么取天平二字作你的名字吗？”

白天平道：“父亲教诲。”

白玉山道：“我要你不偏不倚，作一个天下至公至平的人，天理公平，不得有稍许逾越。”

白天平道：“孩儿明白。”

白玉山微一颌首，道：“所以，也要给那张总管一个申辩的机会，不论他是否凶手，要他说给你黄伯母听。”

白天平道：“孩儿遵命。”

白玉山长长吁一口气，仰脸望天，缓缓说道：“咱们负欠你

黄伯母太多，纵然是求死谢罪，也不足报万一……”

黄夫人突然接口说道：“玉山弟，你这话就见外了，你大哥生前，固然是把你当作手足一般看待，嫂嫂我，也可没有把你当作外人，这些天来，凤姑和我谈了很多，再见兄弟求死志切，嫂嫂心里也已明白，这可能是别人安排的一个大误会，嫂嫂错怪了你二十年，还要你兄弟多多原谅了。”

白玉山笑一笑，道：“嫂夫人，这个兄弟不敢。”

回顾了白天平一眼，接道：“天平，去！三天之内，生擒张总管，先求证你黄伯父死去的一段恩怨。”

白天平道：“孩儿遵命。”

黄夫人道：“慢着，天平……”

白天平道：“伯母教诲。”

黄夫人道：“听说那武家堡中高人无算，你要生擒张总管岂是易事。”

白天平道：“小侄尽力去办。”

黄夫人叹口气，道：“孩子，办不到千万不要勉强，伯母等了二十年，再多等三年两年也不要紧。”

白天平道：“武家堡隐秘已泄，只怕立刻会引起混乱，家父教诲的不错，

如不能在近日生擒张总管，只怕大乱一定，很难再抓到他了。”

黄夫人道：“唉！你去试试也好，不过，千万不可勉强。”

白天平道：“小侄遵命。”

黄夫人回顾了黄凤姑一眼，低声道：“凤儿，你要不要去助你白兄弟一臂之力？”

黄凤姑摇摇头，笑道：“不用了，我去了帮不上忙，而且，还会拖累到他。”

白天平没有接腔，借机会溜出了茅舍。

黄夫人似是不太相信女儿的话，怔了一怔，道：“凤儿，你是说你白兄弟武功强你很多？”

黄凤姑笑一笑，一点也没有忌恨之意，道：“是的，娘，他胜女儿十倍。”

白玉山道：“不会吧！年轻人喜欢卖弄，也许他故意在你面前露出两手得意的手法……”

黄凤姑欠欠身，接道：“白叔父，你对他太严了，所以，有很多事，很多话，他都不太敢跟你讲。”

白玉山噢了一声，道：“有这种事？”

黄凤姑道：“就侄女和他交谈所得，白兄弟不但武功卓绝，而且才慧之高，亦非常人能及万一，论理断事，无一不叫人敬佩。”

白玉山笑一笑，道：“贤侄女啊！你太夸奖他了。”

黄凤姑道：“我说的很真实，我亲眼看到他出手对敌，只要一出手，就有人受伤倒地，中剑流血。”

黄夫人目光转到白玉山的脸上，道：“恭喜白兄弟，有此麟儿。”

白玉山轻轻叹一口气，道：“嫂夫人，小弟的心愿，只想在了解大哥这段恩怨之后，就归隐山林，不再执刀握剑，闯荡江湖了。”

黄夫人道：“白兄弟说得也是，咱们都老了，办完你大哥的事，我也要找个清静的地方住下来过几年安乐日子。”

白玉山轻轻咳了一声，道：“嫂夫人，如若小弟能够脱去杀死义兄的罪名，希望嫂夫人能到大名府去，唉！这些年来，你受尽了风霜之苦，实在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大家住在一起，也好让小弟尽点奉侍嫂夫人的心意。”

黄凤姑似是生恐黄夫人不答应，急急说道：“娘！白叔叔说的是，大家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女儿也可以放心了……”

黄夫人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啊了一声，问道：“孩儿，你的意思是……”

黄凤姑接道：“娘！女儿受育恩师十八年，总不能不报答恩师的教育之恩。”

黄夫人道：“你要怎么一个报答之法？”

黄凤姑道：“我要帮助师父仗剑江湖，除魔卫道，目下江湖的群魔四起，正是纷乱之局，女儿师命在身，只怕是不能常年陪伴娘的身侧。”

黄夫人道：“怎么？你一个女孩子，要在江湖上闯荡奔走吗？”

黄凤姑道：“家师门下都是女弟子，孩儿怎能不奔走？”

黄夫人怔了一怔，道：“孩子，你是说你准备在江湖除魔卫道？”

黄凤姑道：“女儿正是此意。”

黄夫人道：“这是你师父的意思呢？还是你的意思呢？”

黄凤姑道：“自然是师父的意思了。”

黄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孩子，你想想，一个清白的女孩子，常年在江湖上走动，成何体统？”

黄凤姑道：“师命难违啊，再说，我们抓来了张总管，武家堡中人，也不会和咱们干休。”

黄夫人道：“这么说来，你是非要行走江湖不可了？”

黄凤姑道：“就目下的情势而言，女儿势已无法违抗师命黄夫人皱皱眉头，转望着白玉山，道：“白兄弟，你觉着一个女孩子，是否应该在江湖上走动呢？”

第九回 奸徒伏诛 力战四煞

白玉山大感为难，望了凤姑一眼，道：“贤侄女，你学艺清风庵，一住十八年，令堂在这段时间之内，独居寒山，好不容易等到你艺满出师，正该母女团聚一些时日，你又要仗剑江湖卫道除魔，叫你娘如何能够安得下心呢？”

黄凤姑道：“白叔父教训的是，不过，师命难违，叫侄女何去何从呢？”

黄夫人叹息一声，道：“这件事，咱们暂时不作决定，等你那白兄弟回来之后再说。”

白玉山眼看那黄凤姑似是很坚持，也不便再多讲话。

黄凤姑笑一笑，道：“你先不用为此事烦心，目下先查出爹的被害原因要紧。”

三个人就在这偏僻的茅舍中停了下来。为了保守行踪，三人一直守在房中，监视外面的行动。

第二天午时刚过，白天平推门而入。他穿着一件青衫，戴了一个宽沿大帽。

白玉山未问经过，脸色一绷，道：“生擒到那张总管没有？”

白天平一欠身，道：“擒不到那姓张的，孩儿怎么回来复命？”

白玉山泛现笑容，道：“你这奴才，敢顶撞我了。”

白天平道：“孩儿不敢，爹爹恕罪。”

黄夫人有些看不过了，一扬眉，道：“玉山，对孩子怎能这样个狠法，天平，你过来。”

白天平欠身行了过去，道：“伯母指教。”

不待黄夫人吩咐，凤姑娘早已搬一把竹椅儿放在母亲身侧。黄夫人指着椅子，道：“你坐下。”

白天平道：“人犯还在室外，孩儿带他进来。”

黄夫人道：“你没遇上什么危险吧？”

白天平道：“还好，有两场搏杀，都被小侄应付过去了。”

黄夫人道：“孩子，你很谦虚。”

白天平笑一笑，道：“伯母夸奖。”

白玉山低声道：“嫂夫人，咱们先问过那假黄七，大哥被害的经过如何？”一句话，顿使充满着和气的小室，吹起了一阵寒风，所有的人，都冻结了脸上的笑意。

黄夫人黯然叹息一声，道：“天平，你问过张总管吗？”

白天平道：“小侄未敢擅专。”

白玉山道：“去带他进来。”

白天平应了一声，转身而去，片刻工夫，提了一个大麻袋行了进来。原来，他把那人装在一个麻袋之中。

白天平解开袋口，倒出一个人。果然是张总管，紧闭着双目，横卧在地上，似是被点了穴道。

黄凤姑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怎么擒到他的？”

白天平道：“你出来巡查，送到了我的手中。”

白玉山道：“拍活他的穴道。”

白天平应了一声，拍活他数处被点的穴道，但仍点了双膝间的要穴。张总管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

心怀旧恨，面对着这位改名换姓的张总管，黄夫人有些难以控制的激动，冷冷说道：“黄七，你还认识我吗？”张总管想挣扎着起来，但双膝被点，身子无法站起。

望了黄夫人一眼，道：“你是黄夫人。”

黄夫人道：“胆大奴才，黄夫人也是你叫的吗？”

张总管脸上泛出一股激怒之气，但因格于形势，只好忍了下去，道：“主母别来无恙？”

黄夫人冷冷说道：“你怎样谋害主人，还不从实招来。”

张总管很冷静，目光转动，打量了黄凤姑、白玉山一眼，道：“这位是白二爷。”

白玉山道：“不敢当，白玉山。”

张总管目光转到黄凤姑的脸上，道：“你是黄姑娘？”

黄凤姑道：“是我，你们派的人太无能了，所以，没有把我们母女害死。”

张总管淡淡一笑，道：“白二爷，黄大爷的死是死在你的剑下，是吗？”

白玉山道：“不错。”

张总管道：“你们兄弟阋墙之争，和我张某人有什么关连呢？”

黄凤姑怒道：“白叔叔和我爹情同手足，他为什么要杀我父亲？”

张总管道：“姑娘那时还在牙牙学语，怎知个中内情。”

黄凤姑为之语塞，半晌答不出话来。

白玉山微微一笑，道：“黄七，我们就是希望查出个中的真正内情，希望你能够合作。”

张总管道：“你们兄弟之争，和我无关。”

黄夫人道：“你推的倒干脆，那日你送一杯茶，先夫喝过之后，就死于剑下，难道和你无关吗？”

张总管道：“夫人，生死大仇，不可任凭猜想，冤枉了在下不说，使死者含冤事大。”

白天平一直站在他的身后，此刻却突然接口说道：“果然是狡猾得很……”

张总管猛转身，看见了白天平，立时脸色大变。

白天平冷漠地接道：“你希望要证明是吗？”

张总管轻轻咳了两声，道：“这个，这个……”

白天平冷漠地接道：“你如不是从主人手中取得宝物，奉献堡主，以你这付德行，怎能当外务总管之位？”

张总管道：“你，你……”

白天平道：“你觉着奇怪是吗？”

张总管叹口气，道：“你好像早知道了。”

白天平道：“如若我没有把你的底子摸清楚了，也不会擒你到此……”

语声一顿，接道：“你不肯自白罪状，那是你的事，不过，你这是自找苦吃，等你吃过苦头，然后，我会拿出证明，叫你心服口服。”

张总管神色微现惊惧，缓缓道：“你如真能拿出证明，我自会认罪，但你拿不出证明，不能冤枉了我。”

白天平道：“你很狡猾，想看证明容易，但你要先吃点苦头。”右手一探，抓住了张总管的右臂。

大约是张总管已经吃过了白天平不少的苦头，白天平五指抓住了他时，他立刻神色大变。

白天平五指一加力，错开了张总管右肘的关节。这等分筋错骨的手法，痛苦异常，张总管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白天平放开了张总管的右臂，又抓起了张总管的左臂。

错开了一条右臂，已疼得张总管满头大汗，又抓起张总管的左臂时，张总管脸色立时变成了青白的颜色，惨叫道：“你这等手法……”

白天平冷笑一声，接道：“对付你这等狡猾之徒，自然要用非常手段，我要错开你双臂双腿上的关节，要你尝尝这些分筋错骨的手法。”

张总管强忍着痛苦，道：“你们自鸣侠义道中人，用这等手段对人，不觉着有些惭愧吗？”

白天平道：“那要看对什么人了，对付你这种人，不用点残忍的手段，你不会从实招来。”

张总管缓缓说道：“黄庄主乃死在白玉山的手中，此事人人皆知，如何能赖在我的头上！”

白天平右手一用力，又错开了张总管的左臂，道：“我倒瞧瞧你身上有几根硬骨头。”

张总管又惨叫一声，出了一身大汗。

白天平冷冷说道：“你熬着吧！我错开你双腿的关节之后，就拿证明给你瞧。”

白玉山本想阻止，但听白天平说能够拿出证明，又忍了下去。

错开了两臂关节时，白天平已暗中分开了张总管两处经脉。

张总管不但有着骨折之痛，而且全身的经脉收缩，那痛疼，已超出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他感觉到全身的经脉，不停在收缩扭曲，到处似刀割一般的难过，疼得张总管全身的汗水，湿透衣裤，口中大声喝道：“天啊！这是什么刑法，你杀了我吧，给我个痛快。”

白天平道：“我不会取你之命，但你将遍历人间的痛疼，我错开你的右腿的关节了。”

张总管大声喝道：“不要啦，快点替我止疼，我实说了。”

白天平双手齐出，很快的接上了张总管的断臂错筋，道：“你最好别再狡赖，那只有使你遍尝无法忍受的痛苦。”

张总管满脸恐怖之色，望着白天平道：“你好恶毒的手段。”

白天平笑一笑，道：“对你这等恶人，不用一点厉害的手段，你是不会害怕了。”

张总管长长一叹，道：“在下想求白二爷答应一件事。”

白玉山道：“你说吧！什么事？”

张总管道：“我如说了实话，你得让我死去。”

白玉山道：“这个，我不能做主了，还得请问黄夫人了。”

虽然，张总管还未招出加害主人的经过，但他的口气，已然承认了这件事情。这使得黄夫人和白玉山，都放了心，尤其是黄凤姑，眉宇间原本积滞的重重忧苦，突然间开朗了许多。

黄夫人冷冷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若你是害死先夫的凶手，我绝对不会饶你之命。”

张总管道：“在下不是求活，而是求死。”

黄夫人道：“求死？”

张总管道：“是的，在下如若说出了内情，但求夫人给我一个痛快。”

黄夫人道：“好！你说吧！”

张总管道：“唉！在下屈身为奴，本是受命而去……”

黄夫人道：“可是受那武家堡主之命？”

张总管点点头，道：“不错。”

黄夫人道：“用心何在？”

张总管道：“黄大侠收存一块玉佩……”

黄夫人道：“一块玉佩能值几何，你们竟忍心害了先夫之命。”

张总管道：“那不是一般普通的玉佩，那玉佩上的图案，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泰山南天门口的宝鼎。”

黄夫人道：“南天门口的宝鼎？”

张总管道：“是！那宝鼎之内，藏有一件武林珍品，非照那玉佩上的图形造成钥匙无法打开。”

黄夫人道：“我怎么没有听先夫说过，那玉佩图案的事。”

张总管道：“黄大侠虽然很珍视那块玉佩，但他并不知那上面的图形，就是开启宝鼎的钥匙，如若永远不知道，在下偷走那块玉佩，也就是了，不幸的是，他竟然知道了，所以，在下不得不下手谋害了他。”

黄夫人目光转到白玉山的脸上，道：“玉山，你大哥生前，和你提起过那块玉佩的事吗？”

白玉山沉思了一阵，道：“大哥死亡前一个月吧！他和小弟提过了一件事，他说他无意中得到了一件武林奇物，目下还没有人知晓……”

黄夫人接道：“你们谈的，可就是那玉佩吗？”

白玉山道：“谈什么？大哥没有说清楚，而小弟也未追问。”

黄夫人道：“这就奇怪了，你大哥从没有和我谈过这件事情？”

张总管道：“因为他知道的很晚，还来不及对你夫人说。”

黄夫人道：“玉山，泰山南天门宝鼎中藏宝一事，江湖上可有传闻吗？”

白玉山道：“有，不过，那已是大哥死后数年的事了。”

黄夫人道：“江湖上都传说些什么？”

白玉山道：“小弟只听说南天门外宝鼎中的藏物，已然被人取走，唯因小弟那时已心灰意冷，不愿多知江湖中事，所以，未再追问下去。”

黄夫人目光又转到张总管的身上，道：“你说吧！”

张总管道：“在下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因为黄大侠一直把那块玉佩带在身上，直到他知晓了隐秘，在下就无法再拖下去，只好在茶中下了一种毒药，使得黄大侠和白玉山比剑之时，忽然失去了自主之能，死于白玉山的剑下。”

黄夫人突然流下泪来，脸上也变得十分苍白，冷冷说道：“黄七，你到黄府之后，先夫和我，都把你视作自己人，未曾亏待过你，你竟然忍心施下此等毒手？”

张总管道：“夫人，别忘了在下是奉命而去，用心就在找寻那块玉佩，把它谋取到手，这必得讨取黄大侠的信任，才能达到目的。”

黄夫人道：“你取走玉佩也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杀人？”

张总管道：“黄大侠已知那玉佩的用途，在下取走必遭追杀，那只好先行下手了。”

黄夫人道：“你用的什么毒物，放入茶中，那残茶半盏，经我事后检验，其中未含毒药。”

张总管道：“那里面是一种很奇异的药物，无色无味，而且人服下之后，也没有中毒之征，但服下之后，却会忽然间，丧夫功力。”

黄夫人缓缓说道：“所以，你就借白兄弟手中之剑，杀死我的丈夫？”

张总管道：“在下说的句句实情。”

黄凤姑突然接口说道：“那药物是什么样子，你拿出来给我瞧瞧？”

张总管道：“那药物，很珍贵，何物配成，在下不知，在下到你府上去时，只有一份。”

黄凤姑道：“你取了我父亲收藏的玉佩有功，回到了武家堡就担任了外务总管，是吗？”

张总管道：“不错，在下因立此大功，担任了外务总管。”

黄凤姑道：“那武家堡主，可是姓武吗？”

张总管点点头，道：“是。”

黄凤姑道：“听说那武家堡背后，另有高人支持，那些人都是什么身份？”

张总管笑一笑，道：“在下只是一个外务总管的身份，对堡中事务，知晓的不多，奉命办事，真的机要在下并无参与的身份。”

黄夫人深埋于心中二十年的仇恨，陡然间泛上心头，忽然间飞起一脚，踢在那张总管的前胸之上。但闻那张总管惨叫一声，

滚落在七八尺外。这一脚踏势很重，只踢得张总管口喷鲜血。

黄凤姑伸手扶持着母亲，坐在木椅上，缓缓说道：“娘，你不要生气，把他交给女儿惩治。”

黄夫人道：“你挖出他的心肝来，为娘的要看看他有没有心肝。”

黄凤姑心中暗道：目下的处境，这段恩怨拖延不得，不如早些把他处决了，也好少去很多的麻烦。黄姑娘算过了心中一笔帐，突然一上步，长剑探出，冷森的剑锋，直指张总管的前胸。那张总管虽苦苦求死，但真的面对死亡时，心中又害怕万分。脸色苍白，喊出了一声惊呼。

黄凤姑长剑一绞，果然把张总管的心肝都绞了出来。

黄夫人突然流下泪来，道：“孩子，设立你父亲的灵位，咱们不到他的坟前奠祭，也要使阴灵得到安慰。”

一切似早都备好，黄凤姑打开了一个小木箱，取出了父亲的灵位。

黄夫人手捧着血淋淋的心肝，跪在亡夫的灵前，凄然泪下，道：“夫君阴灵有知，凶徒已伏诛灵前了……”

白玉山突然行了过去，跪在灵位之前，缓缓说道：“大哥阴灵有知，小弟这里给你谢罪了。”突然间，左手一探，摸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寒芒一闪，自向右手腕上斩了过去。

聪明的凤姑娘，早已经留神到了白玉山的举动，白玉山挥刀斩手时，凤姑娘立时右手一扬，点了过去。她反应虽快，但仍是迟了一些，凤姑娘点在白玉山左臂的指力，使得白玉山匕首一偏。这一刀，他本意齐腕斩掉右手，但凤姑娘点偏了刀势，变成了只斩下右手上两截指头。

黄夫人这才觉察，伸手把白玉山的刀子夺了下来，道：“兄弟，你这是何苦啊！”

白玉山不顾右手上鲜血淋漓，不顾十指钻心的痛苦，双目中

热泪滚滚，夺眶而出，道：“嫂夫人，不论大哥是否被人下了毒药，但我却是一剑杀死了大哥的凶手，嫂夫人顾念我事出无心，不要我偿命，我已经感激莫名了，我斩下一只手，稍谢罪过，以求自安。”

黄夫人黯然说道：“我误会了二十年，心中已甚不安，兄弟，你这做法，岂不要嫂嫂惭愧死吗？”

白玉山道：“唉！如若当时我出剑慢一些，或是及时收住剑势，那就不会伤到大哥了。”

黄凤姑低声道：“白叔叔，你和先父，练招成习，自然知道，那一剑决伤不了先父，是吗？”

白玉山点点头，道：“大哥武功高过于我，如若他身不中毒，那一剑，自然伤不了他。”

黄凤姑道：“这就是了，那如何能怪叔叔。”蹲下去，取出药物，替白玉山包扎伤势。

白天平呆呆的站着，脸上是一片木然的表情，望着白玉山出神。他本有能力，阻开父亲那一刀，但他不敢出手，眼睁睁看着父亲，斩下了两截指头。

黄凤姑包好了白玉山右手伤势，缓缓站起了身子，白了白天平一眼，道：“兄弟，你怎么不出手拦住叔叔？”

白天平道：“小弟不敢，我明白爹爹的心愿。”

黄夫人缓缓起身，顺手一把，拖起了白玉山，道：“兄弟，我要你在你大哥灵位之前，答应嫂嫂一件事。”

白玉山一欠身，道：“嫂嫂吩咐。”

黄夫人道：“你已经斩下了两截手指，心中一点不安，也应该消除了，从今之后，不许你再把此事耿耿于怀……”

白玉山接道：“嫂夫人……”

黄夫人道：“你先要答覆我这件事情。”

白玉山黯然一叹，道：“小弟答应。”

黄夫人道：“兄弟，你一向出言必践，你这一答允，嫂嫂我就放心了。”

白玉山道：“玉山已表明心意，又得嫂嫂谅解，自会珍惜此生了。”

白天平突然行前一步，跪在黄夫人的身前，道：“侄儿叩谢伯母。”

黄夫人脸上泛现出无限的慈爱，扶起白天平，道：“孩子，为什么要谢我？”

白天平黯然说道：“家父为剑伤伯父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些年来，随时存心以死相报，目下虽然已真相大明，但家父的以死全义的用心，仍未息去，适才伯母一番开导，才使他打消去求死之念，此恩此德，叫小侄如何不感激。”

茅屋中充满一种悲怆和慈爱的气氛，黄夫人轻轻的拍拍白天平，忍着满腹创痛，笑道：“孩子，伯母误会了你爹二十年，我才是内心中极感不安，幸得你爹不和我这妇人之见计较，伯母才能安得下心了。”

白玉山道：“嫂夫人，言重了。”

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退下去，长辈的事情，你怎可随便多口。”

白天平应了一声，退到一侧。

黄夫人叹口气，道：“玉山，天平的武功比你如何？”

白玉山已听出黄夫人弦外之音，但却又不能回答，只好尴尬一笑，道：“好像比小弟强些。”

黄夫人道：“他的才智和理事之能呢？”

白玉山道：“勉强过得去，小孩子见识不多，还得历练，历练。”

黄夫人道：“我瞧他哪方面，都很高明，兄弟，孩子大了，不可任意叱

骂……”

白天平屈下一膝，接道：“伯母容禀，家父一向对晚辈管教严厉，小侄已经习惯。”

黄夫人点点头，道：“好孩子，好孩子。”

黄凤姑收好了父亲的灵位，白天平也埋起了张总管的尸体。

白玉山轻轻咳了一声，道：“嫂夫人，你是否准备到大哥的灵前去祭奠一下？”

黄夫人目光突然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孩子，你说能不能去？”

白天平欠身应道：“伯母垂询，小侄不敢不据实回答，武家堡连受惊扰，必已有了动静，可能已派出大批人手，分头搜索张总管的下落，因此，小侄觉着，此刻伯母不易行动。”

白玉山怒道：“多口……”

黄夫人阻止白玉山，道：“贤侄，说下去，伯母觉着你说得很有道理。”

白天平道：“就小侄所知，几位江湖大门大帮的高人，都已到了此地，准备一举击溃武家堡。”

黄夫人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武家堡在这十几年中，作了不少孽，伤害了不少的人，而且也掳掠了不少的人、物，各大门户中，追踪失落的弟子、财物，慢慢的，都找到了武家堡这条线索。”

黄夫人道：“武家堡掠夺财物，还有可说，但他掳掠了很多武林人物来此，有何用心呢？”

白天平道：“这就是武家堡与一般绿林盗匪不同之处了，他们不但要财物，而且还要人才，他们来不及从小培养，就从各大门户中，那些资质很高的人，设法改造……”

黄夫人接道：“一个人，奠基的工作十分重要，如若他身受的熏陶，早已经有了正大门户的气度，就算被武家堡中人掳了过去，也未必能够变成他们用的人？”

白天平道：“我想，他们一定有一种很特别的办法，来训练他们。”

白玉山接口说道：“天平，那伍元超和铁成刚，也被他们看上了？”

白天平道：“是的，伍兄和铁兄，都具有很好的资质……”

白玉山道：“那他们两人陷入了武家堡中，岂不是将沦为武家堡的弟子吗？”

白天平道：“这方面，孩儿已经有了准备，大概还不会把他们陷入武家堡中。”

白玉山道：“这件事很重要，伍、铁两位，都是铁铮铮的汉子，如若陷他们于不仁不义，那还不如把他杀了。”

白天平道：“爹爹请放心，孩儿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安排……”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黄伯母，小侄有几句话，说出来……”

黄夫人接道：“别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吧！”

白天平道：“小侄之意，请伯母和爹爹，先行离此。”

白玉山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因为，近日之中，这武家堡将有一场很凶险的搏杀。”

黄夫人道：“你也要参与吗？”

白天平道：“小侄是主要人手之一，自然是不能不参与了。”

黄凤姑道：“兄弟，我可以去吗？”

白天平道：“以姐姐这身武功，自然可以去得，不过，小弟的意思是，姐姐不用去，留在黄伯母身侧，人手多一些，也好有个照应。”

黄凤姑道：“家师侠名满天下，我不能违背师训啊！”

黄夫人道：“你很想去了？”

黄凤姑道：“师命难违啊！”

黄夫人道：“好吧，天平，你带她去吧！我和你爹先回大名府去。”

白天平道：“伯母，小侄之意，请两位老人家先行离开这里，找一个更为隐秘的地方，暂时住下来，等候几日，再回大名府去。”

黄夫人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近日之内，武家堡风云际会，往来的正邪两道中人，必然是十分众多，伯母如果上路北行，很可能遇上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黄夫人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白玉山道：“这地方很清静，如是行踪还未泄露，我们就在此停留几日。”

白天平道：“孩儿不敢低估武家堡，只怕他们会很快找到了此地。”

白玉山道：“那就是你生擒张总管泄漏了行踪。”

白天平道：“很可能，但此地距离武家堡太近，那自然也很容易为人发觉。”

黄夫人道：“平儿说的是，玉山咱们还是走吧！”

黄凤姑道：“我去收拾东西。”

白天平忽然间脸色一变，摇了摇头，道：“姐姐，来不及了，咱们准备迎敌。”

白玉山一皱眉头，道：“怎么？有人来了。”

白天平道：“是，而且人数不少，他们正自缓步接近。”

白玉山凝神倾听了一阵，道：“你没有听错吧？”

白天平道：“没有听错。”

这时，黄凤姑也听出了一点异声，立时拉上后窗垂帘，低声道：“白叔叔，你手伤未愈，能不出手，就别出手了。”言罢，无限恭顺。

白玉山道：“这点伤，不要紧。”

黄夫人道：“作孽嘛，伤势还未收口，怎不影响动手！”

白玉山笑一笑，道：“嫂夫人说的是。”

黄夫人收拾了一下重要东西，带在身上。

白玉山取过长剑，退了剑鞘。他右手伤势正疼，只好左手握剑。

白天平看他们都准备好了，才低声说道：“凤姐姐，你保护两位老人家，守着茅舍，小弟和他们对敌……”

黄夫人接道：“我和你爹都可自保，要凤姑和你同去拒敌。”

白天平道：“小侄推想，他们可能用火攻，这茅屋右面竹林，左面牛棚，都是易燃之物，一旦他们放火，咱们势必要破围而出，东北方十丈外，有几块突起的土丘，如是他们一放火，请凤姐带两位老人家往那里会合，小弟自然在途中接应。”

黄凤姑忘了身侧有人，急急上了两步，道：“我知道跟你去帮不上忙……”

白天平接道：“保护两位老人家要紧。”

黄凤姑把手中的长剑递了过去，道：“你赤手空拳，不带兵刃，如何能拒强敌围攻？”

原来，白天平似乎一直是赤手空拳，未佩兵刃。

黄夫人冷眼旁观，黄凤姑对白天平，似乎是关心得很，关心得有些过了份。黄夫人是过来人，看到眼里，哪还有不明白的道理。但黄夫人心里有一点遗憾，那就是黄凤姑比白天平大了几岁。

白天平笑一笑，道：“姐姐留着用吧！小弟不论用什么兵刃，都是一样。”一伏身，长腰挥臂，箭一般直射了出去。

黄凤姑急急行到门口，探首向外望去。只见白天平那飞身一跃，足足有四丈多远，才停了下来。

身子打了一个旋，十分优美的落着实地。没来由，黄凤姑嘴角间泛起了一个微笑。

白天平刚刚停下了身子，刷刷四枝劲箭，电射而至。白天平双手拨打，四枝箭尽都被接了下来。

五指用力，快如利剑，四支箭，变成了八截，跌落在实地。白天平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高声道：“用不着鬼鬼祟祟了……”

话未说完，人影翩飞，四个身着劲装的人，飞鸟般疾掠而至。

只看那四个人快速的身法，黄凤姑不禁心头一跳，那身法快速沉稳，一望即知是内外兼修有成的武林高手。

白天平也觉出了来人不是好惹人物，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四位想来是九煞星中人了？”

四个人脸上，都带着面具，但那面具工料不精，任何人，仔细一些，都可以瞧出那是戴的面具。

四个人一字排开，为首一个冷笑一声，道：“你知道很多事？”

白天平道：“四位何不取下那些不堪入目的面具，大家以真正面目相见。”

为首人一举手，取下面具，冷冷说道：“九煞星中人，从不以真正面目和人相见，哪个看清了咱们真正的面目，那个人必死无疑。”

另个三个人，也都取下了面具。

是四个年轻人，都在二十六七的年纪，面貌端正，双目神足，只是眉宇间，笼罩着一股浓烈的杀气。

白天平暗暗点点头，叹口气，道：“九煞星，大概化了贵堡主不少心血，把一个出身正大门户，资质俱佳的弟子，造就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星，精神消耗的工夫，比传授四位武功更大了。”

四个年轻人，不约而同的皱皱眉头，脸上的杀气，更见浓烈，一股死亡的气息，立时散布开去。

白天平的气势，被那强烈的杀气一冲，顿觉萎缩，不由大吃一惊，暗道：好重的杀气。赶忙凝神运气，豪情大盛。

四个人浓烈逼人的气息，使得白天平也动了除恶务尽，搏杀几人之决心。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白天平双臂间，已然运起了功力，冷冷说道：“四位杀过了不少的人吧？”

左面为首的人道：“你既然知晓九煞星，自然也该知道他们杀了不少的人。”

白天平道：“那些人，都未必该死。”

他似是在为自己制造出杀人的理由，鼓励杀人的情绪。因为，那四个人的杀气太浓重了，白天平如果激不起强烈的仇视心理，就有着无从下手的感觉。

四个年轻人，齐齐发出一声冷笑，道：“阁下对九煞星，知晓的并不太多，九煞星只管奉命杀人，不管那人是谁，也不管那人出身来历，是男是女。”

白天平道：“四位，有一句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知四位知晓否？”

冷厉的笑一笑，左首那为首之人，说道：“你该知道，九煞星以杀人为职司，不在乎什么偿命报应之说。”

白天平道：“听阁下之言，四位的神志，都很清醒，但不知四位能否见告一下姓名。”

这些杀气凛烈的煞星，一旦现身，对方立刻被杀气笼罩，从没有一人像白天平般，从从容容地和他们交谈了很多的话。

左面人一人冷森一笑，道：“你越说越露底了，九煞星，早已没有了姓名，只有号数代表。”

白天平已培养出杀机，道：“那么是一至四号的煞星了？”

为首的人道：“你错了，咱们是六至九号，杀！”杀字出口，寒光一闪，一道冷芒，无声无息的卷了过来。

这一刀诡异至极，快速至极，武功稍差一些的人，只这一刀，立时就得意首异处了。

白天平疾快地退避了五步。他应变很快了，但仍然感觉到一股冷风刀气，掠面生寒。敌势太强了，强得连白天平也生出凛然的感觉。

那一刀来自最后一人，按他们位置算，那该是第九号煞星。忽然间，刀

光连闪，蛛网交织般，划了过来。

白天平没有见到过这样绵密的刀光，似乎是天空中任何一个空隙，都被这绵密的刀光所充塞。

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一片寒芒，波涛似的，涌了过来。像一张网，一面冷森侵肌的刀网，当头罩了下来。

白天平双手齐扬，忽然间，闪现出一道金光。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后，刀芒和金光同时隐失不见。

四位煞星，各执单刀，分站四面，脸上是一片奇异莫名的神色。

白天平站在四人围困的中间，脸上是一片冷肃神色。

四煞星八只眼睛，呆呆地望着白天平，脸上是一片不敢相信的神色。他们不相信白天平能够封挡开四人合力的一刀。

那是一招配合严密，雀鸟难渡的一刀，无数成名武林高手，都在那合力一刀之下断魂、送命。

白天平挡开那一刀之后，并未立刻还击，暗暗吁了一口气。那一刀的凌厉，使得白天平有着身受压迫的感觉，良久之后，才恢复了平静。

双方相持了一阵，那左边为首大汉，道：“你用什么挡开了我们的刀势？”原来，四人瞧了一阵，不见白天平手中持有兵刃。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那只怪诸位的见识太浅了，瞧不出在下用什么挡下了你们的刀势。”

左首大汉道：“咱们希望你亮出兵刃。”

白天平一直在暗中思索对方的刀法破绽，希望能找出个制胜的办法，但四位煞星只攻出两刀，一招独攻，一招合击，那是天衣无缝的刀法。暗暗吸了一口气，道：“诸位可以再合手攻出几刀，岂不就逼在下亮出兵刃了吗？”

四煞星，都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单刀，平放在胸前，但却未再立时攻出。

突然间，白天平脑际间灵光一闪，冷冷说道：“诸位这般客气，不肯再行出手，在下要还击了。”欺身而上，右手一探，抓向了那为首大汉的右肩。

突然间，身后刀风飒然，站在正面方位的九号煞星，忽然欺身而上，刀光一抹，斩向白天平的后腰。

白天平突然一仰身，向前冲奔的身子，忽的向后一闪，左手一挥，封挡住刀势，右手一掌拍中对方小腹。仰身、封刀、出掌，同时在一瞬间完成。

但闻一声惨叫，那正西方位的九号煞星，突然倒摔出去。

白天平已下了杀死几人的决心，出掌很重，那人倒摔在地上之后，立时七窍流血而死。

只听几声厉叱，东、南、北，各飞出一道寒芒，闪电奔至。

白天平双手齐挥，金光耀目中，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紧接着又是一阵惨叫，三煞星同时跌摔出去。每人的口鼻中，都涌出了鲜血，气绝而逝。

白天平站着，望着四具尸体出神。左右双肩上，缓缓泛出了鲜血，滴落

在地上。

黄凤姑飞一般的奔了出来，道：“白兄弟，你受了伤。”

白天平如梦初醒，哦了一声，望望两面肩头，笑一笑，道：“不要紧，一点轻伤……”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九煞星名不虚传，好快的刀法，无怪能纵横大江南北，江湖道上，闻名丧胆了。”

黄凤姑伸出白玉般的右手，拨开了白天平肩头上的衣衫，只见两处伤口，都在一寸多长，鲜血不停的渗了出来。

似乎是，黄凤姑极关心那白天平的伤势，立刻从身上取出药物，替白天平包扎起来。

这时，白玉山、黄夫人都从茅舍中行了出来，赶到白天平的身侧。他们都目睹这一战，那确实是凶残凌厉至极。

白玉山在记忆之中，从没有见过这等凶厉的搏杀，那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击。

黄夫人虽然未窥全貌，也看得惊心动魄，余悸犹存地说道：“孩子！难为你了。”

白天平道：“多谢伯母。”

白玉山道：“你怎么不用兵刃和他们对抗？”

白天平道：“孩儿大意一些，我未想到他们的刀法，快到这样的程度。”

黄夫人道：“唉！天平，轻敌大意，最是危险，以后千万不可……”

语声一顿，接道：“你封挡他们的刀势，闪起了耀目金芒，那不是兵刃吗？”

白天平一拉袖管，露出来两个金光灿灿的圈子，道：“这是两只护腕金圈，黄金合以坚钢，精工制成，不畏利刀快剑，如若小侄未带这两只护腕金圈，今天只怕要死在这些煞星的刀下了。”

望望白天平两腕上的金圈，白玉山缓缓说道：“这两个金圈，是何人赐你之物？”

白天平道：“义父所赠。”

白玉山缓缓说道：“这对金环，除了戴在腕上，封挡近身刀剑之外，还有别的用途吗？”

白天平道：“有！”

白玉山道：“我听你义父提过的，龙凤双环，是不是这一对金环？”

白天平一欠身道：“正是这一对金环。”

白玉山道：“据你义父说，此物极为珍贵，你要好好的保存。”尽管他对那白天平十分厉害，但他对这唯一的爱子，也有着无比的慈爱。

细看过白天平肩上的伤势，虽然不轻，但却还没有伤到筋骨。尽管白玉山心中有些心疼，但口中却不便讲。

黄夫人却说道：“孩子，江湖上险恶重重，不可托大，你刚才如若手中

有兵刃，也不会受伤了。”

白天平道：“多谢伯母，小侄的伤势，已不碍事，此地不宜多留，咱们得早些离开。”

黄凤姑从头到尾，看到了那场搏杀的经过，那是凶厉无比的一场恶斗，当下说道：“兄弟，咱们要到哪里去？”

白天平道：“先离开这地方，找一个藏身之所，姐姐和两位老人家，先向西走……”

黄凤姑道：“你还要留下来？”

白天平道：“小弟还要搜查一下这片竹林，不能被他们盯上咱们的去处。”

黄凤姑道：“你受了伤，这件事让我做吧！”

白天平道：“姐姐小心了，小弟给你掠阵。”

黄凤姑嫣然一笑，拔出长剑，纵身而起，直扑入对面竹林之中。

大约一盏热茶工夫，黄凤姑笑吟吟行了出来，道：“果不出兄弟所料，林子里还有两个暗桩，都被我处置了。”

白天平道：“你没有问问吗！”

黄凤姑道：“问过了，九煞星是武家堡中的刀手，专司杀人之责，四五年以来，他们从没有失过手，也很少是数人行动，大多是两人一起，或单人匹马，这次，一下子出动了四个刀手，足见武家堡对你的重视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咱们走吧！”

四人一口气，行出了二十里，到了一处山坡下，天色已经黑了下來。

黄凤姑很关心白天平，沿途上半强迫的，又替他敷了一次药。

那是清风庵侠尼妙善配制的上好金疮药，第二次敷药时，白天平的伤口，已然生肌收口。

白天平登上一处高冈，打量了四外形势一眼，发觉西北三里左右处，有一座庙宇。

奔下高冈，欠欠身，对黄夫人说道：“伯母，看来咱们要在前面一座荒庙中歇息一宵了。”

白玉山道：“这附近没有人家吗？”

白天平道：“没有瞧到人家。”

白玉山道：“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庙宇？”

黄夫人道：“玉山，不是我说你，如今已是暮色苍茫了，孩子能看出是一座庙宇，已经不错了，你要问他是一座什么样的庙宇，孩子的目力再好，也瞧不出来啊！”

她爱女心切，眼看黄凤姑对那白天平爱护备至，不觉间，也偏爱了白天平。

白玉山笑一笑，不再答话，白天平当先带路向前行去。

白天平说得不错，那是一座规范很小的庙宇，一座三间房子大小的庙宇。后依高山，前临小径，左右两侧，都是生满着荆叶的小丘土岭。这座庙宇，

已然久无香火，但房舍还算完整，里面也打扫得很清洁。

白玉山皱皱眉头，道：“天平，这地方好像常有人来。”

白天平道：“是的！孩儿已瞧过四外情形，方圆数里之内，只有这座小庙，而三条南来北往的小径，在此交汇，这地方，过路行人，在此避避风雨，或是和咱们一般，错过站头的人，在此借宿一宵。”

这时，黄凤姑已打开了简单的行翼，铺在地上，道：“白兄弟，咱们都还不太累，在这里休息一阵之后，再借月色星光，赶一段路如何？”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最好在此借住一宵，天亮再走。”白玉山道：“天平，有什么不对吗？”

白天平欠身应道：“孩儿发现了一些征候，咱们已经被人发现了行踪。”

黄夫人嗯了一声，道：“是武家堡中的人？”

白天平道：“不太像……”

白玉山接道：“不是武家堡中人，还有别人追踪咱们不成？”

白天平道：“这就是孩儿不解的地方了，如若武家堡中人，那也该另外五位煞星，但他们一向是直来直往，决不会在暗中盯梢咱们。”

白玉山道：“为父怎的未曾发觉有人追踪？”

白天平道：“他们追踪之术，十分高明，忽前忽后，捉摸不定。”

黄凤姑道：“白兄弟，可是准备在这里拦击他们？”

白天平道：“敌势未明之前，咱们先要作一番布置，不和他们硬拚，了解敌势之后，再作决定。”

一面向外行去，一面接道：“我去勘查一下附近地形。”

黄夫人低声说道：“玉山，天平这孩子，比我们高明多了，得听他安排才行。”

白玉山道：“他总得说出一番理由才成啊！”

黄夫人道：“这等事，高明就是高明，不是摆出做长辈的神态，就算比人高明了。”

白玉山轻咳了两声，道：“嫂夫人说的是。”

对黄夫人，白玉山真还有一份莫名的敬畏。

片刻之后，白天平转了回来。

黄夫人低声说道：“孩子，瞧到了什么没有？”

白天平道：“这古庙后面，有一片浓密的草丛……”

望望白玉山，不敢再说下去。

黄夫人道：“那草丛怎么样，说下去啊！”

白天平道：“小侄想请两位老人家和风姐姐……”

白玉山皱皱眉头，道：“什么话怎不说下去，吞吞吐吐的，成何体统？”

黄夫人接道：“孩子，你说吧！不要紧，伯母替你做主。”

白天平偷眼看父亲，脸色开朗，壮着胆子接下去，道：“就小侄的看法，来人高明，决不在四煞星之下，因此，不得不别作一番安排，二位老人家，

如肯和风姐姐躲在草丛之中，小侄可放手和他们一拼，纵然不能胜，也有逃走之望，小侄把他们引开，你们也可沿着草丛退走。”

白玉山道：“你是说，叫我们躲在草丛里？”

白天平脸一红，道：“孩儿无能，担心不能保护两位老人家的安全。”

黄夫人道：“你如是胜了他们，我们就可以现身了？”

白天平道：“是！小侄万一不能胜过来人，那片草丛深密广远，他们也无法搜查，我一退开，三位也可以沿草丛向后退避，天亮之后，小侄再回此地，再和伯母等会合。”

不待白玉山开口，黄夫人已抢先说道：“好！咱们这就走！”

黄凤姑缓缓说道：“白兄弟，我可以留在这里助你一臂之力吗？”

白天平道：“姐姐乃侠尼门下，剑上造诣甚深，但两位老人家需人保护。”

黄夫人叹口气，道：“这些年来，我对习武，也下了一番苦功，看你爹的样子，武功也没有搁下，我们对敌不行，逃避总还可以，如是凤姑不会拖累你，要她帮帮你也好。”

白天平道：“那么小侄谢谢伯母和姐姐了。”

黄夫人这说法，白天平就算明知道黄凤姑无法帮忙，也是不敢拒绝。

白玉山冷冷望了白天平一眼，道：“天平，你说要老子几时躲到草丛里去？”

白天平硬着头皮，道：“自然是愈早愈好。”

黄夫人望望天色，道：“咱们如若立刻躲到后面草丛中去，只怕会大出他们的意外。”

白玉山道：“嫂夫人说的是，咱们先躲出去吧。”举步向外行去。

黄夫人紧随在白玉山身后，贴着墙壁，绕向庙后。

果然，那悬崖下，长满了青草。那悬崖正面距离庙后，只不过三四丈远，但两面伸延，却是越来越宽。那是片广阔的草地，高过人腰，一望无际。

黄夫人低声道：“玉山，咱们躲在那悬崖间的草丛中去，居高临下，大概可以看到一些内情了。”

白玉山点点头，举步向前行去。两人穿越草丛，爬上了悬崖，找一处山石隐藏起身子。

这时，星光暗淡，夜色迷蒙，两人选一处视界很好的大石之后，居高下视，也只能看到一点大概情形。

白天平目睹两位老人家离去之后，低声说道：“姐姐，来的是何方神圣，小弟还不清楚，但他们武功很高强，那是不会错了，姐姐千万要小心一些。”

黄凤姑道：“你要出去截他们？”

白天平道：“能够不出去，最好是不用出去，我已看过了这座庙宇的形势，极不易燃烧，就算他用火攻，咱们也可以从容应付。”

黄凤姑道：“兄弟，你能确定来的不是武家堡中的人？”

白天平道：“几乎可以确定了，如是武家堡中人，来找我们，他们不会

在暗中追踪咱们，而是要明目张胆的挑战。”

黄凤姑点点头，道：“兄弟说得有理，但咱们除了武家堡，没有别的仇人啊！”

白天平道：“目下情势还未明朗，小弟也无法说出是怎么回事，但咱们很快就可以澄清了。”

黄凤姑正待开口，白天平已示意阻止。果然，一阵轻微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这时，山风停息，夜色幽静，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的声息，仍清晰可辨。

事情有些出人的意料，来人似乎是并没有避人耳目之意，步履声越来越重，而且不止一人。

黄凤姑紧张得要拔出长剑，却为白天平拉住了右腕。

来人走到庙口停了一阵，突然说道：“寒萼，天色太黑了，只怕暗中有鬼，快些点一盏灯来。”

柔音细细，娇甜无比，竟是一女子的口音。

只听另一个女子应道：“小婢遵命。”

但见火光一闪，一个青衣少女，晃燃了一枚火折子，举步而入。

白天平转头望去，只见那少女头梳双辮，腰系红绫带，莲步姗姗而入。

她似乎是根本未把庙中人放在心上，目不斜视的直走到供桌前面，把手中的火折插在香炉之中。

这座小庙，空间有限，火折子耀照之下，景物清明可见，就算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应该瞧到了白天平和黄凤姑。因为，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躲，挺立在神案旁侧。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姑娘，戏已经做够了，诸位追踪了我们甚久，用不着再做作了。”

青衣少女一甩两条小辮子，回过脸来，望了白天平一眼，不理睬白天平，却望着庙门日，高声说道：“姑娘，果然有鬼。”

白天平心头火起，几乎忍不住出手攻出，但他强自忍了下去。

冷冷说道：“诸位都请进来，既然怕鬼，就不该有鬼崇行径。”

青衣少女缓缓转过头去，道：“你是不是人？”

白天平怒道：“小丫头，再要利口伤人，当心我打落你一嘴牙齿。”

青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好狂的口气，姑娘，可要小婢先给他点苦头吃吃？”

“不可莽撞。”随着那娇美的声音，飘然行进来一个全身玄装的少女。她似是全身都散发出耀目的光芒，任何人目光一触及，都觉得眼睛一亮。

那是上天最成功的杰作，一个无美不具的绝世丽人。

一对明亮的眼睛，扫掠了白天平、黄凤姑一眼，缓缓说道：“还有两位老人家哪里去了？”

黄凤姑暗暗赞道：好一位漂亮的姑娘。

白天平暗暗吁一口气，收住了心猿意马，缓缓说道：“姑娘有何见教？”

玄衣少女道：“我问你还有两位老人家呢？”

白天平道：“姑娘找他们，有什么事，对在下说也是一样。”

玄衣少女两道目光陡然转注在白天平的身上，冷冷说道：“你要一个人揽下来吗？”

白天平道：“正是如此了。”

玄衣少女微微摇头，道：“你今天杀过人吗？”

白天平道：“杀了四个武家堡中九煞星中的四个。”

玄衣少女点点头，道：“很英雄，但可知道杀人偿命吗？”

白天平道：“九煞星杀人何止数百，如要偿命，他们是死有余辜了。”

玄衣少女道：“哦！你很会说话，辩才也好。”

白天平道：“夸奖，夸奖……”

玄衣少女脸色一寒，道：“我不管你杀了什么人，也不管那人是否该死……”

白天平道，“但在下杀了人，就要偿命，是吗？”

玄衣少女道：“不错。”

白天平哈哈一笑，道：“姑娘为他们索命而来，是吗？”

玄衣少女道：“就算是吧，那将如何？”

白天平道：“那么，姑娘也是武家堡中人了，是吗？”

玄衣少女道：“这个似乎用不着告诉你了。”

白天平回顾了黄凤姑一眼，低声道：“姐姐，照我之言行事，别多问。”

黄凤姑没有答话，点了点头。

白天平目光转到玄衣少女的身上，道：“人是在下杀的，和我这位姐姐无关，希望你放她离开。”

玄衣少女道：“你杀了几个人？”

白天平道：“四煞星。”

玄衣少女道：“四个人，要用四条人命偿还，我数过你们也有四个人。”

白天平双眉一扬，俊目放光，道：“哦！你可知道，讨债要命，得有一点非常的手段才行？”

玄衣少女道：“人要量力，我来之前，早已想过自己的能力了。”

白天平道：“啊！那么姑娘可是觉着定然能收拾我们了？”

玄衣少女道：“我想是这样吧！”

黄凤姑道：“姑娘！你好狂的口气啊！”

玄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对不住啦……”

黄凤姑接道：“姑娘，我是替你担心。”

玄衣少女道：“用不着看戏掉眼泪，为我担忧，该想想你这位好兄弟，顷刻之后，他即将身首异处，或是全身溅血而死。”

黄凤姑看她说得十分轻松，而且好像很有把握似的，忍不住回头望了白

天平一眼，道：“兄弟，她……”

白天平接道：“她说得可能是实话，虽然，要试过之后，才能证明……”

语声一顿，目注那玄衣少女，道：“姑娘，咱们一定拚个生死，这庙中地方太狭小了。”

玄衣少女道：“你不会跑罢？”

白天平笑一笑，道：“姑娘可以放心，就算你真能杀死我，但你将全力施为，我不走！我这位姐姐却要走了。”

玄衣少女点点头，道：“事实上，他们也用不着我动手，只要能够杀死你，我的事也就完了。”

转身向庙外行去。白天平回顾了黄凤姑一眼，低声说道：“姐姐，你走吧！”黄凤姑道：“我也去。”

白天平道：“我已和这个姑娘谈妥了，姐姐可以先离开这里。”

黄凤姑道：“兄弟，我可以留在这里替你掠阵。”

白天平道：“不用了，姐姐。”

黄凤姑笑一笑，道：“好！我先离开这里。”

白天平点点头，举步向前行去。

黄凤姑紧随在白天平的身后，行出庙门。

第十回 丐帮赴援 秘窟潜踪

那叫寒萼的青衣少女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你最好别走，我们姑娘和白公子动手，咱们最好也打一架。”

黄凤姑霍然回头，望着寒萼说道：“姑娘准备和我动手？”

寒萼道：“我们姑娘胜了那姓白的之后，咱们最好也分一个胜败。”

黄凤姑神情冷肃地说道：“姑娘一定要向我挑战，我也只好奉陪了。”

寒萼道：“对！所以，你最好别走。”

黄凤姑望了白天平一眼，道：“如若你们姑娘败了，咱们也用不着动手了。”

寒萼道：“我们姑娘不会败。”

两人谈话之间，那玄衣少女和白天平，已然行到庙外空地之中。

玄衣少女回身而立，面对着白天平道：“这地方很辽阔，要不要点上一支火把。”

白天平道：“不用吧！”

玄衣少女道：“点上一支火把，也好使两位隐在暗中窥视的人，看得清楚一些。”

白天平心中暗道：这丫头果然是精明得很。口中却说道：“姑娘请出手，你说的不错，只要你能胜了我，他们都会入你的掌握之中，用不着再动手了。”

玄衣少女道：“他们也有机会……”目光一掠黄凤姑，接着：

“这位姑娘，只要能胜过我的女婢，她一样可以离开。”

白天平道：“姑娘订下的规矩很公平，咱们可以动手了。”

玄衣少女笑一笑，道：“夸奖了，我找上你动手，依理应该让你先机。”

白天平道：“那倒不用，在下只想清楚姑娘为何要和我动手。”

玄衣少女道：“你胜了，我再告诉你吧！你如败了，你连命都没有了，再告诉你这些事，又有什么用处？”

白天平点点头，道：“说得也有道理。”突然欺身而出，拍出一掌。

玄衣少女右手轻挥，五指弹出，几缕尖厉的指风，直袭白天平的腕脉要穴。

白天平吃了一惊，收住掌势，暴退五尺。

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说过，你不会跑。”

白天平冷冷道：“姑娘可以放心，在下今宵宁可溅血于此，决不逃走。”

玄衣少女点点头，道：“寒萼，放走那位姑娘。”

寒萼一欠身，道：“姑娘，小婢已约好和她一分生死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姑娘很大的气度。”

玄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道：“咱们虽然还未正式交手，但我已感觉到阁下的武功，当可和我一战，难得遇上一个敌手，希望你在毫无顾忌、忧虑之下，能够放开手脚，和我一决胜负。”

白天平还未来得及答话，黄凤姑却抢先说道：“兄弟，我不走了。”

寒萼微微一笑，道：“姑娘不走最好。”

玄衣少女笑一笑，道：“人家不愿走，那也是没有办法子的事了。”

白天平道：“姐姐，你这是何苦？”

玄衣少女道：“你不用顾虑太多，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白天平道：“在下洗耳恭听。”

玄衣少女道：“今日咱们这一战，只限于你我两人，你胜，自然是带着这位黄姑娘离开，如是你败了，我也不伤害黄姑娘。”

白天平笑一笑，道：“让她替我收尸。”

玄衣少女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万丈豪气。”

白天平神情冷肃，道：“姑娘，小心了。”忽然欺身而上。

玄衣少女不敢再存轻敌之心，立时飞跃而起，迎了上去。

夜色迷蒙中，但见两条人影，一错而过。黄凤姑凝聚了目力，竟也未看清楚两人如何交手。但耳际间，却听到了一阵劈劈啪啪之声。

显然，两人在那一错而过间，彼此已然交换了数掌。而且掌掌接实，才会发出了响声。

玄衣少女落在了白天平站的位置，白天平却站到了玄衣少女先前停身之处。

两人同时转过了身子，相峙而立。两个人的脸上，同时显露出惊讶之色。显然，这一次以快打快，两人是平分秋色，谁也未占上风。

对望良久，玄衣少女才点点头，道：“你果然很高明，无怪能一举搏杀四位煞手。”

白天平道：“姑娘的手法，内力，都不在白某之下。”

玄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是我出道以来，遇上的唯一敌手。”

白天平道：“彼此，彼此。”

玄衣少女道：“小心了。”突然欺身而上，掌指齐施，攻向白天平。

黄凤姑冷眼旁观，只见那玄衣少女一攻之中，含有着数种不同的力道。有尖厉的指风，浑厚的掌劲。

白天平左封右挡，才把那玄衣少女手法拦开。

玄衣少女点点头，道：“我们打了几招？”

白天平道：“细致些算，全部算上，应该有十招变化了。”

玄衣少女道：“好！咱们再打十招，如是还无法分出胜败，今宵就此住手，下次咱们再遇上，就以兵刃分胜负。”

白天平心中却感到那玄衣少女手法精绝，似是强过自己一筹，如若苦苦拼下去，对自己大是不利，再打十招住手，该是今宵最好的结局。心念转动之间，玄衣少女已欺身而上，掌拍、指点，攻了过来。

白天平全神贯注，斩穴截脉，封拒那玄衣少女的攻势。

只见那玄衣少女手法连变，每一招攻势，都是全不相关的武功。但在那

玄衣少女运手击来，无不纯熟异常。

这十招博杂的拳掌攻势，迫得白天平全力施为，才勉强应付了下来。

玄衣少女收招一笑，道：“好武功……”

目光一掠青衣女，接道：“寒萼，咱们走！”转身一跃，人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寒萼愣了一愣，振袂疾追而去。

白天平拂拭一下头顶门上的汗水，轻轻咳了一声，道：“好厉害的手法。”

黄凤姑道：“兄弟，你没有败啊！”

白天平道：“我只是勉强的撑了下来，她只要再多攻几招，我必败无疑。”

黄凤姑道：“她用什么武功？如此厉害。”

白天平道：“她的手法很怪异，博大广阔，有正有邪，那十招之中，有少林、武当、青城、峨眉，四大名门的掌法，但却又有着绝毒奇厉的制命招术……”

黄凤姑奇道：“这等互不相关的手法，能够合于一炉，用于克敌吗？”

白天平道：“应该是很不容易，但她用出来时，却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奇互济，威势倍增。”

黄凤姑道：“这么说来，她学的一身武功十分博杂了。”

白天平道：“不错，我们动手数招，她始终以不同的武功路数迎敌，每一招都精奇实用，并非卖弄，实叫人想不透，她怎会学得如此一身博杂的武功。”

黄凤姑道：“兄弟，你真的没有能力胜她吗？”她想到那玄衣少女之美，不禁心中动了怀疑，可能白天平不忍下手伤害对方？

白天平脸色一整，缓缓说道：“我不但无法伤她，而且很难是她的敌手……”

黄凤姑道：“啊！当真吗？”

白天平道：“千真万确，她还攻我七招之后，我已招架不住，只要她再多攻三招，就可能迫我露出了败象。”

黄凤姑道：“也许她已没有能力再攻了，也到了力尽筋疲之境。”

白天平道：“她有，七招后忽然停手不攻，可能是没有瞧出我的破绽，因此，她忽然住手。”

黄凤姑道：“刚才你们又对了十招，仍然是没有分出胜负？”

白天平道：“那是我的侥幸，打打停停，给了我很多思考的机会……”

长长吁一口气，道：“姐姐，如若她一气不停，攻出二十招，我就非败在她手下不可。”

黄凤姑忽然行到白天平的身侧，柔声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兄弟你并没有败，不要放在心上。”

白天平轻轻叹口气，道：“姐姐，小弟不是把个人的胜败放在心上，而是觉着，突然杀出了这么一位武功高强的人，暗助武家堡，这一场各路正大

门户，会同对付武家堡的事，只怕是很难有制胜的希望了。”

黄凤姑道：“你是说她……”

白天平道：“她很难对付，而且又隐在暗处，如若她突然出手，只怕有很多人会伤在她的手下，这件事，还得早些通知他们不可。”

黄凤姑道：“通知他们？”

白天平道：“是的……”

目光一掠黄凤姑，接道：“两位老人家交给姐姐了，小弟要去通知他们一声。”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道：“兄弟，你说那位姑娘，是否还会对付我们呢？你一走，姐姐要如何对付这件事呢？”

白天平道：“这个，我想她们不会了……”

黄凤姑道：“兄弟，我跟你去，要两位老人家辛苦一下，先回大名府去，只要我们在一起，大约他们不会追赶两位老人家了。”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咱们先设法找到两位老人家再说。”转身行入了庙后的草丛之中。

白玉山和黄夫人，居高临下，把二人动手情形，看得很清楚，眼看那玄衣少女去后，两人也行了下来。

白天平和黄凤姑行到庙后，白玉山和黄夫人，也走了下来。

不待白天平开口，白玉山已抢先说道：“来人是一位姑娘？”

白天平道：“是一位姑娘。”

白玉山道：“你胜了？”

白天平道：“孩儿没有胜，也没有败，我们赌了二十招，未分胜负。”

白玉山叹口气，道：“看来，那位姑娘武功十分高强了？”

白天平道：“至少不在孩儿之下。”

白玉山道：“你们赌些什么呢？”

白天平道：“二十招未分胜负，下次再见时，以兵刃再作决战。”

白玉山点点头，道：“那一定是很凶险的搏杀了。”白天平道：“是。”

白玉山脸上闪掠过一抹忧苦，但却故作爽朗的哈哈一笑，道：“你现在准备如何？”

白天平道：“这位姑娘陡然出现，而且武功奇高，只怕对扫平武家堡的计划，大有影响，因此，孩儿不得不去通知他们一声。”

白玉山一耸双眉，道：“怎么，你好像认识很多武林人物？”白天平道：“是的，孩儿认识武当清风子、少林浮云大师、和丐帮的申帮主。”

白玉山一皱眉头，道：“这几位都是武林中名重一时的人物，你怎会认识。”

白天平道：“他们三位，联袂往访师父，找了很久时间，才找到了师父……”

白玉山接道：“无名道长！”

白天平道：“是！他们劝说师父出山，但师父拒绝了。他们不肯离开，苦苦劝说，师父无法推辞，只好要孩儿出山了，所以，孩儿都认识他们。”

白玉山点点头，道：“好！你现在准备如何做？”白天平道：“孩子准备去通知他们一声。”

黄凤姑道：“白兄弟的意思是，希望叔叔和母亲，先回大名府去，侄女儿……”忽觉脸上一热，垂首不言。

黄夫人叹口气，道：“白兄弟，你的意思如何？”白玉山道：“这要大嫂做主了。”

黄夫人道：“凤姑奉有师命，要行道江湖，她已报过杀父之仇，我也不便多管她了，要她跟天平走在一起，我也放心一些。”白玉山道：“天平，你听到没有？”

白天平一欠身，道：“孩儿听到了。”

白玉山道：“好！听到了，你就记住，如是你凤姐姐有了什么三长两短，你也不用回去见我了。”

黄凤姑、白天平齐齐欠身，道：“是！”

白玉山道：“好！我和你黄伯母先回去，你们办完事，有空了，就回大名府一趟。”

白天平道：“爹，回到大名府，最好和母亲说明，和黄伯母一起避一避。”

白玉山点点头，道：“这个我明白。”

白天平道：“黄伯母和爹早些上路吧！”

白玉山点点头，和黄夫人联袂而去。

望着两位老人家的背影，白天平轻轻叹口气，道：“姐姐，咱们要回头走了。”

黄凤姑道：“兄弟，你说，两位老人家会不会遇上危险。”白天平道：“过去，我也担心这件事，但现在不用了。”黄凤姑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过去，我只知有人追踪，但却不知道是谁，现在，咱们已经会过那位玄衣姑娘了，而且，也和她动过了手，大约她不会再追踪两位老人家了。”

黄凤姑道：“那就好，咱们现在如何？”

白天平道：“现在回到武家堡附近，通知他们一声。”黄凤姑道：“通知什么人？”

白天平道：“丐帮的申帮主，发觉了武家堡甚多恶迹，也知晓他们坐地分赃，丐帮弟子，有很多伤亡在他们的手下，武当、少林，都有此感，因此，两派一帮，决心围剿武家堡这处贼巢，他们已埋下暗桩，对武家堡的实力，调查得十分清楚，这位玄衣姑娘陡然出现，使局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她武功高强，如若插手，只怕对两派一帮大为不利，因此，得去通知他们一声。”

黄凤姑道：“难道丐帮中长老，少林高僧中，都无人能够对

付那位姑娘吗？”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很难说，照我和她动手的情形，那姑娘一身造诣，确然非同小可，如若他们没有防备，只怕是不好应付。”

黄凤姑道：“那申帮主和少林高僧，现在何处？”

白天平道：“他们在武家堡附近一处隐秘地方，现在咱们走回头路了。”

黄凤姑低声道：“这件事，武家堡是否知道？”

白天平道：“看目下的情形，他们似是还不知道。”

黄凤姑道：“他们准备几时行动？”

白天平道：“明天晚上，所以，咱们要快些赶路。”放步向前奔去。

黄凤姑全力施展，紧追白天平身侧，一面说道：“白兄弟，正大门户中人，一向都是来得光明，去得磊落，这一次竟然是如此的隐秘？”

白天平道：“武家堡的九煞星，合搏快刀，杀害了不少正大门户中人，各大门派围袭武家堡之事，也不得不小心了，一则，怕他们派出杀手，沿途截杀，二则，怕他们人手溜掉，所以，这一次行动得很隐秘。”

黄凤姑道：“由何人主持其事？”

白天平道：“丐帮的申帮主。”

黄凤姑道：“看武家堡的戒备，似乎是十分小心，怎的这么多人到了武家堡附近，武家堡中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晓？”

白天平道：“申帮主策划这件事，费了很大的心思，集中在这里的人，在半年前就开始向此地集中，扮作各种不同的身份。”

黄凤姑道：“原来如此。”

白天平道：“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也很隐秘，武家堡全无发觉的征象，所以，咱们闯了祸之后，立时离开，以免误了大事，

但目下看来，情形有些不对。”

黄凤姑道：“什么不对。”

白天平道：“武家堡似是也正在暗作布置，尤其那位玄衣姑娘出现，好像武家堡已在周围布置另一股强大的力量，申帮主等一旦发动，对方也将全力一击。”

黄凤姑道：“白兄弟，你这一身成就，按你的年龄而言，似乎已经是武林中绝无仅有的事，那位玄衣姑娘，也应作如是观，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有你们这样的成就……”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姐姐没有见过浮云大师，也没有见过清风子，但我听师父说过他们，都是武林中第一等人物，丐帮的申帮主，更是这一代武林中的奇才，他们都有数十年的成就火候了，难道还抵不住那玄衣少女？”

白天平笑一笑，道：“很难说，那位玄衣姑娘的成就太玄奇了，而且她学的十分博杂，不瞒姐姐说，小弟一身所学，也十分博杂，但比起她，我似乎逊了一筹，这问题太严重，因为，有一个玄衣女，就可能有第二个同样的人物出现，这件事，非得早些告诉他们不可。”突然间，停下了奔行的脚步。

他停下得太突然，黄凤姑正在全力奔行，一下子收脚不住，向前冲出了

一丈多远才停了下来。

收住了奔冲之势，黄凤姑重又回到了白天平的身侧，低声道：“白兄弟，怎么停住了？”

这时，夜色深沉，两人目力虽然过人，也只能瞧到三丈以内的景物。

白天平低声说道：“前面有人。”

黄凤姑凝目望去，夜色中，只见前面树影重重，瞧不出有人的迹象，摇摇头，道：“我瞧不出来。”

白天平低声道：“姐姐小心戒备，他们来了。”

黄凤姑暗暗吸一口气，暗叫了一声惭愧，忖道：我白白练了

十几年的武功，耳目竟然如此不济。她对白天平已有很大的信心，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凝目向前瞧去。

果然，夜色中只见两条人影，并肩向前行来。那两条人影走得很慢，双方距离并不太远，片刻工夫，已到了两人身前。

是两个身着天蓝衣服的少女。衣服很旧，也很破，但年龄却很轻，大约都不过十七八岁左右。两人脸上都未施脂粉，而且还沾了一点污泥。这两人的装扮很奇怪。

白天平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姑娘深更半夜，到此作甚？”

两个蓝衣女停在白天平的身前，双目盯注在白天平的脸上，瞧了一阵，道：“阁下可是姓白吗？”

白天平道：“两位是……”

左面一个蓝衣女接道：“我们是奉命来找一位白相公。”

白天平道：“在下白天平。”

两个蓝衣女齐齐欠身说道：“不错，我们正是找白天平白相公。”

白天平道：“那么两位找到了，在下就是，不知两位奉何人之命？”

左面蓝衣女道：“我们奉一位申先生之命而来。”

白天平道：“申帮主？”

左面蓝衣女道：“不错。”

白天平道：“两位找在下有什么事？”

左面蓝衣女道：“这里有一封书信，先请白相公过目。”

白天平拆阅信封，只见一白笺上写道：“字奉白天平足下：情势突变，前议必须修正，见字请来一晤。”了了草草十几个字，显见写字时的心情，十分急躁。

白天平打量了两个身穿蓝衣的女子一眼，道：“丐帮中还有女弟子，在下还未听申帮主提过。”

左首蓝衣女道：“丐帮中有没有女弟子，我们不太清楚，但纵然有，也是极少。”

白天平讶然道：“那么两位姑娘不是丐帮中人？”

右首蓝衣女笑道：“我们也算是丐帮中人，但也不算……”

白天平冷冷一笑，道：“这话怎么说？”

左首蓝衣女道：“我们是申帮主的义女，和丐帮中的护法，长老，都很熟悉，而且，常和丐帮人中一起行动，但我们没有正式立誓入帮。”

白天平啊了一声，道：“两位可是一对亲生姐妹？”

左首蓝衣女道：“不错，看来义父对你白相公的确很器重，什么话都对你说过，我是姐姐，叫申玉春。”

右面蓝衣女道：“我叫申玉秋。”

白天平道：“在下听申帮主谈起过两位姑娘，想不到竟然有幸一会。”

申玉春道：“我们混到此地甚久，义父很少和我们会面，昨天，义父突然谕令相召，要我们追寻公子的行踪。”

白天平道：“丐帮中有不少人，两位的身份没有暴露，申帮主怎会如……”他本想说申帮主怎会如此轻率，话到嘴边，忍下未言。

申玉秋道：“我们在武家堡外，已隐伏了半年多，义父为了保持我们身份的隐秘，很少派人和我们联络，昨天竟然要我们出动追寻白相公，自然大有原因。”

白天平道：“申帮主没有说明原因吗？”

申玉春道：“没有，义父很匆忙，告诉我们公子的形貌、年岁之后，立刻叫我们动身。”

申玉秋道：“咱们没有见过白相公，所以才叫义父，写了这封短笺。”

白天平道：“两位一路行来很顺利吧！”

申玉春道：“我们姐妹一路上，经过了三次改扮身份，摆脱了监视我们的人。”

白天下越听越觉事情严重，道：“申帮主约在下何处会晤？”

申玉秋道：“他们在原来的地方等你。”

白天平道：“好！我知道了……”回顾了黄凤姑一眼，道：“姐姐和两位姑娘慢走一步，小弟先赶去和申帮主会个面。”

黄凤姑点头一笑，道：“你小心一些。”

白天平道：“三位也请小心一些，最好能隐秘行动，别和敌人冲突。”

申玉春道：“白相公放心，这些地方我们很熟，纵然是遇上敌人，我们打不过，也可以设法子逃走。”一面说话，一面从怀中摸出来三付人皮面具，姐妹俩各戴了一个，把一个交给了黄凤姑。

三位姑娘带上了面具之后，立时改换了一付容貌，都变成了四十岁以上的村妇老嫗。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小心两只手，被人一眼就瞧出了破绽。”说完话，纵身拔起，飞鸟投林般，消失于夜色之中。

申玉春目睹白天平去远之后，一拖黄凤姑道：“咱们穿林而过。”

原来这申氏姐妹，不但深得申帮主的武功传授，而且擅长易容、追踪之术，两人一进入草丛之中，申氏姐妹立时潜踪、隐形，穿行于草丛之中。

黄凤姑凝神提气，紧随申氏姐妹而行，不但行来感觉十分吃力，而且，行动缓重，每一次都带起沙沙之声。

再看申氏姐妹时，有如水中游鱼，行的又滑又快，穿越林木草丛之中，竟然能枝叶不惊。

申玉秋突然停下了脚步，道：“姐姐，慢一些。”

申玉春回过头，道：“什么事？”

申玉秋道：“黄姑娘不习惯咱们这个走法。”

申玉春沉吟了一阵，道：“前面有武家堡两道桩卡，咱们如不能在草丛中潜形而去，必然会被他们发觉。

黄凤姑道：“两位先走，小妹想法子慢慢过去就是。”

申玉春道：“白相公和我们的义父，是忘年之交，你是白相公的姐姐，如是我们没法子带你过去，或是出了什么麻烦，定要被义父责骂一顿。”

申玉秋却笑一笑，道：“黄姑娘，你喜不喜欢学我们这等潜形术。”

黄凤姑大感尴尬，好在戴着人皮面具，别人也瞧不出她的脸色。

沉吟了一阵，道：“两位姑娘这等本领，想是练了很久，小妹就是想学，只怕一下子也学不到这等境界。”

申玉春道：“你跟在我妹妹身后，走得慢一些，好在这段路并不太长，只要转过前面一个小角，咱们就可以站起身子奔走了。”

黄凤姑道：“有劳两位了，小妹抱歉，拖累两位姑娘。”

申玉秋道：“哪里话，我们在这等蛇行术上，已经下了很大的工夫，姑娘今日初试身手，有此成绩，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黄凤姑道：“小妹尽了最大的心力。”

在二女指点，诱导之下，黄凤姑有了很大的进步，越过两道暗桩。

申玉春当先站起了身子，道：“好啦！咱们得赶一阵路。”放腿向前奔去。

不知她是真有急事呢？还是存心要考验一下那位黄姑娘的功夫，越跑越快，全力狂奔。

黄凤姑心中暗道：这丫头是存心要瞧瞧我的份量了。立时加快了脚步，紧追在那申玉春的身后。

这一口气，足足跑了十几二十里路，黄凤姑始终是追在申玉春的身后。申玉秋又追在黄凤姑的身后。

抬头看姐姐，申玉秋低声说道：“咱们现在应该如何，身份已经暴露了，无法再在那里停留。”

申玉春道：“那是自然，我离开时已经交代过，如果今天我们还不回去，就要他放上一把火，把咱们住过的房子一齐烧掉。”

申玉秋道：“姐姐高明啊！小妹就意不及此，我想来想去，就是没有想到一个妥善处置的法子。”

申玉春笑一笑，道：“黄姑娘，你的胆气如何？”

黄凤姑怔了一怔，道：“什么事？”

申玉春道：“咱们想个办法，混入武家堡去。”

黄凤姑道：“混入武家堡去？”

申玉春道：“是！他们武家堡中人，大概也发觉了什么，所以，我义父才那样急法，咱们混入武家堡去，可以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

黄凤姑摇了摇头，道：“玉春姑娘，能不去，咱们就不要去。”

申玉春道：“怎么？难道那武家堡中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成？”

黄凤姑道：“那地方，我去过一次，虽然不敢说像天罗地网一般，但其严密的程度，可算得雀鸟难渡。”

申玉春道：“姐姐跟什么人去的？”

黄凤姑道：“跟那位白兄弟。”

申玉春道：“你是说那位白相公吗？”

黄凤姑道：“不错，就是他。”

申玉春道：“那位白相公的武功似乎是很高强，是吗？”

申玉秋道：“自然是啦，不然义父有了事怎会找他商量。”

黄凤姑暗中察看，只见两人奔行二十余里之后，能够气不喘，面不红，行若无事，不禁暗暗赞道：看来这春秋姐妹的修为，不会在我之下。

春、秋姐妹亦在暗中佩服黄凤姑一身武功。

只听申玉春说道：“黄大姐，那位白相公的武功，比起姐姐来如何？”

黄凤姑淡淡一笑，道：“我么，恐难是他三招之敌。”

申玉春眨动了一下眼睛，道：“这话当真吗？”

黄凤姑道：“其实，我说的也许自夸了一些，他要是全力施为，只怕我连他一招也接不下来。”

申玉春道：“高明到如此地步，很难叫人相信，下一次，见面时，我要试他两招，才能心服口服。”

黄凤姑接口道：“对！最好两位能一起出手，给他个措手不及，不过……”

申玉秋道：“不过什么？”

黄凤姑道：“不过，咱们最好别到武家堡去。”

申玉春道：“我们姐妹在武家堡外，开了一处茶馆，见过不少出入武家堡的人，就小妹的看法，他们也未必高明。”

黄凤姑沉吟了一阵，暗道：这位春姑娘，似是极为好强，我如和她争执，可能无法劝阻她到武家堡中一行。

心中念转，口气一变，道：“姑娘义父申帮主，武功智略，无不叫人敬佩！对付武家堡的人，也许是早已胸有成竹，咱们私入武家堡去一搅，只怕影响了他们的计划。”

申玉春道：“对！如非黄姑娘提示，小妹几乎坏了义父的大事。”

黄凤姑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春姑娘是否已经有了安排？”

申玉春道：“义父指定一个地方，叫我们在那里等他的指示。”

黄凤姑道：“好啊！那咱们就早些去吧！”

申玉秋道：“那地方已经离此不远了。”举步向前行去。黄凤姑早已知晓丐帮在江湖上的势力，庞大无比，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分舵，到处都有弟子们在活动，心中倒想开开眼界。紧随在申玉秋身后而行。

夜色中，三人行入了一座小小的村落之中。这村落很小，只不过十多户人家。草舍土墙，都是很简陋的茅舍。

黄凤姑心中暗道：难道这等地方，也住有丐帮的人？

只见申玉春行近一所宅院前面，仔细瞧了一眼，突然举手在木门上拍了三掌。木门呀然而开。

室内没有点灯，却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哪一位？”

申玉春道：“我是申玉春。”

苍老的声音应道：“是两位申姑娘，请进来吧！”

申玉春一闪身，行了进去。申玉秋、黄凤姑紧随在她身后，行了进来。

木门被轻轻掩上，又响起那苍老的声音，道：“这位是……”

申玉春接道：“她是我们的手帕交，你可以放心。”

那苍老的声音，道：“这地方不便点灯，恕老朽不点灯了。”

申玉秋道：“齐长老你是否决定出山了。”

那位齐长老叹口气，道：“依例本帮中人，长老身份的七十退休，老朽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退休了两年，虽然接到帮主敦请，但老朽已不愿再行出山了。”

申玉秋道，“如是我义父用九龙令征召你呢？”

齐长老道：“如是帮主拿出九龙令征召长老，老朽自然不敢不重回帮中效命，但事实上，帮主似乎也用不着九龙令了，照本帮规矩，退休的长老，只要人不死，还得为帮主效力，这法子，只限于一件事情罢了。”

这时，黄凤姑的目力，已然逐渐能适应室中的黑暗，瞧清楚了室中的景物。

只见一个白髯垂胸的老者，坐在一张木榻之上。室中的布置很简单，除了那些木榻之外，只有一桌两椅。

黄凤姑心中暗暗忖道：丐帮当真是一个奇怪的帮会，帮中长老的身份，成就自非泛泛，七十岁才能退休，几乎是毕生有用的生命，都奉献了丐帮，想不到退休之后，躲在这等穷乡僻野，过着这等困苦的日子。

但闻申玉秋道：“齐长老，你怎么不到福寿堂中去，那里热闹得很，生活也是舒适得很，自己躲在这地方，饮食自理，过这等清苦日子。”

齐长老笑一笑，道：“只有这种地方，才能暗中监视武家堡啊……”

黄凤姑心中一动，暗道：原来他是位有心人。

只听齐长老接道：“武家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盗匪聚会之处，那地方也是一处分舵……”

申玉春接道：“长老，你见过那武家堡的堡主吗？”

齐长老摇摇头，道：“这个老朽倒没有见过，但老朽却打听出武家堡是他们费了很大工夫经营的一处发号施令的地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会放弃这个地方。”

申玉春道：“这么说来，那武家堡主不会轻易放弃武家堡了？”

齐长老道：“不会，就老夫观察所得，武家堡中人，不但没有撤走的征候，而且，还有加强防守的准备。”

申玉春道：“齐长老的意思，可是说难免一场凶残的恶战了。”

齐长老道：“武家堡中人，也在调兵遣将，等候咱们发动。这一战，定然十分凶残。”

申玉春道：“哼！我义父已调集丐帮中三十六名八袋弟子，和龙、虎二位总巡查，难道武家堡，真能和咱们丐帮中精锐抗拒不成？”

齐长老笑一笑，道：“帮主自有帮主的打算，老朽不敢妄作论断。”

申玉秋笑一笑，道：“老人家，我义父要我们来此候命，可曾告诉你老人家吗？”

齐长老突然一挺而起，关好门窗，又放下垂帘。所谓垂帘，也就是麻袋片子。

霎时间，这座小室中密不透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见火光一闪，室中亮起了一盏油灯。

齐长老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道：“你们自己看吧！这是你们义父留给你们的信，老朽也没有瞧过。”

申玉春啊了一声，伸手取过，拆开封筒。

只见上面写道：一切听从齐长老的调度，不得违背。短短两行字，含意却清楚得很。

齐长老道：“那信上写些什么？”

申玉春道：“义父说，要我们听从你的安排。”

齐长老道：“你们肯不肯听呢？”

申玉春道：“自然要听了，你既是帮中长老身份，我们奉了义父之命……”

齐长老道：“那很好，先把这封信函烧去。”

申玉春举起书信，就火而焚。

齐长老道：“老夫这木榻下面，有个土窖，可以通到室外十丈处，一棵古柏之下，你们先进去吧！”

黄凤姑心中暗道：这座茅顶土墙的房屋，竟然有条地道通到外面。

春秋姐妹，相互望了一眼，钻入木榻下面，果然找出了一个门户。

齐长老目光投注在黄凤姑的身上，道：“你姑娘有什么打算？”

黄凤姑淡淡一笑，道：“晚辈不懂齐长老的意思。”

齐长老道：“你如愿躲在地窖之中，那就和春秋两姐妹躲在一处，如是你不愿和她们躲在一起，老夫就另外替姑娘想个法子。”

黄凤姑道：“另外还有什么法子？”

齐长老道：“躲在村外的大古柏上去。”

黄凤姑道：“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齐长老道，“武家堡的搜查队，常常会找到此地，他们对老夫，似是已经有些动疑，常常会进入室中搜查。”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晚辈也躲在地窖中罢。”一伏身，躲入榻下。

那地窖的入口，布置很隐秘，而且有通风空隙，可以清晰的听到外面话声。黄凤姑躲入榻下，齐长老也立刻开始布置，拉起了垂帘，熄去油灯，然后悄然登榻。

也就不过一盏热茶的时光，门口果然响起了步履之声。声音愈来愈近，躲在榻下地窖的入口中，也是清晰可闻。声音到了茅舍外停下，门外立时响起了叩门之声。

黄凤姑暗叫了一声惭愧，忖道：果然来了。

齐长老装出一付沉睡初醒的模样，道：“什么人？”

“我……”一个苍劲的声音接道：“文老头子，快些打开木门。”

齐长老应了一声，“打了两个呵欠，下了木榻，打开木门。一道强烈的灯光，射入室中。这座土房，范围不大，灯火一照之下看得十分清楚。

一个身着劲装的少年，缓步行入室中，道：“文老头，你住在这里很久了把？”

齐长老道：“两年多啦！”

劲装少年道，“你真的姓文吗？”

齐长老道：“老朽正是姓文。”

劲装少年冷冷说道：“你是本地人氏？”

齐长老道：“不是，老朽流落至此，在此落脚。”

劲装少年冷笑一声，道：“有一个人，不知你是否认识？”

齐长老一怔道：“什么人？”

劲装少年冷冷说道：“一位姓齐的，本是丐帮中一位长老。”

齐长老心头一跳，道：“老朽不识其人。”

劲装少年道：“那人和你很像，年龄也差不多。”

齐长老淡淡一笑，道：“年轻人，这世间相貌雷同的人很多，你怎确定是老朽呢？”

劲装少年突然挥手一掌，拍了过去。这一掌落势甚重，只打得齐长老整个身子飞了起来，摔在木榻之上，半晌爬不起来。

劲装少年皱皱眉头，道：“齐长老，你装得很像啊！”

齐长老缓缓由木榻上爬了起来，口角间鲜血汨汨而出，道：“老朽姓文，不姓齐。”

劲装少年一皱眉头，转头而走。灯火消失，窗外响起了步履之声。

黄凤姑、春秋姐妹，齐齐由木榻下闪身而出。齐长老以手示意，不让三

人开口。等了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齐长老突然挺身而出，捷如灵猿一般，跃落到木门口处，探首向外瞧了一阵，缓缓退了回来。

申玉春心中大感激忿，道：“齐长老你为什么甘心受他一掌？”

齐长老拂髯一笑，道：“老朽受命来此，不能负帮主的重托。”

申玉秋道：“齐长老留住在这里做什么？”

齐长老沉吟了一阵，道：“老夫受的帮主密令，不能随口说出内情……”

长长吁一口气，道：“你们还是躲入地窖之中，委屈一会。”

申玉春道：“我义父要我们到此来，只是要我们躲在地窖中吗？”

齐长老道：“那自然不是……”

申玉秋道：“齐长老为何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我们也好立刻行动。”

齐长老摇摇头，道：“不行，时间未到，老夫不能说明内情，而且，事情是否有变化，还无法预料，你们只好等下去了。”

申玉秋道：“齐长老，你说说嘛！”

齐长老正容说道：“帮中的戒规，十分森严，两位是帮主义女，并未正式加入丐帮，稍有逾越，情尚可原。但老夫身为帮中长老，怎能不严分际？”

申氏姐妹，看他抬出帮规来，哪里还敢多问，伸伸舌头。道：“齐长老不愿说，我们不问就是，不过躲在地窖中气闷得很。我们就室中坐息如何？”

齐长老摇摇头，道：“不行，来人可能去而复返，如是措手不及，泄露了隐秘，老朽那一耳光岂不是白挨了。”

申氏姐妹无可奈何，只好重又隐入了木榻下面。

黄凤姑望了齐长老一服，也躲入榻下，心中暗暗忖道：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大帮，弟子分舵遍布天下，历久不衰，这等一丝不苟，忠义胸怀，忍辱负重的气度，只怕不是别的门派人物能够比得。

齐长老为人很小心，收拾好三人现身后留下的痕迹，才和衣躺在床上。

黄凤姑藏身之处，在地窖口处，看外面事物，也最清楚。但见人影一闪，紧接着是一道灯光直射而入。仍是那劲装少年，只是手中多了一把钢刀。人进门，手中的长刀，已然指向了齐长老身上数处大穴。

黄凤姑凝神摒住了呼吸，生恐任何声音，惊动了那位机警无比的年轻人。

劲装少年，回顾了室中形势一眼，忽然飞跃出室。灯光紧接着熄去。

黄凤姑心中暗道：老姜究比嫩姜辣，这位齐长老，比我们老练多了。

齐长老一直躺着未动，也未招呼几人出来。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一声双手相击的轻响，传入耳际。紧接着，是三声连续的掌声。

齐长老挺身而出，也击了三掌。木门启开，但很快又被关这时，齐长老已挺身坐了起来，双目中暴射出两道神光，盯注在来人的身上。来人穿着一身黑色劲服，鼻子以下，用一条黑帕蒙住。两人四道目光触接之后，谁也不肯避开，互相对望着。这时，室中的情势很紧张，只见两人的眼睛，越来越亮，心中即知俩人，都已凝注了功力，不论何人发动，都将是石破天惊的一

击。

忽然间，黑衣人偏过头去，口中低声说道：“深夜来怪客。”

齐长老一抱拳，道：“茅舍候佳宾。”

黑衣人道：“阁下是……”

齐长老道：“丐帮长老齐正。”

黑衣人道：“你准备了多少人手？”

齐正道：“两个，近年来丐帮中杰出的女弟子不多。”

黑衣人道：“那两位是什么身份？”

齐正道，“帮主义女。”

黑衣人道：“请出来见见吧！”

齐正点点头。道：“两位姑娘，可以出来了。”

他口中叫的两个人。但出来的却是三个人。

齐正望着黄凤姑笑一笑，道，“这一位是敝帮的贵宾，不算在内。”

黑衣人两道锐利的目光，打量了黄凤姑一眼，道：“申帮主答应派来的人数已经很少了，想不到竟少了两人。”

齐正道：“这个，敝帮主也曾告诉过老朽，一则是丐帮中的弟子不多，敝帮主曾经飞函召来四位，但在途中，突然断了消息，可能是凶多吉少，这两位春秋姑娘，严格的说起来，并不算是我们丐帮中人，只是我们帮主的两位义女，帮主为了应阁下之约，特地派出她们出手相助……”

目光转到黄凤姑的脸上，道：“至于这位黄姑娘，和丐帮全无关系，她是敝帮的贵宾，我们不能命令她什么，也不能请她作什么，还望阁下原谅。”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这位姑娘出身是……”

黄凤姑接道：“五台山天梯岭，清风庵……”

黑衣人点点头，接道：“侠尼妙善的门下，那也是正大门派的出身了。”

黄凤姑道：“你是什么人？怎知家师……”

黑衣人接道：“天梯岭清风庵侠尼妙善，名满天下，江湖上有谁不知……”

目光转到齐正的脸上，道：“齐长老，除魔卫道的事，也不是丐帮的事，这位黄姑娘，既是侠尼门下，也应该出一份力量才是，要她们一起去吧！”

齐正为难地说道：“这位黄姑娘是否肯去，老朽不便做主，要黄姑娘自己决定了。”

申玉春突然接口说道：“齐长老，这个是谁，包住了大半个面孔，叫人瞧不出他是什么身份，要我们跟他去干什么？义父从没有对我们说过。”

齐正道：“现在老朽就要说明内情了，帮主发觉了身侧藏有内奸，致有很多机密决定之事，外泄出去，使我们连吃大亏，但四位主事人，都是名门大派中很有身份的人，帮主心中虽然有疑，但没有证据，却也无法下手追查，于是，暗中作了一些布置，果然都未泄出，这就决定了在身侧三位主事人中，有奸细潜伏，只不知什么人而已，所以，两位姑娘的行动，帮主安排得十分谨慎。”

申玉春道：“原来如此。”

黄凤姑道：“齐长老，这个除魔大事，除了丐帮的申帮主，还有些什么人？”

齐正道：“这个，这个老朽不便说明，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在暗中隐着身份，不过，他们都是正大门户有名望的高人，敝帮主只是主持这次除魔行动的首脑，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却是包括了各大门派中人。”

黄凤姑道：“齐长老，我是否也具有参与此事的身份？”

齐正道：“侠尼妙善的弟子，自然具有荡魔身份，姑娘如愿参加，咱们是欢迎得很。”

黄凤姑目光转到黑衣人的身上，道：“阁下怎么称呼？”

黑衣人摇摇头，道：“恕我不能奉告，因为在下的身份还不便泄露。”

齐正道：“黄姑娘不用多疑；这约好的暗记，除了敝帮主和老朽之外，只有当事人知道，三位只管跟他去吧！”

黑衣人道：“时间不早了，在下还要带三位去更衣……”

目光投注在黄凤姑背上的长剑，缓缓接道：“姑娘请把兵刃留下。”

黄凤姑奇道：“留下兵刃？”

黑衣人道：“是！三位此去，是另外一种身份，一定要带兵刃，也是匕首一类的短小兵刃，藏于贴身之处，最好是寸铁不带。”

黄凤姑啊了一声，解下背上长剑，春、秋姐妹也自身上取出短剑，交给了齐长老。

齐正接过兵刃，道：“老朽替三位保管。”

黑衣人道：“咱们走吧！三位请紧随在下身后，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三位不要多言出手，一切由在下应付。万一在下应付不来时，自会招呼三位出手。”

申玉春道：“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这样神秘。”

黑衣人道：“三位姑娘，必须得相信在下。咱们才能配合无间。”

申玉秋道：“我们相信你，你也该相信我们啊！为什么连包在脸上的黑布也不敢取下来给我们瞧瞧你的真正面目。”

黑衣人道：“按说在下取下面巾，和诸位彼此认识一下，并无关系，不过，这番行动，有着很严格的规定，在下不能破例。”

申玉春道：“可否讲道理给我们听听？”

黑衣人道：“可以，譬如说，三位姑娘认识了在下之后，万一事机失败，咱们很可能会对手搏杀，那时，三位见我之面，很可能会呆上一呆，就那一呆，就可能泄漏机密。”

申玉春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黄凤姑道：“阁下请带路吧！”

黑衣人转身出室，三女紧随身后而行。这时，夜色幽深，很难看到一丈外的景物。但那黑衣人的举动，仍然是十分小心，沿着屋墙暗影而行。

黄凤姑和申氏姐妹，也被那黑衣人的神秘举动所影响，不觉之间，也小心起来。行约二里左右，闪身进入了一片杂林之中。林荫深处，有一座小庙，黑衣人就在小庙前面停了下来。只见他举手互击三响，小庙中也传出来三掌回应之声。

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回首黄泉无宿处。”

小庙中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应道：“宴开天台仙自来。”

黑衣人道：“在下只请到三位助手。”

庙中女子应道：“留下她们就是。”

黑衣人道：“在下还有事务，不能久留。”

庙中人道：“兄台请便，恕不相送。”

黑衣人低声对黄凤姑和春秋姐妹说道：“三位请入庙吧！在下去了。”转身一跃，人已消失于夜色之中。

黄凤姑回顾了春秋姐妹一眼，举步行入了庙中。庙中更为幽暗，黄凤姑隐隐发觉一个黑影，站在神案旁侧。

突然间火光一闪，庙中人亮起了一道火折子。黄凤姑看那人也用黑巾包住了面孔，只露出眼睛以上部分。

她只掩住面目，并未有意的掩饰身份，可以清楚的瞧出她是个女的。那人目睹黄凤姑后，神色间，掠过了一抹讶异，但也只不过一瞬间，即刻恢复了镇静。

目光扫掠过春秋姐妹微微颌首，道：“两位小心了。”突然欺身而上，左手执着火折子，右手对申玉春拍出一掌。掌势凌厉，带起了轻微的啸风之声。

申玉春见她出手，心中火起，一闪避开，还了两拳。

蒙面女轻轻一转，避开了申玉春的拳势，却攻向申玉秋。

春秋姐妹双双还击，三个人展开了一场恶战。

那蒙面少女左手举着火折子，单用一只右手，力斗二女，竟然打成了一个平分秋色的局面。

动手十余招，蒙面女突然疾出两掌，破围而出，道：“住手！”

春秋姐妹，及时收住了双拳，道：“你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来给你帮忙的，怎么一见面，就动手打起来了。”

蒙面女道：“我只是测验两位一下，有没有参加这场盛会的份量。”

申玉春啊了一声，道：“我们有没有这份量呢？”

蒙面女道：“勉可应付……”

目光转到黄凤姑的身上，道：“想不到黄姑娘竟然去而复返？”

春秋姐妹听得一呆，道：“怎么？姐姐认识她？”

第十一回 白璧蒙瑕 舍身全义

黄凤姑点点头，正待开口，蒙面女已然抢先说道：“黄凤姑，你已经知我身份，对我们之间，已有着很大的不利，假如你再把我的身份泄出去，对大局，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申玉秋道：“我们和你素不相识，就来此受你之命，但姑娘竟然对我们不肯相信？”

蒙面女道：“你们奉申帮主之命而来，这一切事情的变化，都在计划之中，两位姑娘应该谅解才对。”

黄凤姑叹口气，低声对申氏姐妹道：“二位姑娘，请原谅我不能说出她是什么人？因为，她说得很对，只要咱们多一个人知道她是谁，她就多一分危险。”

申玉秋道：“咱们连她是谁，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跟着她，难道就没有危险吗？”

黄凤姑道：“自然是有，不过，那只是我们个人的生死，她却牵连着整个大局。”

申玉春道：“我不信有那样的严重？”

蒙面女道：“你不信也得信，两位的义父申帮主，近日中连遭大挫，几乎影响到整个大局，如非一个白少侠把他们引上歧路，搏杀了四位杀手，此刻局势，只怕早已严重万分了。”

申玉春想到义父近来的不安神色，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

蒙面女道：“我知道的不止这些，申帮主连遭大挫的原因，是因为他近身之侧，有敌人的奸细，所以，申帮主的计划，都被人早先知晓，这就是他遭到失败的原因。”

申玉秋道：“姑娘说得是，义父和我们近在咫尺，却不肯和我们直接见面，却用传书的方法，指使我们的行动。”

蒙面女道：“两位如此明白事理，就好商量的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两位在武家堡外，扮作茶女一事，早为人知，有很多人，对两位的记忆甚深，所以，两位还要经过一番易容工作。”

这时，申氏姐妹已对那蒙面女心生敬服，齐齐说道：“但凭姑娘吩咐。”

蒙面女目光转到黄凤姑的脸上，道：“姑娘也要易容。”

黄凤姑道：“小妹明白。”

蒙面女轻轻叹息一声，道：“三位此番要去之处，乃一处禁地，里面情势如何，外面无人知晓，有些什么遭遇，也全凭三位临机应变了。”

黄凤姑突然接道：“请教姑娘，那地方可是在武家堡中吗？”

蒙面女微一颌首，道：“三位可以动身了。”当先带路，向前行去。

出得杂林，有一辆停在道旁的篷车。

蒙面女道：“三位请上车，里面有衣服，和梳洗应用之物，女孩子如是

把发型改变一下，形貌也可改变不少。”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三人哪还有不明白的道理，举步登上篷车。

蒙面女却自行跨上车辕，扬鞭驰车。车中有衣服，也有简单的梳妆台，还有一面铜镜。

论江湖经验，黄凤姑不如申氏春秋姐妹，但遇上这等特殊的处境，黄凤姑就比春秋姐妹老练得多了，了解了车中形势，黄凤姑低声说道：“两位妹妹，咱们先捡一些衣服试试，等天亮了再抹些脂粉就是……”

只听篷车外，传进来蒙面女的轻笑，道：“不用了，篷车中有一盏风灯。”

随着那说话之声，伸进来一支火折子。火光下，只见妆台上放着一盏纱灯。

黄凤姑接过火折子，点上纱灯，检起了衣服，先替二女穿戴起来。

经过了一番打扮，申氏姐妹，立刻换了一副形象。

黄凤姑笑一笑，道：“哟！好一对玉人儿啊！”

申玉春低声道：“姐姐，我们野惯了，猛的穿戴得这样整齐，反而有些不太习惯。”

黄凤姑低声道：“忍耐些，这一次咱们的责任大。”

申玉秋道：“你好像已经知道了咱们去干什么？”

黄凤姑低声道：“我想她会告诉咱们，目下我只是猜想到一点内情。”

申玉秋道：“说说看嘛！”

黄凤姑为难地说道：“好像是咱们要到一个山洞中去，那里面都是……都是……”

申玉春道：“都是什么？”

黄凤姑道：“都是什么，我也无法说得上来。”

车外传入那蒙面女的声音，道，“里面是习练武功的地方，但我无法告诉你们里面的详细形势，也无法告诉你们是什么人申玉春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蒙面女叹一口气，道：“因为，我也不知。”

黄凤姑也动手换了衣服，而且，右面垂下一绺长发，掩住了一些面目。

奔行很快的篷车，突然停了下来，黄凤姑很机警的熄去了车中灯火。

打开垂帘，只见一路停着四五部篷车，车上鱼贯行下来的都是艳装少女，隐隐可闻得悲泣之声。

黄凤姑突然举手掩面，混入行列。春秋姐妹，也学着掩面护身，低首而行。

黄凤姑暗中数了一下，这一行，一共有十五个人。

那蒙面女随后而入，黄凤姑等三人，和另外两位少女，分在一起。

黄凤姑偷眼瞧去，只见另外两位姑娘，姿色都属上选，年纪在十七八岁之间，只是哭得双目红肿，似是极为伤心。

蒙面女似是此事的主脑人物，立刻说道：“玉兰何在？”

一个年轻俊秀的女婢，欠身应道：“小妹在。”

蒙面女道：“先把这五位姑娘送入后园。”

玉兰道：“小妹遵命。”

目光转到了黄凤姑等五人的身上，道：“五位姑娘请随我来吧！”五人盈盈起立，随在玉兰身后，直入后园。

这地方黄凤姑早已来过，此番再来，算得是旧地重游。

那寂静的茅舍，仍然如旧，南两厢的门上，仍然加着铁锁，只有东厢木门大开。

玉兰带着五女直入东厢，笑道：“五位姐姐，请在此休息一下。”说完话，转身自去。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室中景物，清晰可见。

黄凤姑看另外两位姑娘，仍然是珠泪纷披，哭得像泪人似的，不禁黯然一叹，道：“两位姐姐不要哭了。”

两个少女，拭去脸上的泪痕，望了黄凤姑一眼，道：“姐姐也是被他们抢来的吗？”

黄凤姑道：“是的！今宵被押送到此的姐妹们，哪一个不是破抢来的呢？”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两位姐姐贵姓啊？”

左首一个穿着天蓝衣裙的少女，道：“我姓曹，小名凤娟，那个是我堂妹凤昭，昨夜初更被他们潜入府中掳来，可怜父母家人，都还不晓得我们姐妹的下落。”

黄凤姑还未来得及答话，玉兰已笑着走了进来，道：“所有的人，都和两位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人，也不知道……”

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严肃，接道：“既然到了这地方，希望五位能够听话，违命者不但要皮肉受苦，说不定还丢了性命。”

曹凤娟抗声说道：“掳我们来此，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赎金，还是……”话到口边，停下不言。

玉兰冷笑一笑，道：“还是什么，为什么不说了？”

曹凤娟道：“还是要人？”

玉兰道：“要命，哭哭啼啼，惹得我上了火，立时处死。”

曹凤娟大约吃过了苦头，听得玉兰一发狠，立时住口不言。

玉兰目光如电，扫掠了五人一眼，道：“你们五个听着，这地方不是家里，你要想着怎么迎合人，怎么活下去，我只能说一遍，你们要牢牢记着……”

余声一顿，接道：“站起来，跟着我走！”转身向外行去。

黄凤姑紧随在玉兰姑娘身后，申玉春断后，把曹氏姐妹，护在中间。

玉兰带几人行入上房，只见房中间墙壁上大开了一个门户。

两个手执单刀，面目冷森的大汉，守在门户两侧。

玉兰疾行两步，道：“就是这五位姑娘。”

两个黑衣大汉冷冷喝道：“站着别动。”伸手在五人身上搜了一阵。

不知是两人特别认真呢？还是摸着过瘾，好好把黄凤姑等五个人摸了一遍。小不忍则乱大谋，黄凤姑、春秋姐妹，也只好隐忍下去。

搜过之后，两个黑衣人才放五人行进壁间门户，回头对玉兰道：“你不去？”

玉兰摇摇头，道：“我不去，有劳两位代我照顾她们一下。”

两个黑衣人一个带路，一个殿后，押着五女拾级而下。

这门户是通往假山腹下的秘道，门户关闭之后，立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带路大汉点燃一枚火折子，点起了一盏灯笼，大步向前行去。

黄凤姑暗里留心，看秘道宽可容两人并肩而行，两面都是青石砌成的墙壁。行过四丈，转了两个弯，景物忽然一变。

但见灯光高挑，门户处处，似乎到了一座大宅院中。但所有的门户，大都闭着，只见进口处两座门户才是开着。

两个大汉，把五女领到左首的石室中，道：“你们在这里坐。不许擅自出室行动，这地方走错一步，立刻没命，你们等一会，自会有人来接你们。”

言罢，退出石室，顺手带上了房门。

申玉春目光转动，只见这座石室，有两间房子大小，摆着锦墩、木桌，细瓷茶具，不见卧榻，似是守卫人驻守的地方。四面都是坚牢的石壁，但却没有气闷的感觉。

黄凤姑低声对曹氏姐妹说道：“两位姑娘，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被人掳来了，最好能看开一些，俗语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两位如果被他们处死此地，岂不是太不值了吗？”

曹凤娟长长叹一口气，道：“姐姐，他们把我们带到此地，真正的用心何在呢？”

黄凤姑道：“详细的情形，我也是不太清楚，不过，带咱们到这里，自然是不会有好事了？”

曹凤娟道：“他们可会玷污咱们的清白？”

黄凤姑道：“只怕是差不多吧！”

曹凤娟道：“那怎么成啊！”

黄凤姑道：“人到矮檐下，怎可不低头，两位还请三思我说的话。”

曹凤娟还未来得及答话，石门推开，缓步行入一个身着黑衣，又瘦又矮的人来。其人生得獐头鼠目，尖腮高颜，但双目中，却是神光充足。

只听他重重咳了一声，道：“我是这密室的总管，从现在起，你们五个要听我的话，我的脾气不太好，一旦生气就可能杀人，在五位之前，已有十个女娃儿，死在我的手中。”

一面说话，一对鼠目中却神光炯炯的在几人脸脸上不停的扫掠。

黄凤姑，申氏姐妹，都尽量掩饰自己，不让那人瞧出可疑之处。

申玉秋突然叹口气，道：“总管大人，要我们做些什么事？”

黑衣人冷冷说道，“不要做什么，听话行事！”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我姓皮，你们以后，叫我皮总管就是。”

曹凤娟低声问道：“皮总管我们还可以回家吗？”

皮总管道：“自然是可以，不过，那要一年以后了，希望你们能不犯错，犯了错，这一生就永远无法回家了。”

伸手指指黄凤姑，接道：“你跟我来。”

黄凤姑缓缓站起身子，回顾春秋姐妹一眼，跟在那皮总管身后行去。行走间落足甚重，装出不会武功的普通人。虽然，她还能沉得住气，但心里却是不停的转着念头，不知要行向何处？会有些什么遭遇？万一有人侵犯时，是否该出手阻拦……思忖之间，已到了一座石门前。

皮总管突然停下脚步，道：“这间石室中，有一个年轻人，你去陪陪他吧！记着，你如开罪了他，那将有你的苦头好吃。”

黄凤姑暗暗忖道：这位皮总管连我的姓名也不问，他们摧残一个女孩子，就像是踏死一只蚂蚁似的，一点也不在乎。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要我陪他做什么？”

皮总管皮笑肉不笑的咧咧嘴，道：“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不论做些什么事，别人也不会瞧到。”

其实，黄凤姑话问出口，心中已经后悔，因为不用问，也可以想得到进入石室的后果。

但见皮总管举手在木门上敲了几下，木门突然大开。门里面站的赫然是伍元超。

骤然间见到了黄凤姑，伍元超大吃一惊，但他还未来得及说话，黄凤姑已急步而入，急急掩上木门。

室中很宽大，布置得也很豪华舒适，锦床绣被，一应俱全。靠一侧石壁旁，放着一张木桌，上面红烛高烧，照得满室通明。

伍元超上了门栓，拉一把木椅，低声说道：“姑娘请坐。”一阵愕然之后，伍元超已恢复了镇静。

黄凤姑道：“伍兄，这地方谈话方便吗？”

伍元超道：“不要紧，姑娘怎会到了此地？”

黄凤姑道：“唉！一言难尽……”当下把来此经过，大约的说了一遍。

伍元超轻轻叹一口气，道：“姑娘，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黄凤姑道：“不知道。”

伍元超道：“这是武家堡后园中的假山密室。”

黄凤姑道：“这个我知道，这里面都是做些什么事呢？”

伍元超道：“学习武功，一些很特殊的武功，食物、生活，都要配合起来……”

黄凤姑接道：“你们找来这么多的女孩子，也和练习武功有关吗？”

伍元超道：“正是如此，你们是不是来了五个人？”

黄凤姑道：“不错啊！你怎么知道。”

伍元超道：“因为，我们有五个人开始习练这种武功。”

黄凤姑道：“一个人要糟塌一个女孩子？”

伍元超一顿，道：“不错，而且那女孩子要年轻漂亮，纯洁无邪……”

黄凤姑叹口气，接道：“你们忍心去摧残一个纯洁无邪的女孩子吗？”

伍元超道：“这就是魔功，习练之前，必然先要沦入魔道，身负罪恶，手沾血腥，才能够开始习练这种武功。”

黄凤姑道：“你可也准备沦入魔道？”

伍元超道：“在下正为此难作决定，希望姑娘能够帮在下出个主意。”

黄凤姑道：“我还不太了解你们详细的情形，你们一起五个人，都是些什么样子的人物？”

伍元超道：“都和在下及铁兄的年龄相仿，也都具有了相当的武功基础……”

黄凤姑接道：“你和他们交谈过吗？”

伍元超道：“有！在下常常借机会和他们攀谈……”

黄凤姑接道：“他们出身于何门何派？”

伍元超道：“这个，兄弟没有问出来，他们似乎是有许多异于常人之处。”

黄凤姑道：“哪些地方不同？”

伍元超道：“他们对过去的事，似乎是有些不太清楚，而且，也变得生性十分冷漠，不喜和别人说话交谈。”

黄凤姑道：“他们的形貌如何？”

伍元超道：“实在说，他们一个个都生得十分俊秀，但生性却十分冷漠，不喜和人交往谈话。”

黄凤姑一皱眉头，道：“铁成刚呢？他的情形如何了？”

伍元超道：“铁成刚和我一样，都保持相当的清醒，因此，在下怀疑，他们都可能受了暗算。”

黄凤姑道：“你们一同来此，为什么会有此差异呢？”

伍元超道：“我们可能是得到金萍姑娘暗中的协助，我们头上虽然也被开了一刀，但可能没有被放入药物，在下记得金萍告诉我一句话，要我们尽量仿照别人的举动，在下也因此提高了警觉之心，才未被他们发觉破绽。”

黄凤姑道：“我见到了金萍姑娘，可惜的是无法和她交谈，所以，也不知道让我们来此的用心。”

伍元超道：“这山腹密室之中，有很多高人，但大部分都已成为残废……”

黄凤姑吃了一惊，道：“残废？”

伍元超道：“不错，大部分都成了残废，不是少一只手，就是缺了一条腿。也有些手足都残了的人。”

黄凤姑道：“他们不能离开这里吗？”

伍元超道：“不行，大部分的人，都被锁在石室之中。”

黄凤姑道：“大部分人被锁，那是少数人可以自己行动了。”

伍元超叹口气，道：“这里面的事情似是很多，我一时之间，也无法说出内情，而且，感觉之中，还有大部分隐秘，没有发觉。”

黄凤姑道：“可惜白兄没有来，他如来此，定可找出内中隐情。”

伍元超道：“你是说白天平？”

黄凤姑点点头道：“不错，他不但武功成就高强，就是才智方面，也非常人所及。”

伍元超沉吟了一阵，道：“黄姑娘，你们混入这山腹秘洞中来，不知有些什么打算？”

黄凤姑道：“目下情形如何，我还不太清楚，大约在适当的时间内，会有人告诉我们。”

伍元超望望黄凤姑道：“姑娘，如是你们现在还不能有所行动，这就……这就，很叫人为难了。”

黄凤姑一时间，倒还未想通他言中之意，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什么事使你为难？”

伍元超道：“姑娘难道还不明白他们把你送到这石室来的用心吗？”

黄凤姑怔了一怔，道：“他们要你，你……”她完全明白了，顿觉心中紧张无比。

伍元超道：“他们用心是要我们强暴你们，唉！在下被送入这石室之时，曾经得到警告，必须摧残了那送入石室的少女，但想不到来的人竟然是你！”

黄凤姑镇静了一下心神，道：“如若不是我，你就真要照他们的吩咐办吗？”

伍元超道：“不错，非得照他们的吩咐不可，如是我要留这里，如是我学习魔功，别无可以选择的路。”

黄凤姑道：“难道你对我也要……”

伍元超接道：“这就是在下的为难之处，不知道如何对你黄姑娘才好。”

黄凤姑道：“无论如何，你不能沦入魔道。”

伍元超道：“在下不明白，我和铁兄混入此地，是否有意的安排，此刻的处境，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

黄凤姑道：“这室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弄乱了长发、衣衫，你骗骗他们如何？”

伍元超摇摇头，道：“骗不过他们，来此时，他们已告诉过我，如果心存仁慈，将会得不偿失……”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自然，你们的际遇，比我要凄惨十倍。”

黄凤姑吓呆了，对眼前的形势，顿生出茫然无措的感觉，既不能出手相搏，又无法委屈求全。

但闻伍元超接道：“姑娘，今日这一关，咱们已经无两全之法，何况，日后，你要遭受更惨的事情了。”

黄凤姑道：“什么事更悲惨？”

伍元超道：“听说那习练魔功过程，无法离开女人，培养出一个，至少要糟塌三个以上的纯洁姑娘。”

黄凤姑楞在当地，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你难道对我也有这种念头吗？”

伍元超长长吁一口气，道：“这就是为难的地方了，我们之间，如若是没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会被别人发觉，如若要在下强暴姑娘，伍某人又做不出来。”

黄凤姑眉儿一动，似要发作，话到口边，又忍了下去，叹口气，道：“伍兄，你也许确有苦衷，但你该明白，一个女孩子的清白，珍逾性命，这件事万万不可。”

伍元超双目盯注在黄凤姑的脸上，道：“姑娘，你到此真正用心何在？可否告诉在下？”

黄凤姑又呆住了，沉吟了一阵，道：“伍兄，我现在还不清楚伍元超严肃地说道：“黄姑娘，一个女人的清白，固然是十分重要，但武林大局，似是尤在个人的名节、生死之上，你们奉命而来，不外两个用心，一个是里应外合，动手毁去这座山腹密室；一个是帮助我潜伏在敌人之内，姑娘总该有个决定吧！”

黄凤姑困惑了，来此之前，虽知此行凶险万状，但做梦也未想到，竟然是如此尴尬的处境，沉吟了良久，道：“伍兄，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还无法决定，这一点，希望你伍兄原谅。不过，小妹觉着，我宁可血溅五步，战死于此，也不愿使清白受污。”

伍元超道：“你不该来，既然来了那就只有忍辱负重，牺牲小我，需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不便破坏了我潜伏于敌人之中的机会，而且你也是一样要受到玷污。”

黄凤姑只觉伍元超有了很大的转变，和初度相见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却又无法说出哪里不同，呆呆的望着伍元超出神。

伍元超也睁大眼睛，望着黄凤姑出神。四目交投一阵，伍元超的双目中忽然泛起一阵欲火。

黄凤姑身躯颤抖了一下，垂下头，道，“伍兄，你镇静一下。”

伍元超双目中的欲火，却是愈来愈形炽热，全身微微的颤抖着。显然，他用了最大的耐力，克制着内心中的激动。

黄凤姑心胆俱颤，道：“伍兄，你怎么了……”

伍元超苦笑一下，接道：“我难过得很……”

黄凤姑道：“你本是少年侠士，千万不可沦入魔道。”伍元超伸出双手，抓住了黄凤姑两只玉臂。

黄凤姑挥臂一挣，竟然未能挣脱，这才警觉伍元超用了很大的气力。

只觉双臂一挣，伍元超的双手，力道忽然一收，像两道铁箍一般，紧紧的扣在黄凤姑的玉臂之上。

黄凤姑大为惊骇地说道：“伍兄，你怎么了？”

伍元超双目暴射出情欲的火焰，全身微微在颤抖，但他的理性，还未全灭，缓缓说道：“黄姑娘，他们可能给我服用了什么药物，我难过得很，全身都像被火烧一般。”

黄凤姑脑际中早已经深深印下了白天平的英俊形像，但伍元超眼下的处境，却又使这位满怀仁侠的姑娘心中生出了怜悯之心。

她出身侠尼妙善门下，对这些事本来是深恶痛绝，但她又看得出伍元超确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那不是他的本性。何况，黄凤姑在伍元超的突起发难，全无防备之下，双肘间的关节，都已被他拿住，伍元超加力一收，之后，黄凤姑已失去反击之能。

原来，伍元超出手擒拿的部位，又正是黄凤姑的关节要害。黄凤姑纵有出手反抗之心，但也没有了反抗的力量。

伍元超双手忽然用力一带，黄凤姑整个的娇躯，全都被伍元超抱入怀中。肌肤相接，香泽微闻，这又使伍元超本已经无法控制的情欲，更为泛滥。

突然间，伍元超松开了抓在黄凤姑左肘上的右手，一把扯住黄凤姑身上的衣服，刷的一声，扯开了黄凤姑整个的衣衫。这一下事出意外，黄凤姑哎哟一声，被松开的左手，急急抓住衣衫，掩住酥胸和露出的肌肤。

伍元超被催起的情焰欲火，早已无法控制，如何还受得住这黄凤姑雪肤隐约的诱惑，忽然扑了上去，抱住了黄凤姑，滚在木榻之上了。

他双手齐放，黄凤姑也同时恢复了功力。一种本能的反应，使得黄凤姑右掌一挥，拍了出去。

这一掌击在伍元超的右肩之上，打得伍元整个身子飞了起来，跌落实地。

黄凤姑一挺而起，跃下木榻。但她身上的衣服，已被撕裂，脚落实地，立时露出了一部分玉肩，和红色的肚兜儿。这就使黄凤姑不得不一只手抓住衣服。

伍元超缓缓由地上站起来，双目尽赤，但他的神志，却似是清楚了很多，摇摇头叹了口气，道：“姑娘，你快些出去。”用力咬破了嘴唇，鲜血淋漓而出。

他似乎在忍受着一种很悲惨的折磨，忍受着无比的煎熬、痛黄凤姑望着伍元超狼狈神情，心中感慨万端，也不禁黯然泪下，道：“你撕破了我的衣服，要我如何出去？”

伍元超双颊泛起了血一般的红霞，喘着气，道：“我似是被一种欲火在燃烧着，不知道他们给我服用了什么药物，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你要多多保重。”突然一个转身，猛向石壁之上撞去。

黄凤姑娇喝一声，道：“慢着。”一跃而下，斜里一撞，把伍元超撞得歪向一侧。

伍元超突然一张双臂，又紧紧地抱住了黄凤姑，像一头饿狼似的，咬向黄凤姑的脸上，伍元超唇上的鲜血，染红了黄凤姑的双颊，梁红了她的鼻子。

黄凤姑未再挣动，但伤心的泪水，却像泉水一般流了出来。这真是一处魔窟，一处吃人的魔窟。她暗中估量过处身的境遇，就算让伍元超死去，自己也无法逃得出去，后面的际遇，自然是更为悲惨。

伍元超极快的撕碎了黄凤姑身上的衣服，也撕碎了黄凤姑的心。

黄凤姑闭上双目，她的心碎了，整个人也变得麻木不仁，一阵狂风暴雨，石室中重归沉寂。

伍元超脸上的红霞退去了，双目中赤焰消失了。人也逐渐的恢复了理性。

黄凤姑脸色是一片苍白，紧闭双目。脸上除了一些泪痕之外，她不再流泪。极度的伤害，使她的心枯泪干。

伍元超呆呆地望着黄凤姑那美丽的胴体，想适才狂态，顿有着无地自容的感受。突然间双掌齐挥，自己括了几个耳括子。

黄凤姑缓缓睁开眼睛，冷漠地说道：“替我穿上衣服。”

衣服都已被伍元超撕破，只好嗫嚅着说道，“我去给你拿套衣服。”

黄凤姑冷冷说道，“不用了，抱我到床上去。”

伍元超抱起了黄凤姑，行近木榻，把黄姑娘放在木榻上面。

黄凤姑伸手拉过棉被，掩住了身躯，缓缓说道：“你现在好些了吗？”

伍元超道：“好多了……”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在下惭愧得很。”

黄凤姑道：“我们一起来了五个人，是不是都要和我一样。”

伍元超道：“是！把几位送入此地，那就是把羔羊送入了虎口。”

黄凤姑黯然说道：“以后呢？我们的处境如何？”

伍元超道：“我将尽力设法保护姑娘，但我不知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黄凤姑严肃地说道：“不用你保护了，你记着，我本有取你性命的机会和能力，但我所以不肯下手，那就是为了整个武林着想，你混入此地，更难得的是保有了清醒神志，希望你好自为伍元超道，“我明白。”

黄凤姑突然闭起了双目，再也不望伍元超一眼。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突闻石室门开之声。黄凤姑微启双目望去，只见当门而立的，正是那皮总管。

看满地裂碎的衣服，皮总管似是很嘉许伍元超的做法，笑一笑，道：“伍兄，洞主召见。”

目光转到黄凤姑的脸上，接道：“起来，躺在那里装死吗？”突然一探手，从腰中扯出一条长皮鞭来，一挥手，啪的一鞭，击在黄凤姑掩身棉被之上。棉被被甩向一边黄凤姑本能的一收身躯，缩在一起。原来，她仍然是一身赤裸。

皮总管冷冷说道：“穿上衣服，就快些出来。”

黄凤姑一则未穿寸缕，无法行动，二则是既已失去了清白，应该是再多忍耐，以便多得知一些内情。

一个黑衣女子，快步行了过来，放下了一套衣服而去。

黄凤姑穿好衣服，缓步向榻前行动，她虽有一身武功，但此刻行起路来，却有着很大的异样。

出了室门，那位黑衣姑娘，正站在门口等候。

黄凤姑冷冷地问道：“要带我哪里去？”

黑衣女道：“去你们休息宿住的地方。”

黄凤姑冷冷接道：“你在这里很久了。”

黑衣女道：“早你们一年罢了。”

黄凤姑道：“看你有说有笑，似乎是生活得很快乐？”

黑衣女道：“我亲眼看到了十个以上的少女进了这山腹密室，但现在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你说，我应该快乐呢？还是应该悲伤？”

黄凤姑道：“是快乐，还是悲伤，那要因人而异了。”

黑衣女淡然一笑，道：“姑娘，请跟我来吧！”

处此情景，黄凤姑纵有满腹委屈，一腔悲伤，也只有咬牙强忍，跟在黑衣姑娘身后而行。

这假山腹内，大约是地方有限，虽是巷道纵横，但却很短小。转过了两个弯子，黑衣姑娘推开了一扇木门。只见申玉春、申玉秋和曹氏姐妹，都已在室中坐候。

黄凤姑大大的一震，暗道：照我的际遇算计，申氏姐妹，只怕也未逃过身受玷污的厄运。

那穿着黑衣的姑娘，把黄凤姑送入，随手带上了木门而去。曹氏姐妹发乱钗横，双目哭得红肿起来，但仍在不停的啜泣，显然，那是受了极大的委屈。春秋姐妹，并肩而坐，默然无言。但两人神色平静，叫人瞧不出一点什么。

黄凤姑轻轻叹一口气，道：“两位妹妹……”

申玉春抬头望了黄凤姑一眼，接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你最好别问了。”

黄凤姑道：“我们目下处境，息息相关，生死同命，两位妹子的事，难道我不关心吗？”

申玉春低声道：“小妹感觉之中，这间石屋有鬼，似乎是有人在暗中监视着我们，最好不要多谈话了。”

黄凤姑警觉的行到另一面墙壁处，缓缓坐下。

暗中向申氏姐妹看去，只见两人神情冷漠，不像是吃了什么大亏的人。心中暗忖道：这两人小了我几岁，但遇事的镇静，实叫人无法不佩服她们。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木门开处，两个黑衣大汉，替五人送来了很丰富的食物。

那位黑衣姑娘，紧随而入，挥挥手，道：“两位去忙别的事吧！这里的事，交给我了。”

两个送饭的黑衣大汉，应声而去，回手带上了木门。

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目光一掠曹氏姐妹道：“两位请忍住痛苦，别再哭下去了。”

目光转到申氏姐妹的身上，接道：“两位姑娘可会武功？”

这句话问得很突然，申氏姐妹突然抬起头来，四道目光一齐盯注在那黑衣少女的身上。

申玉春缓缓说道：“你是谁？”

黑衣少女道：“不用问我是谁，但你们暗用手法，伤了两位未来的煞星，是何等重大的事，但如今竟然还没有被人发觉，这中间是否有些道理呢？”

申玉秋低声道：“你帮了我们的忙？”

黑衣少女道：“不论是谁，反正是有人帮了你们的忙。”

黄凤姑心中大大震动了一下，暗道：我还以为申氏姐妹和我一样，也有着玷污了清白之痛，想不到她们竟然能保持完璧未损。

但闻申玉春道：“姑娘，你如是帮我们的人，必有原因了？”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自然是有原因了。”

申玉春道：“小妹有一件不情之求。”

黑衣少女缓缓说道：“你说说看？”

申玉春道：“不论我们留这里对武林大局有多大帮助，不论我们留这里对世人有多大的好处，但我们都无法留下去了。”

黑衣少女呆了一呆，道：“两位可是想离开此地？”

申玉春道：“不错。”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两位当初不该来的，既然来了，也无法那样容易离开。”

申玉春突然流下泪来，道：“不论多么苦的事情，我们姐妹都可以承受，但我们不能忍受清白被污之辱。”

黑衣少女低声道：“那么两位为什么要来？”

申玉春道：“我们不知来此之后，要忍受这些屈辱。”

黑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两位可知佛门有一句禅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任何事，都要代价，越是大的事情，代价也愈高，两位几乎弄坏了整个大局，事情很巧合的是，我领先一步赶到了现场。如是先到的是皮总管，两位只怕现在正受着很悲惨的折磨。”

申玉春皱皱眉头，道：“我们准备战死此地，也不愿清白受污。”

黑衣少女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两位姑娘清白受污，也只是两位个人的事，但如两位影响了大局，那就不是两位个人的生死之事了。”

申玉春呆了一呆，道：“姑娘的意思是……”

黑衣少女接道：“我的意思是，两位已经几乎闹砸了一件事，希望两位记着，今后，要想法子适应这环境。”

申玉春道：“只怕我们无法适应。”

黑衣少女道：“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办法……”

申玉春接道：“什么办法？只要能保持清白，我们都不推辞。”

黑衣少女道：“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两位自绝而去。”

申玉春听得一怔，道：“你要我们两个去死？”

黑衣少女道：“你不能牺牲一己，成全武林，那只有保全清白，求得贞节二字。”

申玉春沉吟了一阵，道：“死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死亡，不过，我们还不想就这样轻易死去。”

黑衣少女皱皱眉头，道：“那两位准备如何呢？”

申玉春道：“我们要死吗？也要拼两个人。”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两位的行径，已然引起疑虑，难道真的是一定要把事情全盘闹砸不可？”

申玉春目光凝注黑衣少女脸上，道：“你是谁？”

黑衣少女冷笑一声，反问道：“你们两姐妹是不是丐帮申帮主的义女？”

春秋姐妹怔了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黑衣少女道：“申帮主大仁大义，却收了你们这两个不懂事的女儿，哼，只怕他一世英名，就要毁在你们两姐妹手中了。”

申玉春愣了一愣，道：“这样严重吗？”

黑衣少女道：“这件事还不严重，如何才算严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两位这样一搅混，不但帮不了忙，而且还坏了整个大局。”

申玉春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你让我们想一想好吗？”

黑衣少女道：“半个时辰之后，我再来听回音。”转身向外行去，顺手带上了室门。

曹氏姐妹，相拥对泣，哭得伤心欲绝，根本没有听到三个人谈些什么。

黄凤姑也有着碎心裂肝之痛，但她究是有着武功根底的人，耳目灵敏，异于常人，三人谈话，听得十分清楚。

目睹黑衣少女去后，申玉春缓步行到黄凤姑的身侧，低声说道：“姐姐！我们谈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黄凤姑点点头，道：“听到了。”

申玉春道：“我们该怎么办？”

黄凤姑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一个女孩子的清白，重逾生死，但如是为了武林大局，个人所受的委屈，似乎是又不算什么大事了。”

申玉春黯然说道：“姐姐呢……”

黄凤姑凄凉一笑，道：“我吗？已经……已经……”连说两个已经，却是接下不去。

其实，她不用再说下去，申氏姐妹已然从她凄苦神情中瞧出了端倪。

申玉春轻轻叹息一声，道：“姐姐，我刚才想过了那位黑衣姑娘的话。”

黄凤姑道：“怎么样？”

申玉春道：“想想她说的很对，我们个人的生死事小，但如害了整个武林大局事大，其实，我们一个人，连生死都不放在心上了，还在乎什么清白。”

黄凤姑突然想起了铁成刚，低声说道：“两位姑娘，你们见过一位姓铁

的吗？”

申玉春道：“什么姓铁的？”

黄凤姑哦了一声，把铁成刚的形貌，描述了一番。

申玉春摇摇头，道：“小妹没有见过。”

黄凤姑瞄了曹氏姐妹一眼，道：“大约那两位曹姑娘遇上了？”

申玉春道：“那位姓铁的是什么人？”

黄凤姑道：“是他们选上的人手之一。”

申玉春低声道：“姐姐，你遇上的可是咱们自己的人。”

黄凤姑点点头，道：“是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下手伤他。”

申玉春道：“就武林大局而言，姐姐做的对，也比我们高明多了。”

申玉秋叹口气道：“春姐，小妹想到了一件事。”

申玉春道：“什么事？”

申玉秋道：“我想到了，咱们应该跟黄姐姐学，义父常说，一个人生于天地之间，但求上不愧天，下不作地，至于外人的看法如何，那就不要去管它了。”

申玉春道：“秋妹说得对，幸好是咱们还未把事情弄砸，还有补救的机会。”

黄凤姑听两人对答之言，似是已决心牺牲清白之躯，献身于武林正义。忍不住长长叹一口气道：“两位姑娘，姐姐想奉告两位一件事。”

申玉春道：“什么事？”

黄凤姑道：“一个女孩子失去了清白，内心中的痛苦，比死还要难过，活着的只是一个躯体，两位妹妹要多想啊！”

申玉春苦笑一下，道：“我们想得到那种痛苦，不过，如是想到自己一个人牺牲了，能够挽救武林大局的安定，这种牺牲还是值得。”

申玉秋道：“义父从小把我们抚养长大，传以忠义，教以仁侠，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对不起义父。”

黄凤姑正待答话，突然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紧接着室门大开。

那身着黑衣的姑娘，大步行了进来。她神情很严肃，一口气冲到了申氏姐妹身前，低声说道：“两位姑娘想好了？”

申玉春点点头，道：“想好了。”

黑衣少女道：“两位姑娘怎么决定？”

申玉春道：“我们决定为武林大局奉献自己，不计任何牺牲！”

黑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那很好，两位还未把事情弄得太糟，亡羊补牢，时犹未晚。”

申玉春道：“现在，姑娘要我们做些什么？”

黑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两位本应该各陪一位，但不幸的是，那两人欲火焚身，爆裂了两条奇经，已成了废人，所以，两位也跟着沉沦悲惨的境遇之中。”

申玉春道：“我们决定奉献一切，姑娘也不用再隐瞒了，你要我们作什么？”

黑衣少女道：“把你们送入花室……”

申玉秋奇道：“什么叫花室？”

黑衣少女似是甚感为难的沉吟了一阵，低声道：“被两位点中穴道的人，本来是两位的男伴，借两位之力，助他习练魔功，想不到两位竟出手点了他们的穴道，致使他们服用药性发作，无法发泄，血管爆裂，人已残废，难再为用，一时间，再找两个资质、禀赋、年纪，皆可为用的人，顶他们的遗缺不易，但又不能使另外三人等待，只好，按照计划进行，但两位已无男伴，那只好送入花室，供人蹂躏了。”

申玉秋道：“这怎么行？”

黑衣少女缓缓说道：“那只怪两位行事孟浪，造成了今日之果，如何能怪得别人？”

申玉春叹口气，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黑衣少女道：“有，两位在一个时辰之内，自绝死去，可免去清白受污之辱。”

申玉春叹口气，道：“好吧！如是一个时辰之后，我们还活在世上，那就是答应了你的要求，情愿被送入花室。”

黑衣少女黯然一叹，道：“两位姑娘应该明白，我无意伤害两位，事实上，都是为了武林大局着想。”

申玉春道：“是！我们一点也不恨姐姐。”

黑衣少女笑一笑，道：“那就好了。”

回头望着曹氏姐妹，道：“两位姑娘，请跟我来吧！”举步向前行去。

曹氏姐妹，纤纤弱质，尽管心中痛不欲生，却已没有了反抗勇气，拭干了泪水，跟在那黑衣少女身后行去。

黄凤姑掩上室门，苦笑一下，道：“两位妹妹，你们作何打算？”

申玉春脸上泛现出坚决之色，缓缓说道：“我们为武林大局，决心奉献清白。”

黄凤姑心中暗道：“如果任人蹂躏，那还不如失身在伍元超的手中了。”但觉申氏姐妹所忍受的委屈，比起自己更大，痛苦更深，心中大是不安，心想安慰她们几句，但又觉无从说起，长长叹一口气，默然不语。

申玉春笑一笑，道：“黄姑娘，不用为我们哀伤，也不用为我们痛苦，须知人生在世，主要的活在一个观念之中，我们觉得清白贞操，重于生死，那就宁可粉身碎骨，一人蹂躏，和十人蹂躏，有何不同？”

黄凤姑轻轻叹息一声，道：“唉！申姑娘这等想法，当真是博大得很。”

申玉春神情严肃地说道：“不过，我们的牺牲，要有目的，我要问问她，我们的目的何在？”

黄凤姑道：“申姑娘说的是。”

等待片刻，室门又开，那黑衣少女重又行了回来，望着申氏姐妹，道：“两位请稍候片刻，我要先带这位黄姑娘去见一个人。”

申玉春道：“姑娘请慢行一步，小妹有一件事请教？”

黑衣少女道：“什么事？”

申玉春道：“你把我们姐妹送入花室，那就是这石洞中人，只要能去花室，都可以蹂躏我们姐妹的了？”

黑衣少女道：“不错，所以，我对两位的遭遇，也感到无限哀伤。”

申玉春苦笑一下，道：“我们想通了，我们姐妹决心牺牲清白，不过，我们也希望还有些代价，希望你告诉我们，代价何在，我们牺牲了清白之后，应该如何，才能使武林安定？”

黑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申姑娘，这不是买东西，一手钱，一手货，此事需要时间，两位牺牲了，也不能立竿见影，再说，你们只不过是大局中一个枝节，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也无法预料。”

申玉春道：“如是无补大局，我们的牺牲不是太大了吗？”

黑衣少女道：“不错，对两位个人而言，牺牲是太大了一些。”

申玉春神情严肃，低声说道：“我们可不可以暗施毒手，杀他们一个是一个？”

黑衣少女摇摇头，道：“不可以！”

申氏姐妹对望了一眼，突然流下泪来。这也是无异答应了那黑衣少女的要求。

黑衣少女笑一笑，道：“两位请稍候，我会尽力把花室布置得舒适一些，也尽我之力，减少两位的痛苦。”也不待二女答话，说完了带着黄凤姑一起离去。

黄凤姑被送到另一间石室中，伍元超早已在室中坐着。

黑衣少女一欠身道：“伍爷，这位是……”

伍元超一挥手，冷冷说道：“我知道，你请去吧！”

对伍元超、黑衣少女似是极为恭顺，又欠身一礼，才退了下去。

伍元超长长吁一口气，掩上石门，低声说道：“黄姑娘，我想不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黄凤姑心中复杂万端，剧痛如绞，但已经成了事实，她不能不忍受下去，冷冷说道：“事情也不能怪你。”

伍元超默然说道：“不论姑娘内心怎样恨我，但你表面上必须装作十分柔顺……”

黄凤姑冷笑一声，道：“为什么？”

伍元超道：“做给他们看，皮总管和金芝是专门管理你们的人，只要被他们瞧出了什么，你就要有一顿苦头好吃。”听他口气，似乎还不知道金芝的身份。

黄凤姑暗暗忖道：金萍、金芝，似都是正大门户中派来的卧底之人，不

知她们用的什么方法，能得武家堡主这等信任。心中念转，口中却嗯了一声，算是对伍元超的回答。她心里矛盾得很，虽然明知事情怪不得伍元超，但内心之中，总有一股恨意无法排泄出来，希望对他发作一下。

伍元超倒还能谨慎自持处处忍气吞声。室中沉默了下来，历元超闭目盘膝而坐，似是在运气行功。

黄凤姑久久不闻伍元超说话，忍不住转头望去。只是伍元超顶门上泛现出一片黑气，烛火下看上去如烟似雾，不禁大吃一惊，暗道：这是什么魔功，怎会有此形象。

仔细看去，只见伍元超整个脸上，都泛出了一片浓黑之色。他本是白净净的潇洒少年，但在浓烈的黑气笼罩之下，似乎是人也变黑了。

黄凤姑愣愣的看着，足足有半个时辰之久，伍元超脸上的黑气，才算消了下去。

只见他睁开双目，望了黄凤姑一眼，道：“姑娘，等一会，我如再有什么举动时，你就点我晕穴。”

黄凤姑怔了一怔，道：“你还会有什么举动？”

伍元超道：“我不知道，这魔功当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武功，很容易使一个人欲火上升，难以自禁。”

黄凤姑脸色一变，道：“你……”

伍元超苦笑一下，道：“可以，我要你点了我的穴道。”

黄凤姑道：“如是我点了你的穴道，岂不是对你大有影响？”

伍元超道：“大概是吧，但影响有多大，我不知道，但至少不会再伤害到你了。”

黄凤姑道：“我可以告诉你影响有多大，血管破裂，一个人完全变成了残废。”

伍元超哦了一声，道：“这样严重？”

黄凤姑道：“不错，你们一起五个人，毁去了两个，就是毁在穴道被点之上。”

伍元超道：“啊！那是怎么样一个后果呢？”

黄凤姑道：“血管爆裂而死。”

伍元超呆了一呆，叹道：“就算在下血管爆裂而死吧！那也比伤害到你好些。”

黄凤姑淡淡一笑，道：“这话你应该早说啊！”

伍元超道：“当时姑娘手下留情，在下心中明白，但我一错不能再错，怎能再伤害到你。”

说话神色间，流露出无比的惭愧。

黄凤姑轻轻叹一口气，道：“伍元超，你已经玷污了我的清白，一次和十次，有什么不同呢？”一阵羞意，泛上心头，晕生双颊，缓缓垂下头去。

伍元超大为困惑地说道：“姑娘，那么在下应该如何呢？”

黄凤姑道：“我……我成全你。”

伍元超怔了一怔，道：“你是说，你要帮助我练成魔功？”

黄凤姑道：“是！你要记着，我不是帮助你，而是为了武林正义献身，你将来有了一身很高强的武功，希望能多为武林正义尽一份力量。”

伍元超长长吁一口气，道：“我很担心。”

黄凤姑奇道：“你担心什么？”

伍元超道：“我学的这武功，古古怪怪，不知道呆得久了，会不会把人的性情改变？”

黄凤姑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

伍元超道：“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竟然能使一个人的体能有着一很大的超越，这些日子里，我感觉到自己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觉着内腑中有着一种很奇怪的变化。”

黄凤姑道：“你才打坐时，脸上满是黑气，看来，确然有些不同。”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他们如何授你这些武功？这里有很多残废的人，又是怎么回事？”

伍元超低声道：“这座山腹密室不大，但却石室纵横，而且满藏着诡秘残忍，我来此时间不久，又不能随便乱问，虽然极留心在暗中观察，但却无法瞧出多少，是以所知有限。”

黄凤姑道：“这是一处隐秘所在，也就是了，但哪那来样多残废的人呢？”

伍元超轻轻叹一口气，道：“听说那些人，都是江湖上武功高强之士，但他们却变成了我们习练武功的靶子……”

黄凤姑呆了一呆，接着道：“习练武功的靶子？”

伍元超道：“是！武功靶子，我们习练的魔功，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就开始和这些真人动手，借他们的身躯，以增进我们实践经验，和魔功进境。”

黄凤姑道：“练习武功，寻一对手相搏，也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用人的身躯，作为靶子呢？”

伍元超道：“魔功是一种冷酷而速成的武功，只要一个人的才质适合，早有了武功基础，在药物和心术的配合之下，很快的达到了某一境界，再以真人对搏，而且每次遇上的对手，武功逐渐高强，听说这山腹中共有七个等级，一个习练魔功的弟子，也必须闯过这七关才算有成，习练魔功，每一次搏杀最好能见鲜血，这就是他们残废的原因。”

黄凤姑道：“那是说这山腹中，只有七个残废的人了？”

伍元超摇摇头，道：“七个等级，每一个等级有多少人，在下就不清楚了。”

黄凤姑叹口气，道：“当真是魔窟魔事，人间地狱。”

伍元超道：“姑娘，想法子早些离开此地吧！这地方虽是充满血泪，有不少武林高手，但他们的防守，并不太严，那座秘门，听说一天有一次开启的时间，只要姑娘能把握，脱出此地的机会很大。”

黄凤姑一直紧锁的眉尖，突然打开，脸上也泛起了微微的笑意，摇摇头，道：“我不走。”

伍元超道：“为什么？”

黄凤姑脸上泛起了圣洁的光辉，道：“我要助你练成魔功。”

伍元超奇道：“你如何能忍受长期的屈辱？”

黄凤姑道：“为什么不能，只要我的心念无尘，躯体上的痛苦，随它去吧！但我担心一件事。”

第十二回 虎口余生 发现内奸

伍元超道：“什么事？”

黄凤姑道：“你的人，一旦你的魔功有成，希望你的心不要也着了魔！”

伍元超叹口气，道：“这里的人人事事，都充满着冷酷、残忍，我一直在警惕着自己，不要陷入了魔道。”

黄凤姑笑道：“所以，我要留在这里监视着你，要你保持着魔身、正心。”

伍元超缓缓说道：“在下当尽力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希望能使在下保持功魔心正。”

黄凤姑道：“伍兄，那位铁兄的情形如何了？”

伍元超道：“铁成刚吗？比我更为危险，他生性正直，最不喜爱这等惨酷、淫乱之事，如非在下常常规劝于他，只怕早已葬身于此了。”

黄凤姑轻轻叹息一声，道：“伍兄，这一点，你要给他说好，千万要他忍，两位的成败，对武林大局的关系很大。”

伍元超微微一怔，道：“关系很大？我和铁兄被他们收入此地，习练魔功，只是无意得来，没有人和我谈过这件事。”

黄凤姑道：“我们来此之前，有些什么际遇，也没有人和我说过，如是说的很清楚，我们死也不会来了！”

伍元超道：“怎么，来了很多人吗？”

黄凤姑道：“除了我之外，还有申氏姐妹。”

伍元超道：“申氏姐妹，是什么人？”

黄凤姑道：“丐帮申帮主的义女，申玉春和申玉秋。”

伍元超道：“她们也和姑娘一样，都失去了清白吗？”

黄凤姑道：“她们伤了两个，所以，保得了清白，不过，她们的际遇，将比我更为悲惨。”

伍元超道：“为什么？”

黄凤姑道：“因为，她们要被送入花室，那将受更多人的蹂躏。”

伍元超道：“啊！花室的事，在下倒没有听人讲过？”

黄凤姑道：“也许你们在这石室中的身份很尊贵不会到花室中去。”

伍元超道：“这倒是不错，这石室中的一些设施，都是为我们安排的。”

黄凤姑道：“这石室之中，何人负责？”

伍元超道：“洞主！”

黄凤姑道：“洞主只是一个称呼，他究竟是什么人？”

伍元超道：“这就知道了，大家都叫他洞主。”

黄凤姑皱皱眉头，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伍元超道：“男人。”

黄凤姑道：“几岁？长的什么样子？”

伍元超道：“大概有五十多岁吧！穿一身黑色的衣服，但人却白的像雪

一般。”

黄凤姑啊了一声，道：“他为人很严酷吗？”

伍元超道：“表面上看去，他和蔼得很，随时都带着笑容。”

黄凤姑道：“事实上呢？”

伍元超道：“笑里藏刀，冷酷无比。”

黄凤姑道：“如若他不是生性冷酷的人，怎会主持这样一个所在，但他怎能每天都带着笑容，这也是一桩大大的奇事。”

伍元超道：“唉！我宁愿每天对着一个脾气暴躁，开口就要骂人的人，也不愿对着那样一个杀人也不见怒色的冷酷人物。”

黄凤姑道：“你们的武功，都是那位洞主传授的吗？”

伍元超摇摇头，道：“不知道是不是他？”

黄凤姑怔一怔，道：“怎么又是不知道呢？”

伍元超道：“我们习练魔功之时，都被带入一座密室，但入室之前，被蒙上一块黑布，不但难见室中的景物，就是那位传授魔功之人的模样，也是无法见到。”

黄凤姑长长吁一口气，道：“难道说连传授武功的一点师徒情意，也不许保有吗？”

伍元超道：“似乎是他们用心只在造就一些杀人凶手，不许存在着任何情意。”

黄凤姑道：“你除了习内功之外，还学了些什么？”

伍元超道：“刀法，现在我还在学第一招。”

黄凤姑道：“那刀法一共有几招？”

伍元超道：“也不知道，他们只管传授武功，不许我们多问。”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虽然我只在学那一招刀法，但我已感觉到那是一种凌厉无比的刀法，挥刀去势，只有一个快，那种快，快得叫人不可思议。”

黄凤姑道：“伍兄，我替你担心一件事。”

伍元超道：“什么事？”

黄凤姑道：“听你说，学习魔功的人，神智都受了某些控制，但你这样清醒，不会被他们发觉吗？”

伍元超道：“我很小心，但我担心的是铁成刚，他似乎是很难控制自己，这些日子里，每次见面有机会时，我都暗中警告过他，要他多多忍耐，不可多言招祸。”

黄凤姑道：“这一点，你们要特别小心，一旦铁成刚身份暴露，你势必受其株连。”

伍元超点点头，道：“多谢姑娘指点。”

黄凤姑叹一口气，道：“伍兄，如若你习练魔功，确有需要我助你之处，只管吩咐就是。”

伍元超道：“这魔功好像能使一个人生性转变，过去，在下实非好色之

徒，但我现在有着一种无法克服的欲火……”

黄凤姑接道：“那必是药物作祟，伍兄，我已经不再是清白身躯，如是对你有帮助，不用顾虑我了。”说完，脸上一阵羞红，缓缓垂下头去。

伍元超突然走到黄凤姑的身侧，抓住了黄凤姑的右手，道：“凤姑娘，我……我，我想，我……我……”

黄凤姑没有挣扎，任那伍元超握住右手，缓缓抬起头来，道：“你心里想什么？尽管说啊！”

伍元超道：“我说了，只怕唐突了姑娘。”

黄凤姑道：“还有什么会唐突我？你尽管说吧！”

伍元超道：“我想请姑娘答应我……”

黄凤姑接道：“答应你什么？”

伍元超道：“答应嫁给我。”

黄凤姑呆了一呆，道：“嫁给你？”

伍元超道：“是！这样，我才能够安心。”

黄凤姑黯然叹息一声，道：“我已经失身于你，按理说，我是应该嫁给你，不过，我的心已如枯木死灰，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伍元超道：“好！你慢慢想吧！我总觉着，太委屈你了不好，如若我们之间，有了一个名份，那就好多了。”

黄凤姑道：“伍兄，你目下需要的，是我的身体，只要你心不忘本，记着自己是武林中正大门户中人，那就算不负我奉献出纯洁的身体了。”

伍元超道：“这方面，你放心，这些魔功，不但无法迷醉我的神志，而且，我对这里的人人事事，反而愈来愈有反感了。”

黄凤姑道：“有一件事情，我觉着很奇怪。”

伍元超道：“什么事？”

黄凤姑道：“一个人，在奠定一种武功基础时，最忌色字，你们练魔功，却是需要女色补助。”

伍元超道：“所以，他才称为魔功。”

黄凤姑道：“那不会减损功力吗？”

伍元超道：“我不清楚，不过，洞主在这方面，对我们有过一次解说。”

黄凤姑道：“你还记得吗？”

伍元超道：“记得。”

黄凤姑道：“说出来，听听吧。”

伍元超道：“他说：他们一般的习练内功，都是要练气化精，精还虚，虚成神，但我们习练武功，却是速成捷径，自然，诸位过去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练习的武功，不但诸位不觉辛苦，而且，在习练过程之中，诸位都还有意想不到的享受，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终日陪侍身侧。”

黄凤姑道：“你本身的感觉呢？”

伍元超道：“有一种强烈的欲念。”

黄凤姑道：“事后感觉如何？”

伍元超道：“全身轻快，似乎是魔功又增高了一层。”

黄凤姑道：“这真是一桩奇怪的事，大反常情……”忽然发现了伍元超双颊泛红，紧接着脸上也泛起了红云。黄凤姑感觉中，要发生什么事了，但她已不再准备逃避，咬咬牙，微闭上双目。

伍元超双手分抓了黄凤姑的双臂，生恐她逃走一般。黄凤姑一颦柳眉儿，低声道：“别那么用力，我也不会跑掉。”

伍元超道：“姑娘，我……”

黄凤姑叹口气，不再挣扎。

伍元超道：“唉！我怎么会变成禽兽一般。”

黄凤姑理理乱发，穿上衣服，低声说道：“伍兄，不知道我可否跟你练习一下魔功。”

伍元超摇摇头，道：“不行，这魔功似乎是只有男人可以习练。”

黄凤姑心中暗道：用不着和他争执了，我暗中留心他练习的过程就是。

但见伍元超坐息了一阵，一扬右手，突然飞跃而起。极快的闪了两闪，重又坐了下去。这一阵的变化，他一直是闭目施为没有睁开过眼睛。

黄凤姑正待开口相询，室门突然大开，一个冷冷的声音，道：“十二郎，洞主有请。”

伍元超缓缓睁开了双目，望了来人一眼，又瞧瞧黄凤姑，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黄凤姑心中暗道：原来他编号十二郎。室门又砰然关上。黄凤姑忽然间发觉了一件事，这室门似在外面，可以轻易启开。

那是说明了这室中居住之人，毫无机密可言，别人想什么时候来，就随时可以进来。一念及此，凛然警惕，暗道：我要小心一些才是。她必须装出一个普通女子，不能显露自己会武功。

再说申玉春、申玉秋被送入花室之后，二女相对而坐，心中忐忑不安。

虽然两人已决心为大局牺牲清白之身，但想到不知来的是何许人物，素不相识，竟要被他们玷污清白，内心中那股窝囊，实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两人都这样想，但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两姐妹对面而坐，沉思不语。

良久之后，申玉秋忍耐不住，道：“姐姐，咱们当真不管他是谁，就任他糟蹋咱们？”

申玉春道：“是！这是一桩比死亡更痛苦的事。”

目光一掠室中景物，叹口气，道：“妹妹，这室中当真是简陋得很，除了那两张床外，别无陈设。”

申玉秋仔细瞧了一眼，果然不错，心中却暗暗奇道：就算把我们送入花室中来，也应该一人一个房间才是，怎能把我们两人关在一处呢？心中念转，口中未说出来。

但闻申玉春长长叹一口气，道：“妹妹，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申玉秋奇道：“姐姐有什么话，只管对我吩咐一声就是，怎的会忽然这样客气。”

申玉春道：“这间石室，如是咱们停身受辱的花室，也只能一个人使用……”

申玉秋道：“小妹也是这样的想，只是未说出口来。”

申玉秋道：“反正这室中只宜容下一人，因此为姐想先走一步。”

申玉秋怔了一怔，道：“怎么？你可是想一人先死吗？”

申玉春道：“正是此意。”

申玉秋道：“不成，要死咱们一起死，其实，咱们姐妹生死同命，姐姐怎忍心弃我而去呢？”

申玉春道：“妹妹，姐姐在想，如是有一人行入房中，蹂躏咱们姐妹，但他应该先找谁呢？”

申玉秋沉吟了一阵，道：“姐姐，咱们都坐着不动，任他们自己挑选。”

申玉春还未来得及答话，但闻砰然一声，室门大开。一个年约五旬，残了一条臂，只余一只衣袖的大汉，步行而入。

申氏姐妹虽然早已决定牺牲了自己清白，但眼看着一个大汉行来，顿有着失措之感。

只见那灰衣大汉打量了两人一阵之后，突然伸出了巨灵之掌，一把抓住了申玉秋。

申玉秋一咬牙，闭住了惊叫之声。

那大汉只有一个左手，行动有所不便，把申玉秋放在木榻上，才能腾出手来，做另外事。

申玉秋吸一口气，液到木榻一角，望着那独臂人发怔。

那大汉不但少了一条手臂，而且脸上也有着一条刀疤，看上去十分狰狞，冷笑一声，道：“你瞧什么，可是觉着老子难看吗？”

申玉秋颦颦柳眉儿，心中暗道：这人好生粗野，我怎能清白的身子，任他蹂躏。

那大汉眼看申玉秋一皱眉，心中更是恼怒，道：“你皱什么眉头，这地方缺胳膊少腿的，又不是老子一个，只怪你命苦，你那爹娘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把你卖给人家。不过，这地方的人，没有一个好过的，你最好乖一点，免得老子上了火，有得你苦头好吃。”

申玉春眼看妹妹惊怒之色，心中甚是不安，缓步行了过来，道：“这位大哥，我们初到此地，不知规矩，你请包涵一些。”

那大汉咧口一笑，道：“你这女娃儿，懂事多了。”忽然伸手一抓，提起了申玉春，放上木榻。

尽管申玉春内心中痛如刀绞，但她已决心代妹妹先受蹂躏，长氏叹一口气，道：“你轻一点嘛，我们都是清白人家的女儿，没有经过风浪。”

那大汉哈哈一笑，道：“那么，你就经经风浪吧。”右手一伸，扯破了

申玉春身上的衣服。

尽管申玉春心理上早已有了准备，但被那大汉一把扯裂了上衣，仍不禁惊叫一声，伸手按在胸前。

那大汉目睹申玉春惊怯娇羞之状，心中大是快乐，哈哈一笑，道：“两位都还是未经过人道的黄花闺女啊！”

申玉春双目暴射出忿怒之火，但却强自忍下去，没有发作。

那大汉忽然挥动左手，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申玉春目睹那大汉丑恶之状，大感呕心，决心为武林大局奉献清白的信念，忽然动摇，只觉身受这等丑恶之人的蹂躏，实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但又怕自己的反抗行动，危害到义父的计划，那就万死莫赎了。一时间，大感犹豫，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为难间，突然一声冷喝，道：“站住，不许妄动。”

那大汉已经脱下了身上的大部衣服，闻言不禁一怔。回头看去，只见那身着黑衣少女，满脸冷肃之色，缓步而入。

断臂大汉道：“这是咱们唯一享乐的花室，在下来此取乐，有什么不对？”

黑衣少女道：“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你来的太早了一些。”

断臂大汉道：“太早了？”

黑衣少女道：“时辰还未到，她们的衣服还未换，你不是来的早了吗？”

断臂大汉望了望二女身上的衣着，脸上突然泛现出一股怨忿之色，转身向外行去。

黑衣少女突然低声说道：“站住。”探手从怀中取出一粒黑色的药丸，递了过去。

那断臂大汉本是满脸怒色，但看到黑色药丸之后，突然面露喜色，接过药丸，千恩万谢而去。

黑衣少女随手掩上室门，笑一笑，道：“两位妹妹受惊了。”

申玉春拉拉衣服，道：“谢谢姐姐相救。”

黑衣少女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尽力帮助你们，但能不能保住你们清白之身，那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申玉春摇摇头，道：“不管怎样，我们都要谢谢你金芝姐姐了，但看情形，我们很难保住清白之身了。”

黑衣少女道：“这本是一座魔窟，两位姑娘必得具有佛家割肉喂鹰的大慈大仁，才能活得下去。”

申玉春道：“我们姐妹明白。”

金芝突然放低了声音，道：“你们可能有机会保住清白。”

申玉春眼睛一亮，道：“为什么？”

金芝低声道：“我们可能忽然要走，是否带你们同走，要洞主决定！”

申玉春道：“可是我义父带人攻来了？”

金芝道：“外面的情形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想重要的是不让这山腹

隐秘泄露出去，你们的命运如何，我无法知道，但我会尽力帮助你们。”

申玉春道：“多谢姐姐了。”

金芝打开室门，悄然而去。

申玉春看着放有女子衣服，取来换过一件，低声道：“妹子，我想过了，咱们应该冷静下来，想办法应付难关。”

申玉秋道：“身处这等残酷的环境之中，如何才能应付呢？”

申玉春低声道：“人家金芝姐姐呢？比我们负重多了，一个女儿家的贞操，固然重要，但如和武林大局、千万苍生去比，那就不足论了，我们是人世的人，胸怀仁侠，心比日月，自然也不用计较个人的得失了。”

申玉秋擦擦脸上的泪痕，道：“姐姐的意思……”

申玉春道：“我们该有些作为……”

申玉秋道：“如何去作为呢？”

申玉春道：“咱们既决心舍身喂虎了，为什么不去喂一只虎王。”

申来秋有些明白，低声道：“姐姐的意思是……”

申玉春接道：“我们去找人，不要人来找我们。”

申玉秋道：“去找谁啊？”

申玉春道：“洞主，咱们要失身，也该找一点老本回来。”

申玉秋啊了一声，道：“姐姐，我瞧，咱们还是听从金芝姑娘的话，别把事情闹砸了。”

突闻几声惨厉的悲啸之声，传了过来。

申玉秋微微一怔，道：“姐姐，怎么回事？”

申玉秋摇摇头，道：“不知道，但那悲啸声十分冷厉，似乎是一个人临死之前的惨号。”

申玉秋道：“姐姐，可能是有了什么变故，咱们等一等吧！”

申玉春点点头，道：“妹妹，你运气调息一下，如是真的有了什么变故，咱们不能让人白白杀死。”

两人坐在室中，足足等了半个时辰，室门突然被人推开。进来的是皮总管，脸上带着冷森的笑意，手中提着一根皮鞭子。

申玉秋望了皮总管一眼，站起身子，道：“见过总管。”

皮总管咧嘴一笑，道：“两位运气不错。”

申玉春微微一怔，道：“总管……”

皮总管冷冷接道：“两位想保有清白之身，可以如愿了。”

申玉秋道：“多谢总管照顾。”

皮总管一招手，把一个玉瓶投在床上，道：“那瓶中有两粒丹药，二位各吃一粒，快些服下，我没有时间等你们。”

申玉秋取过玉瓶，却被申玉春一把夺过去，道：“总管，这瓶中是什么药物？”

皮总管冷冷一笑，道：“你们吃下就是，为什么要多此一问。”

申玉春道：“如是毒药，我们也要吃下去吗？”

皮总管道：“不错，正是毒药，吃下去，立时死亡的奇毒，但你们可以少受很多罪。”

申玉春心中暗道：一定是有了什么特殊的变化，才改把我们处死。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总管大人，我们并无过失，而且也情愿接受送入这花室之中，为什么又要处死？”

皮总管冷漠的笑一笑，道：“你们两位，如花似玉，在下也舍不得处死两位，不过，情势迫人，两位非得处死不可，这药虽毒，入口即死，但却死得毫无痛苦，如若是死在我的皮鞭之下，那就有苦头吃了。”

申玉春道：“你们可是要走啦？”

皮总管双目一瞪，右手一挥，刷的一鞭，抡了过来，抽向申玉春。

申玉春一闪身，避了开去。

皮总管微微一怔，道：“两位原来是会家子，我被金芝那丫头骗了。”

申玉春一闪身，绕到了皮总管的身后，随手掩上室门，道：“总管，洞主和金芝姑娘都去了，留下你一个人……”

皮总管怒声接道：“不错，我不信，你们还能逃出这山腹密室中去。”

申玉春冷笑一声，道：“皮总管，你错了，我们不准备逃，我们要杀了你。”突然娇喝一声，欺身而上。她娇喝声中自有一种暗记，招呼妹妹，别人听不出来，她们姐妹，却是心意相通。申玉秋应声出手，侧面攻上。

皮总管挥动手中皮鞭子，刷刷两鞭，但都给二女灵活的让避开去。

一则是春秋姐妹的武功不弱，二则是这石室很狭小，帮了她们姐妹的大忙，那皮总管手中的皮鞭，施展不开。

在春秋姐妹前后夹击之下，迫得那皮总管，不得不弃去皮鞭，拳掌相迎。

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战。

春秋姐妹心中所受的委屈，怒火，一股脑儿的尽都发泄出来，攻势猛烈至极。

皮总管原本不把二女放在心上，哪知动手一战之后，发觉二女竟然都是武功绝强的高手，这才觉着事态非比等闲。

要知春秋姐妹一身武功，既得丐帮申帮主的传授，又得丐帮中长老指点，所以，两人所学，十分博杂。丐帮武功，除了帮主身份，才可得到的一套打狗杖法之外，还有一套掌法，除此之外，本门再无秘技武功，其武技，大都是采集天下各大门派的武技精华，冶于一炉，再经历代帮主、老人们融会、修正，自成一家路数。

皮总管在二女夹攻之下，顿感到压力沉重，应接不暇。

申玉春突然施出一招“袖里乾坤”，左手佯攻，却掩住了右手真正攻势，一指点中了皮总管的左肩。

皮总管冷哼一声，身子一转，右手一挥，一掌拍向申玉春。

这一掌，受伤反击，力道强猛，带起了一股凌厉的掌风。

灵活的申玉春一闪避开，申玉秋却欺身而上，一掌拍向皮总管的后背。掌力印实，只打得皮总管一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这正是两姐妹苦心研究的分击合搏之术，拳掌心意，无不配合得天衣无缝。

申玉春横里一脚，把皮总管踢了一个跟斗。

申玉秋左脚疾落，踏住皮总管右腕脉穴。

第十三回 美艳公主 紧急应变

申玉春落指如风，点了皮总管两处穴道。冷冷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整人的手段很残酷，咱们姊妹也可以东施效颦。”

皮总管叹口气，道：“在下既然落在你们手中……”突然一低头，向前胸一个钮扣上咬去。

申玉春抬腿一脚，踢了过去，正踢在那皮总管的下颚之上，顿时，满口鲜血流了出来。

申玉秋道：“姓皮的，咱们恨你入骨，不过，咱们有一宗好处，你应该很明白，那就是咱们答应你的事，不会失信。”

皮总管内腑受震，下颚受伤，又有几处穴道受制，已完全失去了反抗之能，只好缓缓说道：“两位姑娘要问什么？”

申玉春道：“皮总管果然是明白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刚才想吞服胸前的毒药，足见阁下并不怕死，但你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活罪，是吗？”

皮总管叹口气，默然不语。

申玉秋道：“我对你知道虽然不多，但你定然有不少的罪恶，两手血腥，要说我们会放了你，那是骗你，但你如肯答复我们的问话，我们答应让你死得安适一些，落个全尸，如是不肯回答，我就活割了你，我言尽于此，信不信是你的事了。”

皮总管道：“我知道的并不太多，如是你们期望太高，不论用什么手段对付我，我也无法说出来。”

申玉春道：“你尽管据实回答，是真是假，我们自会分辨。”

语声一顿，接道：“你们的首脑人物是谁？”

皮总管道：“洞主。”

申玉春道：“洞主之上呢？”

皮总管道：“还有人，不过，在下不知道。”

申玉春道：“武堡主是什么身份？”

皮总管道：“只是一处分舵主罢了。”

申玉春道：“你们总坛在哪里？”

皮总管摇摇头，道：“不知道。”

申玉春淡淡一笑，道：“你们洞主叫什么名字？”皮总管又摇摇头。

申玉春脸色一变，厉声道：“玉秋，用脚踏断那左手三个手指头。”

申玉秋应声出手，一脚踏下。

皮总管惨叫一声，左手小指、中指、无名指，骨节碎裂。十指连心，疼的皮总管一头大汗。

申玉春道：“洞主叫什么名子？”

皮总管道：“叫笑面阎罗谷飞。”

申玉春笑一笑道：“希望你合作，免得多吃苦头。”

皮总管疼得面红耳赤，道：“姑娘……”

申玉春接道：“你不用再说，我说过，我能从你的神色中辨别出你说的是真是假，假如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也不会再问，你如是知道不说，我们就立刻行动，有得你的苦头好吃。”

皮总管道：“姑娘，这不能立刻决定，我觉得你应该再问一遍才是。”

申玉春道：“皮总管，你还作威作福，可曾为别人想过了什么……”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谷飞和武家堡主的关系，是怎么回事？”

皮总管道：“两人身份相若，但是彼此却互不来往，武家堡由花园开始，到这山腹密室，都是笑面阎罗所属，就算是堡主要来，也得事先说个明白。”

申玉春道：“这么看来，谷飞的身份，似是要高一些了？”

皮总管道：“那倒不是，武家堡主负责供应这密室中的需要，谷飞要什么，只要通知一声就行，但也不能要得太过份，如是事情超过了限度，武堡主也可以不理。”

申玉秋道：“那谷飞的武功很好吗？”

皮总管道：“不但很好，而且十分高强。”

申玉春道：“你们隐居这山腹密室之中，不知用心何在？”

皮总管道：“训练一批杀手。”

申玉春道：“皮总管，最好你自己把它说详细一些……”

语声一顿，接道：“这些杀手，都是由何处找来，如何训练？目的何在？”

皮总管道：“他们都是各大门派中的后起之秀，被我们诱来此地，服以药物，残其个性，使他人性转变，然后，传以绝毒的武功，使他们变成冷血杀手。”

申玉春道：“这些人都是由正大门派中找来？”

皮总管道：“不一定，不论正邪两道，只要他们的武功基础好，资质好，都是我们所需的人才。”

申玉秋道：“他们的年龄，有没有限制？”

皮总管道：“有！最大的不能超过二十五岁，唉！江湖上的高的显然很多，但真正能适合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不太多。”

申玉春道：“有没有女人，受这等杀人的训练？”

皮总管略一沉吟，道：“在下似是听说过，不过，她们在另一处地方训练。”

申玉春道：“金芝姑娘在这山腹密室中，是什么身份？”

皮总管道：“副总管。”

申玉春道：“你对她了解多少？”

皮总管道：“知晓的不多，她是武堡主推荐而来。”

申玉秋道：“现在，她们到哪里去了？”

皮总管道：“撤离山腹密室，但行踪何处，我也无法说得清楚了。”

申玉春道：“为什么你们忽要撤离此地？”

皮总管道：“因为，我们不愿人知晓这山腹中的隐秘。”

申玉秋冷冷接道：“只怕还有别的原因吧？”

皮总管道：“有！”

申玉春道：“什么原因？”

皮总管道：“在下似乎听到，这山腹密室也不安全，有人要攻打武家堡了。”

申玉春脸色一寒，道：“皮总管，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皮总管微微一怔，道：“两位要处置在下了，是吗？”

申玉春道：“不错，你要说的话，如是说完了，也可以早些死去了。”

皮总管叹口气，道：“两位答允让在下选择一个死亡之法，不知你们说过的话，是否还算？”

申玉春道：“自然是算了。”

皮总管道：“在下希望留下一个全尸，而且选服用毒药死亡。”

申玉春道：“我们没带着毒药，这一点无法如命。”

皮总管道：“我有毒药，服用之后，立时气绝死亡。”

申玉春淡淡一笑，道：“皮总管，我们不会冒险，给你服用你身上的东西。”

皮总管突然一闭双目，道：“好吧！两位下手点了在下死穴如何？”

申玉秋突然问道：“皮总管，这石室中那些残废之人，他们都是由何处而来？”

皮总管道：“身份很复杂，他们有正大门户中人，也有绿林道上人，也有不遵守本门规戒的弟子。”

申玉秋道：“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他们怎会不反抗，反正是生不如死。”

皮总管轻轻叹息一声，道：“他们神智都受到一种控制，虽然武功未失，但心智却是大受伤害，无法想到这些了。”

申玉秋道：“皮总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控制着他们。”

皮总管沉吟了一阵，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我要死了，忽然觉着过去的作为，实是有愧良心。”

申玉春微微一怔，道：“你真的会这样想？”

皮总管道：“当姑娘决定要在下死时，我忽然感觉到死亡的恐惧，也想到过去我似乎是杀一个人，就像丢弃一件东西一般，大恐之下，忽然间大彻大悟。”

申玉春道：“这么说来，你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了？”

皮总管道：“谈不上，姑娘，我做的恶事太多了，死有余辜，但我看到那些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我不敢要求两位姑娘饶我之命，只希望能够少受一些痛苦，在下愿尽吐所知，一方面也好在死亡之前，稍赎罪恶。”

申玉春道：“既是如此，也不用我们问了，你自己说吧！”

皮总管叹口气，道：“就在下所知，这似乎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但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事，而且，他们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不论那人的心术如何，只要资质好，他们就敢用，不怕对方叛变……”

申玉春道：“可是用毒？”

皮总管道：“详细内情不知道，但不像用毒，用毒有一个必然的条件，每隔一段时间，一定要服用解药，但他们却没有服用解药的事，不过，他们对外人用毒，在下的经管之下，就有分送解药这一项。”

申玉春道：“这山腹的密室中，洞主的身份很高吗？”

皮总管道：“他是一处首脑，在这个地方，权势很大。”

申玉春道：“你还知道些什么？”

皮总管道：“在下知道有限，但有一件事很重要，如是正大门派中人，想击溃这个神秘的组织，必须先解决一件事，那就是设法找出他们用的什么办法，控制属下。”

语声一顿，接着道：“两位姑娘可以去了，山腹的秘门很快就要关闭，如是关闭之后，再想出去，那就要大费周折了。”

申玉春道：“谢谢你，皮总管，但我们还是不能放了你。”

皮总管道：“我也没有存这个希望，只望两位姑娘别让我死的太苦，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申玉春道：“好，我点你死穴。”

皮总管一闭双目，道：“姑娘但请出手，在下感激不尽。”

申玉春一伸手，点了皮总管的死穴，立时和妹妹出了石室，向外行去。

就是这不大工夫，山腹中已形势大变，触目都是残缺的尸体，似是已没有一个活人。

申玉秋轻轻叹一口气，道：“姊姊，这地方，当真是残忍得很。”

申玉春虽然是生性冷峻，但见如此悲惨之状，也不禁为之黯然，不忍多看，放开脚步而行。

这山腹之中，虽然是充满着诡异、凶残，但这山腹中的地方，却是不大。

申玉春快行几步，已到了石室门口。申玉春伸手在门后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控制这石室的开关。但闻一阵扎扎轻响，石门大开。

申氏姊妹疾快地跃出石门。两人跃出石门不久，那石门立刻又关闭起来。回头看去，合闭的石门成了墙壁一部，缝合严密，

外面一点也瞧不出来。

看自己停身处，是一座三间大小的厅房，摆着桌椅、茶具，但却静悄悄的不见人影。

一个瓷盘上，放着茶碗，里面半碗浓茶，余温犹存，想在不久之前，这室中还有人在。

申玉春缓步行到厅门口处，抬头看望，只见一座小小院落，三面的厢房，木门都已大开，西、南面的厢房中，已无任何存物，只有东面厢房，木榻上

卧具齐全，妆台铜镜，似是一个女人的卧室。

申玉秋低声说道：“姊姊，整个院落中都已无人，不知这院落外面，又是什么地方？”

申玉春道：“咱们要出去瞧瞧，不过，要千万小心，不可大意……”

一面举步向外行去，一面接道：“我查过那两座厢房，原本都存放有物，大约他们在离开时，都已经带走了。”说话之间，人已到了门口。

开门看去，但见百花竞艳，芬芳花气，迎面扑来。原来，这是一座很广大的花园，这座宅院，就靠在花园中假山之旁。

外面看去，山下荷池，青莲密排，假山上，翠树遍植，立竖奇峰，具体而微，谁又想到那假山之下，竟然是一处充满血腥，残酷无比的地狱呢？

申玉春很仔细的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低声说道：“这花园之中太静了，静的有些反常，这应该是一处很重要的所在，为什么不见有人防守呢？”

申玉秋道：“会不会武家堡中人，也逃的一个不剩了。”

申玉春摇摇头，道：“武家堡规模庞大，不比这山腹密室，他们无法走！也无处可走，只不知何以这片花园中，不见有一个防守之人，岂不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申玉秋道：“姊姊请留在这里替我掠阵，我向前去探看一下，那花丛之中，是否设有埋伏？”

申玉春摇摇头，道：“咱们人单势孤，切莫涉险。这花园中静得使人不安，如是义父等真已来此，他们很快会找到后花园来，这地方人去楼空，咱们可以借作避敌之所，等着适当时机时，再行出去。”

申玉秋道：“如是义父等不入花园中来，咱们不能久等下去。”

申玉春笑一笑，道：“玉秋，咱们身处险地，怎可轻举妄动，多等一刻工夫，咱们就多了解一些敌情形。”

申玉秋突然想到在离开山腹密室时，竟然忘记了取两件应用兵刃，不禁哑然一笑。

申玉春一皱眉头，道：“秋妹，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申玉秋道：“我怎敢笑话姊姊，义父常说，姊姊的计智，强过小妹甚多，只是小妹想到一件事，咱们都未能随手取来，不禁哑然。”

申玉春道：“什么事？”

申玉秋道：“咱们手中都无兵刃，竟不知在那山腹石洞中，取出两件来。”

申玉春道：“秋妹，在义父照顾之下时，咱们都常受人夸奖，聪明得很，但咱们一旦独行江湖时，竟连这等事都想不到。”

申玉秋还未来及答话，瞥见一条人影，疾如流矢般，疾射而至。

来人的身法太快，快得叫人无法瞧得清楚他是男是女。直待他收住了奔行之势，人已到了小宅的门外。是一个身着青衣，背插长剑，头梳双辮子的少女。

申玉春暗暗吃了一惊，暗道：“看她一身装束，分明是一个丫头身份，

但来如惊雷奔电，举一反三，武功之高，决不在我们姊妹之下。

但闻那青衣少女说道：“有人在吗？去通知谷飞，叫他迎见公主。”

申玉春暗暗忖道：“听她口气，是公主身侧的使女了，一面示意申玉秋暗作戒备，一面缓步而出，道：“谷洞主已经离去，留我们守护在此。”

门后面闪出这么一位衣不合身的大姑娘，似是大出那青衣少女的意料之外，呆了一呆，道：“你是什么人？”

申玉春道：“奉命守门户的人。”

青衣少女一皱眉头，道：“谷飞呢？”

申玉春道：“洞主已率人离去，封闭了山腹石门，无用之人，都已被谷主处死，山腹中留下尸体数十具。”

她尽吐所知，希望一举之间，能使青衣少女相信自己的身份。

那青衣少女虽像丫头身份，但却很冷静听完了申玉春的话，淡然问道：“你跟谷飞多久了？”

申玉春心中暗道：听她口气，分明是不认识我，话由我说，自然是时限越短越好。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不足两月时间。”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谷飞不喜女色，怎会把你收留身侧？”

申玉春心中暗骂道：活见你的鬼，留我在身侧，早就要了他的命。口里却接道：“谷洞主觉着小妹可堪造就，所以，就把小妹留在身侧。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这地方，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吗？”

申玉春道：“还有一位姑娘。”

青衣少女道：“你可知道谷飞为何突然离去？”

申玉春道：“洞主虎威难测，他决定的事，咱们一向是不敢多问。”

青衣少女嗯了一声，道：“如今这地方，你是首脑人物了，那就劳你的驾，跟我一起去见公主。”

申玉春摇摇头，道：“我们奉洞主之命，守在此地，等候令谕，不能离开。”

青衣少女道：“等候什么人的令谕？”

申玉春已发觉对方精明得很，不好应付，只好随机应变的说道：“自然是洞主之命了。”

青衣少女冷冷说道：“就算你们洞主在此，也要听公主之命行事，你竟敢抗拒公主之命！”

申玉春微微一笑，道：“也许洞主不知道公主要来，所以，没有交代下来。”

青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所以，你就敢不听从公主之命？”

申玉春道：“不是不听从公主之命，而是咱们未得到洞主的指示，不知那公主是何许人物，自然是不能轻易离开。”

青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不论你是谷飞的什么人，但你如不听公主之

言，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好吃了。”

申玉春道：“你是公主吗？”

青衣少女道：“我不是公主。”

申玉春道：“那就是了，你不过是公主身旁的从人罢了。”

青衣少女道：“不错，我只是公主身侧的从人，但笑面阎罗谷飞，也不敢这样和我讲话。”

申玉春道：“这么办吧！你回去告诉公主，就说我们正在等候洞主的消息，在公主面前，还望你能替我们口解春风，美言一青衣少女冷冷说道：“不行……”

申玉春心中暗道：这个丫头，就如此精明，那公主更非平凡之人了，宁可在这里和她打一架，也不能跟她去见公主。心中念

转，立时摇摇头，接道：“姑娘，洞主没有和我们提过公主的事，所以，我们不知公主是谁。”

青衣少女冷冷说道：“你们如是不去，那是逼我捉你们去申玉春摇摇头，道：“我们在此待命，不能擅自离开，姑娘一定要动手，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青衣少女右手一探，疾向申玉春右腕上抓去。

她出手如电，申玉春虽然早已有有了准备，但仍然几乎被那青衣少女抓住，缩腕，闪身，才算把一招避开。

青衣少女微微一怔，道：“你不错啊！”突然，欺身而上，掌指齐施，攻了过去。

申玉春本已感觉到这青衣少女的身手不凡，待她出手一击，心中更生惊惶，这青衣少女武功之高大出了意料之外。

但春秋姊妹，技艺博杂，申玉春了然到那青衣少女的武功之后，立时，决定了对付那青衣少女的办法。守在室门口处，拒挡那青衣少女的攻势。

青衣少女攻势虽然凌厉，但申玉春占了地利，只守不攻，倒也勉可应付。

青衣少女连攻了数十招，仍然未伤到申玉春，不禁大怒，霍然向后退了五步，右手握住了剑柄。

只听一个清脆甜美的声音，道：“不要动剑。”声音就在旁侧。

申玉春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玄色劲装的美艳少女，站在七八尺外。她来的无声无息，到了七八尺外，申玉春竟无所觉。

青衣少女回顾了玄衣少女一眼，欠身道：“公主。”

玄衣少女挥挥手，缓步行近了申玉春。

申玉春并非不美，那青衣少女也具姿色，但如和这玄衣少女一比，顿有着黯然失色之感。

她全身闪烁着美丽的光辉，走在申玉春身前三尺处，停了下来，淡然一笑，道：“你可是叫作申玉春吗？”

申玉春呆了一呆，道：“你是……”

玄衣少女接道：“别管我是谁，答复我的话。”

申玉春沉吟了一阵，道：“不错，我是申玉春。”

玄衣少女道：“丐帮申帮主地义女，一向是春秋不离，你那位妹妹也在
这里吧。”

申玉秋闪身而出，接道：“我在这里。”

玄衣少女微微一笑，道：“走！咱们到房里谈谈。”

申玉春呆了一呆，但人却不自主的跟在那玄衣少女身后，向前行去。

藏在暗中的申玉秋，突然闪身而出，右手一挥，攻向玄衣少女。这等绝
近距离中，突起发难，攻势如雷奔电闪一般，掌影指风，直袭那玄衣少女。

但见那玄衣少女举手一挥，轻描淡写，封开了申玉秋的攻势。

申玉秋感觉到一股柔中蕴刚的力道，反击过来，而且点撞所及，都是身
上的要害关节。攻敌的力道，突然消失，人向后退了两步。

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二姑娘，我和你姊姊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申玉秋道：“都听到了。”

玄衣少女淡然说道：“你们都来吧！我想和你们谈谈。”

申玉秋望了姊姊一眼，跟在那玄衣少女的身后行去。玄衣少女一直走到
大厅，自己坐了下去，笑道：“两位随便坐吧。”

春秋姊妹相互望了一眼，但却没有落座。

玄衣少女让过就算，也不管两人是否落座，淡淡一笑，道：“两位混入
武家堡中，可是受那申帮主之命而来吗？”

申玉春道：“是的。”

她已发觉这玄衣少女一身武功，已到出神入化之境，决非自己两姊妹能
够抗拒。

玄衣少女微微颌首，道：“两位姑娘来此的用心，可否见告呢？”

申玉春摇摇头，道：“姑娘，恕我们不能说，事实上，我们知晓的有限，
也无法说出来。”

玄衣少女道：“我相信你的话，那申帮主为人十分谨慎。”

申玉春道：“姑娘很明事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咱们姊妹，想求姑娘一事，不知姑娘是否答允？”

玄衣少女道：“说说看吧！我很喜欢帮助人。”

申玉春微微一笑，道：“我们不愿姑娘把我们交给别人，只求给我们一
个痛快的死亡，希望你姑娘看在我们同是女人的份上，答应此求，我们姊妹
自知武功不是姑娘的敌手，也不准备反抗了。”

玄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两位姑娘，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杀你们呢？”

申玉春道：“因为我们杀了武家堡中人。”

玄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江湖上事情很复杂，不知多少冤冤相报的
事，两位姑娘如是愿意现在离开，我立时可以放了两位。”

申玉秋奇道：“放我们走？”

玄衣少女道：“是！武家堡的四周，都有着很森严的戒备，我如不遣人相送，只怕两位很难离开此地。”

申玉春微微一怔，道：“姑娘送我们离开，不知有何代价？”

玄衣少女笑一笑，道：“只托两位带个口信，给申帮主。”

申玉春道：“说些什么？”

玄衣少女道：“问他好。”

申玉春道：“只这样简单吗？”

玄衣少女点点头，回顾那青衣女婢一眼，接道：“你送两位申姑娘出堡，就说我的令谕，不准拦截她们。”

青衣女婢应了一声，道：“两位姑娘请吧！”

春秋姊妹，满脸怀疑之色，望望那玄衣少女，转身随那青衣女婢身后而去。那玄衣少女竟是言而有信，安然把申氏姊妹送出了武家堡。

青衣女婢一直送两人出堡百丈，才欠身说道：“两位姑娘好走，小婢要回去复命了。”

申玉春道：“多谢姊姊，请上复公主，今日之情，我们姊妹记下了，但愿日后有以回报。”

青衣女婢淡然一笑，回身而去。

望着那青衣女婢的背影，申玉秋无限惶惑，道：“姊姊，她为什么对咱们这样客气，她武功高强，杀咱们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申玉春淡然一笑，道：“我也不明白她用心何在？咱们早些走吧！”二女转身疾奔，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才放缓脚步。回头望去，不见有跟踪之人。

申玉秋低声说道：“姊姊，我想起来了，那位姑娘放了咱们，可是想借咱们带路，找到义父的停身之处。”

申玉春道：“很有可能，所以，咱们不能直接回到义父发号施令的地方。”

这时，道旁一棵大树之后，突然闪出一个肩荷锄头，头戴竹笠的农夫，行过春秋姊妹身侧时，低声说道：“两位姑娘往南走，大约七八里处，有一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落，申帮主在那里等候两位。”

那农夫一面说话，一面行走，脚不停步，话没完，人已走出了十几步远。

申玉春疾快的赶了上去，低声说道：“我们怕有人跟踪。”

那农夫低声说道：“不要紧，两位只管放心前去，沿途之上，都有我们的人。”

申玉秋道：“除了我义父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那农夫道：“人很多，两位快去吧！”

申氏姊妹，未再多问，放步向前行去。

那农夫虽然没有说明身份，但申玉春已推想出他是丐帮中人。

申帮主主持对付武家堡中事，连受了几次挫折之后，变的十分小心，向来以真面目出现江湖的丐帮中人，也开始改扮自己，化装成各种不同的身份。

照着那老农夫的嘱咐，申氏姊妹，果然在七八里外，找到了一处农舍。

不用两人探问，那小庄中已有人迎了出来。是一个四十六七，黑面修躯，身穿八袋灰衫的叫化子。

这个人，申玉春熟悉得很，正是义父申帮主贴身的护卫黑、白双卫的黑卫莫宗元。

这莫宗元虽是帮主的护卫，但在丐帮中，却是有数的高手之一，八袋身份，在丐帮中，也算是很高的地位。

因为，丐帮中人数众多，帮主的地位，实是尊崇无比，所以帮中向以当代帮中高手作为帮主的护卫，这护卫身份也很崇高，他们有先帮主之死而死，后帮主之生而生的责任，如是帮主遭难，护卫未死，护卫即将受帮中最严酷的帮规制裁，那是五刀分尸的死罪。

正因这一条规法，帮主的贴身护卫，实是丐帮中的精英人才，历代帮主，也从来不把贴身护卫当作护卫看待，情同兄弟，但身担护卫之职的，却都能各持身份，以帮主的安危为念。

春秋姊妹很多武功，都得黑、白双卫的传授，对黑、白双卫，视作半师之尊。

申玉春叫了一声莫叔叔，扑了上去，想到在山洞中受到诸多委曲，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莫宗元伸出双手拂动一下春秋姊妹头上的秀发，低声说道：“孩子你们受了很多委屈吗？”

申玉春拭去脸上的泪痕，道：“莫叔叔常说，武林儿女，个能轻弹泪珠，今天我们又哭了。”言罢破啼一笑。

莫宗元轻轻叹口气，道：“我知你生性刚毅、坚强，如非受到大委屈，决不会流下泪来，走！咱们见帮主去。”带着二女，行入了一座农舍。

那是一排三间的茅舍，房里坐着五个人。居中而坐的，是一位情瘦的中年人，四十六七的年纪，留着及胸黑髯，身着浅灰长衫，打了十个补钉。

这是丐帮中最高标志，除了帮主之外，无人能打十个补钉，丐帮分级，本到九补钉为止，只有帮主才可打十个补钉，以示崇高。如是帮主退休，让了帮主之位，就得恢复九个补钉标志。

在丐帮帮主的右首，坐着一个身着灰色袈裟的人，那人光头上，烙了五个戒疤。紧傍老僧而坐的是一位胸前垂着花白长髯的道人，一袭青色的道袍，背插着长剑。左首坐着年轻英俊的白天平。

黑卫莫宗元欠身一礼，说道：“禀帮主，两位姑娘回来了。”

申帮主抬头望了春秋姊妹一眼，道：“叫她们在室外稍候。”

莫宗元应了一声，又带着二女退了出去。

片刻之后，那灰衣老僧和佩剑道长，鱼贯离去。

室中传出申帮主的声音，道：“带她们姊妹进来吧！”

这时，房中只余下申帮主和白天平两个人。

春秋姊妹先给义父行了礼，才回头对白天平一礼，道：“白少侠。”

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道：“申姑娘，你们见过黄姑娘吗？”

申玉春道：“见过了。”

白天平道：“她没有出来吗？”

申玉春道：“她虽然未脱离魔掌，但人已离开了武家堡。”

白天平道：“两位姑娘，可知道她被移往何处去吗？”

申玉春道：“不知道……”

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接道：“申帮主，我想先到武家堡中去一趟……”

申帮主摇摇头，道：“白少侠，事情还未完全清楚，暂不可太过心急。”

白天平目光转注二女的身上，道：“两位姑娘，可还有什么隐情未言吗？”

申玉春望望义父，缓缓垂下头去。

白天平低声道：“申帮主，要她们说实话。”

申帮主点点头，道：“玉春，你把经过之情，仔细的说一遍吧！白少侠不是外人。”

申玉春轻轻叹一口气，把经过之情，很仔细的说了一遍。所谓很仔细，但仍有很多地方，碍于出口之处，还没有说明白。白天平只觉一股忿怒之气，由胸中直泛起来，双目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但他仍然强自忍了下去，道：“申帮主，遣派黄姑娘入武家堡中一事，是何人主意？”

申帮主一皱眉头，道：“这应该是一次巧合的误会，在下决定春秋姊妹涉险时，传出的是一道机密的令谕，想不到黄姑娘也赶上了这件事情。”

白天平道：“申帮主，黄姑娘如有失闪，在下如何向黄伯母及家父交待，我得先走一步……”

申帮主轻轻咳了一声，道：“白少侠，慢走一步，听在下一白天平停下脚步，道：“帮主还有什么吩咐？”

申帮主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且黄姑娘已然被运往他处，就算咱们能冲入武家堡中，也未必能够见到黄姑娘。”

白天平长长叹一口气，道：“在下该早些赶到武家堡中去一趟的……”

目光转注到申玉春的脸上，接道：“玉春姑娘，黄姑娘处境很危险吗？”

申玉春目睹白天平焦虑之情，心中暗自惊悚，忖道：看他神色，对那黄凤姑用情很深，但那黄凤姑已非完璧，此事早晚难免要被揭穿，那岂不是一件极大的悲剧？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黄姑娘智慧过人，应付得体，不会有什么凶险。”

白天平道：“唉！但愿如此。”

申帮主低声说道：“白少侠，对武家堡这一战，少侠身担重任，必须要保持冷静才好。”

白天平道：“在下知道，但不知咱们要几时行动？”

申帮主淡淡一笑，道：“只凭这两句话，可证明白少侠的心情，还未完

全平静。”

白天平双目中神芒一闪，缓缓说道：“帮主说的是。”

申帮主站起身子，轻轻在白天平肩头拍了一掌，道：“老弟，你是这一代中的奇才，放眼天下，后起之秀中，无出弟右，这一番和武家堡正面对垒，仗凭老弟之处很多，不论斗智、搏杀，都难免有所损伤，这一点，希望老弟你看开一些。”

白天平肃然一笑，道：“多谢帮主指教。”

申帮主微微一笑，道：“玉春，你说说看，那位公主又是怎么回事？”

申玉春道：“女儿也不知道，她放了我和妹妹离开，不知用心何在？”

申帮主道：“她和你们说些什么？”

申玉春道：“她对我们的身份很清楚，一开口就叫出我的名字。”

白天平道：“那位公主可是穿着一身玄色的衣服。”

申玉春道：“不错，白少侠怎么知道？”

白天平道：“我见过她。”

申玉春道：“她长得很美，美得耀眼生花。”

白天平道：“她人虽然长得很美，但武功却更是高强得很。”

申玉春轻轻叹一口气，道：“白少侠，黄姑娘胸存仁侠，心比明月，就算她有了什么不妥，那也是因为她存心救世。”

白天平一皱眉头，道：“什么不妥？”

申玉春呆一呆，道：“我是说她要是受到了什么伤害，白少侠最好别多追究。”

她想像之中，那白天平和黄凤姑，早是一对情侣，想那黄凤姑已非完璧之身，两人相见之时，定然有很多为难之处，申玉春自作聪明，想先在那白天平心中打个底子。

白天平似懂非懂的嗯了一声，未再多问。

申帮主道：“白少侠，咱们决定按时限动手，少侠也该休息一下了。”

白天平举步向外行了两步，突然又回过头来，说道：“申帮主，可否传下令谕，停止进攻武家堡？”

申帮主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武家堡已然有了准备，不但运走了山腹密室中人，而且，又有了援手赶到，如若咱们攻入武家堡中，岂不正中了，那武家堡的阴谋。”

申帮主沉吟了一阵，道：“白少侠，可是说那位玄衣姑娘吗？”

白天平道：“她是原因之一，她既然赶来了，自然还会有别的人赶到。”

申帮主回顾了申玉春一眼，道：“玉春，你看清那位玄衣姑娘的年岁吗？”

申玉春道：“看清楚了。”

申帮主道：“她有多大年纪？”

申玉春道：“十七岁，至多不会超过二十岁。”

申帮主微微一笑，道：“白少侠，英雄出少年，那位玄衣少女，至多和

白少侠有着相同的成就，如若只是一人赶来，咱们似乎是用不着多费一番手脚了。”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帮主，现在距咱们总攻武家堡的时间，还有两个时辰，对吗？”

申帮主道：“不错。”

白天平道：“如若是帮主不相信在下的话，咱们还有一个证明之法。”

申帮主道：“什么证明之法？”

白天平道：“请帮主和在下先行到武家堡探视一番。”

申帮主道：“那和等总攻开始，有何不同？”

白天平道：“有一个时辰的时间，给帮主下令，应该是够申帮主点点头，道：“够了。”

白天平道：“好！咱们先去武家堡看看吧！以申帮主经验之丰，一看之下当可决定是否应该停止总攻了。”

他年纪虽然幼小，但一向为人持重，很少说话，申帮主沉吟了一阵，道：“老弟，你看，如是咱们仍按计划行事，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白天平道：“这是一场血战，搏杀之后，咱们将得不偿失。”

申帮主嗯了一声，道：“这样严重吗？”

白天平道：“晚辈直觉的感到对方已暗中调来大批高手，九煞星，也不过死去四个，如是咱们仍按计划总攻，这一场拼战下来，武家堡固然是难免伤亡惨重，但咱们这一方，只怕也是伤亡奇大……”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有一件事，老前辈应该想到，这一番攻打武家堡，以丐帮为主，老前辈如若一步不慎，彼此都闹出极大的伤亡，对贵帮来讲，是一桩大不划算的事了。”

申帮主道：“白少侠的意思是……”

白天平接道：“老实说，晚辈觉得，咱们这番进攻武家堡的计划，又已泄漏，只怕对方早已有了准备。”

申帮主道：“这个，不太可能吧！”

白天平道：“就咱们研商的机密而言，应该是不会泄漏，但目下的形势，分明是早已泄漏，情形如此，帮主不承认也不行申帮主道：“少侠，谁会泄漏机密呢？这一次，咱们已够小心了，参与此事的，只有咱们四个人，如若此密泄漏了，咱们四个人，都应该有份。”

白天平道：“不错，咱们四人之中，定有一个人泄漏了机密。”

申帮主道：“那泄漏机密的是谁呢？不会是你少侠，自从泄漏过一次机密，本座也自信十分谨慎，唯一泄漏机密的可能，就是少林、武当两位长老中之一了。”

白天平道：“帮主，眼下不是追查何人泄密的事，急的是应付这一次激变。”

申帮主道：“白少侠是否已有了什么计划？”

白天平道：“晚辈想了一个笨办法，不知是否可以？”

申帮主道：“什么办法？”

白天平道：“我想带着少林、武当两位长老，加区和帮主，先到武家堡一行，老实说，咱们几人，武功至少都可以自保，再说擒贼擒王，如若咱们能收拾了武家堡主，武家堡纵有埋伏，也完全失去了作用。”

申帮主沉吟了一阵，道：“老弟的意见很高明，咱们就这么办。”

白天平道：“最好申帮主能先行下令，停止总攻，一面通知武当、少林两位长老，咱们四个人，先到武家堡中瞧瞧。”

申帮主微一颌首，道：“好！一切遵照白少侠的意思。”

转目望着守在门外的黑、白双卫一眼，道：“你们传我丐帮紧急讯号，暂停攻打武家堡，顺便请少林的浮云大师，和武当青风子道长来此一晤。”

黑、白双卫，一欠身应命而去。

目光转注到白天平的身上，道：“老弟，如是武家堡有能人，他们可能推算出我们几时攻打武家堡，未必就是咱们泄漏了机密，老弟，你知道，这次攻打武家堡的决定，除了你我之外只有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道长知道，他们都是武林中很有地位的人，如是说出泄漏机密的事，只怕两人心中不悦，所以，咱们得有一番别的说词。”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少林，武当，各派名宿一人，为帮主副手，自然经过考虑，挑选而来，我不敢说，他们有泄密之嫌，但咱们却是不能不作戒备。老前辈，武家堡只是咱们对付敌人的一个分舵而已，但咱们却要动员贵帮中上百的精锐，晚辈觉着，贸然一拼，可能会造成惨重的伤亡，贵帮中这些精英人物如遭死伤，恐非短期可以复元。春姑娘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方是利用各大门派弟子，和咱们拼斗，真的敌手，却隐蔽不出，自然，适当的时机出来，但那时，咱们早已伤亡很重，无力对付了。晚辈这办法，也许不是万全之策，但至少可减少贵帮的精英伤亡……”

话到此处，黑，白双卫，已带着浮云大师和青风子赶来茅舍。

浮云大师合掌一礼，道：“申施主召老僧来，不知有何指令？”

申帮主一抱拳，道：“不敢当，大师、道兄请坐。”浮云大师、青风子分别落了座。

申帮主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这两位义女，刚由武家堡中脱险归来，据说武家堡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区区之意，想和道长、大师，同往武家堡查看一番，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浮云大师道：“咱们不是要在入夜时分，攻入武家堡吗？”

申帮主道：“本座已下令暂停总攻，咱们四人共去查看一番之后，再作计议。”

浮云大师沉吟了一阵，望着青风子，道：“道兄之意呢？”

青风子道：“申帮主是这次攻入武家堡的首脑人物，咱们自然要听从申帮主的决定。”

浮云大师道：“好吧！咱们几时动身？”

申帮主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白少侠的意见呢？”

白天平道：“自然是愈快愈好。”

申帮主道：“好！咱们这就动身。”

浮云大师皱皱眉头，却未多言。

白天平抢先带路，申帮主带着黑、白双卫，一行六人，直奔武家堡。

浮云大师故意落后了一步，和青风子并肩而行，一面低声说道：“道兄，那老叫化子在捣的什么鬼？”

青风子道：“停止总攻的主意，似是白天平出的……”

浮云大师接道：“老叫化子对那白天平，似乎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了。”

青风子道：“不错，那小子不但武功已得无名子的真传，临事的机智镇静，也大大的超越了他的年龄。”

浮云大师低声道：“申三峰旨听那小子的话，突然改变了计划，只怕是对咱们也有了怀疑。”

青风子略一沉吟，道：“这还不至于吧！抛开他申三峰丐帮帮主的身份，论江湖声誉，武林地位，咱们都不输他。”

这两人在后面窃窃私议，申三峰和白天平，也在前面交谈。

黑卫莫宗元，走在最前面开道，白卫却故意走在后面，落后申三峰丈余距离。

浮云大师，青风子为了谈话的隐秘，又和那白卫保持了一段距离。这就是两方面的谈话，彼此都听不到。

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道：“帮主，晚辈原本只推想两人之中，一个有些问题，但晚辈现在的看法，有些不同了。”

申三峰道：“你的意思是？”

白天平道：“我的意思是感觉到两个人都可能有些问题。”

申三峰道：“你是说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道长吗？”

白天平道：“不错，他们对帮主突然改变计划，停止总攻一事，似是很不愉快……”

申三峰接道：“浮云大师、青风子，乃武林当代名宿，也许他们对我主持此事，有些不满。”

白天平道：“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主持此事，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申三峰笑一笑，道：“在一般武林同道的感觉之中，丐帮虽然是人多势众，但终究不是武林正统，无法和少林、武当相比。”

白天平道：“那是偏见。”

申三峰道：“但他们奉了掌门之令谕，来此为我副手，心中自是不满……”

叹口气，道：“两人未奉派来此，为我的副手之前，彼此本是很好的朋友，想不到一旦共事，为一点权势之分，竟然造成了水火不相相容之势。”

白天平道：“浮云大师、青风子道长，都是很有修养的人，决不会为此

一点小事，放在心上，再说他们是奉命而来，也不是你申帮主硬要他们做副手……”

申三峰微微笑一怔，接道：“老弟，你说明白些？”

白天平道：“晚辈之意是，如若他们有一人可疑，那就两人可疑了。”

申三峰一皱眉头，道：“老弟，你说得虽然有些徵象，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浮云大师、青风子道长，都是武林中极有声望的人物，他们怎的能不惜半生清誉呢……”

白天平接道：“帮主，武林中事，有很多诡异难测，晚辈无意污蔑两位老前辈，但目下的形势，晚辈实又不能不怀疑他们。”

申三峰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弟，果然叫你不幸言中，本座真不知如何处置了。”

白天平道：“老前辈，这件事，晚辈也无法做主，等咱们找到了明确的证据，帮主可以把此事交给少林、武当两派的掌门人，自去清理。”

申三峰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这时，浮云大师、青风子道长突然加快脚步，追了上来。

白天平道：“他们追来了。”

两人的行速甚快，片刻工夫，已然追上了申三峰。

浮云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申帮主，咱们这番入武家堡。用意何在？”

申三峰接道：“查看一下虚实。”

浮云大师道：“为什么不按咱们预定的时间，展开总攻？”

白天平道：“因为武家堡中，可能已有了准备，所以，咱们先要去探查一下虚实。”

浮云大师冷笑一声，道：“这都是你白少侠的主意了？”

白天平道：“不错，是在下的主意。”

浮云大师道：“老衲想不明白，咱们现在到武家堡去查看一下，和咱们按计划发动总攻，有什么不同？而且，这作法，又有些打草惊蛇。”

白天平道：“很大的不同。”

浮云大师道：“请教白少侠。”

白天平道：“如是咱们先去窥探一下，至少可先了解敌人准备的情形……”

目光一惊浮云大师和青风子，接道：“以大师和道长深厚的功力而言，纵然咱们陷入重围，也可破围而出，如是发动总攻，陷入了敌人安排的圈套之中，只怕难免重大伤亡。”

两人虽然不停的交谈，但脚步未停，走的仍然很快速。谈话之间，已到了武家堡外。但见堡门紧闭，那宽阔的护城河，注满了水。

浮云大师道：“白少侠，咱们要如何进去，是叫阵，还是抢渡？”

城堡上静静的，看不见有人走动。愈是如此，愈有着杀机沉沉的肃冷气氛。

白天平未立刻回答浮云大师的后，却淡淡一笑，道：“申帮主，他们准备得很充分，幸好帮主下令停攻。”

浮云大师冷笑一声，道：“白天平，老衲在和你说话。”

白天平转过身子，道：“大师有何见教？”

浮云大师道：“咱们如是要深入武家堡，看个明白，非得渡过这道护城河了。”

白天平道：“不错。”

浮云大师道：“白少侠精明干练，年轻智高，想必是早已胸有成竹，渡过这片护河城了？”

白天平道：“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放下吊桥，把咱们接过去。”

青风子奇道：“这不太可能吧……”话还未完，一座吊桥，已缓缓放下。

白天平笑一笑，道：“道长，有很多事，常常会出乎意料之外。”

青风子道长神情肃然的望了白天平一眼，道：“白少侠，你怎么知晓武家堡会开放吊桥，让我们进去呢？”

白天平道：“在下本也未曾想到，不过，道长这一问，倒是启动了在下的灵感。”

青风子脸色一变，道：“白少侠，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吊桥已然放下，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如是想进武家堡，现在可以进来了。”

申三峰低声道：“道长，白少侠，咱们正面对强敌，自己人，纵然有什么不悦之处，回去再谈不迟，目下合力对付敌人要紧。”一面举步登上吊桥。

浮云大师、青风子急随在申三峰的身后，登上了吊桥。白天平一侧身，抢在浮云大师和青风子之间。

黑、白双卫，虽然不能离开帮主，但他们两人不好和浮云、青风子抢，只好走在最后。

申三峰衣袂飘飘，当先而行。片刻间，过完了吊桥。

迎接两人的，是一男一女。男的长髯垂胸，身躯修伟，穿着一件长衫。女的一身劲装，正是金萍姑娘。

长衫人一抱拳，道：“新任武家堡外务总管蔡亮，代堡主迎客。”

申三峰淡淡一笑，道：“贵堡主很大的架子啊！”

蔡亮道：“非也，非也，敝堡主现在大厅里督饬所属，准备酒席，替申帮主和大师、道长们接风。”

申三峰乃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自有一种气度，当下微微一笑，道：“那就有请蔡总管带路了。”

蔡亮微微一笑，道：“在下僭越了。”转身向前行去。

申三峰大步随在蔡亮的身后向前行去。

广阔的庭院中，不见一个人影。但申三峰和浮云大师等，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几人都感觉到这宁静的庭院中，潜伏着无比的杀机。

蔡亮带几人进了庄院，行入前厅。大厅中早已摆好了一桌酒宴，四个一色粉红裙衫的美艳少女，静静的排在酒席前面。酒宴旁侧，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个浓眉、凤目、海字脸，留着三绺长髯的青衫人。

青衫人的两侧，站着两个十五六岁，身佩长剑的青衫童子。两个九尺以上，穿着黑色短袖衣衫，胸毛茸茸的巨人，并肩站在太师椅后。

蔡亮疾行两步，到了青衫人的身前，欠欠身，低声说道：“启禀堡主，丐帮申帮主、少林浮云大师、武当青风子道长，联袂来访。”

青衫人缓缓站起身子，凤目流转，打量了申三峰一眼，道：“申帮主，久仰大名了。”

申三峰也没有想到，江湖上籍籍无名，充满着神秘的武家堡主，竟是这样一个人形貌端壮，威仪逼人的人物，不禁一呆。四个粉红衣衫的美女，迅速的搬过来六张木椅。

青衫人一拱手，接道：“诸位请坐。”

申三峰缓缓落座，道：“堡主怎么称呼？”

青衫人道：“在下姓田。”

申三峰道：“田堡主。”

青衫人道：“申帮主驾临敝堡，蓬荜生辉不少，请入席容田某聊尽地主之谊。”

申三峰道：“用不着了，咱们进过酒饭而来，不敢叨扰。”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申帮主如是心有疑惧，区区也不敢勉强。”

申三峰道：“堡主言重了，初度相晤，不敢惊扰堡主而已。”

青衫人嗯了一声，道：“申帮主既是不喜客套的人，请恕区区且言，帮主到敝堡，不知有何见教？”

申三峰道：“田堡主快人快语，在下就明话明说，近年来，江湖上发生了不少劫案，似都和贵堡有关，这一点不知堡主能否解讲一下？”

田堡主沉吟了一阵，道：“申帮主来访我武家堡，只是为了这件事吗？”

申三峰道：“不错，咱们希望你田堡主，给武林同道一个交待。”

田堡主仰天大笑三声，道：“所谓武林同道，可就是你申帮主所领导的丐帮吗？”

申三峰微微一怔，道：“田堡主，这话是何用心？”

田堡主冷冷说道：“申帮主，自鸣能代表武林同道，但不知代表哪些人，如是只代表贵帮，田某人没有话说，如是代表了所有的武林同道，那就应该举出一二门户，不知申帮主以为如何？”

第十四回 揭奸摘伏 棋逢敌手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本座同来之人，就有少林、武当两派名宿，不知田堡主还要本座举出何人？”

田堡主冷笑一声，道：“申帮主既有同来之人，何不问问他们，申帮主是否能够代表？”

申帮主呆了一呆，回头望了浮云大师和青风子一眼。

白天平突然接口说道：“帮主，这里明明是武家堡，但堡主却自称姓田……”

田堡主怒道：“我田无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难道还说了假姓不成？”

申三峰奇道：“你是田无畏，田大侠……”

田无畏接道：“怎么，申帮主可是不信？”

申三峰道：“信！在下虽没有见过田大侠，不过，却听说过田大侠威武形貌，素有赛武圣之称，今日一见，果然非凡。”

田无畏道：“申帮主既然相信在下的身份，那就该相信在下的话。”

白天平突然微微一笑，道：“田大侠，既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不知何以要借尸还魂……”

田无畏脸色一变，道：“初生之犊不畏虎，年轻人，你怎么称呼？”

白天平道：“在下白天平。”

田无畏点点头道：“一举间，搏杀本堡四煞星的，是你吧？”

白天平道：“正是区区。”

田无畏道：“才俊之上，难改高傲之性，本堡主也不和你计较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田大侠，以丐帮帮主之尊，对你田大侠，亦极推崇，足见田大侠的高明了，不知何以竟替武家堡这地方，出任堡主了？”

田无畏道：“难道武家堡的堡主，一定也要姓武不成？”

白天平道：“顾名思义，武家堡中人，应该大部姓武，至少他们的堡主，不会姓田，田大侠身任武家堡中堡主，恐怕是非出自愿吧？”

田无畏冷笑一声，道：“年轻人，祸从口出，你不觉着自己说话太多了吗。”

白天平笑一笑，道：“武家堡布下了天罗地网，咱们既然敢来，就不会害怕。”

田无畏冷冷说道：“区区不愿和你多费口舌……”目光转到申三峰的身上，道：“申帮主，咱们谈正事要紧。”

申三峰已然觉到情势对自己不利，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目光转到浮云大师的脸上，神情一片严肃，缓缓说道：“大师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浮云大师道：“老衲听到了。”

申三峰道：“希望大师能给在下一个明确的答复。”

浮云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申帮主，你不能这样问的。”

申三峰笑一笑，道：“使你很难回答，是吗？”

浮云大师道：“不错，申帮主，事已如此，老衲就是不回答，你也应该明白了。”

申三峰皱皱眉头，还未来得及回答，田无畏却突然接口说道：“不行，大师，如今事情已经明朗了，不能不说个清楚！”

浮云大师合掌喧了一声佛号，道：“申帮主，你一定想听清楚吗？”

申三峰道：“其实已经用不着再说了。”

白天平道：“申帮主，他非说不可。”

浮云大师瞪了白天平一眼，道：“白少侠，老衲很想领教你几招。”

白天平道：“有机会，大师不用慌，咱们早晚会有一场搏杀的。”

浮云大师冷哼一声，道：“申帮主，你听着，你不能代表少林。”

明明知道了是这么一个结果，但听入了申三峰的耳中，仍有着利刃刺心的感觉。

但他乃一帮之尊，定力修养，都有了相当的火候，淡淡一笑，道：“大师说的很明白了。”

目光转到青风子的身上，道：“道长，你也可以表明一下身份了？”

青风子道：“申帮主，你也不能代表武当。”

申三峰道：“撇开两位少林、武当的身份不谈，你们都是武林名宿，这事情，如非从两位口中说出，就算别人告诉我，我也是不会相信。”他说的很缓和，但字字句句里面，都含蕴了无比的沉痛。

青风子黯然一叹，垂首不语。

白天平仰天大笑三声，道：“申帮主，这样也好，这好比潜在体内的毒瘤，如今出了头，咱们也可以操刀一割了。”

浮云大师双目圆睁，直似要喷出火来，冷冷的目光盯注在白天平的身上，道：“操刀一割，那要看你的手段了。”

白天平笑道：“大师，你是少林派中的名宿，平日里受尽了武林同道的敬重、尊仰，但你今日的行为，如是一旦传扬于江湖之上，只怕你一世的英名，尽都付于流水了。”

浮云大师冷哼一声，道：“田堡主，在下请求堡主下令，老衲生劈了这姓白的小子。”

田无畏笑一笑，道：“大师，他们既然到这里来了，早晚都会有一场血战，大师也不用急在一时。”

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笑道：“白少侠，年轻人，血气方刚，你这份豪气，虽然叫人佩服，不过，盲目逞能、只怕要招致凶祸临头。”

白天平回顾了一眼，笑道：“在下来此之时，早已想得清楚了。”

田无畏笑一笑，道：“那很好，你想得十分清楚，咱们可以仔细的谈谈了。”

白天平道：“谈什么？”

田无畏道：“白少侠，我们正准备公开出现江湖，正在需用人手，像你白少侠这等人才，正是我等所需。”

白天平淡然一笑，道：“多谢你田堡主看得起白某人。”

田无畏笑一笑，道：“诸位原本要以丐帮为主向本堡展开总攻，何以又忽然停止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原因很简单，我们发觉有了内奸，那就不得不停止这场总攻了。”

田无畏道：“幸好你们能及时而止，如是不停下这番总攻，这一战下来，我们就可以歼灭丐帮大部精锐。”

白天平道：“这样严重吗？”

田无畏道：“不错，我们有了很精密的布置。”

白天平道：“现在，可以用这些精密的布置，对付我们了。”

田无畏道：“那倒用不着了，对诸位，我们希望以真正的武功，和你们分个高下出来。”

白天平点点头，道：“那很好，希望你们手段光明一些。”

田无畏道：“不过，以白少侠的聪明，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

白天平道：“过奖，过奖，在下看不出什么。”

田无畏道：“一旦动上了手，只怕吃亏的是你白少侠了。”

白天平道：“你们准备以多为胜吗？”

田无畏道：“白少侠如是确有过人才能，至少也得闯过几关，才能离开武家堡。”

白天平四顾了一眼，笑道：“多谢堡主指点。”

田无畏哈哈一笑，离座而起，一挥手，道：“撤去酒席。”

几个迎客的女婢，应声动手，她们动作奇快，片刻之间，已收好桌椅退下。原本宽阔的大厅，也就更显得宽阔了。这时，黑、白双卫已悄然移动身躯，到了申帮主的身后。

田无畏身侧两个剑童，右手已按在了剑柄上，身后巨人，也似有跃跃欲动的样子。一瞬间，大厅中，形成了剑拔弩张之局。

田无畏摇摇头，阻止了身侧剑童，道：“白少侠，你初出茅庐，在江湖上识人不多，年纪轻，武功好，我们很需要像你白少侠这样的人。”

白天平道：“承你看得起，可惜的是，在下无意在武家堡中任职。”

田无畏道：“既是这样，只有得罪了。大师，你同白少侠过几招。”

浮云大师一合掌，道：“谢堡主。”

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脸上，道：“小娃儿，不幸被你言中了，咱们终有一场搏杀，想不到的是这么快就动上了手。”

白天平笑一笑，道：“大师，似乎是有把握胜我了。”

浮云大师道：“白少侠，老衲对你已经忍耐得太多了，咱们这一番动手，正好一泄心中之忿。”

白天平淡淡一笑，道：“大师如是胜了在下，自然可以杀我泄忿，不过……”

浮云大师道：“不过什么？”

白天平道：“不过，我未死之前，想请教大师一事。”

浮云大师道：“好，你说吧。”

白天平道：“大师在少林寺的身份，不去谈它，就是在武林中的地位，也是极受尊崇，像大师这样一个身份很高、备受敬慕的人，怎会甘为武家堡的鹰犬呢？”

浮云大师脸上掠过一抹惭愧之色，道：“老衲的事，用不着你白少侠费心。”口气之间，又有改变，似乎是对白天平尊敬了不少。

白天平叹口气，道：“大师，你定有什么苦衷？”

浮云大师道：“老衲没有什么苦衷，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白天平淡然一笑，道：“我生也晚，不知这位武家堡的田堡主，是何许人物，但听申帮主对他的抬举，这田无畏似乎也是一位甚受江湖同道尊敬的人……”

浮云大师淡然地接道：“白天平，这时刻咱们似乎不是谈论江湖是非的时间，你可以出手了。”

白天平看情形，似乎已无法避免去这一战，吸口气，道：“田堡主，在下有几件事情请教。”

田无畏道：“你如是改变心意，敝堡是欢迎得很。”

白天平道：“很难，田堡主，白某不会做贵堡的鹰犬，为恶江湖。”

这话明里是回答田堡主，暗里却无疑是讽劝浮云大师和青风浮云大师突然一上步，右掌一探，迎面劈了下去。白天平右手一抬，硬接下了浮云大师的掌势。但闻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这浮云大师，有数十年的深厚功力，掌势雄厚无比，心想白天平应该以巧招取胜，决未想到他会硬接下自己的掌力。双掌接实之下，白天平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浮云大师也被震得向后退开了一步。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大师，好雄浑的掌力。”突然飞身而起，双掌连环拍出，攻势猛烈异常，掌指招式，一直不离浮云大师的要害大穴。

两人接实了一掌，浮云大师心中有数，这白天平的功夫，确然能够伤害到他。因此，不得不小心应付。浮云大师心中有了顾虑，出手反而大受拘束。

白天平抢尽先机，攻势愈来愈是凌厉。两人动手打了一百招，仍然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浮云大师的掌力，愈是凌厉，强猛的掌力，激荡整个大厅。

忽然间，白天平身子一侧，滚入了浮云大师的掌影之中。只听一声冷哼，浮云大师突然收住掌势，身躯摇颤，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五步。

白天平脸色严肃，冷冷说道：“大师，承让了。”

申三峰想不到白天平的武功，竟然高明到如此境界，以浮云大师武功之高，仍然是伤在他的手中。

浮云大师脸色苍白，垂首而立，显然已无再战之能。

田无畏脸色一变，道：“白少侠，果然是高明得很。”

白天平道：“堡主夸奖了。”

田无畏冷哼一声，道：“白少侠，今日不是比武会友，大家点到为止……”

白天平接道：“堡主的意思是……”

田无畏接道：“大家要打一个生死存亡出来，几位如若能冲出武家堡，那就是诸位的武功高强。”

白天平道：“换一句话说，那就是我们冲出武家堡，也要全靠这身武功了，如是我们冲不出武家堡，那就要埋骨于此了？”

田无畏道：“好像如此，诸位既然进了武家堡，如若不留下性命，那就请留下武功。”

白天平道：“好！哪一位再和区区动手？”

田无畏笑一笑，目光转到青风子的身上，道：“道长是否愿意出手试试呢？”

青风子道：“贫道悉凭堡主之命。”

白天平哈哈一笑，道：“鸟尽弓藏，田堡主这样急于谋杀功臣，未免太过急一些了。”

田无畏冷冷说道：“白少侠，你应该瞧出来了，不论你如何挑拨，只怕也无法使他们反对我了。”

白天平道：“在下看得很清楚了。”

田无畏道：“那很好，少林寺本以拳掌见长，白少侠，能够以拳掌胜了少林高僧，武当派以剑术见长……”

白天平冷冷说道：“田堡主之意，可是在下，以剑术对抗吗？”

田无畏道：“兵刃拳掌，各有所长，如是白少侠不会剑术，随使用什么兵刃都好。”

申三峰突然接口说道：“白少侠，这一阵让给区区如何？”

白天平笑道，“申帮主，用不着抢了，田堡主似乎是很希望在下出手，对吗？”

田无畏道：“本座倒无此意，如是白少侠自知气力不继，不妨换个人出手。”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田堡主不用激我，在下既然试过了少林的拳掌，希望能再试试武当的剑招了。”

田无畏冷笑一声，未再接口。

白天平目光转到青风子的身上，一顿，道：“道长，你应该明白了……”

青风子道：“贫道不明白。”

白天平冷冷道：“你如是还不明白，在下就不能怪你了，也不忍怪你。”

青风子道：“白少侠，你可以亮出兵刃了。”说完话，抽出背上长剑。

白天平笑一笑，道：“道长只管出手，在下该拔剑的时候，自会拔剑。”
青风子忽然扬手一剑，刺了过来。

白天平剑未出鞘，也未封挡，一吸气，闪避三尺。青风子一剑未中，立时连环进招，剑招相连，有如长江大河一般，一招紧过一招，攻势绵密异常。

白天平闪避开四五剑后，人已被那绵密的剑势圈住，不得不拔剑还击。但闻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青风子的攻势，尽被白天平封挡开去。

田无畏一直很留心看着那白天平出手的攻势、剑路。申三峰回顾了黑、白双卫一眼，低声说道：“你们两个准备一下，看看咱们如何能破围而出？”

黑、白双卫，满脸都是激忿之色，沉声道：“想不到平日里受尽咱们敬重的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道长，竟然是两个内奸。”

申三峰苦笑一下，道：“如非白少侠，洞烛先机，只怕咱们整个的丐帮精锐，都将尽入敌人的阴谋布置之中。”

就是这谈上几句话的工夫，白天平已和青风子分出了胜败。青风子道长，本是极为擅长用剑之人，但他伤在了白天平的剑掌伤浮云大师，白天平也许还有些取巧的行为，但剑伤青风子，那确是真本领，硬功夫，必得以高绝的剑招才成。青风子左臂上一道四五寸长的口子，鲜血淋漓而下。

白天平收住剑势，冷冷道：“道长，够了吧……”青风子满脸愧包，垂首而退。

田无畏笑一笑，道：“白少侠掌力深厚，剑法高明，当真是能者无所不能了。”

白天平冷冷说道：“不是在下高明，而是他们两位心中有所顾忌。”

申三峰道：“什么顾忌？”

白天平笑一笑，道：“他们没有用出全力对付我。”

申三峰暗暗忖道：这孩子究竟是年轻得很，这些话，怎么也能够随便说出口来，也许这两位武林名宿别有用心，这岂不是一指点穿。

只听田无畏缓缓说道：“原来白少侠也瞧出来了。”

白天平道：“他们的掌力、剑劲，都是差那么一点，那不是他们的火候不到，而是他们受到了禁制而已。”

申三峰道：“白少侠，你是说他们……”

白天平道：“他们太怕死，身上受了禁制，所以，只有听摆布了。”

申三峰转脸望去，只见浮云大师和青风子，背靠大厅的墙壁上，脸色苍白，似乎是害了很久的大病。

他心中立刻生出极大的惊惧，道：“白少侠，他们伤得很重，是吗！”

白天平摇摇头，道：“在下这点功力，如何能使这武林两大名宿，受此重伤？”

申三峰道：“那他们……”

白天平道：“他们伤在身上的禁制，伤在他们自己的内心，他们意志早已崩溃了，功力也在逐渐的消散、减弱……”

田无畏突然叹口气，接道：“白天平，你太聪明了，这世间有一个很奇怪的定律，那就是太聪明的人，总是活不长久。”

白天平道，“田堡主，太聪明的人，也最怕死，但最怕死的人，也常常是先死的人。”话中似乎有根深奥的道理，听起来若有所指，但如是不用心想仔细，很不容易想得明白。

田无畏浓眉耸扬，凤目射光，右手一挥，两个剑童，和身后两个九尺巨人，一齐围了上来。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白少侠，请稍息片刻，这一阵让给区区。”

黑、白双卫，齐齐跨前一步，道：“不劳帮主出手。”

同时一探右手，取出了一支短棒，那短棒粗如鸭蛋，长不过一尺二寸，但一抖手，忽然间长逾三尺，但却变细了很多。

白天平缓缓向后退了五尺，站在申三峰的身侧。

黑、白双卫，各向横里跨出两步，保持了三尺的距离。

两个青衣剑童，突然抽出长剑，道：“请赐教。”

口中客气，手中长剑却闪起朵朵剑花，攻向两人。这两个年纪不大，但剑招却是快速得很，一眨眼，两人已各自攻出八剑。

黑、白双卫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哪里会把两个十几岁的童子放在心上。一念轻敌，立时陷身于两个剑童的快速剑招之中。但见寒芒闪闪，黑、白双卫竟然被逼得手忙脚乱，无法还手。

申三峰一皱眉头，低声道：“好快的剑法。”

但黑、白双卫，终是久经大敌之人，虽落下风，都能镇静心神。

两个青衣剑童各自攻出了三十六剑之后，剑势突然一缓。就是那一缓的空隙，黑、白双卫，手中的如意打狗棒，立时展开了反击。刹那间，棒影轮起，带着啸风之声，罩向了两位青衣剑童。

两位青衣剑童，立时被卷入那重重的棒影之中。

那两个身逾九尺的巨人，站在五尺以外，望着四人动手的情形，苦于两个剑童困于棒影中无法脱身，两人也无法出手攻敌。

白天平低声对申三峰道：“帮主，你看到那两个巨人了吗？”

申三峰点点头，道：“瞧到了，这两人体形特异，似人似兽，恐怕是有着很特异的武功，必得设法早些把两人除去才是。”

白天平道：“晚辈也这样想，一般体型高大的人，都不太适合练小巧灵动的工夫，照晚辈的看法，这两个似乎是有着一身横练的硬功，而且，亦必有着奇大的气力，黑、白双卫，善于硬战，如是和这两个人动上了手，硬拼可能要吃大亏……”

申三峰接道：“白少侠的意思呢？”

白天平道，“晚辈之意是，先行下手把两人除了。”

申三峰道：“你准备如何出手？”

白天平道：“晚辈觉着如其等他们出手，不如咱们先行出手，一举击毙

强敌，就算取不了两人之命，只要能把两人击伤，对咱们突围之举，可减去不少阻力。”

申三峰皱皱眉头，未置可否。他是武林第一大帮的帮主身份，如是要他暗施算计伤敌，自然很难出口。

白天平笑一笑，道：“帮主之意，可是和他们明来明往的搏杀一阵吗？”

申三峰道，“在下生平从没突然对人偷袭的事，早些除去两人，也不能有失光明的手段，咱们合力出手，各自对付一人，这两人纵然是天生异禀，但咱们两人，也可应付了！”

白天平道：“帮主光明磊落，不愿暗施偷袭，但晚辈觉着，咱们今日的处境不同，不能以常情而论，如是晚辈出手偷袭，希望帮主不要见怪才好。”

申三峰道：“对敌之道，本不厌诈，只是有很多权诈之术，在下不能施用罢了。”言下并无阻止白天平偷袭之意。

白天平点点头，缓步向两个巨人行去。

田无畏一直留心着白天平的举动，眼看他和申三峰谈了半天，心中早有警惕，又看他绕向两个巨人，立时沉声喝道：“大虎、二虎，留神了。”

站在左首是大虎，转目一掠白天平，突然挥手一掌，拍了过去。巨灵之掌，力逾千斤，迎面劈到，有如铁锤击岩一般。

白天平感觉到那劈来掌力，十分强大，但也看出他的出掌很笨，举动之间，不够灵活，当下一矮身，闪在那大虎身旁，左掌一挥，切向大虎出拳的右臂。

但闻砰的一声，掌势正中大虎。那大虎体壮皮粗，中了一掌，只不过一皱眉头。

白天平这一掌虽只用了五成力道，但也有二三百斤气力，竟

然未能使那大虎臂断骨折，心中已确定这巨人，果然练有一身横练功夫，只有看准他要害，全力一击。就在他心中念转之间，忽觉一股拳风，斜里撞了过来。

原来，二虎一拳击了过来。这一拳，力道奇猛，正好封住了大虎拳势不及的空档。

大虎、二虎似乎早知道了自己的缺点，身躯转动不灵，所以两人练了一套很奇怪的拳法，彼此配合。但见四只小斗般的拳头，飞舞挥击，绵密异常。

这是一套合出严密的拳法，白天平施展一套很奇快的身法、有如风中之絮，随着两人呼呼的拳风，旋转、飘荡。

尽管是大虎、二虎的拳势绵密，但却始终无法伤到白天平。

田无畏一皱眉头，道：“飘花步。”

白天平突然大喝一声，疾出一掌避过了那绵密的拳势，击在了大虎的后背之上。这一掌，白天平用出了八成劲力，只打得大虎巨大的身躯，不由自主的向前冲了三步。

这一来，两人合击的拳网，立刻有了极大的漏洞。

白天平疾如飘风一般，一闪身，绕到了二虎前面，迎面一掌，拍向二虎的面门。二虎一偏头，闪避了一击。

哪知白天平掌势突然一转，击在了二虎的脸上。这一掌落势奇重，只打得二虎，打了两个旋转，才稳下身躯。白天平一掌击中二虎，身子立时飞跃而起。大虎回身发拳击来，白天平已然闪避开去。

田无畏突然大喝一声，道：“住手。”

两个巨人，应声退下，两个剑童也急攻两剑，后退三步。

田无畏淡然一笑，道：“白少侠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艺业博杂，在下要亲自领教几招了。”

申三峰一抱拳，道：“田堡主如想动手，老叫化奉陪。”

田无畏目光一掠白天平，道：“白少侠，可是不敢和在下一动手吗？”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申帮主，既是田堡主有意和晚辈一战，申帮主就请再让一阵如何？”

申三峰道：“你已经连搏数阵，理应由老叫化子出战。”

白天平道：“晚辈自信体能还可以支持得住。”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田堡主，难道老叫化子不配和你田堡主动手吗？”

田无畏道：“如是申帮主很希望和在下动手，那就请等候一阵，待在下对付过白少侠之后，再和你申帮主动手不迟。”

申三峰还未来得及答话，白天平已转身一跃，到了田无畏的身前。

田无畏点点头，道：“咱们动兵刃呢，还是比拳掌。”

白天平道：“但凭田堡主。”

田无畏道：“咱们比试拳掌一百招，如是无法分出胜败，再以兵刃相搏。”

白天平道：“好！田堡主小心了。”呼的一掌，拍了出去。田无畏冷笑一声，右掌推出，硬接掌势。

这次，白天平忽然改变了方法，不和田无畏硬拼掌势，右手一翻，五指开合，疾向田无畏手腕上抓去。

田无畏沉腕变招，倏忽间，弹出了三缕指风，袭向白天平的前胸三处大穴。

白天平一闪避开，双掌连环拍出，展开一轮猛攻。申三峰眼看着两人的搏斗，心中既感奇怪，又是不安，忖道：田无畏何以不愿和我动手，却要和白天平动手？论声望我老叫化是一帮帮主，难道不胜不过白天平吗？

心念转动之间，忽听一个娇脆的声音喝道：“住手！”

申三峰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玄色劲装，姿容绝世的少女，当门而立。

田无畏疾急的拍出两掌，逼住了白天平的攻势，道：“公主来了。”疾快地向后退三步。

白天平缓缓转过身子，只见那玄衣少女，正是那日古庙中遇上的姑娘。

玄衣少女冷冷地说道：“田堡主，还有些什么人？”

田无畏道：“浮云大师、青风子道长，都早已归服咱们，如能对付这位

白少侠和申帮主，这一战咱们就大获全胜，再借势反击，也可能瓦解丐帮精锐。”

玄衣少女向白天平行了过去，一面缓缓说道：“咱们见过一次了，是吗？”

白天平吸一口气，道：“不错。”

玄衣少女道：“当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咱们今天又碰上了头。”

白天平道：“姑娘的意思是……”

玄衣少女笑一笑，道：“我的意思是咱们不应该再碰头的。”

白天平道：“很不幸的是咱们又碰上了。”

玄衣少女点点头，笑道：“既然有这么一个不幸，应该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吗？”

白天平道：“姑娘此刻现身，想是早已胸有成竹了？”

玄衣少女道：“本来，我还没有什么打算，但现在我已有了决定。”

白天平道：“姑娘可否见告呢？”

玄衣少女道：“以白少侠的智慧，说出来，只怕你也不会相信了。”

白天平道：“在下心中也想到了一些，但不知对是不对？”

玄衣少女道：“说说看。”

白天平道：“姑娘可是觉得咱们两人之间，该有一场搏杀，是吗？”

玄衣少女道：“你说的大致不错，唯一要修正的是，咱们之间，要有一个死亡。”

白天平朗朗一笑，道：“彼此无怨无仇，两度会面，就要以命相搏，姑娘不觉得太过份一些吗？”

玄衣少女道：“我不想和你抬杠，也不愿多费口舌。”

白天平道：“看来，咱们是非得有这一场凶险的搏杀不可了？”

玄衣少女道：“好像是无别的选择了。”

白天平道：“好吧！姑娘既然决心要和在下一战，那么咱们只好放手一拼了。”

玄衣少女点点头，道：“你准备出手吧！”

白天平笑一笑，道：“姑娘准备如何和在动手？”

玄衣少女道：“悉听尊便。”

白天平道：“兵刃太凶险，咱们在拳脚上比个胜负就是……”

玄衣少女道：“好！你出手。”

白天平道：“在下男子汉，应该由姑娘先行出手。”

玄衣少女道：“当真吗？”

白天平还未来及答话，忽觉一股暗劲，直向身上撞来。那玄衣少女手未抬动，脚未踢出，这一股暗劲不知由何处攻来。

白天平吃了一惊，暗道：这是什么武功？心中骇然，右手却疾快的拍出一掌，迎向那暗劲击出。但觉那拍出的掌力，忽然落空，可是发出的力道，却并未停止，似是被一股引力导向别处。忽闻申三峰冷哼一声，扬手拍出一

掌。

白天平只觉身躯一震，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一步。敢情，他和申三峰拼了一掌。

申三峰功力深厚，发出的内力，十分雄猛，白天平被震得退了一步。

那股力道来得太过奇怪，申三峰还未觉出是何人所发，但白天平却是心中明白，有如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

就是这一瞬的工夫，玄衣少女已然欺到了白天平的身前两尺左右处，右手一抬，点向白天平的前胸。她的举动优美快速，但纤指点向的穴道，却是白天平的死穴要害。

白天平已然觉到玄衣少女，身负莫可估测的奇技，哪里还敢大意，瞧不出她这一指中，还蕴涵有什么诡异变化，不敢出手封架，一吸气，陡然间退后八尺。他身子灵的有如落叶飘絮，随着那点来的一指，飘然退去。

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白天平，你的‘飘花步’大概已有了八成的火候。”

白天平听她一开口叫出了飘花步，心中虽然惊讶，但更惊骇的是，她竟能说出自己有了几成火候，而且一点不错。

玄衣少女很快的又欺近身侧，接道：“咱们再试试吧！”一掌拍向前胸。

白天平既震惊这玄衣少女的武功，深不可测，又惊于这少女的见识之广，当下不再让步，起手一招“剪腕手”，横向那少女腕脉上搭去。

玄衣少女浑如不觉，掌发如故，直叩前胸。

白天平一吸气，身躯后缩半尺，右手却已搭上玄衣少女的右腕。

玄衣少女拍出的掌势，本是虚无轻飘未见内劲，但白天平右手搭上了右腕脉穴之后，却感到一股疾劲涌出，撞中前胸。

力道强大，撞得白天平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五步，内腑血涌。

玄衣少女微微一笑，一跨步，人又欺到了白天平的身前，左手一探，抓向白天平的右腕。她每一招的武功路数，完全不同，看上去平平常常，不见有什么精奇变化。但白天平连吃过两次苦头之后，已然明白，这玄衣少女的武功，实已到了化繁为简，变化随心的境界，挥手投足之间，藏奇变于平实之中。

因此，他没有硬接那玄衣少女的攻势，施展“飘花步”一连向旁侧让开了五尺。

玄衣少女两度连击，都被“飘花步”闪避过去，不禁微微一笑，道：“男子汉，大丈夫，原来只学的闪避工夫。”

白天平心中暗道：这位玄衣姑娘，被人称作公主，武功又十分博杂、高深，不知是个什么来路，万万不能被她激出怒火，未了然内情之前，似是也用不着和她以命相拼。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在下已然连搏数阵，姑娘……”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接道：“你可是想和我订期再战？”

白天平心中一动，暗道：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道长，已然证明确为敌用，一着失错，满盘皆输，丐帮布置在武家堡外的上百名弟子还在待命，此事必得早些处置，如能借和她订约之赌，暂时退出武家堡，实为上策。暗中定了主意，淡然一笑，道：“如若姑娘敢和在下单独一会，希望能订约在三日以内。”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后天午时，咱们在武家堡正北方十里左右，大水塘会面。”

白天平嗯了一声，道：“好！希望姑娘届时能如约赶往。”

玄衣少女道：“失约的，只怕是你白天平。”

白天平道：“姑娘，白某届时必到。”抱拳接道：“我们告辞。”

玄衣少女一挥手，道：“恕不送客。”

田无畏冷笑一声，道：“白少侠，就这样离开吗？”

白天平道：“堡主的意思是？”

田无畏笑道：“武家堡什么所在，岂是任人来去的吗？”

白天平哈哈一笑，道：“田堡主如此用心，是想要阻拦在下和这位姑娘之约了。”

玄衣少女一扬柳眉儿，道：“田堡主，放他离去。”

田无畏道：“公主，放申三峰等离开，何异是纵虎归山，属下尽了全力，安排了近年之久，才有今日一个机会，咱们如若轻轻放过，岂不是可惜得很？”

玄衣少女冷冷道：“放他们离开。”这时，两个剑童，和那两个巨人，都已堵在门口。

田无畏对那玄衣少女，似是十分敬畏，一听口气不对，立时一摆手，道：“你们闪开。”

白天平大步行了过来，低声说道：“申帮主，咱们走吧！”

申三峰略一犹豫，举步向前行去，黑、白双卫，分随两侧而行。

那玄衣少女的话，似是有无比的威严，武家堡重重埋伏，竟无人敢施暗算。

申三峰等四个人，安然的撤出了武家堡。

一离险地，申三峰立刻吩咐黑、白双卫，道：“快些传令，要帮中弟子撤退到三十里外，等候令谕。”

黑、白双卫心中也知道，这次因无少林、武当两派弟子相助，集中于此的，都是帮里百中选一的好手，实为全帮精英，动手搏杀，决无所畏，但如被人暗施算计，伤一人都会叫人痛心。当下疾步飞驰而去。

申三峰目睹黑、白双卫奔去，才长长嘘一口气，道：“老弟，叫化真得谢谢你了。”

白天平道：“为什么？”

申三峰道，“分集在武家堡外，两百多丐帮弟子，是我丐帮精英所聚，

如不是你老弟揭穿了浮云大师和青风子的阴谋，本帮精英，必然会被他们诱入绝地，唉！老实说，这两百多人的生死，对丐帮关系太大了。”

白天平道：“贵帮遍布大江南北，人手众逾数万，两百多人，就有这大影响吗？”

申三峰道：“老弟，这两百多人的关系太大了，如是折损太多，将使我丐帮至少要在江湖萎缩十几二十年。”

事情这么大，白天平却有些想不通了，沉吟了一阵，道：“申帮主，可以见告吗？”

申三峰道：“这原是本帮之秘，但你老弟不是外人，自可奉告……”略一沉思，接道：“本帮能在武林中盛名不衰，帮规不坏，全赖我们有一种良好的制度。那就是，我们每一代都有一批中坚人物，为帮中骨干，这些人，都是费去近二十年心血，培养出来的人材，他们有的是孤儿，有的是本帮千方百计谋求所得，所以，他们都有很好的资质，至少都会有相当的成就，他们都是本帮中未来的分舵主、护法、巡察，其中也可能有下一代的帮主，他们来历单纯，幼小都经有严格的教养，所以忠于帮规，心存丐帮，别无他念，支撑了丐帮这庞大的组织。”

白天平道：“这果然是一个很大的隐秘，帮主不说，只怕很少有人知晓了。”

申三峰叹口气，道：“这一批两百多人，刚刚离开他们学艺之处，为了增长一些阅历，我把他们作为这次攻打武家堡的力量，唉！凭仗武功硬拼，纵遇高手，他们也能对付，但他们的阅历太浅了，怕的是中人埋伏，这两百多人，如果损伤太大，申某就变成丐帮的大罪人了，再要培养这批人手，至少还要二十年的时间了。”

白天平笑道：“幸好，贵帮中这些精华，还无伤损。”

申三峰道：“这都是白少侠的帮忙。”

白天平道：“晚辈只是胡撞瞎猜的碰上了一次。”

申三峰道：“浮云大师、青风子，用心显然很恶毒，诚心要把我丐帮这些骨干一举断送，不过，他们也并非完全不能有所伤亡，他们要接替帮中各重位要职前，也必得经过一番历练。”

白天平道：“我明白。”

申三峰道：“所以，白少侠如需用助拳人手时，但请吩咐一声。”

白天平道：“晚辈如有需要，自会请命帮主。”

申三峰道：“白少侠你和那玄衣姑娘，订下的后日中午之约，是否要如约赶往呢？”

白天平道：“自然要去，但不知那个大水塘，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

申三峰道：“那个大水塘的形势很怪，是一个很大的池塘，四周都是水，中间有一片突出水面的旱地。”

白天平道：“她约我在那里动手，大约就是想在那环水旱地之上相搏了。”

谈话之间，已然行到了丐帮居住的衣舍附近。这时，黑、白双卫，也同时赶了回来。

申三峰沉声道：“他们都撤回来了。”

黑、白双卫齐声应道：“他们已然撤回到预定的防守之处。”

申三峰点点头，似是放下了很大的心事，回头对白天平，道：“白少侠，那位玄衣姑娘的权势很重，但不知她的武功如何呢？”

白天平道：“很高明，是在下生平所遇中，武功最强的人。”

申三峰道：“那一战，你是全无把握了？”

白天平道：“坦白点说，这一战，我的胜算很小，而是十之八九要败。”

申三峰道：“那又何必要去呢？”

白天平道：“我心中有很多疑点，希望能在她身上求证一下……”

话题突然一变，道：“申帮主，咱们混入武家堡中的人，是何人派遣？”

申三峰道：“我们丐帮中，也有五个弟子被选了去，但却一去不归，如今是全无音息。”

白天平心中暗道：看来，金萍、金芝的事，申帮主也不太清楚，此事不可泄漏的太多。

心中念转，话题又变，道：“申帮主，你们是否认为这武家堡是目下江湖祸乱之源？”

申三峰道：“过去，我是这样想，但现在，我这想法有些变了，武家堡，似乎是只是一处分舵。”

两人边谈边走，行入茅舍。这茅舍中还留下两个小叫化子。

申三峰、白天平相对坐下，两个小叫化立刻献上了香茗。黑白双卫，守在茅舍门外。

申三峰喝了口茶，叹道：“老弟，我一直不太明白，你怎么能够一眼间，瞧出浮云大师、青风子道长，为敌所用呢？”

白天平道：“晚辈觉着很多事机，不该泄漏，但却不幸的泄漏了出去，能够泄此隐秘的人，只有参与机要的人，才能知此机密，晚辈来此之后，发觉参与机要的人，除了帮主之外，就只有在下和他们两人了……”

申三峰接道：“原本还有本帮中几位长老参与，因为，过去常有泄密的事，本座只好把参与此机要会商的三位长老，遣走了他们，白少侠未来此之前，只有老叫化和浮云、青风三位研商大事，分四批两路攻入武家堡的计划，也是我们三人研商而定。”

白天平道：“这主意可是浮云大师想出来的吗？”

申三峰道：“不错，正是那老和尚提出来的办法……”

语声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本帮三位长老离去之后，有很多机密，确实不再外泄，当时，老叫化还在想，我们丐帮三老之中，哪一位是卧底的奸细，准备想法查出来，以最严厉的帮规惩罚，想不到，这竟然都是他们的阴谋诡计，几乎使者叫化又上了当。”

白天平道：“帮主迷信他们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所以，想不到这两个人，会是敌人派来的奸细。”

申三峰道：“白少侠，十年之前，老叫化曾和浮云、青风子合手剿灭血手教，那时的两人奋不顾身，勇猛非凡，如是两个有变，也就是十年以内的事了。”

白天平点点头，道：“这就是他们的厉害了。”

申三峰道：“老叫化想不明白，以他们的地位，为什么会做出此事，唉！当真是生不如死了……”

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接道：“白少侠，他们用的什么方法，能使这两位武林名宿，甘愿为其效命？”

白天平道：“有一件事，申帮主是否瞧出一些内情？”

申三峰道：“老叫化没有瞧出来。”

白天平道：“他们两人的武功，似乎是减弱了很多。”

申三峰精神一振，道：“对！白少侠虽然身负绝技，但也不能轻易胜得两人。”

白天平道：“像浮云大师、青风子那样的高手，都是幼年扎基，武功也应该愈来愈好才是，怎会愈来愈差呢？”

申三峰道：“这中间，定然是有原因了。”

白天平道：“这就是他们控制属下的手段，浮云大师、青风子，不但武功消减，而且他们的志节，也有很大的亏损，本是武林名宿，英雄人物，但目下却沦落到贪生畏死，任人摆布。”

申三峰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们用什么办法，能使他志节受损呢？”

白天平道：“晚辈也无法知晓，但那是他们控制武林高手的方法，我们能找出原因，进而解决此事，才可使敌势崩溃。”

申三峰道：“古往今来，很多妄图称霸武林的枭雄，魔头，大都借重用毒手段，但不知他们是否也是用毒？”

白天平道：“可能用毒，不过，所用之毒，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申三峰道：“这话怎么说？”

白天平道：“浮云大师和青风子，在贵帮弟子环伺之中，住了月余之久，如是他们每日在一定的时辰之内，非用解药，只怕也无法瞒得过诸位的双目了。”

申三峰点了点头，道：“不错，白少侠。”

白天平道：“如是有别人按时送上解毒的药物，那也是无法躲过贵帮的监视了。”

申三峰又点点头。

白天平道：“所以，晚辈觉着，如是他们受毒药控制，那毒药必已经过了改良，每隔一次相当的时间，才会发作……”

申三峰接道：“老弟，这不太可能，毒性发作，不会超过一十二个时辰，就算功力高绝，能够逼毒，也无法等过三天，而且，这三日还不能太劳动，再就是能把毒力逼聚一处，或是逼出体外，那就对人不会再有伤害了。”

如是浮云大师、青风子等服了毒药，为人控制，必得常服解药才成，再不然，他们已摆脱了毒药控制。”

白天平道，“晚辈也觉着有些奇怪，他两人不像中毒。”

申三峰道：“老叫化了解他们，他们本来都是一代名宿，武林高人，但目下，他们却变得很懦弱，很畏缩。”

白天平道：“难道武家堡有一种方法能改变人性。”

申三峰霍然站起身子、道：“老叫化早该想到这些了。”

白天平道：“帮主，目下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咱们应该先设法找出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被控制？”

申三峰道：“可惜，他们都留在了武家堡。”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帮主，武家堡已然明目张胆的出手，罪证明确，贵帮和少林、武当一向是联手维护江湖正义，这一次，少林、武当两大门派，派来的主持人物，竟是敌人卧底的内奸，这关系何等重大，但不知帮主，对此事，有何处置？”

申三峰道：“唉！这件事确很重大，也很意外，我必须早些通知少林、武当两派中的掌门人才是。”

白天平道：“以最快的方法，帮主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将这件事通知到少林和武当门中？”

申三峰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因此，我准备亲自走一趟少林、武当。”

白天平道：“武家堡的恶行，已然暴露江湖，似是用不着急急对付他们，倒是贵帮和少林、武当之间，必须有一个圆满的协调才好，他们加害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道长，只怕主要的也在离间贵帮和两大门派，因此，晚辈希望帮主，见着两大门派执事人时，能以忍耐为上。”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老叫化明白，白少侠这点年纪，能够面面顾到，真是天纵之才，不边老叫化去后，此地无人……”

白天平接道：“留在武家堡，可让对方暂安其心，晚一些发动，时间对咱们有利。”

申三峰道：“白少侠一人留此，力量难免太过单薄，老叫化想选二十名帮中最精锐年轻的高手，由两位长老率领，助你一臂之力，不知你意下如何？”

白天平笑一笑，道：“多谢帮主的盛情，不过，晚辈觉着，咱们目下既无意和武家堡硬拼一场，人多也是无用，晚辈一人，行动也方便一些，但晚辈希望能和两位申姑娘多谈谈，不知帮主可否赐允？”

申三峰道：“春、秋两个丫头，经过了这番挫折之后，自觉武功太浅，磨着要再求精进，她们虽非正式加入丐帮的弟子，但甚得本帮中几位长老的

爱护，也正因为如此，使她们方便了不少，昨天已随本帮中一位长老离开此地了。”

白天平道：“两位姑娘既已离去，那就算了，贵帮也可以撤走了。”

申三峰点点头，道：“留在武家堡，也可以暂时稳定一下敌人，不致于放手胡为，但老叫化总觉着你一个人……”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帮主不用为在下担心，我先告辞了。”

申三峰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弟，你一身艺业成就，确非小可，不过，对手也很高明，你要小心些，老叫化身为一帮之主，行动不便，无法陪你了。”

白天平一抱拳，道：“帮主下顾，晚辈感激不尽，但愿帮主此行少林、武当，说服两派掌门人，多遣高手，合力对付强敌。”

申三峰道：“区区会尽全力，据理力争。”

白天平一抱拳，转身而去。

对这位胆大心细，武功杰出的年轻人，申三峰有一份偏爱，也有一份羡慕，可惜的他不是丐帮中人，无法传让他帮主之位。

目睹白天平背影消失，申三峰突然一招手，唤过黑卫莫宗元道：“传谕下去，留下龙、虎两位总巡查，要他各选十名高手，留此临视武家堡。”

莫宗元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申三峰沉声喝道：“回来，交代他们，暗中接应白天平，不得延误，敌人太强大，准他们便宜行事。”安排好人手，这位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立时动身赶赴武当。

且说白天平离去之后，立时赶往武家堡西北十里的大水塘，查看了一下形势，找了一处隐秘地方，坐息下来。他必须好好保养体能，那位玄衣少女，是他遇到的第一强敌。

第三天中午时分，白天平依约赶至。这是一片很大的水塘，四周都是水，中间有一片突出的旱地，方圆有四五十丈大小。水塘边早泊了一艘木船，一个青衣少女，坐在船头上。

白天平人近塘边，那青衣少女霍然起身，望望天色，道：“你还算守信。”

白天平笑一笑，道：“贵公主来了吗？”

青衣女道“候驾多时了。”

白天平飞上木舟，道：“有劳姑娘。”

青衣女忽然一笑，道：“你敢来赶约，倒是有点英雄气概。”

白天平道：“姑娘夸奖了。”

青衣女划动木舟，直驰水中旱地。

这是正午时刻，农人大都归家进餐，四外静静得不见人踪。木船离岸还有两丈，白天平暗提真气，一跃登岸。

一张黄色的锦墩上，端坐着那玄衣少女。在她身后，并立着两个青衣女婢。一婢手中捧着一束鲜花，一个怀抱长剑。

白天平皱皱眉头，暗道：“那丫头捧了一束鲜花，不知是何用心？”

心中念转，人却一抱拳，道：“白天平如约而来。”

玄衣少女缓缓站起身子，冷冷地说道：“你可以不来的，但你却来了，两天的时间，你可以逃的远远的，为什么不逃？”

白天平淡淡一笑，道：“我为什么要逃？”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你真的不明白吗？来了，就得死，我已替你准备了一束鲜花。”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如是死得这等潇洒，死而何憾？”

玄衣少女道：“你好像是一点也不怕死？”

白天平道：“像这样一片绝地，在下就算怕死，也是无处可逃了。”

玄衣少女道：“你见到了这么一处绝地，就不应该逞强上来。”

白天平道：“在下赴约而来，怎能失约不来。”

玄衣少女道：“很英雄，咱们可以动手了！”

白天平道：“姑娘先请出手。”

玄衣少女道：“拳掌、兵刃，你哪一方面的修为深些？”

白天平道：“在下觉着，咱们还是比试拳掌的好。”

玄衣少女道：“悉听尊便。”

白天平一欺身，道：“看来，姑娘是不会先出手了。”

右手一挥，拍了过去。掌力奇猛，带起了一股凌厉的掌风。

玄衣少女突然一转娇躯，避开了掌势。

白天平一皱眉头，道：“姑娘，你这是什么身法？”

玄衣少女道：“比你的飘花步如何？”

白天平道：“伯仲之间。”双掌连环击出，一招快过一招。片刻间，幼起了漫天的掌影。

玄衣少女似是有意在卖弄，竟然不出手封挡对方的攻势，只凭怪异的身法，闪让开白天平的攻势。

白天平一连击出了五十六掌，仍然未能击中那玄衣少女一掌。

白天平收住了掌势，微微一笑，道：“姑娘高明得很。”

玄衣少女道：“现在，你要小心了。”突然双手并出，一片指风，直袭过来。

白天平一吸气，疾快的打了两个转身，避开指风，人已欺到了玄衣少女的身侧，右手一挥，疾向那玄衣少女的手腕上抓去。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五指反划，疾扫白天平的脉穴。

白天平暴退五步，正待再行攻上，突觉眼前人影一花，那玄衣少女，人已欺到了身前。玉腕一挥，五缕指风，直袭面门。白天平吃了一惊，仰身倒卧，退出了七八尺远。身子刚挺起，玄衣少女又到了身前，右掌一挥切下。

这一招并不奇玄，但运用的恰到好处，使招术变化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当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不论白天平翻掌缩腕，都无法避开那落下的掌势。他身子还未站稳，正是余力尽处，新招未发的空隙。

那只是一刹那的空隙，却被玄衣少女掌握控制，运用先机。纤长的玉指，切中了白天平的右手，不过，掌势却避开了白天平的要害，落在了白天平的手背上，而且甚微。电光石火般轻微一触，玄衣少女忽然向后退开。

白天平站稳了身躯，脸上是一片羞红，呆呆的望着那玄衣少女。

玄衣少女虽然手下留情，但脸色却是一片冷漠，说道：“白天平，你是否觉出我手下留情？”

白天平只觉胸中热血上涌，脸上一片愧色。

但他仍然按捺下了激动的心情，道：“我知道，但在下想不出为什么姑娘要手下留情。”

玄衣少女道：“看在你授业恩师无名子的份上。”

这一下，使白天平受的震动，比之被人掌势切中，更为惊骇难忘。长长吸一口气，按捺下激动的心情，道：“姑娘，对在下似乎是知晓的很清楚？”

玄衣少女道：“不错，你的家世、父母，我们也都知道的很详尽。”

白天平浅浅一笑，道：“姑娘等对我白天平这样重视，实叫在下有着荣宠的感觉，不过，咱们该谈谈别的事了。”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你想谈些什么？”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姑娘，安排这处绝地，定然是别有用心的了？”

玄衣少女道：“第一不让你有逃走的机会，第二，我存了杀你之心，所以，使你置身绝地。”

白天平道：“但姑娘为什么又改了心意呢？”

玄衣少女道：“我说过了，看在无名子的份上。”

白天平浅浅一笑，道：“刚才，在下虽然是受制姑娘，但并非是全无反击之能。”

玄衣少女道：“所以，我留给你机会，让你再打一场。”

白天平一耸剑眉，但未发作出来，缓缓说道：“还是姑娘和区区动手吗？”

玄衣少女道：“不错，不过，我也有条件。”

白天平道：“姑娘请说。”

玄衣少女道：“这次，你如不幸又败了，那就要一切从我之命。”

白天平道：“那要看什么事了。”

玄衣少女道：“不论什么事，你都要答应。”

白天平道：“姑娘，有很多事，就是丢了性命，也不能答应。”

玄衣少女道：“那只怕由不得你了。”

白天平看她双目闪动着寒芒，随时可能出手，立时暗中运气戒备。这一次，他决心不再抢先出手，以飘花步闪避那玄衣少女的攻势，再找适当的机会反击，能攻则攻，不能攻，只好以防守为主。白天平全神戒备，双目凝注到玄衣少女的身上，全神贯注。

玄衣少女向前行了两步，道：“小心了。”

突然挥手一掌，拍了过去。白天平施展飘花步，身子摇了两摇，人已闪避开去。

玄衣少女冷哼一声，道：“飘花步，虽然含蕴玄机，但我不信我对付不了。”突然间，双手齐出，每手各自攻出了五掌。左右两手，分进合击，两手分攻是两处方位，心分二用，竟然能运用自如。

白天平只觉那玄衣少女，每出一掌，就带有一股强大的暗劲，涌了过来，这是什么武功，怎会有如此的威势。就这念头一转间，不自觉手脚一缓。

玄衣少女乘虚而入，指点掌劈，一直逼得白天平不停的向后退避。一直退了三丈多远，再要后退，就要跌入了水中，白天平才缓过双手，还击了两招。

原来，那玄衣少女双手攻势太快，指影点点，尽都是袭向白天平的双腕，白天平一直想抽出来迎敌，却一直无法稳住对方的攻势。

玄衣少女掌指忽然慢了下来，口中说道：“白天平，你应该认输了。”

白天平突然跃起，连环踢出了一十二腿，才着实落地。踢出的这十二腿，连环快速，迫得那玄衣少女也退了四五步。

玄衣少女道：“我忽略了无名子那牛鼻子老道，也忘去了他这十二招弹腿了……”口中说话，人却极力反击，希望能把白天平飞腿招数给压制下去。

双方以快打快，不久工夫，又斗了五六十个照面。白天平这才感觉到遇上强过自己的敌手，交手数十招，十之七八是受人攻袭。但飘花步佳妙的身法，配合着截脉突穴的掌指，白天平可以勉力支持着不败。他自知胜人无望，所以不再存心攻敌，全力防守。这一来，门户严密，玄衣少女放手攻过百招，仍然无法击败强敌。

这时，太阳已然偏西，两人动手已过了四五百招，白天平虽是一直处在下风，但他也一直未败。玄衣少女抢尽了先机，一直是攻多守少，但动手五百招后，仍然是无法制服住白天平。三个女婢，也都看的呆在当场。在她们记忆之中，公主和人动手，从未超过十招，十招之内，对方不死亦伤，但这年轻人，竟能和公主恶斗了五百招，不分胜败，在三婢心目之中，实是一桩大为惊奇的事了。

忽然间，玄衣少女向后疾退了五步，说道：“住手。”

白天平收住了拳掌，道：“姑娘有何见教？”

玄衣少女冷冷说道：“你拳掌很高明，不过一千招，只怕也很难分出胜负。”

白天平道：“姑娘之意呢？”

玄衣少女道：“咱们比兵刃吧！”

白天平略一沉吟道：“好！在下听凭吩咐。”

玄衣少女一扬秀眉儿，道：“你为人很和气啊！”

白天平道：“姑娘乃在下生平所遇唯一劲敌，五百余招动手搏杀之中，姑娘攻出四百一十二招，我白某人还击了八十八招，姑娘攻出四招多些，在

下才能还击一招，那足证姑娘的修为高出我白某多了。”

玄衣少女道：“你也很谦虚啊！”

白天平道：“在下说的，句句真实，白某人和姑娘动手，只有十之一二的胜算。”

玄衣少女道：“那你为什么仍不肯逃？”

白天平道：“因为，我无法逃，也不能逃，所以，只有舍命一拼了。”

玄衣少女美目闪起了一片杀机，道：“好吧！你想碰碰运白天平肃然答道：“不错，我要碰碰运气，如果在下今日逃了，过不了十天中，在下可能还会和公主碰头，对吗？”

玄衣少女点点，道：“这么说来，咱们之间，必将有一个埋骨这片小岛之上了。”

白天平道：“至少，我要证明一件事，姑娘的武功造诣，虽然高明，但却杀不了我。”

玄衣少女道：“兵刃和拳掌，有些不同，也比拳掌凶险很多。”

白天平道：“在下明白。”

玄衣少女举手一招，捧剑女婢应手奔来，奉上宝剑。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探手从怀中取出了两把短金剑。那金剑长一尺四五，只有一般宝剑的一半。

玄衣少女缓缓抽出宝剑，冷笑一声，道：“白天平，还要我先出手吗？”

白天平道：“姑娘请。”

玄衣少女突然一振右腕，手中长剑忽然间幻起了一片剑花，激射而至。

白天平看她起手一剑，就凌厉无比，心中更是惊惶，一面闪身退避，左手短剑却一招“拦江截斗”，横向对方长剑上撩去。右手剑平于胸前，不敢同时用于攻敌。

但闻当的一声，白天平左手短剑，竟然撩中了玄衣少女手中的宝剑，不禁大生意外。哪知变生时腋，就在白天平撩中那玄衣少女宝剑的同时，玄衣少女手腕突然一翻，剑芒一闪，反削了过来。

这一下，变化快速至极，但幸白天平早已心存惊惶，向后闪退了一步，剑光划过左肋，挑破了一片衣服，伤及肌肤，左肋下，划了一道三寸长的血口。若是白在平未先向后闪退了一步，这一剑，必会使白天平重伤剑下。

玄衣少女未再攻出第二剑，突然收剑退后了五尺。

领教了玄衣少女诡异多变的剑招，使得白天平大大的吃了一惊，也使他更提高了戒备之心，不敢看伤势一眼，依然全神戒备。他心目中明白，以这玄衣少女剑招之快，稍一分神，就可重伤在剑下。双方又成了一个握剑对峙之局。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白天平，你怎么不出手反击？”

白天平双目看注在玄衣少女的长剑之上，既不答话，也不出手。

玄衣少女又举步向前行来，而且长剑斜垂，故意露开了门户。

但白天平确有着过人沉着，既不为对方言词激怒，也不肯出手攻袭。

两人拳掌搏斗了五百余招之后，白天平已觉着对方的武功，确然比自己高出了一筹，而且，对方剑上的诡异变化，似是尤过拳掌。这就要沉着应付，不得丝毫大意，只好以守待敌，以静待变。

玄衣少女直到白天平身前两尺左右处，已是白天平手中短剑伸手可及之处，但白天平仍然没有出手。

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怎么不出手啊！”喝声中长剑疾起，向上撩袭。

白天平左手短剑向下一压玄衣少女的剑势，右手短剑疾快绝伦的刺向玄衣少女的左臂。

但觉左手向下压逼长剑的短剑，忽然被一股滑力滑开，玄衣少女长剑疾翻而起，剑尖寒芒闪动，长剑已然顶在了白天平左肋要害。

白天平大惊之下，短剑一送，也找上了玄衣少女的左肩“肩外穴”。

两人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都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一种本能的反应，使两人的剑势都及时停住。因为，两人都感觉到，内力一送，立可把对方伤毙剑下，但同时，却也无法保住自己，是一个玉石俱焚的同归于尽。

这是个很尴尬、也很惊险的画面，三个人斜斜而立，彼此，都用剑顶在对方的要害、重穴之上。四目相注，脸色一片严肃。

玄衣少女脸色由严肃、冷漠，缓缓的解冻，变成了一脸笑容，道：“你怎么不下手啊？”

白天平道：“姑娘的机会比我好，你的剑先找上我，但姑娘却手下留情。”

玄衣少女道：“那是我感觉到自己无法自保，我一剑可以置你死地，但我也可能死在你的剑下。”

白天平道：“姑娘的快剑，是在下生平所遇中第一个强过我的人。”

玄衣少女道：“你也是唯一可和我动手过招的人。”

两人口中虽然互相称赞对方，但逼在对方要害的剑尖，却不肯移开。两人心中都明白，任何人移开剑尖，就立刻受制于对方的剑下。

玄衣少女忽然叹了口气，道：“咱们这样僵持下去，总非了局，应该彼此撤去剑势。”

白天平道：“姑娘说的是，但应该谁先撤呢？”

玄衣少女道：“自然是你了。”

白天平淡淡一笑，道：“如若咱们搏杀，只是个人恩怨，白某人就算死在姑娘的剑下，亦是毫无怨言……”

玄衣少女接道：“你怕我借机会杀了你？”

白天平道：“不错，在下对姑娘的为人，知晓不多，所以我也……”

玄衣少女笑一笑，接道：“你不敢信任我，是吗？”

白天平道：“正是如此。”

玄衣少女道：“如是我先撤剑呢？”

白天平道：“在下决不会伤害姑娘。”

玄衣少女道：“你不信任我，我又如何能信得过你？”

白天平道：“姑娘，你非得冒一下险不可，否则咱们对峙下去，或是同归于尽。”

玄衣少女道：“我有两个女婢，她们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白天平道：“以姑娘的聪慧，应不会冒这个险的，需知姑娘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造成大错，使咱们同归于尽。”

玄衣少女突然收了抵在白天平肋上的长剑，道：“你现在可以杀死我了。”

白天平有些意外的感觉，呆呆地望着那玄衣少女，心中轮转，暗暗地忖道：此女武功之高，世所罕见，如是此刻一剑把她杀了，可绝后患。

但见那玄衣少女，甚是镇静，似是对他有着无比的信心，相信不会在自己撤剑之后，白天平会借机伤害自己。三个青衣女婢，内心中焦虑如焚，但表面上，又不敢擅自行动。

白天平笑一笑，道：“姑娘还要比试下去吗？”

玄衣少女道：“用不到了，今天咱们打了一个平分秋色，你如是心中不服，咱们半年以后再比一次就是。”

白天平道：“姑娘，今日之战，就此作罢，咱们两个人，都可以活下去了，是吗？”

玄衣少女道：“那是当然，两无损伤之局，自然是两个人，都可以活下去了。”

白天平道：“请姑娘吩咐女婢，送在下登岸。”

玄衣少女点点头，立刻吩咐女婢，划来小舟。

白天平一收双剑，平横胸前，笑一笑，道：“姑娘武功高明，在下告辞了。”

玄衣少女轻轻叹息一声，突然一抖手中的长剑。但见那百炼精钢的长剑，忽然间，化作了三截。

玄衣少女一振腕，把手中的半截长剑突然投掷出手。但见那一截断剑，直入高空。震断了长剑，投出手中的剑柄，玄衣少女心中之气，才似是消却了一些。缓缓说道：“不用客气了，希望咱们近日之中，别再见面。”

白天平微微一笑，跃上小舟，一挥手，吩咐那划船女婢，向岸上行去。

青衣女婢双手运桨，但却划得很慢，一付有气无力的样子。

白天平道：“姑娘，你……”

青衣女婢冷冷接道：“你惹她生了气，她竟然会放你离开。”

白天平道：“她没有法子不放过我。”

青衣女婢冷笑一声，道：“你太低估我们的公主了。”

白天平微微一怔，暗道：这丫头说得十分认真，难道公主还有什么花招不成。自和玄衣少女交手之后，白天平心中的自负，大大的消减，至少，那玄衣少女比自己高明，造成这样一个全身而退的局面，是那玄衣少女缺少对

敌经验。心中念转，立刻提高

了惊觉，全神戒备。又是一次意外，小舟平安的到达了岸畔。

青衣女婢冷漠地说道：“你记着，我们公主并非是不能留下你，而是她有意的放了你。”

白天平飞跃登岸，笑一笑，道：“多谢姑娘指教，请代复贵上，就说我白某很感激她手下留情。”

青衣女婢忽然微微一笑，道：“这还像句人话。”转过小舟，急驰而去。

白天平也同时加快了脚步，向前奔去。行约二里左右，瞥见人影一闪，一个五十上下的叫化子，拦住了去路。

那老叫化生像很怪，方脸长耳，双手长及膝下，灰衣上打着九个补钉。竟然是丐帮中的九袋弟子。

白天平一拱手，道：“老前辈……”他虽然瞧出了这人的是丐帮中的弟子，但却从未晤面。

老叫化接道：“老叫化游一龙，现任丐帮总巡查。”

白天平道：“龙、虎两位总巡查，巡视天下丐帮弟子，执法如山，丐帮的规戒，赖以维持，在下常听申帮主说起两位，今日有幸，得会前辈。”

游一龙笑一笑，道：“白少侠太客气了，老叫化和一虎兄，奉命留此，藉为少侠臂助，因此，在这大池塘的四周，已然满布了咱们丐帮中的人手了。”

白天平道：“老前辈，快叫他们撤退……”

他本想说那玄衣少女，武功厉害，但深恐此言激起那游一龙的反感，只好说了一半，住口不言。

游一龙轻轻咳了一声，道：“帮主交代咱们，尽量避免和武家堡中的人冲突，所以，咱们丐帮从不改装，但为了适应这番情形，也只好改扮易容了。”

白天平道：“这法子很好，过去，咱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咱们的一举一动，敌人无不了如指掌，但是敌人的一切情形，咱们却是全无所知，这就吃了很大的亏。”一面说话，一面举步而行。

游一龙道：“咱们在各处要道，埋伏了人手，万一白少侠不幸落入敌人手中，咱们准备集中全力截人。”

白天平道：“贵帮主和老前辈的盛意，在下很感激，但幸好在下还未落入敌手，现在，老前辈请先行撤退埋伏的人手，免得造成冲突。”

游一龙道：“不要紧，他们都奉有密令，未得我的通知，不会和敌人冲突……”

语声一顿，接道：“目下，白少侠有何打算？”

白天平道：“晚辈心中倒有一些计划，不过，还得跟两位商量一下，借重两位的经验，研商一番，再作决定。”

游一龙道：“距此十余里处，有一处猎户住的石屋，地方很隐秘，不知白少侠是否愿去瞧瞧……”

白天平接道：“贵帮中人，可是在那里会聚？”

游一龙道：“不错，但敝帮主临去之际，曾经吩咐下来，要我们多多小心，随时以本帮特异的暗记，变更会合之地。”

白天平道：“贵帮主这等谨慎行事，实在早有所见，敌势太强大。”

游一龙道：“白少侠适才和人动手，胜负如何？”

白天平道：“单以武功而言，在下已经败在那位姑娘手中。”

游一龙道：“白少侠单身赴约，能在那孤岛上全身而退，虽然败了，也只是毫厘之差，如若那位姑娘，能够完全制服了你白少侠，只怕她不会轻易的放你离开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因为她的经验不足，授我以可乘之机，造成了一个两败俱伤的对峙局面，她不愿和我一起死，只好放我离开了。”

游一龙笑一笑，道：“白少侠，听说那位公主很美，是吗？”

白天平嗯了一声，道：“不错，国色天香，艳绝人寰。”

游一龙微微一笑，道：“白少侠，你说她是不是有意的放你离开？”

白天平呆了一呆，道：“不会吧！”但他开始很认真去思索这个问题了，那青衣女婢，和这老叫化的话，似乎都若有所指。一个是那公主的贴身女婢，一个是江湖上阅历丰富的丐帮巡查。

只听游一龙道：“敝帮主临去之际，交代过在下一句话，除了留给我龙、虎二巡查二十名听候调遣的高手之外，另有两位长老率领五十名弟子，接应你白少侠，敝帮主的严令，是五十二个人，再加上我们龙、虎双巡，和二十个相从高手，会共是七十四条人命，生要夺下你白少侠的人，死要拿回你白少侠的尸，以酬谢你挽救丐帮精锐的深情、厚恩……”

白天平大为感动地接道：“贵帮主对晚辈，当真是恩情如山了。”

游一龙笑一笑，接道：“咱们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你白少侠孤剑深入绝地，又安安全全的退回来。”

白天平道：“不管如何，丐帮对我这份情意，白某是终身难忘，但不知是哪两位长老带人留此？”

游一龙道：“老叫化已传出暗记，白少侠安然脱险，要他们回师武当，保护帮主去了。”

白天平道：“申帮主先到武当山去了？”

游一龙道：“是的，敝帮主和当代的武当掌门人，私交甚笃，所以，想先行拜访武当派掌门人之后，再联袂去访少林。”

白天平道：“但愿贵帮主进行的顺利，消除江湖上这三大门户的误会……”

游一龙奇道：“误会，什么误会？青风子、浮云大师离经叛道，变节降敌，他们还会有什么误会可说？”

白天平叹口气，道：“老前辈，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都是两派中的长老人物，在少林、武当中，都有一定的地位，贵帮主先因机密泄漏，遣走了少林、武当两派中人，恐已引起了两派人的不满，如今又让浮云、青风子失陷

在武家堡中，如是两派中人，能够了然内情，自然不会责怪到贵帮主的头上，如是两派掌门人，心中早存成见，贵帮主这番解说，只怕要得大费周折了。”

游一龙沉吟了一阵，道：“白少侠这么一说，倒也是有些道理，江湖上门户之见，十分固执，常使很多事情，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不过，这一次，情势稍有不同，两人背叛，情势明显，我丐帮帮主亲眼所见，且有你白少侠可以做证。”

白天平笑一笑，道：“话是不错，但愿武家堡未再施别的挑拨手段。”说话之间，到了那石屋前面。那是一幢山坡前面，草、树环绕的一座房屋，果然是隐秘得很，不到石屋跟前，很难发觉那座石屋。

白天平感觉到石屋四周布守的有人，但却未发觉人在何处？

游一龙把白天平让入石屋，室内早已摆好了酒菜。满桌鸡鸭鱼肉，散发出扑鼻的香味。

游一龙道：“白少侠，饿了吧，咱们先吃点东西。”

白天平确实有些饿了，也不推辞，两人对面而坐，大吃起来。

用过饭菜，白天平赞道：“贵帮弟子的手艺不错。”

游一龙笑道：“我和一虎兄，轻淡名利，执法如山，丐帮中弟子，如说是尊重我们，倒不如说是害怕我们恰当一些，但丐帮两位总巡查，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吃，不过，吃过，喝过了，还是公事公办，谁也别想我老叫化徇私。”

白天平笑一笑，道：“两位执法森严，不但丐帮中人知晓，就是在江湖上，也是无人不知了。”

游一龙喝了一口酒，笑道：“白少侠，敝帮主还吩咐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我们今后的行止，听凭白少侠的吩咐。”

白天平摇摇头，道：“老前辈，这个不敢当，两番对敌之后，使晚辈已觉着敌势太强大，不出奇兵，很难操掌胜算了。”

游一龙道：“白少侠准备如何派出奇兵，老叫化愿率丐帮弟子，为其先驱。”

白天平叹道：“贵帮忠义帮风，实较各大门派的森严帮规，更受武林钦敬，但晚辈只是有些感想，还未有具体行动的计划。”

语声微微一顿，突然转了话题，道：“老前辈久年在江湖上走动，对武林中事物，知晓甚多，在下想向老前辈打听一个人，不知老前辈可否见告？”

游一龙道：“白少侠，想问什么？只管告诉老叫化就是。”

白天平道：“有一位丐仙袁道，和贵帮是否有关？”

游一龙道：“你是说袁大侠？”

白天平道：“正是袁大侠。”

游一龙沉吟了一阵，道：“就老叫化所知，袁大侠和我丐帮，似无直接关系，但却有一种相关的渊源，这渊源如何？老叫化就不清楚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白少侠和袁大侠很熟识吗？”

白天平道：“袁大侠是晚辈的义父。”

游一龙道：“啊！那就难怪白少侠有这身造诣了。”

白天平从无名子学艺的事，江湖上知晓不多，而且无名子隐居深山，很少在江湖上走动，说起无名子，也很少有人知晓，当下含糊地应道：“是的，晚辈得义父指点很多。”

忽闻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打断了两人谈话。

白天平霍然站起身子，道：“什么人？”

游一龙大笑，道：“一虎弟，快些过来，替你引见一位少年高人。”

一个身躯魁梧的叫化子，大步行了进来，道：“是白少侠吗？”

白天平一抱拳，道：“晚辈白天平。”

来人正是丐帮中龙虎两总巡查的黄一虎。黄一虎哈哈一笑，道：“常听敝帮主谈起白少侠，叫化子心仪已久，今日有幸一白天平道：“不敢当，天平少不更事，还得两位多多指点。”

黄一虎道：“言重！言重，少侠请坐。”

语声一顿，接道：“那位约斗白少侠的玄衣姑娘，已带了三位女婢离去，大约是她败在了白少侠的手中吧，模样儿很伤心。”

白天平啊了一声，道：“她很伤心？”

黄一虎道：“是的，据本帮一位假扮农人的弟子所见，那位姑娘，似是流着泪水离开。”

白天平心中暗暗忖道：这丫头也未免太过好强了，其实这场比试，她并未败，而且还胜我一筹……

蓦地里，一道破空铃声，传了过来。龙、虎二总巡查脸色一变，霍然站起了身子。

白天平却是第一次听到这等铃声，只觉它流速甚大，似是很快的由高空划过。

但见龙、虎双巡的惊骇、紧张的神色，不禁一皱眉头，道：“这铃声是怎么回事？”

游一龙似是未听到白天平的问题，凝神倾听了一阵，不再闻划空铃声，大大吁一口气，道：“真是邪门，老叫化从未见过那等怪异的暗器……”

第十五回 冒充煞星 魔窟探秘

白天平忖道：“原来，那划空飞铃，竟是一种暗器，看两人这等惊愕之情，大约吃过了那铃声的苦头。”

正想问出一个仔细，忽听黄一虎道：“我看那不是暗器。”

游一龙道：“不是暗器是什么？”

黄一虎道：“暗器怎么像活的一样飞行、转身。”

白天平道：“两位，可是说有一种声同金铃的怪异暗器？”这一次，他说话的声音很高，龙、虎双巡，都听得十分清楚。

黄一虎道：“那决不能算是暗器，因为它能够自动转弯，找人。”

白天平道：“有这等事？”

游一龙道：“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亲眼看到了丐帮中一位弟子，死在那飞铃之下。”

白天平心中大感奇怪，那飞铃是一个什么样子形式？

黄一虎道：“怪就怪的叫你瞧不清楚了，有时间看上去很大，有时间又很小，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叫人捉摸不定，那可能是暗器吗？”

白天平默然了，如是那黄一虎说的不错，确实叫人无法断言，那是什么东西？目光转到游一龙的身上，希望他提出别的一番看法。但见游一龙默然不语，那无疑是承认了黄一虎的说法了。

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道：“那飞铃是什么人打出的？”

游一龙道：“没有瞧到那放出飞铃的人，如能瞧到它放出的人，也就不致于使人有如此神秘的感觉了。”

白天平道：“两位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不知见过几次飞铃？”

游一龙道：“前月见过一次，过去，江湖上从未听过。”

白天平道：“这么说来，那飞铃似乎是制造的极为精巧的暗器了……”

语声一顿，道：“它杀死了一位丐帮弟子，两位想必已收存了一枚，不知可否让在下见识一番。”

黄一虎道：“一阵铃声划空而过，人已倒了下去，目光下，只见一片金芒闪动旋飞，瞬息隐没，明白点说，咱们听清楚的只是那铃声，至于形状大小，却是未瞧清楚。”

龙、虎二总巡，都是九袋弟子的身份，而且，两人巡视天下丐帮分舵，执行规法，自然有非常的武功。

所以，白天平相信那黄一虎说的并不夸张。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那飞铃，不能算是暗器了。”

游一龙道：“他飞出伤人，因铃声扰人听觉，看起来特别快速一些，自然要算是暗器了。”

黄一虎道：“那种旋飞的气势，实则说，早已不能算是暗器了，如是硬要说它是暗器，那也应该是活暗器了。”

游一龙道：“活暗器？”

黄一虎道：“那暗器，能够转变，追敌，自然是应该称它为活暗器了。”

白天平暗自默查那黄一虎的神色，似是犹有余悸，心中暗道：这黄一虎必然是亲身所历，至于游一龙，也许并未见到那飞铃伤人的详情。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游老前辈，你见过那伤人的飞铃吗？”

游一龙摇摇头，道：“没有见过它伤人，只见一道金光，带着一阵铃声，掠顶而过。”

白天平嗯了一声，目光转到黄一虎的身上，笑道：“前辈是见到它伤人了吗？”

黄一虎道：“是的！我眼看一位弟子倒了下去，但飞铃并未停下，又掠顶而过。”

白天平思索了一阵，叹道：“那该是一种很特异的暗器，两位是否已从那死去的弟子身上，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黄一虎道：“我查看过死去弟子的尸体。”

白天平道：“可有什么发现……”

黄一虎正待答话，瞥见一个弟子，扛着一个人，大步行了过来。他座位正对门口，看的十分仔细，忽然站起了身子，道：“可是死了？”

一个三十上下的丐帮弟子，扛着一具尸体，大步而入，道：“回总巡的话，死了。”

白天平、游一龙，齐齐站了起来，抬头看去，只见那死去的弟子，紧闭着双目，全身不见伤痕，也不见有鲜血流出。

游一龙低声道：“放下来。”

白天平缓步行了过去，仔细的把尸体查看了一遍。

游一龙沉声道：“你看见他怎么死的？”

那是位四袋弟子，欠身应道：“弟子和他守在一起，只听一道铃声划空而过，他就从树上摔了下来。”

白天平道：“你看到些什么？”

那弟子道：“什么也没有看到，只听到一阵铃声，由茂密的林木中划过。”

白天平道：“你们躲在树林中，那是隐在暗处了？”

那位弟子道：“我们奉命隐伏暗处，监视敌踪。”

白天平道：“瞧到什么人吗？”

那弟子沉吟了一阵，道：“只听一阵铃声，穿过了浓密的枝叶，他就由树上摔了下来，在我扶他起身之时，似乎发觉了人影一闪，那人是什么样子，就没有瞧清楚。”

白天平低声对游一龙道：“游兄，请这位兄弟去吧。”

游一龙一挥手道：“好！你退出去吧。”

白天平顺手掩上了室门。这时，室中只有白天平、游一龙和黄一虎等三人，和一具尸体。

游一龙低声道：“白少侠发觉了什么？”

白天平道：“不论那划空的铃声是不是暗器，但它能致人死命，定有原因了。”

黄一虎道：“话是不错，但敝帮这位死伤的弟子，和上次一样，瞧不到一点伤痕。”

白天平道：“在下可断言，他身上一定有致死的伤痕，只不过，咱们没有找出来而已，所以，在下想更仔细地查看一下。”

游一龙道：“白少侠意思是……”

白天平叹口气，道：“咱们不知那施放飞铃的人是谁，但却肯定了他是咱们的敌人，此后，咱们很可能会常遇飞铃的困扰，如若找不出飞铃致人于死的原因，那就根本无法防止飞铃的袭击了。”

黄一虎道：“白少侠说的是，咱们应该仔细的找找。”动手脱去那丐帮弟子的衣服。但是全身完好，找不出一丝伤痕。

黄一虎摇摇头，道：“白少侠，事情当真是邪门得很，全身不见伤痕，如何会使人死亡呢？”

白天平茫然了，望着那全裸的尸体，呆呆出神。显然，这等不着痕迹的死亡之因，困扰了这位才慧过人的年轻高手。

黄一虎替尸体穿上了衣服，道：“会不会是那铃声致人于死？”

游一龙道：“没有的事，铃声如能杀人，咱们都已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两位，请给在下找一套丐帮弟子的衣服。”

游一龙吃了一惊，道：“你要干什么？”

白天平道：“在下去试试飞铃。”

游一龙道：“白少侠，此事万万不可！”

白天平道，“为什么？”

游一龙道：“我们奉有严命，保护你白少侠的安全，如是你白少侠伤死于飞铃之下，我们如何向帮主交代？”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就算那飞铃真是活的暗器，在下相信，也该有阻止他伤人的机会。”

黄一虎道：“不论什么暗器伤人，应该都留下伤痕，但这东西致人于死，却找不出伤在何处，所以么……”

白天平接道：“它太神秘，那将会以讹传讹，造成大错，因此，咱们必需想法子找出它伤人的方法，认清楚，他是什么形态，然后，才能想出对付之策。”

游一龙道：“白少侠说的有理，不过，那飞铃出没无常，咱们去找他，却未必能遇得上他。”

白天平正容说道：“不论那飞铃是一个什么样稀奇古怪的东西，但它总该有一个形貌，也许它是失传甚久的霸道暗器，重又出现江湖，也许它是才

慧绝世之人，创出的新奇暗器，所以，咱们非得去看个明白不可。”

游一龙沉吟了一阵，道：“白少侠说的有理，老叫化奉陪。”

黄一虎对那暗器，虽然是留下了很深的余悸，但游一龙既然答应了要去瞧瞧，自己也无法落后，当下说道：“好！咱们瞧瞧去，飞铃两度出现，伤了我们丐帮两人，那是诚心和我们丐帮过不去了。”

游一龙找了一套丐帮弟子衣服，替白天平换过，三人出了茅舍，沿密林向外行去。三人戒备而行，化了将近两个时辰的时光，既未遇到飞铃，也未找出蛛丝马迹。

黄一虎叹口气，道：“白少侠，看来，那飞铃早已离开此地了。”

白天平苦笑一下，道：“咱们回去吧！”他心尤不死，回到了茅舍之后，又在那丐帮弟子身上检查了一遍。这一次，检查得更仔细，但仍然没有找到致死的原因。

白天平心中大感愁苦，这飞铃致命的神秘，给了他极大的烦恼，长长吁一口气，道：“黄老前辈，那第一次死于飞铃之下的弟子，也没有伤痕吗？”

黄一虎道：“不错，老叫化找了很久，也未找出伤痕。”

白天平道：“唉！一定有伤的，只可惜，咱们找不出来罢了。”

游一龙道：“如若无伤而死，那飞铃迹近魔法了。”

游一龙望着那死去弟子的满头蓬发，道：“白少侠，咱们忽略了一处地方。”

白天平道：“对！咱们一直没有查看他头发之内。”

游一龙伏下身子，仔细的查过那尸体和蓬乱的头发，仍然不见伤痕。

白天平沉思了良久，道：“两位老前辈，可知晓世上有什么东西，置人于死后，不见任何伤痕？”

游一龙道：“老叫化听说过有一种奇毒，叫做隐形之毒，伤人之后，找不出中毒的伤痕。”

白天平啊了一声，道：“老前辈，可知什么人会用这等奇毒吗？”

游一龙道：“是一位女人，听说出身四川唐门，因故离开了唐家，在武林中独树一帜，不过，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近十几年来，已没有听过她的消息。”

白天平道：“那人可有个称呼吗？”

游一尤道：“武林中人，都称她唐二奶奶，有一段时间，在江湖上享誉甚隆，但却不知何故，突然失踪不见了。以后，就没有听过唐二奶奶的消息，随着那唐二奶奶失踪，那隐形之毒，也

不再传闻江湖了。”

白天平道：“这就有点线索可寻了。”

游一龙道：“白少侠觉着唐二奶奶的隐形之毒，和那飞铃有关吗？”

白天平道：“晚辈只是一种猜想，是否有关，实也不敢断言……”

语声一顿，接道：“游老前辈，那唐二奶奶为什么突然失踪，江湖上就

没有个传闻吗？”

游一龙道：“传闻倒有，只是很难叫人相信，而且传说一阵，未能找到证明，那就止于传闻了。”

白天平道：“传闻都说些什么？”

游一龙道：“那唐二奶奶，虽然自称二奶奶，但她的年龄并不大，而且，人也生得很美，传言说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年轻的人，比翼双飞，遁隐深山，不再问人间是非了。”

白天平道：“还有什么传说？”

游一龙道：“也有人说她练毒不小心，毁了自己的容貌，改名易姓、息隐于人迹罕至之处，不愿再涉足江湖了。”

白天平道：“只有这两种传说吗？”

游一龙道：“不错，只有这两种传说。”

白天平道：“老前辈觉得哪一种传说可靠呢？”

游一龙笑一笑，道：“这个，老叫化就难说了，两种传说，同时在江湖上传布，哪一种可靠，却是无人能够证明。”

黄一虎突然插口道：“大约是第一种传说可靠一些。”

白天平啊了一声，沉吟不语。

良久之后，才抬头说道：“在下借贵帮之力，寻找晚辈的义父丐仙老人家，不知道可否能行？”

游一龙道：“袁老前辈，有如云中神龙，本帮中虽然耳目灵敏，也只怕无法找得到他。”

白天平道：“试试看吧！贵帮主武当、少林之行，就算能够说服两派的掌门人，也要大费一番口舌，万一是两派掌门人，固

执己见，那就势必迫使贵帮和少林、武当三大门派的联盟，瓦解冰消。”

黄一虎叹口气，道：“白少侠，这些年来，我们丐帮中人，在江湖剪凶、除恶，出力很大，其他的各大门派，不但极少参与，而且很少闻问，似乎是，除暴安良，维护江湖上正义的事，变成我们丐帮中一门一户的事了。”

白天平道：“对付武家堡，少林、武当，不是都派有高手合作吗？”

黄一虎道：“哼！两大门派，各派了六七个人，而且，两个带头的人，还是人家卧底的人。”

白天平心中暗暗震动，暗忖：听这丐帮中大执法的口气，似乎是对其他各大门户，都有不满之意，这恐怕亦是早中了别人的分化、离间之计。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浮云大师，和青风子，都是少林、武当门户中很有声望的人，他们受人利用，恐有难言之苦。”

游一龙笑一笑，道：“白少侠，咱们这一对老叫化兄弟，是奉帮主之命，来此受遣，至于丐帮和各大门派间的事情，题目太大了，不是咱们这身份可作论评。”

白天平道：“老前辈说的是……”

语声一顿，接道：“两位请试试看吧！如果能够找到我义父他老人家，或可问出那飞铃的来历。”

游一龙道：“好！老叫化这就传令门下弟子，分别知会各处分舵，要他查探袁老前辈的行踪。”

白天平道：“那就有劳两位了，除了遣去分派的弟子之外，最好把布守在四周的弟子们，暂都撤离此地。”

游一龙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在下觉着，到目前为止，咱们还未找到那飞铃伤人的方法，既不知伤人方法，咱们自然也无法防止。”

游一龙道：“白少侠，准备哪里去呢？”

白天平道：“在下准备去找两个武家堡的人问问。”

游一龙呆了一呆，道：“白少侠，可要老叫化子同行吗？”

白天平道：“不用了，在下一个人行动方便一些。”

游一龙道：“这个不成，咱们奉命来此，保护你白少侠，如何能让你单独行动。”

黄一虎道：“不错，咱们两个老叫化子，就算帮不上你的忙，也不致要你照顾我们。”

白天平笑一笑，道：“两位老前辈的好意，在下心领了，晚辈单独行动，正是因为避免冒险，至少，在目前咱们还不宜和武家堡中人冲突。”

黄一虎道：“咳！小小一个武家堡，竟然能使咱们如此困扰，当真是叫人难过了。”

白天平道：“在下的看法，武家堡已得他们幕后支持的魔头们大力支援，实力之强，决非一处分舵所应具有，如是在下的推想不错，似乎是他们有意借武家堡和咱们一决胜负。”

游一龙道：“不错，白少侠这么一提，老叫化倒也觉着有些道理了。”

白天平道：“所以，咱们暂时分开行动，适才飞铃伤人，那证明人家已经找到了咱们这个地方，固此，咱们是非走不可了。”

游一龙沉吟了一阵，道：“白少侠说的有理，咱们约一个见面的地方……”

白天平接道：“三天后，还在此地见面。”

游一龙微微一笑，道：“高明，白少侠，咱们离去之后，他们会很仔细的搜查这地方，他们查过离开，咱们卷土重来。”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在下先走一步，两位也可以动身了。”

游一龙道：“白少侠请便，三日后老叫化等定然在此候驾。”

白天平一挥手，告别而去。无名子传授了他精奇的剑术，也为他解说了江湖上的险诈。借一袭庄稼人衣服，白天平竟然直奔武家堡。天色暗了下来，白天平找一株枝叶密茂的大树飞身而上。坐在一处横枝上，忖思着进入武家堡的方法。

这是一处十字路口，由西、北两方面，奔向武家堡的人，都要经过这一

条道路。忽然间一阵蹄声得得，传入耳际，两匹健马，急驰而至。

白天平聚目力望去，发觉来人身着黑衣，背插长剑，两匹健马上，各挂着四颗血淋淋的人头。只见那人头上乱发蓬飞，就可断定，八个人头中，至少有四个是丐帮弟子。

这两个黑衣人，显然是武家堡的九煞星中人物。九煞星已被白天平除了四个，武家堡还有五个。这些冷酷的杀手，一个个都年纪很轻，武功了得，但他们却似是缺了人性，除了杀人之外，似是再无别的事情。

白天平杀机突起，冷喝一声：“站住。”飞身直扑而下。两个黑衣人反应奇怪，两道白光，闪电而出，人也同时离鞍飞起。

白天平也没有轻视这两个杀手，跃向两人的同时，两把短剑也同时出鞘。

但白天平仍然大大的震动了一下，两个黑衣人拔剑的手法太快了，在他全力扑向两个人，还不及一半时，两个黑衣人的剑势，已然出手攻到。

剑光飞闪中，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白天平带一道护身寒芒，由两个黑衣人的合击剑势中闪穿而过。双方同时落下了实地，彼此间却有着一丈五六的距离。

白天平剑隐肘后，缓缓向前行了几步，两道目光，扫掠了两个大汉一眼，冷冷说道：“两位在武家堡九煞星中，排列第几？”

左首一个黑衣人道：“三、四，你是……”

白天平笑一笑，道：“我就是杀死你们另外四个煞星的人。”在他想像之中，九煞星在武家堡身份特殊，这两人听得他是杀害四煞星之人，定然忿怒异常。

但情形，却是大大的不然，两个黑衣人听到之后，面不惊，神不变，保持着完全的淡漠、平静。

白天平霍然心头大震，暗道：这些人似乎连喜怒哀乐的感觉，也完全麻木了。

心中念转，目光却看注在左首黑衣人的身上，道：“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左首黑衣人嗯了一声，道：“我为什么不懂？”

白天平心中暗道：这些都是武家堡训练出来的非常人物，多和他们谈几句话，也就算对武家堡多一分了解。

当下说道：“你知道自己的姓名吗？”

左首黑衣人摇摇头，道：“用不着要姓名。”

白天平道：“那么，阁下怎么称呼？”

左首黑衣人道：“三号煞星。”

白天平道：“很简单，也很合适……”

声音突转冷厉，道：“你们除了奉令杀人之外，还知道些什么？”

两个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默不作声。

白天平冷冷接道：“你们不知道自己由何处来，也不知向何处去，浑浑

噩噩的，以杀人为职，你可知道，你们杀的都是些什么人？”

这两个黑衣人，并非全然是麻木，他们执着利刃不肯出手，显然是很想听白天平说的话，似乎是，那给了他们两人很新奇的感受。

左首的黑衣人，似乎比右首的那一个，了解的事务多一些，沉思了一阵，摇摇头。

白天平暗道：“这些人痴痴呆呆，如中邪魔，但又似保有一点灵智未泯，当下沉声说道：“你们杀的人，可能是你们的兄弟，

也可能是你们的同门。”

左首三号煞星，望望同伴，又望白天平，冷冷地说道：“不是。”

白天平听他说出话来，心中甚喜，接着道：“至少这些人，和你们无冤无仇吧？”

三号煞星点点头，却未说话。

白天平道：“但你们却无缘无故的杀了人家。”

右首的四号煞星，突然向前上了一步，长剑一起，直刺过来。

这一剑不但快，而且很奇，剑势上撩，已到白天平的小腹前面。

白天平一剑斜挥，身子侧转，人退剑封，滑开了那四号煞星长剑。

这是一招合手式，那三号煞星是应该合剑攻出，压住白天平的退路，也封住白天平剑势。但那三号煞星没有动。这就是四号煞星有了一个很大的破绽，也给了白天平一个很好的机会。

白天平另一短剑突然举起一绞，一声冷哼中，四号煞星的一条右臂和长剑，一齐离开了身躯，飞摔到一丈多外，撞在了一棵大树上，才落着实地。

白天平早动杀机，一剑得手，剑势疾转，一抹寒光，划开了四号煞星的咽喉，一股鲜血喷出，尸体摇动了一阵，才栽倒地上。

搏杀了四号煞星的同时，白天平一直严密的戒备着，防备着那三号煞星突然的攻击。但那三号煞星却一直静静的站着未动。

直待四号煞星身子倒下之后，那三号煞星突然伏下身子，由他脸上取下了一张人皮面具，才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挑出一些药粉，撒在尸体上。

片刻之后，偌大一个身体，化作了一滩清水。

白天平呆呆地望着那三号煞星，处理了同伴的尸体，心中大觉奇怪，竟猜不出三号煞星的用心何在？

清除了现场的痕迹，三号煞星抬起头，才缓缓说道：“在下出身武当……”

白天平大吃一惊，道：“你是武当门下？”

三号煞星点点头，道：“是的，武当掌门人闻钟道长，是在下授业恩师……”

白天平四顾了一眼，低声接着道：“这地方不是谈话之处，咱们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谈谈。”

两人牵马入林，找了一处密林所在，拴好健马，席地而坐。

白天平道：“道兄，既是武当门下，何以会做了武家堡的煞星？”

三号煞星苦笑一下，道：“你认为是我们愿意做的吗？”

白天平道：“这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神秘控制之力不成？”

突然间，三号煞星脸上泛起了肃然的神色，双目中光亮如电，凝注着白天平。

白天平大大吃了一惊，这正是九煞星杀人前的神态，立时，严肃戒备。果然，黑衣人突然一抬右腕，一道寒光，分心刺来。九煞星中人物，出剑是何等的快速，如非白天平有了准备，这一剑不死亦得重伤。

白天平双剑齐出，封住了黑衣人的剑势。但他并未还击，一直采取守势。

黑衣人疾攻了三剑，都被白天平封架开去。黑衣人的脸色又转平静，还剑入鞘。

望着白天平叹一口气，道：“我又想杀你了。”

白天平道：“是的，阁下攻了我三剑，如非在下有了戒备，只怕早已伤在你的剑下了。”

黑衣人道：“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不太能控制自己。”

白天平道：“你们杀过自己人吗？”

黑衣人摇摇头，道：“没有，我们回到了武家堡后，就会安静了下来。”

白天平道：“兄台，你们可是常服用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吗？”

黑衣人道：“没有，我们很少服用药物。”

白天平道：“九煞星中人，可都是像兄台这样，有时间很清醒吗？”

黑衣人道：“不是，我是唯一清醒的人，我们似乎都有一种杀人的冲动和癫狂，虽然也有平静的时候，但像我现在这样清醒的程度，却是大大的不同，我该是最好的一个了。”

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道：“九煞星凶名遍传，想不到，你们竟是不自主的杀人。”

黑衣人叹口气道：“你看清楚我的面貌了吗？”

白天平道：“看清楚了。”

黑衣人道：“希望你记清楚，日后，见到我师父，武当派的掌门人时，替我传一句话，就说小兄很惭愧，我变成了武家堡中第三号煞星。”飞身上马，纵骑而去。

白天平呆呆地望着那黑衣人远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这个人，还惦记着他的师父，还记得他出身武当门下，那证明他的良知并未泯灭，为什么他甘为武家堡所用？为什么他摆不脱这个枷锁？他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这些话，为什么却又不能自己跑回武当山去？这一连串的问题，在白天平的脑际中盘旋不去，解不开这一个隐秘，就无法解开这一个死结。而且这一个死结，却又关系武林中的正邪存亡……

忽然间，白天平脑际中闪过了一道灵光，忖道：我可以改扮成那四号煞星，混入武家堡去。他分析了这些煞星的特性，和常人有很多不同之处，而且又彼此漠不关心，那该是最好的掩护。但目下的问题是，那三号煞星会不

会说出四号死亡的事，还得设法，改扮一下容貌。

这都是有些冒险的事，但就目下情形而论，又非冒险不可。盘算过利害得失，白天平决心一试。他感觉到九煞星是很特殊的人物，这些人，必然受着一种特殊的优待。心中念转，立时去准备衣服。

从怀中摸出了一张人皮面具戴上，又经过一番很细心的化妆。凭着记忆，化成那四号煞星一样，自然是不太像。一口气忙到二更，才匆匆赶去了武家堡。

守堡的大汉，对九煞星记得很清楚，立时打开了吊桥，放进了白天平。白天平一直在暗暗的戒备着，万一被人发觉时，也好保护自己。

但守堡门的大汉，对堡中的九煞星，似是极为尊重，而且也很害怕，哪里敢多问一句。

白天平轻轻松松的进了武家堡，证实了自己部份推断不错，心中很是高兴。但问题来了，九煞星住在哪里，白天平并不知道，他不能走错了方向，露出马脚。但好的是夜色很深，白天平也够沉着，借夜色掩护，缓步向前走去。

武家堡中很多埋伏，但这些人对九煞星，都有着很大的畏惧，不管他怎么走，也没有人敢阻问于他。

白天平表面上走得很自然，心中却是焦急得很。武家堡中到处都是跨院门户，如是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实在是没有法子找。忽然间，想到了金萍姑娘，只好改向金萍的住处行去。

堡中的夜间巡查，看到白天平后，也立时让开去路。他们对九煞星太了解了，白天平那不紧不慢的步子，正是九煞星兽性发作前的表现。

白天平心中暗笑道：“看来这些煞星人物，不但是敌人害怕，自己人也对他们有着很大的畏惧。”这样，在重重桩卡之下，白天平自由自在的找到了金萍的住处。

金萍已然惊觉，启门而出，穿着一身劲装，站在房门口处，冷冷的望着白天平。

白天平戴了人皮面具，神情冷漠，确有一个煞星的味道。金萍双目看注在白天平脸上，冷冷说道：“你来这里作什么？”

白天平道：“在下来看姑娘。”

金萍已听出了他的声音，道：“你胆大得很。”

白天平道：“情势迫人，我没有法子。”

金萍道：“你现在有何为难之处。”

白天平道：“我冒充四号煞星，找不到他们的住处。”

金萍道：“三、四号煞星，出阻丐帮弟子，三号归来，四号不知行踪何处，可是你杀了他？”

白天平道：“不错，我杀了他，现在，无暇细谈，我遇上了很多巡查之人，只怕他们会追踪来此。”

金萍道：“在西侧申院，按子午数找下去，申院很好找。”

白天平道：“申院之中，除了煞星之外，还有些什么人物？”

金萍道：“有照顾你们的美女、小婢，但最近听说又来了一批人，详情不明，你要多小心一些。”

白天平道：“好！多谢指教，方便时，我会再来找你。”

金萍道：“能不来，最好别来，这里的耳目太多，快些去吧。”

白天平道：“多谢指教。”慢慢转过身子，向西跨院行去。两人用的是传音之术交谈，就算旁侧有人，如非绝顶高手，也无法听到讲些什么。

金萍目注白天平去远之后，才呀然一声，关上了房门。白天平一面缓步而行，一面暗中辨认方位，他对子午数十分熟悉，所以，行来丝毫不见慌乱。以他耳目之灵，也早已惊觉到暗中有很多人监视着他。

原来，他们看九煞星中人，直行到金萍的住处，不禁动疑，暗中有很多巡院武师追来，但谁也不敢先去惹他，见他和金萍对立了一阵之后，转向申院，巡院武师之疑，才逐渐消除。按照子午数，白天平很快的找到了申院。但见院门紧闭，白天平又不禁感到为难起来。

叫门，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如是叫门有一定的叫法，这小事就可能立刻使他露出了马脚。他后悔刚才竟忘了问问金萍。人已走到了门前，但总不能站在门前不动，正想举手拍门，木门突然大开。

白天平凝目望去，只见那开门人竟是年轻美貌的少女，不禁微感意外。他尽量掩饰着内心的震动，以使保持着那煞星人物惯有的冷漠。

那少女穿着一身青衣，神情冷肃地说道：“你是四号煞星？”

白天平没有答话，只冷漠的点点头。

青衣少女道：“以为你已经死了，想不到你还活着？”

白天平道：“我为什么要死？”

青衣少女道：“你住的地方已经更换了。”

白天平冷冷一笑，道：“那我总有一个住的地方吧？”

青衣少女道：“跟我来。”顺手掩上了木门，举步向前行去。

白天平紧随在那青衣少女的身后，暗中打量院落中的形势。只见这是一处三合形的跨院，庭院中种植了很多的花草，三面房舍中，似是有着很多的房间。

青衣少女带着白天平行到了一个房间前面，道：“你住在这里吧。”伸手推开木门而入，燃起火烛。

白天平目光转动，只见室中布置得很齐全，雕花木床，红漆衣柜，妆台铜镜，应有尽有。

打量了室中形势一眼，目光立刻转到了那青衣少女的身上。

青衣少女忽然堆下一脸笑容，道：“你还要什么？”

白天平心中暗道：这四号煞星有些什么嗜好，我一点也不晓得，如果要了一样从来没有要过的东西，那岂不是一下子露出了马脚。心中念转，双目

却注视在那青衣少女的身上，一语不发。

青衣少女突然一呆，急急溜了出去，随手带上了房门。

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先把房门上栓，然后，又仔细检查了弓中的设备。熄去火烛，白天平和衣躺在了床上，心中却在思索着如何应付明天的变化。听金萍说，这里又来了不少的人，不知是否补充这些煞星的人物。

这些煞星中人，既无法交往，也无法和他们多谈，看来，纵然能在这里留下来，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这些煞星身上，施展暗算。但明天，也很可能被人拆穿了身份。

于是，白天平想好了很多种应变之策，被人拆穿了应该如何？留这里又应该如何对付？如何才能模仿那些煞星的举动，而不致泄漏身份。

这一阵汹涌而来的思潮，直到天色微明，才使白天平生出卷意，睡熟了过去。他脸上戴着人皮面具，又经过药物化妆，尽量使面容和那四号煞星一样。

一阵木门撞击之声，惊醒了白天平，跃下木榻，先在铜镜面前，整理了一下形貌，才伸手打开木门。进来的是三号煞星，两道冷厉的目光，注视在白天平的脸上瞧着。

白天平一面暗中运气，全身的功力，尽都集中于右掌之上，只要那三号煞星失声呼叫，立刻先下毒手。

但见三号煞星双目中神光微微收敛，低声说道：“你是谁？”

白天平道：“咱们见过了。”

三号煞星突然取出一个金牌，道：“收起这个。”

白天平伸手接过，只见那是一面纯金打造的金牌子，两面都刻的有字，一面是四字，一面一个煞字。

两面的字，都用一种象形的花体，如若不知内情，很难看懂。

白天平接过金牌，道：“多谢了。”

三号煞星道：“幸好我没有讲你死了。”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还得你多照顾。”

三号煞星道：“我照顾不了你，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

白天平吃了一惊，道：“你不会说出来吧！”

三号煞星道：“大概不会，清醒时间，我不会说，忘我时间，我好像忘记一切，那自然是更不会说了。”

白天平道：“你现在很清醒？”

三号煞星道：“很清醒，不过，很快就会迷糊了。”

白天平道：“为什么这样呢？”

三号煞星道：“不太清楚原因……”忽然一皱眉头，双手按在鬓角上。

白天平吃了一惊，道：“你怎么了？”

三号煞星道：“除了我记的很熟的事情之外，我不能用心去想，一想什么，就会头痛。”

白天平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三号煞星放开了按在双鬓的手，有些凄然地道：“所以，我们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过日子，如是想用心去想什么？那就头痛如裂，难以忍受。”

白天平道：“难道搏杀对敌，不怕刀剑所伤吗？”

三号煞星摇摇头，道：“不怕。”

白天平道：“不会疼吗？”

三号煞星道：“我受过伤，被人刺了一剑，但只一点点疼。”言罢，转过身子，向外行去。

白天平有了证明身份的金牌，胆子壮大了很多，想到外面瞧瞧庭院形势，举步向外行去。

这是一座三合庭院，只是中间的庭院很大，很多的花树，隔阻了彼此之间的视线。

白天平缓缓移动身子，绕着院落行了大半周，发觉了所有的人，都是躲在室中，庭院中不见人踪。

心中突然有了惊觉，暗道：“看来，这些煞星们的举动，都有着一定的习惯，我如是太过自由行动，只怕很快就会被人发觉了真象。”心中念转，立刻转身向后行去，直回到卧室之中掩上了房门。片刻之后，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白天平暗中吸一口气，静坐不动。木门砰砰响了两下，突然大开。只见一个青衣女婢，捧着一个木盘，送了进来。木盘中放着四样精致的菜，和一瓶酒。青衣女婢望望白天平，放下菜肴，一欠身，端着木盘而去。

白天平心中明白了，这些煞星们，虽是住在一起，但平常很少往来，连吃饭也是各自送入房中，避免见面。

上了房门木栓，白天平突然取一节象牙，试过了酒菜。证实了酒菜无毒，白天平收好象牙，打开木栓，开始进用酒菜。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那青衣女婢重行走了进来，收拾了酒菜。

白天平暗中查看，只见那青衣女婢很清秀，但却有些羞怯，不禁心中一动。暗道：看这丫头似乎是来此不久，我何不试她一试。心中念转，人却突然站了起来，伸手抓住那青衣女婢右腕。但闻一阵乒乓之声，那女婢手中的碗盘，突然跌落在地上。白天平暗中咬咬牙，双目看注那青衣女婢身上。

青衣女婢脸色大变，望着白天平摇着头，道：“小婢……小婢只是伺候诸位的丫头。”

白天平道：“你是丫头。”

青衣女婢道：“不错，如是大爷要人，小婢立刻可以找一位来。”

白天平生恐露出马脚，不敢多言，摇摇头，道：“我要你。”

青衣女婢道：“小婢不行。”

白天平看她惊慌之状，心中暗道：这丫头似乎来此不久。心中念转，口中又道：“你为什么不行？”突然一加力，把女婢拖近身侧。

那青衣女婢挣扎一下，未能挣脱白天平的掌握。但却使白天平感觉到腕力很强，分明有着很深的内功。

对武家堡这个充满着诡异、神秘的地方，白天平了解的太少，他希望知道一些，不惜方法、手段。

青衣女婢一挣未脱，突然停下来不再挣动，两道目光注视在白天平的脸上瞧着。

白天平心中大大的吃了一惊，暗道：这丫头，如是不再挣动，宽衣解带的迎上来，那可是一桩很大的麻烦了。尽管他心中很畏惧，但表面上，却又不能不装出一付色迷迷的样子。

青衣少女冷冷一笑，道：“你真要我吗？”

白天平不敢答话，鼓起最大的勇气，点了点头。

青衣少女冷冷说道：“你们这些煞星人物，当真是都没有一点人性吗？”

白天平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

青衣少女缓缓抽回白天平紧握的一只手，道：“我虽是丫头的身份，但我还是一个好女孩子，你们在这里人人敬畏，但我听说过，不会害人，所以，我才千方百计的请调到此处来伺候你们。”

白天平心中突感惊愕，暗道：我不能表现的太正常了，被她瞧出破绽，那可是前功尽弃。心念一转，故意装出一付茫然的神情，似乎是对那青衣少女之言，以似非懂。

青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伸出纤巧的玉手，轻轻在白天平身上拍了两下，转身而去。

白天平呆呆望着青衣少女的背影出神。他原来，用这等方法，想使那青衣少女泄漏一些隐秘，却不料几乎弄巧成拙。这使得白天平心中又多了一层惊觉，这武家堡中一仆一婢，都不是简单的人物。正忖思间，木门悄然而开，一个三十七八的绿衣妇人行进了进来。

她手拿着一本薄薄的绢册，脸上却是一片冷肃。

白天平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着武家堡中，人人对煞星敬畏，这中年妇人却似毫无畏惧。

绿衣妇人长得并不难看，但却全身散发着一股阴沉沉的寒气。她进入房中，距离白天平还有四尺左右处就停了下来，道：“你是四号煞星？”

白天平顿生不知如何应付之感，沉吟了良久，才点点头。

绿衣妇人喝了一声，道：“拿出你的身份牌。”

白天平又故意沉思了一阵，取出了金牌。

绿衣妇人接过牌，瞧了一阵，又还给了白天平。

白天平接过金牌，收入怀中。

绿衣妇人却沉思不语。显然，她正在用心思索一件十分为难的事。

白天平暗暗惊心，忖道：原来，他们也有着很严格的管理，我还以为九煞星没有人管束呢？

绿衣妇人突然抬起头来，双目注视在白天平的脸上，道：“你几时加入了本组织？”

白天平吃了一惊，暗道：这女人突然如此问话，定有所据了，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了。心中有了个底子，立时，暗暗吸一口气，严作戒备。

绿衣妇人一皱眉头，道：“我跟你说话，听到了没有？”

白天平心中忖道：这些煞星人物，头脑本就不太清楚，这妇人怎能如此问话。但看她神色，又似是很有把握，至少她应该很了解这些煞星。一时间，顿感应付为难。

绿衣妇人道：“你认识我吗？”

白天平尽量保持平静，缓缓点头。

绿衣妇人道：“啊！那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白天平神凝双目，注视在那绿衣妇人脸上瞧看，一面缓缓伸出手去，抓起了挂在木榻上的长剑。

这举动，有些使那绿衣妇人感到意外，但她不退反进，一上步，欺入了白天平的身前。

白天平右手握住了剑柄，带着剑鞘的剑身，却突然向前斜推半尺，剑鞘尾端，指向那妇人小腹。

绿衣妇人突然冷哼一声，道：“你不是九煞星中人，你究竟是何许人？”

白天平只是冷冷的瞧着绿衣妇人，口中不发一言。他无法确定那绿衣妇人，是否在用诈，也不知九煞星和她之间的关系。

绿衣妇人笑一笑，道：“你是什么人？快些说。”

白天平忖道：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就算真的被你发觉了，也不过是一战罢了。所以，他一直不回答。但门却封守的很严，只要那妇人动手，立时可以还击。

绿衣妇人冷笑一声，道：“你是在找死？”突出一手，疾向白天平的剑鞘上抓去。

白天平早有准备，剑鞘一推，点向“丹田”穴，右手后伸，长剑出鞘。

绿衣妇人没有退避，只是微微一侧身，避过了丹田要穴，左手一伸，抓住了剑鞘。

白天平心中一震，忖道：好快的手法。他心中还在犹豫长剑是否应该劈出，这绿衣妇人胆敢对煞星下手，自然是有十分把握。

但那绿衣妇人一把抓住了剑鞘，使得白天平不再考虑，长剑一挥，横里斩去。闪闪寒芒，平扫过去。这室中本极狭小，这一剑横扫，剑气足足笼罩了大半个房间。

绿衣妇人突然一推右掌，直向剑上迎击过来。

白天平吃了一惊，生怕这一剑，斩下那绿衣妇人的右臂。心中有所顾忌，不觉剑势一缓。就是这一缓的时间，那绿衣妇人的右手，已经撞向剑上。但闻当的一声，长剑竟被震开。听声音，似是金铁交鸣的声响。但白天平一怔

之后，立时惊觉，因为他知道那绿衣妇人可能带着袖圈等暗兵刃。

绿衣妇人封开剑势后，突然一把，抓向白天平的右腕。

白天平心中电转，忖道：我如是伤了她，非一路冲出武家堡不可。但如是被她擒住，那就可能知晓更多一些事物了。心中念转，略运真气，转过脉穴，故作闪避不及，让那绿衣妇人，一把抓住了脉穴。

但见绿衣妇人一抖腕，甩开了白天平手中长剑。同时，左手也夺过了白天平手中的剑鞘，用力向前一带，把白天平拖出了三四尺远。

白天平一语不发，暗中吸一口气，望着绿衣妇人，严作戒备。

绿衣妇人冷冷说道：“你很胆大，竟连我也敢出手了。”

白天平口齿启动，欲言又止。他怕言多有失，不敢多言。绿衣妇人冷笑一声，道：“你怎么不说话啊！”

白天平摇摇头仍未开口。

绿衣妇人右手加力抓紧白天平的腕脉，左手疾快的点了白天平三处穴道，放开了白天平，回手掩上了房门，下了木栓。

白天平看到了室外人影一闪，似是三号煞星。

绿衣妇人放低了声音，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白天平道：“我是四号煞星。”

绿衣妇人冷笑一声，道：“你瞒得了别人，还能瞒过我？快些从实招来。”

听这绿衣妇人的口气，白天平又愣住了，暗道：这妇人口气很大，难道真已看穿了我的身份，但身入险境，危亡一发，宁可闹一个破围而出，试试武家堡中高手合击的滋味，也不能泄了底子。他脸上虽然经过了药物化妆，掩去了神情，但他忘了两只眼睛，双目中闪动的神芒，泄漏了不少的心事。

绿衣妇人双目紧看着他的眼睛瞧着，白天平虽然是很快的惊觉，但已被人家瞧出了不少隐秘。煞星中人，似乎是没有那样灵活的眼神。

绿衣妇人开了口，声音很低，但却很严厉，冷冷地说道：“留心你那对眼睛，那瞒不过我，也瞒不过别人，还有你的脸型，也不太像四号煞星，别太相信自己的能耐，这地方并不安全，漏出了一点破绽，就可能身陷死亡之境。”

白天平好耐性，绿衣妇人话说的很明白，但他仍然是一味装作下去。江湖多险诈，白天平不得不小心一些。

绿衣妇人眨动了一下眼睛，道：“我姓巴，都称我巴二娘，九煞星中人，归我节制，他们都有一个缺陷，那也是他们致命的所在，每人的缺陷不同，但我都很清楚，每一个煞星都吃过我很大的苦头，所以，他们对我都有着很深的畏惧，但你和他们不同，也证明了一件事，你不是煞星中人物……”

巴二娘接道：“你不该自作聪明，调戏那小丫头，煞星中人，受着绝对的控制，在一种特殊的引诱刺激下，他们才需要女人，你小子，聪明的过了份，如是没有一套完整的办法控制着这些疯狂的杀手，那岂不是在家里养着几头老虎。”

这时，白天平已八成确定了巴二娘没有恶意，似是在借着教训他的口气，正在泄漏给他很多的隐秘。所以，白天平静静的听着。

果然，巴二娘接着说道：“别以为煞星人物很珍贵，一样会受到制裁，他们犯了错，死亡的很悲惨，因为，我们能用这些人，就能制造出些人物，也一样可以毁了他们，死去了四个人，又补充了五个来，九煞星，已变了十位煞星，你小子，别自作清秋大梦。”

白天平有些动摇了，几乎要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他还是咬咬牙忍受了下去。

巴二娘冷笑一声，接道：“记着二娘的话，安份一些，别自以为是的动脑筋，目下这个地方，能够收拾你的人，至少有四五个，好好想想我巴二娘的话，过一天我再来看你。”打开了室门而去。

望着巴二娘的背影，白天平心中泛起重重疑云。

巴二娘分明已发觉了自己不是煞星中人，但她竟然似有意在庇护。

但能管理煞星人物的巴二娘，必将是武家堡中可寄重任的亲信人物，怎会对自己如此呵护。这么深入一想，顿觉着真真假假，叫人有难测难解之感。

忽然间，想到和龙虎双丐之约，留守这武家堡中的时间，也就不过是两天左右，这两天如若无法探听出一些什么，那自然是有负此行了。不论这里的形势如何险恶，必然要设法冒险，就算是无法探出什么，也得尽到心力。但至少，白天平对武家堡这地方，又多了一层了解，当真是藏龙卧虎，什么样子的人物都有。

就拿巴二娘这个人说吧，三十多岁的年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外面瞧上去，并不怎么起眼，她不但武功不错，而且是控制武家堡诸煞星的人物，如非亲眼所睹，真是难以相信。小小一个武家堡，怎会集中了这么多的人才。

心念转动之间，那巴二娘去而复返。目光望着白天平，淡淡一笑，道：“看来，用不着我帮你解穴道了。”

白天平没有答话，却仰身卧在木榻上。他用行动回答了巴二娘，早已自解了被点的穴道。

巴二娘点点头，道：“很高明啊！”转身带上房门而去。

白天平一挺而起，捡起了长剑挂好，索性关上了房门。盘膝而坐，运气调息。身份已泄，巴二娘意图难测，他必须随时保持着最佳的体能，准备应付突发的变故。

这几日来，应付大敌，身心俱疲，也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过，这一运气调息，顿时物我两忘，气行一周天，疲劳尽消。无数的事端，疑云，重又泛上心头。忽然间，一阵木梆声传入了耳际。

白天平心中一动，道：“这幽静的院落中，何来的木梆声音。”心中惊觉，一跃下榻，打开木门，向外行去。

只见两个身着蓝色劲装的人，佩着长剑，匆匆向厅中行去。看了一眼，白天平平时认出那两个佩剑之人，都是煞星型的人物，立时抓起长剑，佩带

身上，紧随在两人身后，向前行去。

这是跨院中的正厅，不太大，但也不小，厅中摆了一个长型木案，两边都是木椅，巴二娘端然高居案首。木案的两侧，已坐了不少的煞星。

白天平心中记着那巴二娘说，九煞星死了四个，又补充了五个，应该是十个，在座只有六个，那证明了他来的并不太晚。

木案上没有编号，白天平不知是否每人都有一定的座位，略一犹豫，在最边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

他心中有了一个打算，那就是一旦有了危险，坐在门口处。容易逃走。

片刻后，十张木椅坐满，果然是足足十个煞星。十个人穿的衣服相同。但所用的兵刃却不一样，有的佩剑有的佩刀。

巴二娘目光一扫，见十个煞星来齐，也不讲话，却突然举手，拍了三声，三声掌声清脆，引得场中的煞星，全都转头望去。

白天平一直暗中留神别的煞星举动，依样葫芦，转眼瞧去。

但听巴二娘冷冷说道：“你们今夜要出动，袭击一处地方。”她说得很简略，也不要那煞星表示什么，举手招一招，道：“拿酒来。”

送酒的青衣女婢，正是白天平对她动手的人，不禁心中一跳。只见那青衣女婢玉手纤纤，在每一个煞星面前放了一杯酒。到了白天平身前时犹豫了一下，再把一杯碧色的汁液放下。

看看别人的酒杯，都是同一颜色汁液，不禁心中大感为难，不知自己是否应该饮这一杯不知名的酒。喝下去，会有些什么反应。

只听巴二娘道：“这是一杯壮行色的酒，你们全都喝下。”

白天平也端起了酒杯，放在唇边，但却未饮下。他心中乱得很，既不敢喝下这杯酒，但又无法不喝。

大家举杯时，白天平心中忽然生出了一个投机的法子。借衣袖掩杯，把一杯碧汁倒入了地上。他倒的很技巧，也很快速，移动一下脚，掩住了地上的碧汁。

忽然间，白天平发觉了奇迹，十个煞星突然闪动起神光。但他不明白这微兆是好是坏。

巴二娘又拍了三掌，道：“你们现在跟着我走。”转身向外行去。

白天平一看天色，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九个煞星鱼贯随在巴二娘身后行去。

这些煞星人物，虽然都各有编号，他们的行动，却是与号数无关。

白天平心中盘算，我应该走在中间，两头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可以依样画葫芦，照着人家的办。立时一侧身子，插入了行列之中。

巴二娘带着十位煞星，浩浩荡荡的离开了武家堡。

堡门外，早准备好了十一匹马。巴二娘当先跃上马背，十煞星也纷纷上马。一提缰，巴二娘当先带路，纵马飞驰。

白天平在第六个位置上。

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借一抹暮色，十一骑，纵蹄如飞。白天平暗中留心查看，九个煞星都目光直前，目不斜视，他们对行向何处，意欲何为，似乎是都不关心。

白天平突然间生出了很大的悲哀，感觉到武家堡中幕后那些人，不但残酷嗜杀，而且，他们改变了人性。

这些煞星人物，可能都是正大门户中苦心调教出来的弟子，也可能都是江湖上主持正义的年轻侠士，但却被那些人毁了他们的一生，消除了他们的人性，留下他们的武功，使他们忘了自己，变成了冷酷的杀手。

这是武林中莫大的劫难，也是人性的悲哀。

幸好，那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武林前辈在武家堡，埋下了很多的暗桩，虽然，他们无法阻止这些事，但至少，他们对武家堡有着很多阻碍。

十一匹马都跑得通体是汗，但巴二娘并没有停止下来的意图。显然，这是一段紧急的行程，也必然是件重大的事情。

只听两声长嘶，有两匹健马受不住奔行之劳，跌倒在地上。

两个穿着黑衣的煞星，就在马身倒摔时，突然飞身而起，跃落在八九尺外，这一下，所有煞星，都勒缰停了下来。

巴二娘一转缰绳，兜了回来，望了两个煞星一眼，突然由身上抽出一条皮鞭，啪啪两声脆响，抽在那两个煞星的脸上。鞭痕宛然，两个煞星的脸上，立刻肿起了一条半寸多高的鞭痕。

但那两个挨打的煞星，并无有反抗之意，也没有太痛苦的感受。巴二娘欺近了两人身侧，低言两句，突然转马奔去。两个跑死了健马的煞星，一左一右的跟在巴二娘的身后，放步向前奔去。其余的人又纵马向前。这一阵急赶，又向前奔行了十几二十里路。

巴二娘勒缰停下，当先下马，把健马牵入了道旁一座杂林之中，然后，率领着十位煞星，鱼贯而行。

白天平约略的估算一下，出了武家堡，疾驰快行，至少已走出了六七十里路。

如今下马步行，自然是已到了重要地方。凝神望去，只见前面林木环绕着一座高大的宅院。夜色中，听不到一点声息，仅闻风吹枝叶的唦唦之声。

到了那宅院之前，巴二娘并未下令攻入宅院，竟然是大大方方的举手叩动了门环。门环三响之后，大门忽然大开。

一个老苍头，和巴二娘先谈数语，悄悄退到一侧。巴二娘率领着十位煞星，鱼贯进入院内。

白天平原想这座庄院，可能就是今宵攻袭的目标，但看情形，又有些不像，心中大感惶恐，暗道：看来，这地方倒是武家堡下另一处分舵。

行过大门之时，白天平抬头瞧了一眼，只见一块匾写着：天侯府，三个金字。上下还有很多小字，一则是夜色幽暗，无法看得清楚，二则是他不能停下来仔细瞧看，启人疑窦。

进了大门，是一个广大的庭院。天侯府中，一直是夜色深沉，未见灯光。

